

脊梁

2023 第6期

文学顾问（按姓氏笔画）：

王剑冰 李敬泽 毕淑敏 何建明
肖复兴 陈建功 赵瑜 莫言
萧立军 曹文轩 梁鸿鹰 舒婷
蒋子龙

大型文学双月刊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脊梁 

脊梁

2023 第6期

总第55期

主管：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目录

报告文学

- 006 李 伟 / 用爱温暖一座城
——记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
最美志愿者孙燕飞
- 022 郭宗忠 / 光明与阳光奏鸣曲

电影文学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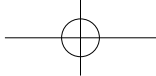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 028 张智锋 / 闪电黄蜂

中篇小说

- 066 方长松 / 江心洲的电力往事
- 084 王 力 / 向光而行

短篇小说

- 106 李铁峰 / 轱辘把巷83号
- 115 程平东 / 十四个半
- 126 陶文进 / 苏村故事



散文

- 130 刘向晨 / 大山里的一座岛
135 赵竹川 / 在大雨中前行
139 武玉山 / 冬天，这里是勇士的天堂
143 孙 晓 / 老舍的双城记
150 李顺午 / 古街老店
155 廖 毅 / 罗甸城
157 司 空 / 五味
165 林权宏 / 散文三题
171 王承军 / 最美的遇见
175 潘 雪 / 老木

第四届“星星点灯” 全国电力诗歌大赛获奖作品选

- 179 温勇智 / 电力物语（组诗）
181 李甜甜 / 低语者与灯盏的手语（组诗）
183 钟 雪 / 电流狂想曲（组诗）
186 王瑶宇 / 工业之歌，以及电能产生的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杨 昆
主 任：王海啸 郑 林
委 员：
王树民 潘 飞 沈维春
田晓蕾 梁传国 闫霄鹏
王万春 白学桂 王 磊
田泽新 任 悦 张 军
刘光义 王俊生 陈富强
任林举 王啸峰

总编辑：
王树民
执行主编：
潘 飞 周玉娴
责任编辑：
庄晓玮 张献方
骆 喆 苏亚静
封面设计：
于晓溪
封面绘画作者：
黄振宇
美术编辑：
方 芳
于晓溪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2-1859/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8307
出版：《脊梁》杂志社
编辑：《脊梁》编辑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209号
邮编：430077
电话：027-88565542
投稿邮箱：jiliangzazhi@163.com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19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3412276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于茜
电话：010-63412806

n 种方式（组诗）

188 姚 瑶 / 铁塔之上（组诗）

诗歌

192 周启垠 / 照亮中国

194 吴伟华 / 关于电的七个比喻

196 管永生 / 奉献光明（组诗）

197 邱 澎 / 秋

199 刘艳芹 / 心说

文艺评论

203 卢炳根 / 史料中透出诗情画意
——谈《中国电力工业简史》的文学色彩

207 胡泓羽 / 两种文化背景下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
——以《觉醒》与《金锁记》为例

新人新作

211 王维敏 / 归（小说）

216 朱晓超 / 检修经历（小说）

220 王永福 / 姥娘家印象（散文）

222 冯惠新 / 夜幕里的身影（诗歌）

223 邵信彰 / 铁塔汉子（外一首）（诗歌）

224 余继乾 / 山海路灯（诗歌）



报告文学

用爱温暖一座城
——记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
最美志愿者孙燕飞
光明与阳光奏鸣曲

李 伟

郭宗忠





用爱温暖一座城

——记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最美志愿者孙燕飞

李 伟

引子

“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成为‘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践行志愿者精神，传播先进文化，为建设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为客户送去光明和温暖。”2023年7月27日上午，在安徽省淮北市举行的“燕飞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揭牌仪式上，“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孙燕飞带领队员宣誓。

当天，“燕飞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揭牌仪式在安徽淮北供电公司淮海路营业厅举行。淮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郑亮出席揭牌仪式。

2022年10月，淮北市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下发《淮北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实施方案》，要求淮北供电公司把“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打造成具有示范性、引领性、

影响力的品牌，建设“燕飞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淮北供电公司党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先后9次召开党委会、专题讨论会，专题研究建设方案，致力将“燕飞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践行央企社会责任的主阵地和弘扬时代新风、服务人民群众的“精神加油站”。

“燕飞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成对促进淮北供电公司的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燕飞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正式启用，这是淮北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一项创新实践，也是一件大事喜事。

在加强政企共建共同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方面，淮北市领导希望淮北供电公司在巩固发扬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中开拓创新，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色阵地属性和文明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大力弘



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持续发挥全国学雷锋“四个100”最美志愿者孙燕飞的示范带动作用，打造出“淮北样板”和“安徽典范”；聚焦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重点任务，实现资源共融、活动共联、队伍共育；充分发挥文明单位的职能优势和文明实践的阵地优势，发挥“燕飞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志愿者资源调配、服务项目设计、团队建设、品牌打造等方面的特色优势，强化优势互补、互助共赢，形成以实践促创建、以创建强实践的生动局面；架起电力企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助力改善城乡环境面貌、社会公共秩序、公共服务水平、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形成崇德向善、尊规守礼、友爱互助的文明新风。

孙燕飞是淮北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队长。2009年4月，她牵头成立燕飞志愿者服务队（后改为“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至今，将近15年的志愿服务时光，5100多天，她都在这座城市中传递着温暖。

在供电企业工作的24年里，孙燕飞获得过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最美志愿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劳动模范、安徽省劳动模范等荣誉，并当选全国青联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在淮北家喻户晓。

我和孙燕飞认识13年了，她的故事就发生在我身边。这些年，我数十次采访她，写她的故事。那些感人的场景如电影画面一样一幕幕在我眼前展开。

1978年11月，孙燕飞出生在淮北市一个干部家庭。在父母的悉心教导下，孙燕飞从小就养成了活泼开朗的性格。18岁那年，同学们大都紧张地复习准备迎接高考，孙燕飞却没有一丝紧张的感觉，因为她的梦想是穿

上绿军装。她从小就崇拜军人，做梦都想当兵。她对父母说：“我准备参军，当一名军人。”无论父母怎么劝说，孙燕飞参军的决心都非常坚定，父母只好依了她。

1996年12月，带着对部队生活的向往，18岁的孙燕飞应征入伍，成为武警湖北省消防总队的一名女兵。

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孙燕飞所在部队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官兵第一时间奔赴抗洪抢险一线。孙燕飞也参加了这次抗洪抢险。这次经历给孙燕飞上了一课。

抗洪抢险现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身边七八十名天天在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背起行囊奔赴湖北黄冈保桥护堤现场，临行，战友们留下了一份份入党申请书。孙燕飞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战友整天在泥水里保桥护堤，保护群众财产和生命安全。面对滔滔洪水，面对生死抉择，孙燕飞和战友一起用生命的力量喊出了“人在堤在”“洪水不退，我们不退”的口号。

孙燕飞知道了什么是军人的职责。从那一刻起，她明白了“军人”这两个字的深刻内涵；从那一刻起，她明白了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什么叫奉献，什么叫家国情怀。她终于明白了当兵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当兵就是奉献自我，而不是为了穿上军装显威风。从此，她不断提醒自己：“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散漫地生活，我要有责任、有担当、有理想、有追求。”她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从此，爱国、奉献、责任、担当等词语深深烙在了她的心里，为她以后从事志愿服务事业埋下了种子。

1999年12月，孙燕飞告别军营，退伍后被分配到淮北供电局（淮北供电公司前身）电费管理中心，成为电费核算员，开始了新的人生航程。

多年部队生活磨砺，使孙燕飞做事总带着一股“钉钉子”的劲儿。在担任电费核算员期间，她不断地学习、摸索，参加了各类继续教育、岗位练兵、业务培训等，自身的业务素质 and 综合能力不断提升。



“爱动脑筋”“办法多”——同事们总是这么评价孙燕飞。在2003年到2011年间，她创新实施“电费差错细节备忘表”等许多很有实用价值的工作方法。那些年，淮北市42万户次的电费核算准确无误。

2009年4月，电费回收面临严峻的外部形势，企业内部对电费回收率考核很严。针对这种现状，孙燕飞创新电费回收模式，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和上门服务，在淮北供电公司倡导成立了“燕飞便民流动服务队”。她为服务队制定了详尽的服务规程和活动方案。每月的一个周末，孙燕飞都会抽出一天时间带领服务队里的5名女性队员走进社区、走进居民家中，“零距离”服务客户，并开展便民交电费服务。她先后与淮北市的黎苑、民生、新华巷、百年香樟等数十个小区建立常态定点联系，向社区群众宣传用电政策，发放印有安全用电小常识的扑克牌；为社区居民的用电问题答疑解惑，现场办理电费代扣业务。

在走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的过程中，细心的孙燕飞发现：一些孤独的空巢老人需要陪护；残疾人大多生活不易；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内心对母爱非常渴望……渐渐地，孙燕飞和队员们扩展了服务内容：定期上门服务空巢老人，陪老人聊天，为他们打扫卫生；帮助残疾人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困难；为留守儿童送去关爱，爱心送考，捐资助学及环保宣传等。

一滴水投于大海才不会干涸，一只雁列于雁阵才能飞得更高更远。随着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孙燕飞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还有很多。她便萌生了组建志愿服务队弘扬雷锋精神的念头。

在企业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孙燕飞将供电业务与志愿服务相结合，使“燕飞便民流动服务队”升级为“燕飞志愿者服务队”。孙燕飞担任队长，并制定了服务队章程和服务细则。她带领队员进企业、进军营、进学校、进社区，把爱心洒向淮北的每一个角落。

二

在淮北市相山区黎苑社区空巢老人燕学堂和老伴李彩华的眼里，孙燕飞就像是他们的亲闺女。孙燕飞经常来他们家嘘寒问暖，他们有困难，孙燕飞是一叫就到。

2010年4月的一天，孙燕飞在黎苑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从黎苑社区居委会了解到燕学堂夫妇的情况。燕学堂是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位退休职工。孙燕飞和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在黎苑社区居委会负责人的带领下，来到72岁的燕学堂家中，实地了解情况。燕学堂的老伴李彩华74岁，因膝关节不能打弯造成不能正常行走。燕学堂夫妇有四个孩子，有的下岗在家，有的身有残疾，小女儿在国外求学。老两口带着正在上学的孙子一起生活，遇到过不少困难。虽然儿女也时常来看望父母，但因各种原因都不能长时间陪伴老人。燕飞志愿者服务队就和这个家庭结成了帮扶对子。

临行时，孙燕飞把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燕学堂，对他说：“燕大爷，这是我的电话，有事随时打电话联系。”从此，孙燕飞带领服务队队员隔三岔五上门帮忙。队员们帮助燕学堂老人整理室内供电线路，更换损坏的灯泡，帮助打扫房间，为李彩华按摩腿，和老人谈心聊天。他们还捐资为老人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队员们通过和老人聊天谈心，了解老人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困难。

孙燕飞是个有心人。多年在供电营业厅工作，孙燕飞养成了从细微处服务他人的习惯，哪怕客户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她都记在心里。

2012年12月5日上午，在淮北供电公司新改造的黎苑路营业厅里，一位老大爷在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的搀扶下，兴致勃勃地参观装修一新刚投入运营的营业厅。只见老人一会儿摸摸这，一会儿看看那，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这下好了，营业厅这么干净、这么漂亮，离我家又这么近，以后，我没事



孙燕飞（前）带领同事练习用微笑服务客户

刘飞 摄

就可以经常来串串门了。”这位老人就是燕学堂。

有一次，燕学堂和队员们聊天中无意说：“你们这些孩子，对我真是太好了，我没事真想到你们上班的地方去看看，串串门；可是家里有一摊子事，供电局又远，要是黎苑路供电营业厅（以前营业厅所在地只有抄表班的办公室，只能办理少量业务）能够早点开业，我就常来看看你们，那该多好啊！”在场的队员们把燕学堂的话记在心里。黎苑路供电营业厅刚营业，队员们就想起了燕学堂。他们专程开车来到燕学堂家，把他接到黎苑路供电营业厅“串门”。

2013年9月，秋雨连绵，想到燕学堂老两口住在车库改造的房子里，李彩华的腿受天气影响可能会疼，燕飞志愿者服务队的几名队员决定到燕学堂家去看看。9月12日上

午，孙燕飞和队员们带着精挑细选的礼物到燕学堂家。车库改造的房间采光不好，虽是白天，燕学堂家却显得有些昏暗。看到孙燕飞走进屋，燕学堂高兴地握着她的手，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的李彩华也慌忙招手让大家坐下。“大爷大娘，我们来看您了。”孙燕飞微笑着说。

“大爷大娘，你们最近身体可好？”

“大娘，八月十五要到了，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着准备的？”

“大娘，您的腿下雨还会疼吗？”

……

队员们关切地询问。

“你们能来看我就够啦！我和你们大娘很知足。”燕学堂看着大家，爽朗地笑了。

燕学堂在生活上或用电方面有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给孙燕飞打电话。他知道，给



孙燕飞打电话，准能快速解决问题。

一个寒冷的冬夜，大雪静静落在淮北大地上。正在睡梦中的孙燕飞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孙燕飞接过电话一听声音，便知道是燕学堂的。燕学堂在电话中说：“燕飞，我是燕学堂，我家突然没电了，老伴的腿不能挨冻啊。”“燕大爷，您别着急，我马上过去！”孙燕飞一边安抚一边联系同事，向同事说明了燕学堂家突然停电的情况。她和两名同事匆忙往燕学堂家赶。

路上，雪花还在不停地飘，落在车的风挡玻璃上，雨刷器不停地左右摆动。路上的积雪因天气寒冷已经结了冰，车子在路面上缓慢前行。

来到燕学堂家，他们开始排查室外线路和电表箱开关。经过排查，他们没有发现室外线路故障。在电表箱处，他们发现电表箱开关已经烧损。初步判断，燕大爷家停电的原因是因负荷过大烧坏了空气开关。他们为燕学堂家更换上新的开关。他们检查完室外线路，更换上新的空气开关，手都被冻僵了，都不停地对着手哈气。

他们合上新换的空气开关，燕学堂家里的空调启动了。燕学堂激动得一直道谢：“燕飞，我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你，没想到你们真的及时赶来了，太谢谢你们了，来，你们喝杯热水。”

“燕大爷，我们还有其他工作，有困难记得打电话。”孙燕飞说完，和服务队队员离开了燕学堂家。

三

2012年，孙燕飞工作岗位调整了，到位于淮北市淮海路的供电营业厅担任班长。从电费核算到营业窗口，她的工作岗位变了，工作的范围和内容也变了。每天，她要和用电客户面对面，应对客户的各种需要。

为了尽快适应角色变化，孙燕飞一连两个晚上都失眠了，脑子里不停地琢磨：“如何使窗口服务更人性化和便捷化……”没有经验的孙燕飞从零学起、从零做起。

“你试着把客户当成家人一样对待，用心服务。”在老班长的叮嘱下，孙燕飞从仪容仪表、规范用语学起，把岗位当课堂，把实践作教材，把每一次业务办理都当作对自己能力的检验与挑战。

在担任营业厅班长期间，孙燕飞将客户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刻苦钻研业务流程，学习规范用语，注重仪容仪表，时刻按照最“苛刻”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从自己的军旅生涯中吸收养分，在班组建设准军事化管理班组文化，推广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和做法，将经验变制度、示范变规范、样板变标准，创新服务理念，实施“三微”（微宣传、微服务、微公益）工作法，实现“三零”（细心服务“零差错”、亲情服务“零距离”、主动服务“零超时”）工作目标。

2014年深冬的一个夜晚，天气寒冷。淮北广播电视台《说办就办》栏目组值班人员突然接到了市民刘光林大爷的电话：“喂，是淮北广播电视台《说办就办》栏目吗？”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想请你们去表扬一个小姑娘！”

“嗯，嗯？”

《说办就办》栏目是淮北广播电视台的新闻名栏目，内容主要是曝光违法违规行为、为百姓讨公道。

“《说办就办》栏目开播快4年了，主动打电话让我们去表扬一个人，这还真是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后，值班人员惊讶地对同事说。

刘光林要表扬的“小姑娘”就是孙燕飞。

那天傍晚，寒风呼啸，小雪飘飞，刘光林家突然停了电。

“奇怪了，别人家都没停电，怎么就我们家停了？这大晚上的，外面的天这么冷，找谁来修啊？”刘光林正犯愁。

刘光林的老伴说：“前段时间，供电公司有一个叫孙燕飞的小姑娘在我们小区搞志愿服务，当时她还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有她的电话。”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刘光林拨通了孙燕飞的电话。

当时，孙燕飞忙完手头工作已经9点多



了，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刘光林的电话。

“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打扰您……”

“放心，我这就联系师傅，一会儿就到您家里去看一下，稍等。”

根据刘大爷的描述，孙燕飞意识到可能是刘大爷家的空气开关坏了。孙燕飞立刻和值班工友联系，并和工友一起赶到刘大爷家。

不到20分钟，刘大爷家恢复供电了。

“真的没想到，本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刘大爷把电视台的记者喊来了。”孙燕飞说。

就在帮刘大爷家修好电的第二天，刘光林带着淮北广播电视台《说办就办》栏目的记者，来到了黎苑路供电营业厅。

“她就是孙燕飞，这闺女很敬业，也很认真，你们可得好好采访她！”刘光林说。

这次采访让孙燕飞记忆深刻，更加体会到帮助别人的重要意义。“我不想有多么伟大，但决不能平庸。”这句话一直激励着她，让她从供电服务“门外汉”变成了业务的行家里手，成为大家公认的善于创新和敢于管理的“巧班长”。

“没有不对的客户，只有不对的服务！”这是孙燕飞给自己提出的要求。她在营业厅推出“适需服务”的概念，并总结为：“一个合格的窗口服务人员，不要千人一面，而是要一人千面，能够独立应对各种合理的服务要求。”

自打进入淮北供电公司，孙燕飞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始终做到微笑服务客户、从容解决疑难问题。

2014年12月的一天下午，营业厅电脑系统出现故障，暂停了所有业务。这时，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走进来，轻声说：“闺女，我走了个把小时才到，你就帮我把钱交了吧，不然停电了我可咋办？”

孙燕飞立刻热情地对他说：“大爷，您先坐着歇会儿，现在系统故障，暂时交不了电费。您要是信得过我，就把电费放我这儿，等电脑好了我就给您交上，下班后再把发票送到您家去，好吗？”

大爷连声道谢，高兴地答应了。

就在大爷转身离开的时候，忽然，一个

浑身散发着酒气的男子闯进营业厅，嚷嚷道：

“来个人，我要交电费……”

“您好！真对不起，现在电脑故障，暂时交不了，您要着急交费，可以先到对面的银行交费……”没等孙燕飞把话说完，男子随手将一张钞票甩向她，并大声叫道：“现在必须给我交上，不然，我就要投诉你。”

一时间，营业厅里的客户都围了上来，闻讯过来的同事也纷纷帮着解围，可男子根本不听解释。经过再三沟通，他还是提出让孙燕飞用小喇叭在众目睽睽下向他赔礼道歉。

为了企业的形象，为了营业厅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孙燕飞拿起喇叭，强忍着眼泪真诚地向那个男子道了歉，并把他送出营业厅。

“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孙燕飞说，“微笑，是与客户更好沟通的桥梁。你的表情值比颜值更重要。只有在点滴、细节处用心服务，才能实现‘你用电，我用心’的服务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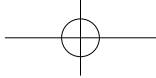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燕飞姐对客户投诉的看法很特别，认为客户反映问题是好事，不仅让我们发现工作中的不足，还可以有机会化解客户抱怨，维护单位的形象。她特别有办法，总是能让有气而来的客户，满意而归。”同事张梅在一篇题为《我的“劳模”班长》的文章中写道。

孙燕飞业务技术过硬。从2017年4月9日到7月7日，她受聘担任国网技术学院兼职教师，负责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入职大学生传授营销服务的服务礼仪、沟通技巧、抄表核对收费相关内容和现场经验。

2017年5月9日，孙燕飞说出了自己首次当老师的感受：“第一次当老师，心里还是很忐忑，我把平时积累的工作经验和书本结合，再次解读专业知识，上网看培训师视频，学习他人的教学技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培训任务。对我来说，这是充电，是重新梳理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的机会，更是一次提升，一次挑战！”

四

婷婷（化名）是淮北市濉溪县刘桥镇任



圩小学的一名留守儿童，患有先天性弱视及白内障。父母常年外出打工，她与奶奶相依为命。懂事的婷婷从不要这要那。对于过生日的渴望，她也一直压在心底，从未向奶奶提及。

2012年4月20日，在她9岁生日那天，她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给她送来一个蛋糕。这天，孙燕飞带领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陶海燕、马浩冉等到婷婷所在的学校，给婷婷送去了生日蛋糕、书包和护眼台灯等物品。

“今天大家一起陪你过生日，开心吗？”孙燕飞说。

“嗯，特别开心，这是我第二次过生日。”婷婷羞涩地笑了。

“那你第一次过生日是什么时候？”孙燕飞关心地问。

“1岁的时候。”婷婷回答。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在歌声和祝福的环绕中，婷婷眼里闪着幸福的泪光。

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邀请服务队结对帮扶的另外一名困难学子孟小强（化名），和婷婷班里的同学一起为婷婷唱起了生日祝福歌。婷婷戴着生日帽默默地对着生日蜡烛许下了心愿。在一片掌声中，队员们开始切蛋糕、分发蛋糕，婷婷和同学们接过蛋糕，细细品味，感受着被他人关爱的温暖。

城里的孩子和爸妈一起过生日是很普通的事，但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讲，和爸妈一起过生日却是一件奢侈的事。孙燕飞对婷婷说：“以后你每个生日我们都来陪你一起过。”孙燕飞这次见到婷婷，发现她比以前开朗了许多，和队员们有了更多的互动交流。婷婷说自己的心愿是能够好好读书，将来回报每一位关心过她、帮助过她的人。因为视力问题，



孙燕飞（前排左三）为留守儿童讲故事

刘飞 摄



婷婷读书、写字比别人要困难得多。面对这些，她坦然接受，且坚强乐观。

作家左拉曾有一句名言：“爱是不会老的，它留着的是永恒的火焰与不灭的光辉，世界的存在就以它为养料。”

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坚信，给留守儿童一点关爱，他们就能够在蓝天下自由翱翔，在阳光下灿烂绽放。

为了帮助婷婷治愈眼疾，孙燕飞托在上海新华医院工作的亲戚寻找治病的方法。后来她被告知，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治愈此类疾病的有效方法，只能用药延缓病情的发展。得知结果后，孙燕飞难过了好几天。那一刻，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婷婷快乐地生活，感受到生活的温暖。每隔两三个星期，孙燕飞就会到婷婷家中去看她，并多多少少地给她带点学习用品、生活用品。

婷婷平时学习任务很重，加之患有眼病，很少出远门，她想去淮北市区可是从来没去过。得知这是婷婷的愿望后，孙燕飞立即答应她：“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开车来接你，带你和其他同学一起去逛一逛市区的相山公园。”

2012年5月31日，孙燕飞和志愿者服务队队员来到学校。在校方和家长的同意下，他们带着婷婷和其他6名留守儿童一起去了淮北市区，提前为他们过儿童节。到相山公园游览、登山，队员们还与孩子们交流谈心，做游戏，引导他们正确面对困难，鼓励他们积极向上，勤奋学习、刻苦学习，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谢谢阿姨，今天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我会永远记住你们。”孙燕飞和队员们把婷婷和同学送回学校时，婷婷高兴地说。

在孙燕飞的陪伴下，婷婷的性格开朗了许多。2016年的母亲节，孙燕飞收到了婷婷借用老师的手机发来的短信：“阿姨，节日快乐！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因为你来了，我就感到妈妈的温暖了，我能叫您一声妈妈吗？婷婷。”那一瞬间，孙燕飞的眼眶湿润了。

孙燕飞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建立

了“爱心十元基金”，号召单位的同事踊跃捐款，向需要帮助的人献爱心、送温暖，重点帮扶12名困难学子。

除了婷婷，丁心莲（化名）也是孙燕飞长期关注的家庭困难且患有疾病的孩子。

家住淮北市相山区康乐社区的小女孩丁心莲，患有先天性残疾，学习生活不方便。丁心莲的父亲患有先天性癫痫病。这种病间歇性发作，所以大部分时间她父亲在家，只有在病不发作时才偶尔出去打工挣钱养家。母亲在怀丁心莲时遭遇车祸患有后遗症，眼睛看不清，不能正常工作。丁心莲还有一个弟弟。因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丁心莲的妈妈向社区提出帮扶申请，社区为她家办理了低保。她家基本上靠低保维持生活。

燕飞志愿者服务队在一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了解到了丁心莲的家庭情况，便主动联系了她家所在的社区，和她结成爱心帮扶对子。

2014年11月11日上午，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孙燕飞、朱婷婷、马涛等来到11岁的丁心莲家，给她送去了学习用品，并详细了解她家里的情况和存在的困难，还特别询问了丁心莲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得知她在英语和语文上学习有困难时，队员们和她约定好，定期来给她专门辅导。

丁心莲很懂事，非常感激，对队员们说：“我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可以到一个好单位上班，挣钱养活爸妈。”孩子美好而简单的愿望让队员们动容。

2014年12月6日，丁心莲穿上了孙燕飞送来的厚棉衣，并从志愿者手中接过学习文具和辅导书。那几天，淮北的气温降至零下5摄氏度，天气异常寒冷。当天上午，孙燕飞和队员们来到丁心莲家。丁心莲非常高兴，搬起凳子请队员们坐下，又拉着孙燕飞的手坐到床边，说自己的考试成绩提高了。

五

丹丹（化名）是一名孤儿，跟着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2017年3月27日，孙燕飞和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来到淮北市第二幼儿园，为孩子们讲雷锋故事。几段小故事讲完后，一位名叫丹丹的4岁女孩仰起小脸对孙燕飞说：“雷锋真好，他现在在哪儿？”“他因公牺牲了，就是去世了，你能懂吗？”听了孙燕飞的回答，丹丹若有所思地说道：“哦，我懂了。雷锋和我妈妈一样，都在天堂里。奶奶说，天堂里都是好人，他们会很快乐很幸福。”丹丹的话让孙燕飞红了眼圈。

孙燕飞从任课老师那里了解到丹丹的母亲因病去世。孙燕飞回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丹丹的生日记在了志愿服务工作档案簿上。每年丹丹生日那天，孙燕飞和队员们将会给丹丹送去一份惊喜。

“今天是冰冰（化名）的生日，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他今天很高兴，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给他买了蛋糕，过了生日。”

“这周末去黎苑社区，为空巢老人上门服务。给每一户空巢老人家，都发一张便民服务卡。”

……

从事志愿服务工作，孙燕飞总会把一些“琐事”记在志愿服务工作档案簿上。这些事，对于孙燕飞来说没有一件是小事。

孙燕飞的志愿服务工作档案簿上详细记录着各个社区空巢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详细的资料和信息，也承载着孙燕飞与燕飞志愿者服务队的服务承诺，体现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我翻开孙燕飞的志愿服务工作档案簿，其中的一页详细记录了她在2012年一年中从事志愿服务的点点滴滴——

1月13日，春节前，队员到淮北市福利院给孤寡老人送春联、米、面、挂历，与老人拉家常，给老人的房间挂上喜庆的中国结。

3月8日，妇女节，队员参加95598光明服务工程启动仪式，从淮北市领导手中接过授旗。

4月20日，队员为濉溪县刘桥镇任圩小学的婷婷、孟小强、韩小琦（化名）3个结对帮扶的小学生集体过生日。

4月30日，五一劳动节前，队员上街开展“清扫美丽家园”主题实践活动。

5月31日，六一儿童节前，队员邀请任圩小学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留守儿童走进市区，为他们提前过了一个欢乐的儿童节。

6月19日，端午节前，队员走进淮北市福利院，帮助老人打扫卫生，和老人一起做香包、包粽子。

……

这些，只是志愿服务工作档案簿上一个页码内记录的内容。孙燕飞的忙碌可见一斑。

对于多年从事志愿服务的孙燕飞来说，忙是必然的。平时，他们要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开展安全用电宣传。每次开展活动，她都要提前策划，联系人员携带物品、准备宣传材料等。每个细节，她都要考虑周到。每个节假日前后，是她最忙的日子。无论是五一、六一、七一，或是端午、中秋、重阳、元旦、春节，每年的这些时间节点，她不是在敬老院里就是在校园里，或者在农村居民家里。以至于十多年来，作为女儿、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她错过或者缺席了家庭的种种节庆的时刻。

为什么如此投入？用她的话来说：“往往越是热闹的日子，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等，就越需要社会的关爱。这些关爱虽然微不足道，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为了让留守儿童感受到母爱般的温暖，孙燕飞带领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积极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每年六一儿童节，他们都会陪伴留守儿童过一个快乐的节日。2013年的六一儿童节，让孙燕飞很难忘。

“妈妈，我好不容易放个六一儿童节的假，你今天就别下乡了，早点回家可以吗？”孙燕飞8岁的儿子齐齐央求道。

“妈妈尽量早点回来，在家要听话！”孙燕飞出门前安抚儿子。

5点、6点、7点……齐齐一直等到了晚上7点半，孙燕飞才赶回来。

只要是节日，燕飞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



们就带着水饺、粽子、月饼等礼物走访福利院、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残疾人等。

工作日，孙燕飞6点左右起床，给家人做早饭，送孩子去学校，然后就匆匆赶到单位。7点30分，当大多数人还在上班的路上时，孙燕飞已经来到供电营业厅打扫好卫生。8点钟，孙燕飞和班组的姐妹们面带微笑服务前来办理用电业务的每一位顾客。

提到自己的家人，孙燕飞非常内疚：“有得必有失，经常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父母、孩子就照顾不了。孩子小学升初中考试的时候，我不在孩子身边。在担任兼职培训师培训期间，正赶上一个周日是母亲节，我又不能回去，只能从网上买个按摩仪给妈妈寄去。等不起，孩子在长大，等不起，父母在老去，时间都等不起啊！”

不过，孙燕飞能保证的就是每天早上送儿子上学，晚上回到家后给儿子讲一会儿故事。“有一次，我在周末为留守儿童过生日，引起了儿子的不满。他认为自己的妈妈只心疼别人家的孩子。”孙燕飞说，“那天晚上，我给儿子详细解释了“留守儿童”一词的含义，最终赢得了儿子的谅解。”

“今年儿子18岁，上了大学一年级，今年后再开展类似的活动，我准备带他去参加。”孙燕飞说。以前，除了做儿子的思想工作，孙燕飞还鼓励儿子把读过的课外书和喜爱的玩具都捐出去，送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

六

安全用电宣传进校园是燕飞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一项内容。每年，孙燕飞都定期组织志愿者到供区内的中小学校开展这项活动。

2013年4月10日下午，孙燕飞带着燕飞志愿者服务队的四名志愿者来到淮北市第二实验小学。在四年级一班教室里，张老师介绍了燕飞志愿者服务队的情况后，班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队员拿着一只风筝走进学生中，几个学生围了上来。

“哪位小朋友知道，放风筝应注意什么？”队员问。

“我知道，不要在高压电线下放风筝。”一名小朋友举手发言。

“回答正确，给你一支圆珠笔作为奖励。”

队员们给小学生讲解放风筝应注意的安全事项，并通过案例分析、图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给学生们讲解用电安全、自我保护、节电常识等。随后，队员们给小学生发放了印有安全用电常识的笔记本，让孩子们了解如何才能安全用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安全用电宣传进校园活动，提高了孩子们的安全用电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受到了学校师生的广泛好评。

倡导低碳环保活动也是燕飞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的一项内容。

2013年4月18日，“世界地球日”之前，在淮北师范大学，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和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志愿者共同举办了一场低碳环保时装秀。这场低碳环保时装秀引来该校数百名学生驻足观看。当天，在淮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一个广场上，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和美术学院的志愿者发挥各自特长，用准备好的报纸、树叶、碎布头等材料做成环保时装。美术学院的志愿者穿着这些环保时装现场展示，呼吁人们关注环保，倡导低碳生活。

七

“我爸说了，上学没有用，等我长大了，我就出去打工挣钱。”2018年6月的一天，燕飞志愿者服务队在任圩小学开展安全用电进校园活动，孙燕飞无意听到一个男生这样说。当时她非常震惊，说这句话的是一名小学低年级学生。

经打听，孙燕飞知道了这个男生名叫孟小强（化名）。他家在村里是贫困户，4口人。他还有一个哥哥。爸爸在村里种苹果，妈妈在城里带孩子上学，偶尔也出去打工。无论从孟小强平时上课的状态，还是他作业的完成情况来看，他对待学习的态度多少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及时扭转。

那次活动一结束，孙燕飞便和孟小强的老师一起来到孟小强家里。那天，正好孟小强的爸爸也在家。在和孟小强的爸爸交流中，孙燕飞了解到，孟小强17岁的哥哥初中毕业后就不上学了，在养鸡场打工，帮人杀鸡，每个月能挣一千多元钱。孟小强爸爸说：“等孟小强初中毕业，就不让他再继续上学了，像他哥哥一样早点下学出去打工挣钱，还能补贴一下家里……”从他家回来的路上，孟小强爸爸的话一直在孙燕飞耳边萦绕，她心里很是不安。

“我要转变孟小强和他的家长的思想。”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孙燕飞脑海中冒了出来。从那以后，孙燕飞就和队员们经常去孟小强所在的学校开展活动，设法近距离接触孟小强。在课后闲暇时间，孙燕飞带领包括孟小强在内的学生们浏览一些有关国家科技进步的新闻报道，让他们认识到，只有科技进步，国家才能富强，而科技的进步需要人才，让他们意识到唯有学习才能让自己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孙燕飞还经常和孟小强的家长联系，和他们聊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帮助他们学会使用淘宝、微信群等工具出售自家地里的苹果，实现足不出户增收，让他们感受到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便利，也让他们意识到没有知识会跟不上社会发展，只会越发贫穷……

一段时间后，孙燕飞和服务队队员再到孟小强的家中走访，发现孟小强变得开朗活泼起来。孙燕飞看了他的作业本和考试卷，发现他的成绩有所提升，字也比以前写得工整了。

“谢谢阿姨，我要好好读书，以后还要考大学。”孟小强对孙燕飞说。孟小强日常生活的一些改变，也让他的家长认识到，唯有知识才能开阔孩子的眼界，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

“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家孩子的关心。燕飞，你放心，只要孩子争气，我砸锅卖铁也会供他继续上学。我家老大这两年打工也攒了些钱，现在我让他去职业学校学技术去

了。谢谢燕飞。我相信我家以后一定会不一样。”2020年中秋节刚过，孙燕飞收到了孟小强的妈妈发来的这条短信，心里得到些许安慰。

八

2018年4月，孙燕飞竞聘到淮北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的工会岗位，负责职工民主管理工作，后来被提拔为该公司工会副主席、党建部副主任。

虽然离开了营销岗位转岗到工会岗位，从主要服务客户转变到主要服务单位职工，但微笑仍然是她的“名片”，热情仍然是她的“语言”，她在新岗位上尽职尽责，依然担任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把每一件事情做到让职工满意是我的追求。”来到工会岗位后，孙燕飞积极创新工作方法，力图更好地为职工服务。

因为曾经担任过供电营业厅的班长，孙燕飞对到供电营业厅办理业务的哺乳期女客户及哺乳期职工上班时的不方便，有着更深的理解和感触。

孙燕飞记得在供电营业厅上班时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一位怀抱婴儿的女客户办理好业务后，婴儿啼哭起来，她就坐在大厅里解开衣服准备喂婴儿。为避免这位女客户的尴尬，孙燕飞赶紧让她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喂孩子。

孙燕飞到工会工作后，积极推进女职工阳光家园创建工作，开发了“阳光家园——母婴室”志愿服务项目。2018年12月，在南黎路供电营业厅内，淮北供电公司建成了女职工阳光家园。这个家园里有爱心妈咪小屋、健康书吧等。女职工阳光家园里面不仅配备了空调、冰箱、微波炉、消毒柜、沙发等设施，还提供干湿纸巾、温奶器、奶瓶消毒器等设备。

家园建成后惠及企业女职工，也为哺乳期女性等特殊客户提供便利。2020年，淮北供电公司女职工阳光家园被安徽省总工会命名为安徽省示范性“阳光家园——母婴室”。



当自然灾害来临时，孙燕飞虽然不能像抢险队员那样奋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但她仍第一时间组织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前往受灾地区，为受灾群众送去应急生活用品，宣传安全用电，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2018年的8月17日，台风温比亚突袭淮北大地。一夜之间，树木倒塌，城区内涝，城乡积水，部分区域失电。杜集区矿山集街道办南山村地处低洼地带，全村3700余户村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孙燕飞主动请缨，带领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第一时间赶往南山村临时安置点，送去插座、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必需品，并向村民宣讲安全用电常识。

燕飞志愿者服务队成立14年来，孙燕飞始终把群众的需要放在心上，以服务他人彰显自身价值，默默坚守在她所热爱的服务岗位上，用真诚的爱、执着的追求，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绽放芳华。

2018年12月17日，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带着募集的5310元爱心善款，来到同事吴玉龙家中，把善款交给吴玉龙，叮嘱他多关照父亲，家里有困难及时提出来。

吴玉龙年迈的父亲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和前列腺癌，因为大型手术和前期化疗治疗费用高，他家里的积蓄所剩无几。为了帮吴玉龙一家渡过难关，孙燕飞在燕飞志愿者服务队队员中发起了救助吴玉龙父亲的募捐活动。

像这样的爱心救助，孙燕飞和她的伙伴做过多少次，连她自己都记不清。

2022年8月13日，周六，在淮北供电公司5楼电教室，10余名职工正在通过视频收听收看心理咨询师讲授《咨询心理学概论》等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职工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需求日益多样。为满足职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孙燕飞不断创新服务职工的工作模式。她建立了“微信工作群”和“相电家园”微信公众号，建设工会网上阵地，为职工提供诉求服务、心理咨询、文体活动、普惠生活等线上服务。

孙燕飞还创新开展“点单式”职工志愿服务，成立了5支职工志愿服务分队，分别

开展助新送指南、助学送知识、助困送温暖、助单送红线、助乐送文化等志愿服务活动。除此之外，孙燕飞还创新实施“安心123”心理关爱专项行动，在微信公众号上开通“心灵驿站”专栏，邀请淮北市心理咨询专家为职工上心理赋能课，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增强职工心理保健意识，重点为青年职工、女职工、有需求职工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心理咨询服务。

九

2019年，燕飞志愿者服务队更名为“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通过申请志愿服务项目、参加全国志愿服务大赛等方式，“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服务惠民影响力越来越大。

2020年7月，“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孟晓晴在供电营业厅窗口开展服务时发现，很多老年人排队交电费，十分辛苦。

“在智能时代，老人们怎么不使用手机交费呢？”孟晓晴心想。上前一打听，她才发现绝大多数老人都是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才到营业厅交电费的。于是，孟晓晴萌生出帮助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想法。

她向淮北市供电公司团委书记常宗宝和“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孙燕飞汇报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说干就干。不久，“燕飞来”银龄无忧智慧助老平安工程项目应运而生。

“燕飞来”银龄无忧智慧助老平安工程活动刚开始时，队员们都是拿着手机手把手教老人如何使用。这样做效果确实不错，但效率很低。孟晓晴说：“想学习的老人很多，而他们接受新知识的速度又不快，一对一教学显然不能满足所有老人的要求。”

怎样才能让更多老年人轻轻松松就能掌握智能手机使用方法呢？队员们通过走访发现，视频、图画等比较直观的方式对老人们的的学习更有帮助。于是，“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制作了完整规范的手机使用流程和操作注意事项的视频，以PPT、视频等方



式为老人们“授课”。此外，为方便老人回家后对照学习，队员们还把放大字号的教案发放给老人。

“找到应用商城图标，点击搜索栏，输入‘网上国网’……”2021年8月5日，在淮北市相山区安康社区广场，社区宣传展板上“‘燕飞来’智慧助老 手把手教您使用手机”几个大红字格外醒目。展板旁边，一群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的“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队员正耐心地指导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老人们一边认真听讲，一边眯着眼睛仔细观察队员们如何操作手机，遇到不明白的就提问。参加这次活动的“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队员有淮北供电公司的青年党团员、客户经理等。

线上交费、软件下载、网上购物、微信操作……队员们手把手教老人们使用智能手机。在现场，不仅有安康社区的老人，还有附近其他社区的老人。他们纷纷向队员求教。家住华松时代小区的王翠侠老人跟着队员学习了如何在网上挂号。她乐呵呵地说：“我今天真是来对了，不去医院排队就可以挂号了。原来手机可以带来那么多便利。谢谢小老师们耐心地帮助我。”

相山区西街道安康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郝莉全程参加了活动。她兴奋地说：“活动很成功，现场互动多、气氛活跃，老人们很积极地学习使用手机。我发现他们还把资料带回家研究。活动很贴近老人的需求，受到了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不仅在社区活动室、社区广场等处开展课堂教学，还根据实际情况，为一些老人提供上门指导。

相山区东街道幸福社区张建国老人腿脚不灵便，平时拄着拐杖走路，但他乐于接受新事物。张建国说，之前都是老伴到他家附近的营业厅交水费、电费、燃气费等各种费用。学会使用手机交纳各种费用的念头一直盘桓在他心头。得知张建国老人的情况后，孙燕飞带着队员来到他家中，指导他使用智能手机交纳各种费用。

“我也会用手机交电费了。”学到了新

本领，张建国老人兴奋地喊了起来。“老头子学会用手机交各种费用后，省了我很多麻烦。”张建国的老伴高兴地说。

“燕飞来”银龄无忧智慧助老平安工程项目负责人常宗宝说，该项目已在淮北市9个社区实施。为了更好地服务老人，“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建立了“燕飞来帮忙”微信群，将需要帮助的老人拉入群里，定期收集老人的服务需求并制订解决方案。

线下，服务队队员利用周末时间走进社区，结合集中授课、定点咨询、上门教授等多种方式，耐心地为老人讲解智能手机的使用步骤，让他们感受到智慧生活带来的便捷。

“志愿者真有心啊，为我们老年人想得真周到。”相山区东山街道翰林社区的宋彩云和欧明合老两口开心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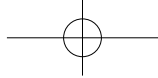
淮北市相山区东山街道东山社区的程晋芬说：“我已经会网络购物了！”原来，“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到东山社区教老人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程晋芬主动加了队员陈亮的微信。程晋芬对淘宝购物很感兴趣，决定学习网上购物。经过陈亮多次指导，程晋芬现在已经学会用淘宝买东西了。程晋芬说：

“网络购物真方便，这要感谢‘燕飞来’的一只只‘小燕子’啊！”

“我们力求通过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帮助老年人解决‘数字鸿沟’问题，让老人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智能化服务。”孙燕飞说。通过一年来的志愿服务活动，队员们发现老年朋友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下一步，服务队将继续开展调查走访，收集记录老年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类困难，根据实际情况扩展项目内容，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帮助。

2021年，“燕飞来”银龄无忧智慧助老平安工程项目被评为安徽省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燕飞来”银龄无忧智慧助老平安工程项目自2019年在淮北市实施以来，为淮北市75个社区4100名老人提供用电安全监测服务，组织开展49场线下宣讲活动，提升了4500余名老人的智能手机使用水平，实现了在线助老、快捷助老、精准助老。



孙燕飞（右）服务社区老年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开展智慧助老活动

王文 摄

十

2023年4月，为了更好地扩大“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品牌影响力，淮北供电公司将孙燕飞调整到城区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岗位工作。孙燕飞干回了老本行——营销服务。

回到城区供电服务中心后，孙燕飞如鱼得水，觉得自己能够更好地施展开“拳脚”，更方便地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了。

“闪电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小朋友知道？”“没有大人陪同能下河游泳吗？”5月28日上午，在淮北市特殊学校幼教班教室内，“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队员李茵问小朋友们。在六一儿童节前，“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6名队员走进淮北市特殊学校，开展“燕飞来 爱童行”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分为安全用电和防溺水主题教育课、无人机表演、手语舞教学、手工制作四个环节，20名幼教班的特殊儿童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上午。这次活动中，队员们首先用图片、视频、情景演示等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用电

和防溺水主题教育课。

随后，队员们带着孩子在操场上观看无人机表演。无人机表演引起了孩子们的极大兴趣，他们激动地挥舞着双手朝无人机喊“你好”。队员手持无人机实物，给孩子们介绍无人机的组装和飞行原理，告诉他们无人机遥控器的操作方法，并指导孩子们上手操纵无人机试飞。“我以后要飞无人机！”第一次接触无人机的一位小朋友两眼放光。

在手语舞教学过程中，队员们耐心地示范和指导，一遍遍地演示，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培养孩子们的合作意识、参与意识，孩子们渐渐融入其中。一起表演手语舞《听我说谢谢你》后，孩子们积极举手进行个人表演，毫不怯场。为了这次表演，队员们提前学习了手语舞。手语虽无声却能够感动人心，孩子们领会到了爱的力量。最后，队员和孩子们一起制作手工笔筒，孩子们感受到了手工的乐趣。

“特校的孩子由于身体特殊，一旦遇到触电、溺水，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地表达出来。我们今天组织开展这场活动，用图片、视频



等直观的方式教会他们远离危险，提前陪他们度过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孙燕飞说。

十一

“但愿每次回忆，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这是孙燕飞的人生信条，也是她对自己角色的定位。

孙燕飞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干着平凡的工作，生活中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惊心动魄。她用无私的付出和努力，全心全意为用电客户做着温暖人心的事情；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只是做了举手之劳的小事，只是想尽自己能力多帮助些人。”尽管孙燕飞始终觉得自己很平凡，但她已经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孙燕飞的儿子齐齐便是其中之一。

齐齐小时候总觉得孙燕飞不爱自己，有空就去关心别人，成了别人的妈妈。当他长大后走进留守儿童的家，近距离接触到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才明白妈妈付出的意义。

淮北供电公司职工特别是刚进单位的大学生，纷纷申请加入志愿者服务队。2020年进入企业工作的新员工李茵说：“进入单位后，听说燕飞姐及‘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的事情，我们就都加入到志愿者服务队了，像燕飞姐一样，学着去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今年，淮北供电公司已经有300多名员工加入到志愿服务行列。

在淮北这座城市，许多人因这位爱心飞扬的“小燕子”有所改变。淮北市公安局民警徐邦说：“经常看到孙燕飞带领志愿者在社区、在街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被他们的先进事迹感动，也想加入这个团队。”在徐邦等人倡议下，淮北市公安局结合专业所长成立了“为你说法”志愿者服务队。

和孙燕飞的志愿服务工作有交集的淮北市东街道办事处供电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秋贤说：“和孙燕飞闲聊时，她嘴上说的、心里想的都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工作之余，她把心思大都花在志愿服务工作上，有时连

自己的孩子都顾不上。”

家住黎苑社区的空巢老人燕学堂逢人便夸：“供电公司孙燕飞经常来看望我们老两口，来了就问我们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帮我打扫卫生，烧水倒茶，忙前忙后的，就是我亲闺女也做不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孙燕飞的带动下，“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不断壮大，孙燕飞和服务队的故事也频频见于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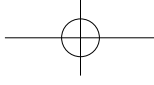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队员们说，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同时，自身能得到提高、完善和发展，而且精神和心灵都得到了满足。孙燕飞说：“其实，奉献就是无与伦比的美丽。参与志愿工作既是助人，亦是自助，既是乐人，同时也乐己。”

“爱是一种传递，爱是一种温暖。我们在付出爱的同时，收获着意想不到的满足和快乐。”孙燕飞告诉我。通过多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孙燕飞和队员们都感受到了爱是一所大学，它帮助被爱的人成长和快乐，更能让给予他人爱的人成长。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参加工作20多年来，孙燕飞共受理用电业务3.6万余份，接待客户咨询9万余次，开展用电宣传700多场，累计参加志愿服务时间长达3000余小时。

“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从刚开始成立时只有6人，如今已成为拥有326名固定成员的专业的志愿服务组织。孙燕飞和队员们走遍了淮北市所有居民社区，先后救助了24名贫困、残疾儿童，建立143户重点监护空巢老人档案，爱心捐助资金10万余元、图书2000余册、轮椅10辆、便携式小推车20辆。这支队伍人均志愿服务时间达160小时。

“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培育、孵化了“光明驿站”——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阳光伙伴”——助残行动、电靓相城——创城我先行、关注留守儿童用电安全、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空巢老人结对认亲等多项志愿服务项目。孙燕飞发起的“燕飞来”关注留守儿童用电安全项目荣获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优秀项目奖。她也因此走上了



全国志愿服务的最高领奖台。

2023年7月，“燕飞来”银龄无忧智慧助老平安工程志愿服务项目获评2022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孙燕飞说：“如果把人生比喻成树，我想我要将一部分根扎进志愿者脚下的泥土。我愿沉下心，让根须下潜得更深些，与小伙伴们一起，将志愿服务进行到底。”

从2019年开始，淮北供电公司党委建立了新入职大学生入职就加入“燕飞来”志愿者服务队的机制，在培养锻炼新入职员工增加社会阅历的同时，确保志愿者服务队队员逐年增加和持续更新。

说到自己今后的愿望，孙燕飞思虑了一

会儿说：“随着团队中的‘90后’‘00后’员工增多，我琢磨着怎么发挥各自所长，创新开展公益活动，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还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让爱幻化成阳光、春风、暖流，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李伟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安徽日报》《国家电网报》等。供职于安徽淮北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孙燕飞为留守儿童宣传安全用电

王磊 摄



光明与阳光奏鸣曲

郭宗忠

从云南回来，一起采风的同仁请我写一幅“家和万事兴”的条幅给她。

想想看，这幅字的含义是最简单的，比起“厚德载物”“惠风和畅”“大道高远”“澄怀观道”，似乎小气了一些。但是，很多人还是很注重这“家和万事兴”的。静下心来再看，人人最安稳妥帖的还是一个“家”，无论干什么，都要从“家”里出发。家和了，走到哪里都有支撑，都能挺起腰杆，干事业也有了劲头；有家，即使在外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回到家里就有温暖，家就是港湾，人也就有了奋斗的力量和信心。人们常说，“没有大家，怎么有小家”，反过来说，“没有小家，怎么来的大家”。“国家”二字，也是由一个个小家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写这幅字时，我想起了采访过的中国电科院副总工程师兼配电技术中心主任盛万兴。他的为人、事业和家庭，让我生出了给他写一幅字的想法。应该调整一下，写一幅“家盛万事兴”。那是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他们一家三口那种专注事业、专注家庭、注重生活品质、注重悲悯情怀、注重个人发展，又相互支持、尊重和睦的家庭氛围折射出当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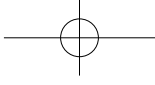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中国家庭的发展变化。这样的发展，这样的一个个“家”，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1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我在中国电科院配电技术中心见到了盛万兴。这个工学博士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是个儒雅谦恭、率真自然的“60后”。这是我对盛万兴的最初印象。

盛万兴出生于河南信阳，天资聪颖，后天努力，1995年读完博士，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1997年，博士后出站，他凭着对电力事业的热爱进入了中国电科院工作，一干就是26年。

电力设施是重要的基础设施，电力事业是为老百姓带来光明的事业，盛万兴选择了电力，就是选择了一份责任，选择了奉献和牺牲。多年来盛万兴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如今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电科院院士、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科技领军人才、智能配电科技攻关团队学术带头人、国



网工匠、配电变压器节能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分布式发电与微电网中关村开放实验室主任、全国微电网与分布式发电并网标委会主任、中国仿真学会电力系统仿真专委会主任……众多“头衔”实至名归。他先后承担首批国家 97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英基金国际合作、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电网科技项目等 50 余项科技项目。他和同事的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电力系统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他主持的工程应用项目累计收益达上千亿元。

盛万兴长期从事电力系统自动化、配用电、分布式发电与微电网技术研究、开发及管理工作，特别关注农村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他是农村电网建设设计者，也是为农村地区居民送去光明的使者。

盛万兴认定的事，就只有一个“钻”字。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广泛开展调研，足迹遍布祖国大地，搜集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事事留心用心，学有所用、学有所专、业有所成，凭着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从一名专业技术人员走上了管理岗位。一项项工作、一段段经历、一次次攻关的背后，浸透着他无数的心血与汗水，有着他遇到的无数困难与艰辛。

2

盛万兴谈起小时候在农村用电的经历，我深有感触。他的家乡河南信阳和我的家乡山东新泰是差不多的状况。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不是所有村庄都有用电，我的家乡在山东农村中算是最早用上电的一批。电线杆从八里之外的镇上直奔村北修建的变电所。通电是天大的事，我们放了学都跑去看变电所修建和设备安装。随着电杆立起、线路架通，家家户户通了电，安上了电灯，屋里瞬间灯火通明。我们兄弟四个再也不用围着八仙桌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做作业了。紧接着，街道上安上了路灯，到了夜晚路上，明晃晃的，仿佛照出村庄富裕的前景。村子引来了许多

“金凤凰”，发展越来越快，连光棍也逐渐少了。

然而，农村用电不是时时有保障的，一到傍晚用电高峰期，首先要保障的是工业和城市用电，农村用电便时时有时无。庄稼人劳动了一天，从地里摸黑回到明亮的家，刚要做饭，家里就断了电，一家人又摸着黑点着煤油灯做饭。等过了用电高峰期，晚上十来点钟，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完了作业，脸上罩了层油，鼻孔也被熏黑了，电灯才亮。就是有电的时候，村里磨面坊机器一开，家家户户的灯泡也是忽闪忽闪的。这些现象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改变农村用电条件的契机来了，盛万兴大展身手的舞台来了。1998 年，国家大力实施“两改一同价”，推动农电体制改革、农网改造和城乡同网同价。

1998 年以来，盛万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国家及国家电网公司 50 多项电网科技攻关项目。谈到这些项目，盛万兴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豪感。课题一旦确立，盛万兴既在后方运筹帷幄，又在前方冲锋陷阵。

翻看 he 牵头编著的厚厚的《新农村电气化典型供电模式应用案例》一书，这是智慧和实战的结晶。书中列举了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内 27 个省级电网共计 179 个电气化农村的典型供电模式应用案例，每一个案例、每一组数据他都细致核校，指导性、操作性并存。

3

规划建设农村电网，盛万兴身体力行。说到全国的网线改造，甚至我家乡青岛、潍坊、济南、聊城、济宁、临沂、泰安等地的网线改造，盛万兴都如数家珍。在实施农网改造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的配电自动化设备是进口设备，都是英文说明书。有些英文标识安装人员不认识，他就自己爬上电杆，安装关键部件，为安装人员做好示范和指导。在大冬天，冒着刺骨的寒风，他在电杆上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手都被冻僵了，拿不住工具。但是，一想到那些等待着电的乡村，想到要为村民送去光明，盛万兴搓一搓手，又开始忘我地工作。



作为农村电网科技项目攻关负责人，他带队走进田间地头，超前了解用电需求，高效解决各类供电问题，优化农村电网规划。面对初期工作的重重困难，他有着一股韧劲。他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唯有全身心投入，才能完成艰巨的农村电网改造工作。越是缺乏经验，越得大胆尝试，开拓出新路子。他主持编制各种规划报告，负责管理电网规划、电网前期、客户和电源接入系统、电力市场中长期负荷预测等工作，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研发了多项硬件产品，成果已应用于国家电网经营区域内 1800 多个县级电网中，为投资数千亿元的新农村电气化、农网智能化、低电压治理等农网工程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持，节约了大量工程投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他还注重培养技术骨干，提高团队的技术水平，锤炼团队的拼搏精神、顽强作风。电网建设是一项时效强、标准高、管理细的工作，同时有很高的危险性，考验着人的意志。“上山下乡”“走街串户”是分内的事，起早贪黑、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为了老百姓尽快享受到电网改造的实惠，为了让农村电网早日实现与城市电网一体化，盛万兴哪里有困难就直奔哪里，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解决了一个个问题，攻破了一个个难关。他和他的团队，就这样奔波着、奉献着，高质量按计划完成了农村电网改造任务。随后，边远地区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全面展开。这个造福边远地区百姓的民心工程，也承载着盛万兴的智慧和汗水。

如今，我再回到老家，农村的夜晚也与城市一样灯火通明，再没了停电和电压不稳的情况。服务老百姓，想人民之所想，是一名电力科学家的义务和责任。盛万兴做的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盛万兴身上体现的，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4

走进盛万兴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一本本厚厚的专业书，还有几棵绿意盎然的花

草，让人感受到他是热爱学习、珍惜生活的人。他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不善言谈，其实不然，一说到工作，他侃侃而谈，思维活跃、富有逻辑。他说：“无论从事哪项工作，都要时刻操守诚信、正直的职业道德，不可唯利是图；要不断强化战略思考能力，把与时俱进的精神放在专业工作中，在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的前提下，对时事、潮流有辨析能力，对社会发展有较强的敏感度，保持良好的学习心态，不断自我补充。”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盛万兴以身作则，坚持学习和科研并重，带领团队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他培养所里人员的责任意识，营造科研氛围，提高团队工作效率，带出了一支特别负责任、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优秀团队，保证随时完成各种急难险重任务。

多年来，盛万兴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项、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工业技术杰出贡献奖 2 项、国际发明金奖 7 项、省部级及行业级科技一等奖 20 余项。他还出版学术著作 20 余部，发表 SCI/EI 论文 300 余篇，牵头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家、行业技术标准 40 余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200 余项，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 40 余人。

2013 年，中国电科院配电研究所（配电技术中心的前身）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联合授予“中央企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5

谈起自己在事业上取得的成绩，盛万兴多次提到家庭对自己的支持，特别是他的爱人王燕。为了他的事业，王燕放弃了自己在医院的工作，跟着他从陕西来到北京。

盛万兴承担的研究工作多，经常出差，王燕是医生，值夜班是家常便饭。但是为了家庭和盛万兴热爱的事业，王燕更多地承担了照顾孩子的责任。两人相互体谅，相互爱护，维护家庭的和睦。

王燕谦虚谨慎，对病人态度好，也善于



钻研业务。扎实的工作作风让她拥有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较高的治疗水平，得到了患者的认可。中国电科院门诊部的工作很烦琐，不像大医院那样分类清晰、分工具体。王燕任劳任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这些年，她累计负责院里2000多名女职工的妇保及400多名婴幼儿的儿保工作。同时，在常规工作之外，王燕独立开展降低区域妇女常见病发生率的临床研究等科研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相互支持，相互激励，两个人都为社会贡献着青春和力量。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温暖着社会。

盛万兴和王燕的耐心细致，也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孩子涉猎了许多方面的知识，考大学时报考了自己喜欢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并且得偿所愿。

6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有时间，盛万兴就会锻炼，每天坚持跑步5公里以上。他身体健康、心态阳光，身材保持得很好，到现在依然可以说爬电杆就爬电杆，一点不逊色于年轻小伙子。

王燕也喜欢锻炼身体。她喜欢瑜伽、跑步、自行车越野。孩子读大学后，王燕周六日有了闲暇时间，便加入了北京市海淀区的自行车队。他们每周越野骑行100公里，那是怎样的勇气和毅力！盛万兴打趣地说，自己也参加过几次，但体力和耐力都跟不上人家。

虽然是理科专业出身，但盛万兴对文学的热爱是深入骨子里的。他在西安读书时省吃俭用，每周骑着自行车去新华书店或小书摊转悠。在书摊上花几角钱或者几元钱买一本书，躺在公园的草坪上读书，是他上学时最大的乐趣。

他在书摊上花5元钱买的《三国演义》至今还保留着，书皮包了一次又一次，里面的书页都磨损了也舍不得扔掉。聊起古诗词、唐宋八大家，他如数家珍，让我感觉对面坐着的这位科学家更像位诗人或作家。

这些知识，在他与孩子一起散步或是去

上课外班的路上，成了两人的话题，也引导启发孩子开阔视野、培养志趣。

盛万兴说，像电影《青松岭》里的老饲养员一样，一回到家就看见老伴已经温好了一壶二锅头、炒了几个小菜，这就是他想要的简单生活。他们一家都健康饮食、营养饮食，蔬菜为主、清淡为要。他说这样的生活就已经很知足了，一家人其乐融融，身心健康。

7

盛万兴读大学时，非常刻苦和自律，是个真正的“学霸”。他每学年都能拿到奖学金，基本不需要向家里要生活费，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20世纪90年代初，盛万兴还用奖学金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在读大学生给家里买电视机，这在当时可不是件小事。

他对父母的孝敬是出了名的，什么也为父母想周到。只要平时有时间，他就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年岁大了，身体不好，每年春节，只要他不值班，就会带着孩子回乡与父母团聚。父母和家人为自己付出得太多，平日无法陪在父母身边尽孝，他只能在经济上支持得更充足一点，在感情上更体贴温暖一些。老家的亲人朋友遇到困难时，盛万兴一家也会伸出援手，力所能及地帮衬着渡过难关。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盛万兴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注重生活的和谐，讲究夫妻之间“琴瑟和鸣”。他觉得家的氛围应该是一曲轻快的歌谣，家庭的音符与工作的音符形成和弦，减少杂音和杂质，才能有社会和谐的主旋律。

8

与盛万兴谈话，仿佛翻阅一本大部头的书，他人生经历和社会阅历之丰富引人入胜，家国情怀之深厚令人敬佩。让边远地区居民尽早通电是他一直挂在嘴上、装在心里的事。只要一户人家的灯不亮，他的心就不安稳。因为一直从事农网改造相关工作，他时常关注着边远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家庭困难学

生的教育问题。

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也牵动了盛万兴的家庭。除了积极参与捐款，他们一家还通过中华儿童少年基金会联系了资助对象。他们资助了一名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从玉树到北京南五环读书的孩子，一直资助孩子完成在北京的初中学业并回家顺利考上高中。

此后几年间，盛万兴一家还保持着与被资助孩子的联系，不是给寄宿学校寄去零食和衣物，就是周末将孩子接来家里住上两天。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这个孩子，关心他的生活和成长，抚慰他那失去亲人的痛苦心灵，弥补孩子心中缺失的母爱父爱。

盛万兴谈起这些时，平静而笃定，他说，如果有需要，他们随时准备伸出援手，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个孩子回到玉树后，逢年过节都会给他们寄来贺卡，不忘困难中他们的无私帮助和关心关爱。取得了好成绩，孩子也会写信与他们分享，他们之间产生了深深的羁绊。我相信，当这个孩子走向社会，也会无私地帮助他人，传递这份温暖。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夫妻俩的爱心之举也在女儿心中种下了爱心的种子，女儿从小就懂得感恩，明白要帮助别人。

与盛万兴一席谈，使我终于理解了他工作成绩的取得、爱人的贤惠、女儿的优秀是怎样“炼”成的，他们这个阳光之家，有着

阳光的心态和阳光的无私。

9

采访一直从阳光明媚的下午延续到华灯初上，不知不觉，三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仍然意犹未尽。边采访边聊家常，我渐渐走进了盛万兴的内心。挥手告别，盛万兴也急匆匆奔向家的方向，那个他抬眼就能望到的熟悉的窗口，温暖的灯光从窗户映出，屋里，王燕已经熬好了小米粥，炸了一盘花生米，炒上了一盘鸡蛋，温上了一壶酒。

采访的最后，盛万兴说，虽然在配电网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但想想还有许多边远地区的用电质量有待提升，就感到无比愧疚。他之后还会继续到各地调研，帮助供电公司想方设法改善居民用电质量。他将继续深耕智能电网、配电网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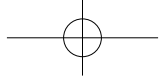
在回去的路上，看着万家灯火，我想，从都市到农村，家家户户的灯火里也有盛万兴的一份努力吧？他的理想是像电一样为人们带去光明，他的家庭像阳光一样温暖，此刻二者交织在一起，让我心里也暖暖的，心间回响着一曲光明和阳光交织的奏鸣曲。

郭宗忠 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散文等作品散见《诗刊》《中国作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著有诗集《回归》《隔世故乡》等。

责任编辑：张献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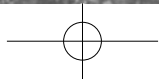
盛万兴（左二）和同事讨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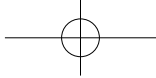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闪电黄蜂

张智锋





闪电黄蜂

张智锋

1. 片头

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比赛剪影。

动感单车俱乐部夜场与城市灯火阑珊镜头交相闪现。

城市街道，自行车流。

2. 城市马路 日 外

十字路口红灯亮。自行车道自行车纷纷停止。有人下车，有人单脚撑地。

黄峰身穿黄色运动衣，骑一辆山地自行车飞驰，看见红灯紧急刹车。

“哧——哧——”自行车刹车声音引来众人目光。黄峰没有下车，双手提起自行车把，靠特技把自行车挪到了辅道边沿。

旁边一个小伙子看着黄峰喊道：哇塞！好酷。

绿灯亮，黄峰猛踩自行车，率先冲出，扬长而去。

3. 城市广场 日 外

城市广场人来人往，不远处的高音喇叭响亮，人们循声而去。

广场搭建一个开放式舞台，大背景是一

面电视墙。电视墙顶边沿是一行醒目大字：“倡导绿色出行，助力低碳生活”。电视墙下边沿有两行小字：“主办单位：市人大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支持单位：黄蜂单车俱乐部”。

电视画面是循环播放国内、国际自行车运动的精彩片段。

法比奥的“城市飞车”片段引起了台前观众阵阵啸叫声。

电视台工作人员扛着摄影机巡回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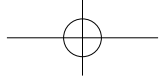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舞台一侧，一群身穿黄色运动衣的单车爱好者聚集在一起。

舞台另一侧，在工作人员引领下，陆浩和市人大领导、人大代表走上舞台。

主持人冯婷婷走到舞台前沿。

冯婷婷美丽大方，光彩靓丽，她手持话筒说道：市民朋友们，我是市电视台体育频道记者冯婷婷，今天由我主持“倡导绿色出行，助力低碳生活”公益活动。参加今天活动的领导有市人大、生态环保以及能源企业的领导、环保专家，还有本次活动支持单位，黄蜂单车俱乐部的领导和单车爱好者。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冯婷婷接着说



道：下面有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江汉同志讲话……

4. 舞台一侧 日 外

身穿黄色运动衣的单车爱好者弯着腰聚拢在一起，教练王磊小声训话。

王磊：今天就看你们的表现了，表演顺序是黄峰，黄峰人呢？（他四周环视，急忙问道）黄峰还没到？

几个队员小声说：还没到。急死人了。

蒋澜不服气地说：耍大腕呗。

王磊：蒋澜，别发牢骚，黄峰未到，你就上。

蒋澜：上就上，谁怕谁呀？

王磊：好，我就喜欢你这种牛劲。我马上告诉主持，调整出场顺序。

蒋澜咧嘴笑了。

5. 街道小十字路口 日 外

街道小十字路口边，一个人骑在共享单车上，一脚踩着道沿，一脚踩着脚蹬，把车停在路边。

十字路口的车辆和自行车来来往往，这个人一直盯着自行车道。突然，一个身穿黄色运动衣的骑行者冲了过来，他狠劲踩了一下自行车脚蹬。

黄峰骑车飞奔，看见前面十字路口没有车辆和行人，又踩了几下自行车脚蹬。突然，一辆共享单车冲了过来，黄峰躲闪不及，“咚——”的一声，两辆自行车相撞。

黄峰从地上爬起来，运动服变得脏兮兮，他摸摸膝盖，拉起裤腿一看，一片血迹。骑共享单车的人倒在地上，好像没有外伤。

黄峰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对不起。

那人满脸痛苦的样子，咧嘴说道：会不会骑车？过十字路口不减速，看把我撞成啥样了。

黄峰：送你去医院吧。

那人说：看你急乎乎的样子，是不是有事？干脆给点钱，我自己去医院。

黄峰：我要参加自行车活动，确实赶时间。多少钱？

那人说：1000元。

黄峰摸了摸口袋，忙说道：没带现金，咱们加个微信，我转给你。

那人掏出手机，迟疑了一下，又把手机放进口袋，说道：算了，不要了，你走吧。说着慢慢站起来，扶起共享单车。

黄峰：咱们还是加个微信吧，要是有事，告诉我一声，我会对你负责的。

那人生气地说：滚。

黄峰一愣，扶起自行车，看着那人骑车走了，自己才跨上自行车快速离去。

6. 舞台 日 外

舞台上的领导走下，坐在观众前面。

舞台上，冯婷婷拿着话筒说道：朋友们，下面进行自行车特技表演。第一位上场的是黄蜂单车俱乐部单车爱好者蒋澜，他的绝技是平地花式自行车特技。

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

冯婷婷继续说道：这里我简单介绍自行车运动，花式自行车特技属于山地越野项目的一种，动作上百种，但基本功是掌握车上平衡。蒋澜表演的主要动作是前轮点地跳、擦轮、定车、飘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蒋澜。

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鼓掌声。

蒋澜踩着山地自行车上了舞台。他帅气潇洒，动作娴熟，博得观众阵阵掌声。表演结束，蒋澜挥手下场。

冯婷婷拿着话筒说道：朋友们，在观看精彩自行车表演的同时，我们穿插进行有奖问答。

冯婷婷拿出一张纸，看着说道：第一道题，国际自行车大赛大致分几类？请举手回答。

人群里有位女孩举手大喊：公路赛、室内场地赛、越野赛和花式表演。

冯婷婷：回答正确。请黄蜂单车俱乐部总经理、总教练陆浩颁发纪念品。

女孩跑上舞台，陆浩上台。陆浩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纪念品，颁发给了女孩。

女孩高兴地说：陆总，我也是单车爱好者，想加入黄蜂单车俱乐部。

陆浩：欢迎，欢迎加入黄蜂单车俱乐部。



冯婷婷拿着话筒，笑着说：看来黄峰单车俱乐部很有吸引力呀，我也是单车爱好者，也是俱乐部会员，我也欢迎广大自行车爱好者加入黄峰单车俱乐部。

陆浩和女孩下场，冯婷婷接着说道：我们曾经是自行车大国，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出行开小汽车的多了，骑自行车的少了，但却出现了环境污染。怎么办？下面请市人大代表李泉谈谈自行车绿色出行。大家欢迎。

一阵热烈的掌声后，李泉走上舞台，他接过话筒说道：市民朋友们，我的人大代表提案是“大力倡导自行车绿色出行”，被列为一号提案，今天这个活动就是落实提案的一部分。我的提案是，倡议市民绿色出行，如果出门路远，那就搭乘公共汽车。如果距离近，建议大家骑自行车出行。当然，市政、交警部门要做好道路建设疏导和自行车停放的配套措施。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响应，保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大家说好不好？

台下传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喊叫声：“好！”

李泉把话筒交给了冯婷婷，转身下台。

冯婷婷说道：李泉代表说得太好了，雾霾弥漫，环境污染，为了我们的健康生活，大家要行动起来。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个任务异常艰巨。下一个问题来了，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为了实现双碳目标，请问用什么来代替煤炭？

现场一阵沉默。

冯婷婷：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大家开动脑筋，认真思考。

“咚——”的一声，黄峰骑着自行车倒在地上。他爬起来，喘着粗气，大声喊道：用清洁能源代替煤炭。

冯婷婷抬头一看，急忙说道：请这位朋友上台解答。

黄峰一瘸一瘸地走上舞台，台下群众议论纷纷，一阵骚动。

黄峰接过话筒说道：我是供电公司的黄

峰，最近建成投运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就是把大西北的清洁电力送到我们城市。风电、光伏电力属于清洁能源，用清洁能源代替煤炭是必然趋势。

冯婷婷：回答正确。请李泉代表为黄峰颁发纪念品。

李泉走上舞台，冯婷婷看着黄峰擦破的运动服，小声说道：咋回事？

黄峰小声回答：没事，没事。

李泉把一个毛绒玩具递给黄峰。黄峰接过纪念品，看着冯婷婷，小声说道：送给你，还是送给台下观众？

冯婷婷瞪着眼睛，小声说：不要。

黄峰把毛绒玩具拿在手里，在空中挥动了一下，看台下一阵骚动，然后使劲抡了出去。毛绒玩具落在人群中，引起一阵哄抢、一阵尖叫。

7. 舞台一侧 日 外

黄峰走下舞台，王磊上前，指着黄峰说道：干什么去了？

黄峰：遇到了点麻烦。

王磊：还能表演吗，高难度的？

黄峰：没问题。

王磊：好，我马上告诉主持。

蒋澜站在旁边，小声嘀咕道：有啥了不起。

8. 舞台上 日 外

冯婷婷拿着话筒继续说道：“黄峰单车俱乐部”是我市最早成立的自行车俱乐部，在经营各类自行车的同时，积极组织会员训练，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选手，今年将代表中原市参加全国自行车大赛。下面请俱乐部种子选手黄峰为大家表演。黄峰的特点是耐力强、速度快，外号是“闪电黄蜂”。大家掌声欢迎。

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推出片名：闪电黄蜂

9. 舞台上 日 外

王磊指挥队员把舞台一侧清空。



黄峰把自行车骑到空场地的尽头，然后调转方向，对着舞台冲了过来。自行车碾上斜坡，发出了“噔噔噔”的响声。台下来一阵掌声。

黄峰在舞台上做了几个特技动作，然后加速冲下舞台，冲到清空场地，转弯的时候，突然侧身，一脚与地面剧烈摩擦，膝盖着地。他身体猛然颤抖，自行车侧倒，黄峰躺在地上。

人群里发出了一阵啸叫声。

10. 舞台下 日 外

活动宣布结束，人们陆续离开。

冯婷婷走下台，黄峰一瘸一瘸地迎上去，说道：婷婷，咱们一起庆贺一下。

冯婷婷板着脸说：庆贺？庆贺啥呀？庆贺你人仰马翻？

黄峰委屈地说：这有什么呀，马有失蹄，人有失足。

冯婷婷不屑一顾地说：我走了。

冯婷婷与陆浩和俱乐部会员打过招呼，便转身走了。

陆浩走过来说道：黄峰，你今天怎么了？

黄峰：路上膝盖受伤了，刚才一着地，巨疼，就翻车了。

陆浩：没关系，不要气馁，台上还是很成功的。

蒋澜急忙说：陆总，为了今天的成功，我请大家去动感单车夜场狂欢？

王磊急忙说：好哇，大家一起去。

黄峰：我受伤了，去不了。

11. 动感单车大厅 夜 内

动感单车夜场，灯光变幻，音乐铿锵。大投影上播放着年轻人骑自行车的运动画面。

小舞台上，四名美女教练踩着动感单车，扭着身子，挥动手臂，全场指挥。

大厅里的动感单车上尽是爱好者，他们踏着音乐节奏，摇头摆尾，用力蹬踩。全场气氛热情奔放，活力四射。

蒋澜和冯婷婷在前排单车上，王磊、曹鹏在后排。他们忘情地踩着单车。

音乐声戛然而止，大厅灯光放亮，音箱

里传来了指挥台的声音：中场休息，10分钟后继续疯狂。

冯婷婷跳下单车向侧面走去。王磊和曹鹏向蒋澜走来。蒋澜却跑上舞台。

蒋澜冲到一位美女教练跟前，呼吸急促地说道：小穆教练，我要投诉你！

穆教练抹了一把汗，吃惊地说：对不起，我哪里没做好？马上改进。

蒋澜笑着说：你无法改进。

穆教练：什么意思，你存心让老板开我？

蒋澜急忙说：没有，没有。

穆教练：那你说说，我到底有什么问题？

蒋澜露出了狡诈的目光，说道：你身材惊艳，美丽动人，撩得我没法蹬车了。

穆教练冷笑一声：哼！你真会恭维，谢谢。

蒋澜：来，抱一抱。

穆教练：抱什么呀，满身臭汗。

蒋澜突然上前，轻轻地抱一下穆教练，又急忙放开手说道：哇！香汗四溢。走，请你喝一杯。

穆教练瞪着蒋澜，说道：我还有事，下次吧。她说完转身走了。

蒋澜乐滋滋地打了个响指，一回头，看见冯婷婷瞪着眼睛拉着脸，蒋澜说：咱们去喝一杯。

冯婷婷生气地说道：狗就是改不了吃屎。说完，她转身就走。

蒋澜看着冯婷婷走远，走到王磊和曹鹏面前，说道：走，咱们去喝一杯。

王磊：小冯生气了。

蒋澜笑着说：看见穆教练撅起的小屁股，心里痒痒的。

曹鹏笑着说：你这重色轻友的家伙。

蒋澜：不好意思，喝酒赔罪。

曹鹏：你请客？

蒋澜故作吃惊地说：哪次不是我请客？

12. 动感单车大厅吧台 夜 内

吧台前，青年男女在喝啤酒、饮料。

蒋澜故作要了三瓶冰镇啤酒。蒋澜、王磊、曹鹏三人举起瓶子一碰，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



蒋澜：咱们才是好哥们儿！

曹鹏：那是，你随叫随到。

蒋澜：哎，黄峰这小子目中无人，今天可出丑了。

王磊：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失误说明不了问题，你还得加紧训练。

蒋澜：你们给我参谋参谋，我怎么才能打败黄峰？

曹鹏：和黄峰较什么劲呀？

蒋澜：你们看到了，冯婷婷刚才生气走了，其实她的心里还有个黄峰。黄峰撬我的女朋友，是可忍，孰不可忍？

曹鹏：哎，你整天三心二意，你要是真心，冯婷婷能去想黄峰吗？

蒋澜：凭什么，不就是比我骑得快点嘛。

曹鹏：要不怎么叫他“闪电黄峰”呢？

王磊：承认差距，就意味着有进步空间。

蒋澜：我当然想进步了，也想参加全国大赛。冯婷婷说过，她结婚的时候，求婚者要捧着自行车大赛的奖杯。听说黄峰瞄准了自行车全国大赛，黄峰要是拿到全国大奖，那我就彻底没戏了。

曹鹏：要是为爱情而战，我支持。

蒋澜：怎么支持，快出主意呀。

王磊：两次测试，都是黄峰领先。据我

观察，你们之间的差距不算大，只要你再努力一把，完全有可能超过黄峰。

蒋澜哭丧着脸说：我努力了，已经到极限了。

王磊：体力不够，就要靠外力了。

蒋澜：外力，叫人推我吗？

王磊哈哈大笑，说道：君子善假于物也，在自行车上下功夫。

曹鹏：对，换个自行车。

蒋澜沉思不语，突然说道：换车，换个进口全碳素自行车。

王磊：是的，只有你有这个经济实力。

曹鹏笑着说：蒋公子，蒋老板，为了你的美梦，干杯！

三个人碰酒瓶子，咕噜咕噜地喝完了。

13. 城市街道 日 外

清晨，报话大楼的钟声在城市上空回荡。

马路上的汽车呼啸而过。街道上行人稀稀拉拉。

黄峰骑着自行车，从小巷拐进马路，沿着自行车专用道飞驰。

14. 供电公司大门口 日 外

中原市供电公司大门外高悬着国家电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徽标和“人民电业为人民”标语牌，旁边印着服务热线电话：95598。

黄峰骑着自行车冲到大门口。

15. 供电公司会议室 日 内

会议室投影屏幕上显示着全市电力线路图。会议桌前，坐满了参加会议的人员。

主持人说：刚才各部门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情况，有没有补充？

会议室一片寂静，主持人接着说：下面请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崔斌同志讲话。

崔斌按下麦克风的开关按钮，不紧不慢地说道：同志们，随着夏季的到来，用电负荷屡创新高，好在天中直流特高压在我市落地，我们可以近水楼台先用电。天中直流是大西北清洁能源外送的主通道，是国家电网公司落实“双碳”战略目标的重点工程，确保天中直流安全运行，我们责任重大。当前，有两大任务，一是继续搞好供电服务，树立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品牌形象。二是加强特高压运行维护，要在特高压带电作业方面实现新突破。郑明主任，你们运维中心要把带电作业作为工作重点。

坐在崔斌斜对面的郑明立即站起来说道：是，崔总。

崔斌举手示意郑明坐下。

16. 电力实训基地铁塔上 日 外

实训基地，两座特高压铁塔、导线。不远处停放着一辆黄色电力抢修车。

铁塔上，黄峰和宋涛站在铁塔横担上，然后一前一后在导线上行走。

铁塔下面，徐惠夹着记录本，严振强仰头看着铁塔，说道：不错，不错，年轻人就是能干。

胡瑞拿着望远镜仰望观看。

严振强转身对胡瑞说：胡瑞，认真点，带电作业班的工作马虎不得。

胡瑞：严班长，你也太严了。

17. 电力实训基地铁塔下 日 外

郑明戴着安全帽走了过来，喊道：老严，

实训搞得不错。

严振强转身看见郑明，急忙与郑明握手。

严振强：郑主任，今天实训马上就要结束，要不让他们再来一遍，请你检阅。

郑明：我在远处看到了，塔上的小伙子不错，他们是谁？

严振强：黄峰、宋涛，都是年轻大学生，专业素质过硬，要论实际操作，黄峰占优势。这小子喜欢运动，身体素质好，动作敏捷，是带电作业的好苗子。

郑明笑着说：难怪大家都争着要。

严振强不解地问：谁要黄峰？

郑明：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点名要黄峰。工会说黄峰有运动特长，希望带领职工搞全民健身运动，也要黄峰。

严振强急忙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黄峰是我重点培养的对象，将来要接我班的。

郑明笑着说：放心吧，我能分清轻重缓急，带电作业多重要哇，崔斌书记专门强调要抓好特高压带电作业。

胡瑞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对郑明点头哈腰地说：郑主任好。说着又掏出一根香烟递上，被郑明拒绝了。

胡瑞：郑主任，我的事别忘了。

郑明：什么事？

胡瑞看了严振强一眼，急忙说：随后再说。

黄峰和宋涛从铁塔下到地面，郑明挥了挥手，说：过去看看。

郑明和严振强走过来，与黄峰和宋涛握手寒暄。

郑明：表现不错，继续努力，希望你们成为带电作业的岗位能手。工作生活有什么困难吗？

宋涛：没有，郑主任。

黄峰：郑主任，我有个建议，不知该不该说。

郑明：说，畅所欲言。

黄峰：训练科目能不能调整一下，考核通过的就别整天重复了。考了100分，还有必要天天做题吗？

郑明笑着说：看来你是胸有成竹。

严振强生气地说：黄峰，别骄傲，更别



翘尾巴。重复是为了形成习惯，习惯养成了，才能轻车熟路地操作。

郑明：这个嘛，我们再研究研究。

18. 停车场 日 内

一辆黄色电力抢修车停放在划定的车位上。

胡瑞、黄峰、宋涛、徐惠走到黄色电力抢修车前。胡瑞打开车门，登上驾驶室。

宋涛大声说道：胡哥，能不能让我开一圈？

胡瑞：怎么，你也喜欢咱的“大黄蜂”？

宋涛：那是，咱这辆抢修车，纯黄色，“正黄旗”，霸气。

胡瑞嘿嘿一笑：你小子会说，我也喜欢，要不然，我早就回机关了。

徐惠看着宋涛说：没有驾照，不许驾驶。

胡瑞：谁要想摸我的“大黄蜂”，就得拜我为师，烟酒伺候。

宋涛转身对黄峰说：咱俩拜胡哥为师，怎么样？

黄峰轻描淡写地说：不用，我有自己的爱好。

胡瑞一听：牛得不行，不就是个破自行车嘛。

黄峰轻蔑地一笑：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喜欢我的“小黄蜂”。

宋涛：黄峰外号“闪电黄蜂”，是“黄蜂单车俱乐部”的一哥，不知有多少小蜜蜂围着转呢。

徐惠急忙问：啊，小蜜蜂在哪里？

宋涛：闪电黄蜂算是大黄蜂段位吧？峰哥，你说是不是？

黄峰骄傲地说：那当然。

宋涛嘿嘿一笑，说道：大黄蜂带着一群小蜜蜂飞来飞去，是不是？

黄峰侧目看着宋涛：你呀，想啥呢？

宋涛哼唱起《两只蝴蝶》：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

胡瑞瘪嘴说道：真潇洒，别玩物丧志。年轻人应该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黄峰：谢谢，我会处理好我的事业、爱情，

还有兴趣爱好。

19. 黄蜂单车门店 日 外

街边门店，挂着“黄蜂单车俱乐部”和“黄蜂单车有限公司”标牌。

陆浩骑着自行车，来到黄蜂单车俱乐部门口。

20. 俱乐部小会议室 日 内

会议室墙面上挂着“黄蜂单车俱乐部”队旗，王磊和曹鹏正在聊天。

陆浩走了进来，王磊起身说道：陆总，最近看自行车的年轻人很多，说是看了咱的特技表演，就来了兴趣。

陆浩：看来以后要多搞活动了。

曹鹏：陆总，今年全国自行车大赛有啥消息？

陆浩：全国每年自行车赛事上千场，但这次不一样。国家体育总局亲自督办，目的是为了抗击疫情，提振全民健身热潮。咱俱乐部代表全市人民，我的压力很大呀。

王磊：市体育局有啥要求？

陆浩：必须进入决赛圈，如果能拿到名次，另行奖励。

曹鹏：奖牌归市体育局，奖金归咱们。

陆浩：你有把握拿上大奖？

曹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是拼上性命，也要拿奖。

陆浩：精神可嘉，就看有没有这个实力。黄峰和蒋澜咋没来呢？

王磊：蒋澜现在当上小老板了，他爸把搅拌站交给他了，刚打电话说来不了。黄峰上班时间不能请假。

陆浩：好吧，咱们商量一下组队方案。

王磊：咱们俱乐部按实力排名是黄峰、蒋澜、曹鹏，如果经费充足，就多带上几个年轻人。

曹鹏：关键是确定种子选手，其他人配合掩护。

王磊：按我的私心，推蒋澜，但为了俱乐部的荣誉，还是优先考虑黄峰。

陆浩：论速度、耐力，应该是黄峰，但



他平时训练不够。论装备和技巧，应该选蒋澜，可蒋澜的意志力不够坚强，缺乏点拼劲。

王磊：自行车是耐力运动，到最后阶段拼的就是意志力。

陆浩：曹鹏，你是老运动员，你说，把谁排第一个。

曹鹏：黄峰和蒋澜都不错。我甘当人梯，起步阶段，我冲在前面，冲刺阶段叫两个年轻人上。

陆浩：黄峰和蒋澜都是种子选手，至于把谁排在第一位，咱们来个选拔预赛。

王磊：好。

21. 康庄小区外小广场 夜 外

一群大妈踏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

音乐停了，大妈们原地休息。

薛秀英对冯妈妈说：冯姐，我该回家伺候老妈了。

一位大妈说：保姆在，急什么？

冯妈妈：我也回家。

另一位大妈说：冯姐，急什么？再聊会儿天。

冯妈妈：我闺女主持的电视节目快到播出时间了，我想回家看看。

一位大婶说：这回是啥节目？

冯妈妈：说是“倡导绿色出行，助力低碳生活”公益活动，让我们骑自行车出门，用风光电。

大婶笑着说：骑什么自行车，咱是“11号汽车”。

大妈们哈哈大笑起来。

22. 冯婷婷家 日 内

清晨，冯妈妈在厨房忙着煎鸡蛋、烤面包，豆浆机发出了停机提示的嗡鸣声。

冯妈妈大声喊道：婷婷，吃早餐了。

冯婷婷梳妆打扮一番，走进厨房，问道：我爸呢？说着走过去，拔掉豆浆机电源，倒了两杯豆浆，坐在餐桌前。

冯妈妈：早上班去了，哪像你，总是睡懒觉。

冯婷婷：最近太累了。

冯妈妈把面包和煎蛋放在餐桌上，母女俩用早餐。

冯妈妈：一个女孩子，喜欢什么不好，偏偏喜欢自行车，疯疯癫癫地乱跑。

冯婷婷撇嘴说：就喜欢自行车嘛。

冯妈妈：最近和谁在交往，蒋澜？还是黄峰？

冯婷婷若有所思地说：哎，没一个让我满意的。蒋澜吧，机灵帅气，富二代，有房有车，有公司，却是个花花公子。黄峰吧，工薪子弟，没啥坏毛病，但也没有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没激情。说有房吧，是期房；说有车吧，是自行车。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我谁也不嫁，单身多好，自由自在。

冯妈妈想了想，说道：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不要拘泥于眼前的蝇头小利，人品是第一位的。黄峰这小子人品好，工作稳定，我和你爸都喜欢。房子不是已经买了嘛，如果结婚赶不上，就租房子。车子嘛，我和你爸商量过了，我们给你买个小汽车作嫁妆，怎么样？

冯婷婷：妈，你真是怕你女儿嫁不出去呀，还要搭辆小汽车。

冯妈妈：话不能这么说。如今“剩女”一大堆，都是才女靓妹，可优秀的小伙子寥寥无几，碰到好的，千万别迟疑，快速出手，抓住不放。

冯婷婷：让我考虑考虑。

冯妈妈：再考虑，黄花菜都凉了。

23. 电视台编辑室 日 内

年轻女孩正在剪片，冯婷婷走到她的背后轻轻地拍了一巴掌，女孩惊叫一声“啊”，转身一看，说道：我的个姐姐呀。

冯婷婷：李梅，歇会儿吧。

李梅：片子还满意吧？

冯婷婷：非常满意，姐姐请你喝奶茶。

李梅：喝奶茶不行，要请我就去踩动感单车。

冯婷婷：踩动感单车好哇，减肥，健身，一举两得。

李梅笑着说：让姐夫带队。



冯婷婷撇嘴说道：什么姐夫，还没结婚呢。

李梅：姐夫倒地那个镜头超帅。

冯婷婷：啥？出丑了，还帅？

李梅：这你就不懂了。惊险动作，英雄壮举。

冯婷婷：照你这么说，黄峰帅？

李梅：那当然，是超级帅，你可要珍惜吆。哪天带我去见姐夫。

冯婷婷：见他干什么？

李梅：让姐夫给我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

冯婷婷哈哈大笑：那只能给你介绍个电工了。

24. 黄峰单车门店 日 外

冯婷婷走出俱乐部，推着自行车向马路走去。

蒋澜开着一辆跑车“嘎”地停住，蒋澜走下车，喊着冯婷婷。

冯婷婷转身看到车，说道：车很漂亮呀，最近训练得怎么样？

蒋澜：还行，我要参加全国自行车大赛，还要拿奖。

冯婷婷哈哈大笑：拿奖？

蒋澜：笑什么？等我拿上奖，我就有资格追你了。

冯婷婷：没资格了。

蒋澜：怎么，你反悔了？

冯婷婷：那是过去，我现在的男朋友是黄峰，我们就要结婚了。

蒋澜：我不管，只要你们没结婚，我就有机会。

冯婷婷：你有这劲儿，就用在大赛上吧。我还有事。说完，她骑上自行车走了。

蒋澜目送冯婷婷，挥了一下拳头。

25. 滨河绿道 夜 外

傍晚，滨河大道灯光明亮。

自行车专用道路上，黄峰和冯婷婷前后骑行，黄峰不时回头看一看冯婷婷。转过一个弯道，旁边是一片绿草地。冯婷婷突然刹车，跳下车，走进草坪。

黄峰骑着自行车转了回来，跟着冯婷婷

走进草坪，笑嘻嘻地说：耍狗熊了？

冯婷婷累哈哈地说：我这个小黄蜂，追不上你呀。

黄峰：唉，带你就没法训练了。

冯婷婷：怎么，嫌弃我？

黄峰：没有，没有，你陪我训练，我就来劲了。

冯婷婷：看你真诚、执着，要不然，懒得理你。

黄峰：这回不能让你再跑了。说完笑嘻嘻地抱住冯婷婷，两人在草地上翻滚起来。

26. 大桥施工现场 日 外

工地上，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忙忙碌碌。

混凝土罐装车连接混凝土输送泵，混凝土输送泵把混凝土送到桥墩浇筑。

27. 混凝土搅拌站 日 外

一辆混凝土罐装车开进搅拌站，排队等候。

混凝土搅拌设备转动着，发出了丁零当啷的声音。

蒋澜陪着爸爸蒋栋走过来，魏坚身穿工作服急忙迎了上来：蒋总，欢迎您光临指导。

蒋栋笑着说：魏坚，最近搅拌站运转怎么样？

魏坚说：设备有点老化，隔三岔五地停机维修。

蒋栋立即板起脸：这怎么行呀，要是再接个工程怎么办？

魏坚指着罐车说：蒋总，你看看，罐车都得排队等候，再添个工程，肯定供不上。

蒋栋：你去忙吧，让我考虑考虑。

魏坚走后，蒋栋对蒋澜说：你现在不小了，也该为我分忧解难了。

蒋澜：爸爸，时刻准备着为老爸奉献一切。

蒋栋：严肃点，说正事。我正在跟踪一个酒店基础工程，如果中标，混凝土供应量会大大增加，咱们现有的搅拌站就供不上了。

蒋澜：再新建一个呗。

蒋栋瞪着蒋澜：新建个搅拌站投资多大？钱呢？我考虑对现有设备进行大修改造，保

证搅拌站满负荷出力，如果还供应不上，再考虑买新设备。

蒋澜：维修改造简单。做个计划，询个价。只要钱到位，很快就能见到成效。

蒋栋：噢，胸有成竹哇。那就委托你全权负责大修改造工程。

蒋澜激动地说：爸，你给我授权了？

蒋栋：是的，我的这点家底总得交给你嘛。

蒋澜偷笑，说道：保证完成任务。

蒋栋：我提醒你，必须蹲守在这里，亲自监管大修改造。对改造资金使用和改造质量，你要全面负责，如果出问题，拿你是问。

蒋澜：爸，只要把钱交给我，你就放心走吧。

蒋栋：如果改造圆满成功，我就把商混公司提前交给你。

蒋澜高兴地说：那我就是商混公司的总经理了。他说完抱住了爸爸说：谢谢老爸，谢谢老爸。

28. 电力实训基地 日 外

一辆黄色电力抢修车开进实训基地，严振强和带电作业班人员依次下车。黄峰、宋涛、徐惠等列队站立，严振强站在前面训话。

严振强：今天的实训任务是，登塔和巡线训练，目的是熟练掌握登塔和巡线技能。

黄峰举手，严振强看着黄峰说：黄峰请讲。

黄峰：班长，今天应该进行带电操作了。

严振强笑着说：带电操作训练安排在下周，在带电操作之前，必须对《特高压带电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掌握。

黄峰：那不如回办公室学安规。

严振强：你是想骑自行车吧？

黄峰：上班时间我绝不违反劳动纪律。

严振强背着手，踱着步，冷嘲热讽地说：黄峰呀黄峰，还没做出什么成绩，就张牙舞爪的，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个什么？不重复哪来的熟练？我们是电工，是要脚踏实地干活的，干活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熟练。你要是想学安规，也行，必须背个滚瓜烂熟，怎么样？

黄峰不屑一顾地说：背就背。

严振强突然大声喊道：黄峰！

黄峰立正，匆匆忙忙回答：到！

严振强：出列！

黄峰向前一步走。

严振强：黄峰，你现在就回到班组，学习新编《特高压带电作业安全规程》，一周后我专门考你。

黄峰：可以呀。

黄峰转了一圈，又转过来问严振强：班长，我怎么回去？

严振强：自己回去呀！“大黄蜂”是大家服务的，总不能送你一个吧。

黄峰站着没动，严振强瞪着眼睛说：怎么不走，难道让我背你回去不成？

黄峰立即向后转，跑步走了。

宋涛扭头看着黄峰跑出了实训基地，说道：严班长，这一趟10公里，跑回去，还不岔气了。

徐惠悄悄说：你这个笨蛋，出门不会坐车吗？

宋涛恍然大悟，摸了一下脑袋。

29. 马路上 日 外

马路上，各类汽车来来往往。黄峰在马路边小路上跑步前进。

30. 公交车 日 内

一辆公交车停在公交站，车厢门已经关闭，司机从反光镜里看见有人跑来，又把车门打开。

有位乘客喊道：怎么还不走哇？

司机说：稍等，有人跑过来了。

黄峰跑到公交车旁，丝毫没有减速，头也不回地跑了。

司机看着黄峰超过了公交车，瞪起眼珠说道：哎，这个小伙子怪了，怎么不上车呢？

乘客说：人家是长跑运动员。

司机关上车门，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是我自作多情。

31. 冯婷婷家 夜 内

冯婷婷正在看电视，她拿着遥控器不停地切换频道。电视正在直播本市抢险新闻。



只见大雨倾盆，一处道路被冲毁，附近的居民进出困难，市政公司正在安装围栏。主持人手持话筒，看着镜头边比划边说。

冯婷婷走到窗户前，推开窗户。一阵狂风暴雨迎面而来，她立即关上了窗户。

冯婷婷打开手机视频，连接黄峰，只见视频里的黄峰正在家里蹬自行车。

冯婷婷长出一口气：我还担心你不在外夜骑。

黄峰：看天气预报，今天晚上有雨，改在家里训练。

冯婷婷：我妈今天又念叨结婚的事了。

黄峰：好哇。

32. 黄峰家卧室 夜 内

黄峰卧室的墙壁上，贴着国际单车大神法比奥的照片和各种自行车海报。

窗户半开着，窗外电闪雷鸣。靠近窗户放着一台滚筒型骑行台，黄峰骑在自行车上，用力蹬踩着自行车，他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拉下脖子上的毛巾擦汗。

自行车前方撑着手机支架，黄峰和冯婷婷正在视频。

冯婷婷：我妈给我准备嫁妆，你想要啥？

黄峰笑着说：啥也不要，等咱的新房装修好了，再好好置办家当。

冯婷婷：那就由我妈去折腾吧。你早点休息吧，不要太累。

黄峰：心中有梦想，就有使不完的劲儿。

冯婷婷：只要尽力了，结果无所谓。

黄峰说：我要捧着奖杯，抱得美人归。

黄妈妈敲了敲门，端着牛奶进来了。

黄峰急忙说：挂了。说完他便按掉了视频连线。

黄妈妈说：儿子，歇会儿，喝杯牛奶。

黄峰放慢速度，说道：妈，放书桌上。

黄妈妈：最近别练自行车了，多去婚房看看，再问问婷婷，需要什么东西，要尽早置办，不要到了跟前手忙脚乱。

黄峰：妈，你放心吧，我朋友帮我操办。

黄妈妈：就你一个儿子，结婚不操心，啥时候操心哪？

黄峰：谢谢妈。黄峰又飞快地蹬了起来。

33. 带电作业班办公室 日 内

黄峰坐在工作台前，旁边放着一本厚厚的《特高压带电作业安全规程》。

黄峰看着一张大草图，图上标注着自行车赛道和障碍物名称，一手拿着笔做记录。徐惠走进工作室，他居然未觉察到。

徐惠突然大声说道：好哇，让我抓了个正着。

黄峰抬头一看：怎么了？

徐惠：哼！果不其然，你一个人自学，班长总是不放心，看来真没冤枉你。

黄峰站起身说：《安规》看过N遍，已经熟记于心，不信你考。

徐惠哈哈大笑：我不关心你学没学《安规》，我关心你的女朋友。最近谈得怎么样？

黄峰：我们就要结婚了。

徐惠长叹一声，说道：黄峰呀黄峰，你够绝情的。看不上我情有可原，可是咱们单位那么多靓妹，难道没一个看上的？

黄峰：你们太优秀了，我自惭形秽。

徐惠：胡说，你能文能武，妹妹们都惦记着你，可你对我们就是不理不睬。

黄峰：我喜欢户外，整天脏兮兮的，有啥好的。

徐惠：年轻人喜欢的是速度与激情，特别喜欢你骑山地自行车的样子，超帅！

黄峰：有那么帅吗？我有自知之明，严班长总是批评我，我不是个好员工。

徐惠：那是严班长心胸狭窄。

黄峰：严班长是我们领导，不要乱说。

徐惠：难道我们真是有缘无分吗？

黄峰：你是我的好妹妹。

徐惠咬紧牙关，说道：既然你目中无我们姐妹，那我不客气了，考《安规》。

黄峰笑着说：真考哇？

徐惠：当然，就给你个突然袭击。说着她拿起《安规》，随便翻到一页，大声说道：黄峰，受班长委托，对你进行《安全规程》考试。请听题。

黄峰转身说道：是。



徐惠看着《安规》，说道：在架空线路上，使用软梯作业或用梯头进行移动作业，具体规定是什么？

黄峰仰起头，大声说道：在架空线路上，使用软梯作业或用梯头进行移动作业时，软梯或梯头上只准一人工作。工作人员到达梯头上进行工作和梯头开始移动前应将梯头的封口可靠封闭，否则应使用保护绳防止梯头脱钩。

徐惠：还真是一字不落。再问你。特高压金具的安全许可温度是多少？

黄峰：30到70摄氏度。

徐惠轻蔑地看着黄峰：难不住你呀？特高压带电作业能否戴眼镜？

黄峰：《安规》没有规定，但是严班长规定不许戴眼镜。

徐惠翻着书，嘴里嘟囔着：大家还在学习新规程，我就不信考不住你？背诵带电作业第七节的全部内容。

黄峰：没问题。

徐惠翻开书，用签字笔指着书，一行一行地核对。黄峰踱着小步，声音爽朗，一句一句地背诵着。

徐惠自言自语地说：这家伙太聪明了。

黄峰继续背诵，徐惠看着《安规》打瞌睡，她打了个哈欠，说道：我咋这么困呢？

黄峰：缺少锻炼。

徐惠：听说你从实训基地跑回来的？

黄峰：是呀。

徐惠：还是你厉害。不考了。

34. 黄峰单车门店 日内

店铺里摆满了各种款式自行车，有的自行车还挂在墙上。

陆浩向三个年轻人介绍单车。他指着自行车说：自行车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民用车，就是出行代步用工具。第二类是轮胎很粗的山地车，就是这种。第三类叫攀爬车。第四类就是公路自行车比赛用的公路车，习惯叫“赛车”。

一个年轻人说：我不参加比赛，平时玩玩，耍个酷，像几位大哥表演的那种。

陆浩笑着说：谢谢你们关注。我建议你们买山地车，山地自行车就像汽车里的SUV，适应性强，性价比高。

另一个年轻人说：价格大概多少？

陆浩：上千块的车就很不错，当然也有上万块的，就看你的预算了。

年轻人说：我们再看看。

陆浩：可以，扫一扫我们二维码，自行车和比赛信息都有，敬请关注。

年轻人说：谢谢叔叔。

突然，室内灯光全部熄灭了。

陆浩说：哎，今天没有停电检修的通知呀？

一个年轻人说：是不是你这里的线路出问题了？

陆浩：不会，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突发性停电，打电话问问。

35. 康庄小区大门口 日 外

住宅小区大门口熙熙攘攘，小区居民进进出出，冯妈妈提着包也向外走去，薛秀英拉着买菜小车往回走。

薛秀英挥手问道：冯姐，现在就去跳广场舞吗，是不是太早了？

冯妈妈：跳什么广场舞。停电了，电梯停了，回不了家，出去吃个饭。

薛秀英大吃一惊：什么？没有听说停电检修呀，怎么会突然停电呢？

冯妈妈：听说市政道路施工，把电缆挖断了，正在抢修。

薛秀英：啥时候能修好？

冯妈妈：不知道。

薛秀英：哎呀，我妈的呼吸机，我赶快回家看看。

冯妈妈：哎，要不要我帮忙？

薛秀英：不用了，保姆在家，有事我叫你。

冯妈妈：你只能爬楼了。

薛秀英：没关系，我家楼层低。

36. 薛秀英家 日内

薛秀英跌跌撞撞地走进家门，她把小车扔到一旁，径直朝卧室走去。她一边走一边



大喊：小红，小红，呼吸机怎么样了？

卧室里，薛秀英的母亲躺在床上，旁边放着一台呼吸机。小红站在旁边看着，呼吸机冒着气泡，管子连着老奶奶的鼻孔。

薛秀英走进卧室，小红转身说道：阿姨，刚才突然停电，我把呼吸机接到蓄电池上了。

薛秀英蹲在地上检查了一下蓄电池，站起来说道：蓄电池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小红瞪大眼睛：那怎么办？

薛秀英六神无主，走到窗户前，看着楼下，满脸愁云。

小红突然说道：阿姨，咱找供电公司呀。

薛秀英：不认识供电公司的人，找谁呀？

小红：供电公司在咱小区做用电宣传的时候，我领了一张名片，电力服务热线好像是95598。我给你拿。

薛秀英：你真有心哪，快拿给我看看。

小红跑进屋拿出名片，递给薛秀英。薛秀英端详着名片，嘴里念道：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服务热线95598；联系人权为民。

小红：这个电话号码有意思，64955，就是“有事就呼我”。

薛秀英：不知行不行。

小红：试试看。

薛秀英急忙掏出了手机。

37. 城市街道边 日 外

街道旁停着两台黄色电力抢修车，电力职工正在进行紧急抢修。

身穿红马甲的权为民从电缆沟里爬了上来，赵主任急忙握手。

赵主任：谢谢权队长，不愧是电缆头制作专家，三下五除二就做好了。

权为民：赵主任，不客气，咱都是一家人。

权为民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拿起手机，说了一阵。

权为民转身对赵主任说道：有个特殊用户，家里病人用呼吸机，急需用电，这个小发电机我就带走了。

另一个穿工作服的说：这电缆长度可能不够。

权为民：我想到了，马上让我们服务队

送一盘长电缆。

赵主任：那好。

权为民对身边的工人说：把发电机抬上“大黄蜂”。

一群电力工人把发电机抬上了黄色电力抢修车。权为民爬上黄色电力抢修车，呼啸而去。

38. 供电公司大门 日 外

供电公司大门外高悬着国家电网徽标和“人民电业为人民”标语牌，旁边还有个服务热线电话：95598。

一辆黄色电力抢修车闪着警灯，停在大门口的电动门前。

司机举着一张“出门证”，保安远远喊道：“大黄蜂”，去哪里？还要闪警灯。

司机：一个病人的呼吸机需要临时电源，把电缆送过去。

保安跑过来接过“出门证”一看，一挥手，电动门打开了。

保安：下班时间，可能堵车。

司机：所以提前把警示灯打开了。

司机猛踩油门，黄色电力抢修车冲出了大门。

39. 城市街道 日 外

街道上的汽车、三轮车、自行车混杂在一起，一辆跟着一辆。闪着警灯的黄色电力抢修车夹在中间，走走停停。

司机趴在车窗上，看着满街道的车辆，急得直抹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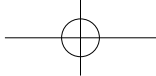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黄峰骑着自行车穿插前行，看见黄色电力抢修车，便靠了过去。

黄峰和司机打招呼：兄弟，有啥急事，咋还闪警灯呢？

司机：去救人，没想到是下班时间，全堵死了。

黄峰：需要帮忙吗？我是公司带电作业班的黄峰。说着掏出了工作证举给司机看。

司机：你能帮上啥忙？事故停电，康庄小区有个老人用的呼吸机急需临时电源，权队长带着发电机从工地直接过去，但电



缆不够长，命令我紧急送电缆。你看这咋能送到呢？

黄峰：是照明电缆吧？

司机：是的，20米长。

黄峰：交给我吧，我骑自行车抄近道送过去。

司机：你知道康庄小区吗？

黄峰：我女朋友家就在那儿。快给我吧，别耽误时间了。

司机高兴地说：康庄小区8号楼2单元301，薛秀英家。

黄峰：记住了。

司机：你真是解了我燃眉之急。说着，从驾驶室里把一盘电缆递给了黄峰，黄峰把电缆套过头，斜背在身上。

黄峰跨上自行车，直接上了人行道，在人流中快速穿行。

40. 薛秀英家 日 外

小红站在窗户前，看着楼下，高兴地说：来了，来了。

一辆黄色电力抢修车停在楼前空地上，几个人抬下柴油发电机。权为民指挥大家把发电机放在空地上。

41. 薛秀英家门口 日 内

权为民扛着梯子上来了，薛秀英心神不宁地站在门口。

权为民：大姐，刚参加事故抢修，顺便把发电机带来了，等电缆一到，立即给你家专门供电。

薛秀英：谢谢，太感谢你们了。

权为民爬上梯子，指着电表箱里的接线柱头说：等会把电缆线接到这里，你家就有电了。

薛秀英：谢谢，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42. 城市街道 日 外

自行车道上，黄峰弯着腰奋力踩着自行车。

黄峰骑着自行车，越过马路道沿，在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上来回穿插。他不停地超越

自行车，偶尔超过汽车。

43. 住宅楼下 日 外

几个电力工人站在发电机旁，权为民抬手看看手表，急得来回踱步。

44. 城市街道小巷 日 外

黄峰骑着自行车，沿着小巷飞奔。

一位中年人在路上行走，黄峰自行车突然擦身而过，中年人受到惊吓，嘟囔着说道：傻小子，慌慌张张干啥去？

黄峰骑着自行车拐进一条人行道，他猛然看见前方是下坡台阶，便紧急刹车。他大声喊道：让开，让开！然后毫不迟疑地冲向下坡的台阶。

几个行人看见黄峰的自行车从台阶冲了下来，大呼小叫起来。自行车到最后几个台阶的时候，黄峰轻轻一提，自行车飞了起来，然后慢慢地落下，着地的时候侧滑，黄峰用脚支撑住了。

不远处，两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看见了，一个大声喊道：快看，飞车党。

另一个喊道：闪电侠。

黄峰骑着自行车扬长而去。

45. 薛秀英家 日 内

薛秀英在房间焦急地来回走动，她一会儿趴在窗户上向外看，一会儿回头看看制氧机。

蓄电池发出了“滴——滴——滴——”的声音。

薛秀英带着哭声说：蓄电池快没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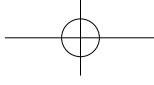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躺在床上的母亲含混不清地说道：没电好，让我走吧，把你们拖累到啥时候呀。

薛秀英匍匐在母亲床前，抓住母亲的手，痛哭流涕地哭诉道：妈，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蓄电池的“滴滴滴”声越来越小。薛秀英看了一眼呼吸机，绝望地趴在了母亲的床沿。

突然，床头灯亮了。小红跑进卧室，大声喊道：电来了，电来了。

薛秀英抬起头，看到床头灯亮了，呼吸



机依然冒着氧气，母亲呼吸均匀。

薛秀英急忙起身：电来了。

小红：楼下发电机响了，客厅灯亮了，咱家有电了。

薛秀英急忙趴在窗户上一看，楼下的柴油发电机突突地响着。

薛秀英大声说道：妈，有救了，供电公司送电了。我去谢谢他们。说完，急忙走出卧室。

46. 住宅楼下 日 外

黄峰坐在地上喘着粗气。

权为民安排工作说：张勤、刘源，你俩在这儿值班，等小区供电恢复后再接你们回去。小黄，黄峰呢？

黄峰坐在地上说：在这儿。

权为民：辛苦了，你这次立了大功，坐我们车回去。

黄峰：不用，我们约好了，俱乐部集合。

薛秀英提了一塑料袋瓶装水走过来，大声说道：谢谢，谢谢，太感谢你们了。说着就从塑料袋里掏出水瓶。

权为民挡住了，说道：不用，不用，我们车上有水。

薛秀英握住权为民的手：太感谢你们了。

权为民笑着说：人民电业为人民，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薛秀英：你们救了我妈，你们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太感谢你们了。

权为民指着黄峰说：要感谢就感谢他吧，这位小伙子骑着自行车，把电缆送到的，我们送电缆的车还在路上堵着哩。

薛秀英转身看着黄峰，愣了半天说道：这不是冯姐家的姑爷嘛。

黄峰站起来，腼腆地说：阿姨好。

薛秀英笑着说：我和冯姐是老姐妹，等你结婚的时候，阿姨给你包个大红包。

黄峰：不用。阿姨，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推起自行车走了。

权为民笑着说：这小子真行。

47. 黄峰家餐厅 夜 内

黄峰和爸妈一起吃晚饭。黄峰急匆匆地

扒完饭，起身正要离开。

黄峰爸：别走，别走，婚房按照你们的设计装修完了，明天是周末，刚好一起去验收。

黄峰：爸，我就不去了，你全权代表。

黄峰妈：儿子，结婚是人生头等大事，你就别去骑自行车了。

黄峰：明天俱乐部进行预选赛，缺席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也就无缘全国自行车大赛了。

黄峰妈：那就不参加了呗。

黄峰：妈，为了全国大赛，我准备了多年，总不能让我的梦想付诸东流吧。

黄峰爸：你应该把这劲头用在工作上。

黄峰：我工作也很卖力呀，新编的安全规程，我能倒背如流。

黄峰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冯婷婷的视频电话。黄峰小声说：救兵来了。

黄峰点开视频按钮，对着手机里的冯婷婷说：婷婷，正在说咱的婚房呢。

冯婷婷：婚房怎么了？

黄峰：房子装修好了，明天验收，让爸代表咱们去验收可以吗？

冯婷婷：当然可以，爸爸去还有啥不放心呢？

黄峰对冯婷婷竖起了大拇指，对爸爸说：爸，婷婷对你一百个放心。妈，我要和婷婷视频一会儿。说完，溜回到自己的房间。

48. 带电作业班 日 内

严振强正在组织学习，大家坐在工作台前，记着笔记。

严振强：刚才，我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下面请大家结合实际，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徐惠左右看了看，说道：我说吧，习总书记的讲话博大精深，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四个伟大成就，这就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个伟大的党。我先说这些。

严振强带头鼓掌，大家一起鼓掌。

严振强：徐惠发言很精彩，大家要向徐

惠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下面谁发言？

黄峰举手说道：我说两句。习总书记的讲话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总结经验，后半部分是展望未来。新时代的青年要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就要有志气、骨气和底气。作为我们带电作业班，树立运维好特高压线路这个目标，是志气；做好应对特高压出现问题的思想准备，是骨气；练就特高压带电作业技术本领，才是底气。

徐惠急忙说道：黄峰结合我们班的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说得非常好，具有创造性，我自愧不如。说完带头鼓掌，大家一起鼓掌。

突然，权为民领着薛秀英推门而入。

权为民：老严，你们整啥玩意，搞得挺热闹哇，掌声一阵一阵的。

严振强：我们在政治学习。

权为民：好哇，看来我们两个班组需要联动，要向你们学习。

严振强：啥风把你吹来了？

权为民展开锦旗，指着上面两行金黄色的大字，念道：人民电业守光明，续航生命爱无边。康庄小区薛秀英。薛秀英就是这位。他说着指向身边的薛秀英。

薛秀英上前一步，向大家深深地鞠躬，说道：谢谢你们！我们小区突然断电，我妈吸氧的呼吸机只能靠电瓶维持。情急之下，拨打了权队长的电话，权队长带着发电机赶到，为我母亲生命续航，你们是我家的救命恩人。说完，再次鞠躬。

权为民把锦旗递给严振强，严振强半推半就地接住锦旗，疑惑不解地说：权队长，给我干啥，应该送给你们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呀？

权为民哈哈大笑：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严振强急忙说：坐下慢慢说。严振强拉着权为民坐下，让薛秀英坐下。

权为民：那天是我把发电机拉去了，可电缆不够长，抢修车送电缆的时候，恰逢下班高峰期，堵在路上了。黄峰骑着自行车，把电缆送到了。这最后“一公里”是黄峰完成的，你说这锦旗应该送给谁？

薛秀英四处张望，突然指着黄峰说：就是他，黄峰。

严振强看着黄峰：黄峰，这就是你不对了，回来也不说一声。

严振强转身看着权为民：就算是黄峰送的电缆，可咱供电公司对外服务归口你们，这锦旗还是送给你们吧。

权为民笑着说：严班长，还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需要快速反应，黄峰这小伙，精明能干，会带电作业，又动作敏捷，像个飞毛腿，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才，请你高抬贵手。

严振强：哈哈，没想到，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特高压带电作业更需要黄峰这样的人才，再说了，黄峰的发展方向是带电作业，你就别打歪主意了。

权为民看着黄峰说道：黄峰是千里马，需要大平台。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面向全市，前途无量。黄峰，去我那吧。

严振强急忙说：我这里的平台不大吗？特高压是全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线路，带电作业自然是世界级水平了。黄峰肯定愿意研究带电作业，是不是？

黄峰：权队长，我还不是党员，但我愿意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目前我还不想离开带电作业班，特高压投运以来，还没有真正进行过带电作业操作，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另外，国网公司马上要进行带电作业技术比武，我是公司参赛队员之一，参加技术比武对我也是个检验。对不起，权队长。说完起身向权为民鞠躬。

严振强乐滋滋地说：黄峰好样的。

49. 冯婷婷家 日内

冯婷婷爸妈正在看电视，薛秀英敲门进来了。

冯婷婷爸妈急忙起身迎接，薛秀英提了一袋水果。

冯妈妈：妹子，来就来了，带水果干什么呀。

薛秀英：我是来感谢你们的。

冯爸爸莫名其妙地说：感谢啥呀？



薛秀英：那天停电，供电公司给我们专门送来发电机，电缆是你家姑爷黄峰骑着自行车送来的。昨天，我给他们单位送锦旗，两部门抢着要黄峰。看黄峰多优秀，你们找了一位好姑爷。

冯爸爸笑着说：是吗？年轻人就应该积极表现，争取上进。

薛秀英：黄峰一定有出息。

50. 山区公路旁空地 日 外

山区一块空地上，站满了参加自行车预赛的选手，他们身穿运动服，头戴运动帽，每人推一辆山地自行车。冯婷婷拿着话筒，带着摄像师寻找拍摄镜头。

黄峰、曹鹏围观蒋澜的自行车。

黄峰羡慕地说：是辆好车。

冯婷婷走了过来，看着蒋澜的自行车，说道：全进口哇？

蒋澜：那当然。

冯婷婷：从哪倒腾的钱？

蒋澜：临时倒腾我爸的大修资金，很快

会还上的。

冯婷婷：挪用大修资金，要在国企，可是要判刑的。

蒋澜：这有啥呀，老爸的钱迟早都是我的。

曹鹏：蒋老板厉害。

大家哈哈大笑。

王磊拿着电喇叭，喊道：大家快快准备，比赛就要开始了。

冯婷婷和摄影师急忙过去拍摄。

王磊走到参赛队员前讲话：各位选手，欢迎大家。全国山地自行车大赛在即，由于本市报名参赛者众多，所以进行预选赛，前十名组团参加全国大赛。今天的比赛规则与全国大赛完全一致，路线从这里出发，经过桑树坪、石砭峪、凤凰山顶、豪沟，到达清河林场，全长28公里，比全国大赛多了3公里。沿途有路标，每2公里有工作人员。如果身体不适，或有其他问题，及时联系工作人员救治。大家听明白了吗？

全场齐吼：明白了。

王磊转身问陆浩：陆总，您讲两句？

陆浩摇了摇手。

王磊：大家注意，现在路边集合，10分钟后开赛。

51. 简易小路 日 外

一条白色的石灰线画出了预选赛起点，参赛选手齐聚在起点线前，黄峰、蒋澜、曹鹏在起点线一侧。王磊、陆浩、体育局董处长站在路边。

冯婷婷拉着摄像师拍摄。

王磊拿着电喇叭喊道：大家注意，防止拥堵，注意安全。

陆浩对董处长说：董处长，准备发令。

王磊喊道：各就各位。

董处长举起发令枪，对着天空扣动扳机。

“叭”的一声，一股青烟在空中升起，参赛选手骑着自行车，像箭一样飞了出去。

52. 山区小路 日 外

山区小路上，一队自行车颠簸骑行。下坡路段，自行车飞了起来。上坡路段，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骑行者扭着身子，艰难前行。黄峰一路冲在前面。

53. 山梁上 日 外

山梁上，特高压铁塔高高耸立，电力工人在导线上行走作业。

黄峰骑着自行车爬上一道山坡，映入眼帘的是特高压电力线路和线路上的电力工人。黄峰一愣，仰头观望，放慢了速度，身旁的选手嗖嗖地冲了过去。

蒋澜、曹鹏从后面上来了。曹鹏急忙喊道：黄峰，快走哇。

黄峰一惊，猛踩自行车，不料自行车一歪，倒在地上。曹鹏回头一看，黄峰倒在地上，急忙跳下自行车，跑过来扶起黄峰。

蒋澜已经走远。黄峰和曹鹏跳上自行车，向前追去。

54. 清河林场空地 日 外

自行车选手陆续到达。陆浩焦急地看着。蒋澜抵达终点，黄峰、曹鹏先后到达终点。

55. 越野车 日 内

王磊双手抓着方向盘，嘴里叼着烟，摇头晃脑地看着窗外。陆浩坐在副驾驶位上。

王磊：蒋澜第四，黄峰第七，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陆浩：前三名居然与我们俱乐部无缘，真丢脸。

王磊：能进前十就不错了，至少有资格参加全国大赛。

陆浩：黄峰这次为什么不如蒋澜？

王磊：蒋澜换了一辆新自行车，全进口的，老厉害了。

陆浩：那也不至于把黄峰甩了8分钟。我看“闪电黄蜂”成“迟钝蜗牛”了。

王磊：曹鹏说黄峰摔倒了。

陆浩：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就不配参加全国大赛。

王磊：陆总，别生气，我找他们谈谈。

56. 城市街道 夜 外

华灯闪亮，高楼林立，一辆高级跑车飞速疾驶。

57. 小跑车内 夜 内

蒋澜驾驶着小跑车，音响声音很大。伴着音响的节奏，蒋澜摇头晃脑，自我陶醉。

突然，音响静音，一个电话打了进来。蒋澜在小屏幕上按下接听键，一个娇滴滴的女声说话了：蒋哥，有什么高兴事？这么晚了还叫我。

蒋澜兴奋地说：看到今天体育新闻了吗？在本市山地自行车预选赛上，本人排名第四，拿到了参加全国大赛的入场券。

女声：恭喜蒋哥。

蒋澜：你说值不值得庆贺和狂欢？

女声：值得，值得。

蒋澜：好，老地方见。

女声：OK！

58. 饭店雅间 夜 外

饭店雅间，餐桌靠墙，插着一枝玫瑰花，摆放着几样雅致的菜肴。

黄峰和冯婷婷坐在餐桌两侧，举起红酒杯，频频相碰。

冯婷婷：别闹情绪了，不管咋说，反正拿到全国大赛的入场券了。凭这一点，就值得庆贺。来，再喝一杯。

两人举杯喝酒。

黄峰：最近感觉特不顺心。单位两个部门要我，让我左右不是人。这次预选赛，成绩不理想。

冯婷婷：你一天到晚，不是爬铁塔，就是骑车训练，吃得消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不然放弃一个吧。

黄峰：不。对我来说，爱情、事业和兴趣爱好缺一不可。

冯婷婷笑着说：你要三者兼得，是不是太贪了？

黄峰：不。自从遇上你，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有你。所以爱情不能缺。

冯婷婷撇嘴说道：甜言蜜语，就会挑我



喜欢的说。

黄峰：我学了四年电气工程，刚好碰上特高压投运，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你说，能放弃吗？再说了，没了事业支撑，爱情也会枯萎的。所以，事业不能缺。

冯婷婷：爱好可有可无呀。

黄峰：不，兴趣爱好尽管不是人生的必要条件，但却是充分条件。一个人如果没兴趣爱好，那生活就失去了情趣，你愿意要这样的生活吗？

冯婷婷：当然不愿意。

黄峰：是呀，我从小喜欢自行车，上大学的时候发誓要参加全国自行车大赛。现在机会来了，当然不能错过。话说回来，要不是喜欢自行车，我就不会加入俱乐部，不来俱乐部，怎么能认识你呢？我们因为自行车结缘，相识相恋，直到永远。说句实在话，我真要感谢单车爱好。

冯婷婷竖起大拇指：有志青年，我就喜欢这样的有志青年。但是如果你都要兼得，那不活得太累了吗？

黄峰哈哈大笑：累，但快乐着。这次参加全国自行车大赛，我还有个愿望，就是要拿奖。在我们婚礼上，我要捧着奖杯向你求婚，实现你的梦想。说着，嘴里哼起了《婚礼进行曲》。

冯婷婷：这是我曾经的梦想，我这个单车爱好者徒有虚名，就把拿奖的希望寄托在另一半身上。但是，难度系数有点高，现在我宣布降低标准，不论什么奖，只要是奖杯奖牌都算数。

黄峰想了一会儿，说道：有了，我马上要参加全国带电作业技术比武，争取拿个奖回来，也是全国级的。

冯婷婷举起酒杯：祝你心想事成。

两人高兴地碰杯喝酒。

59. 高铁车厢 日 内

高速列车风驰电掣。

车厢里，黄峰和宋涛坐在一起聊天。

宋涛：对这次技术比武，我打不起精神，都不想来了。

黄峰：我也是差点来不了，俱乐部要求强化训练，缺席三次，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宋涛：不过咱们这个奖含金量高，公司奖励一级工资。

黄峰笑着说：只想检验一下，看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

宋涛：认真准备，顺其自然。

黄峰：对，认真准备，积极争取。

60. 考试教室 日 内

教室座位上坐满了人，大家认真答题，老师背着手在讲台上来回走动。

有人交卷走出了教室，宋涛也交卷出去了。

老师：还有 10 分钟，请不要慌忙交卷，请认真检查，确保准确率。

黄峰依然趴在桌上仔细检查。

61. 教室外院子 日 外

黄峰走出教室，宋涛远远喊道：黄峰，在这儿。

黄峰走到宋涛跟前：有个题，似是而非，也不知对不对？

宋涛：哪道题？

黄峰：等电位作业法作业方式选哪个？

宋涛：B，接地体—绝缘体—人体—绝缘体—带电体。

黄峰：我选择 C，接地体—人体—带电体。

宋涛挠挠头，一拍大腿，说道：哎，我错了。接地体—绝缘体—人体—绝缘体—带电体，应该是中间电位法的作业方式。

黄峰：不说了，别影响上塔实操考试。

宋涛：咱晚上去喝点啤酒，放松放松。

黄峰：我不去了，健身房有单车，刚好是训练的好时机。

宋涛：你这是考试训练两不误哇。

62. 山坡地 日 外

一条特高压线路绵延起伏，伸向远方，山坡地里竖起一座铁塔。

参加技术比武的人员正在铁塔下准备着，黄峰和宋涛穿着带电作业屏蔽服，像宇航员。

考官点名完毕，开始讲话了：同志们，今天在这里进行特高压带电作业技术比武实操考试，按照计划安排，每位参赛人员配备三位监考老师，监考老师既是考官，又是安全监督员。希望大家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预祝大家取得好成绩。

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

另一位考官说道：按照抽签顺序登塔操作，没有轮到的，原地休息等待，不许走远。第一位，秦闯。

秦闯回答：到。然后，向考官走去。

秦闯被三位老师领到铁塔前，两位老师站在塔下，另一位老师陪着秦闯一起登塔。

63. 铁塔下一角 日 外

黄峰和宋涛离开人群，走到一旁。

宋涛闷闷不乐地说：黄峰，你知道胡瑞是怎么调回机关的吗？

黄峰：不知道。

宋涛：胡瑞的爸爸是供电公司老领导，他凭他爸的老关系回机关的。

黄峰：你咋知道的？

宋涛：我有内线，他们怎么捣鬼，我都知道。

黄峰：咱们没有关系，只能靠自己了。

宋涛：我觉得不公平。胡瑞吊儿郎当，还能回机关，那让咱们这些踏踏实实工作的人情何以堪？

黄峰：不要生气，调整一下情绪，马上就要登塔了。

考官：黄峰，黄峰上场。

黄峰：到！

宋涛目送黄峰登上了铁塔。

64. 铁塔上 日 外

铁塔高耸，银线闪闪。

软梯挂在导线上，黄峰趴在软梯上，他手里拿着电位转移棒。

老师站在铁塔横担上，对黄峰说：钩导线的时候，动作要快，着力点要准。

黄峰双脚交叉踩在软梯上，一手抓住软梯，一手拿着电位转移棒。

微风阵阵，黄峰和软梯来回摆动。第一次摆向导线的时候，黄峰把电位转移棒抱在怀里。第二次摆向导线的时候，他快速伸出电位转移棒，在接近导线的一瞬间，他快速回拉，电位转移棒钩住了导线。

老师鼓掌，说道：完美！

黄峰回到铁塔横担，老师举起大拇指说：难得的带电作业人才，我记住你了，黄峰。

65. 混凝土搅拌站办公室 日 内

蒋澜坐在办公桌前刷手机，靠墙根放着他的进口自行车。

魏坚敲门走进办公室：蒋总，搅拌机又不转了。

蒋澜：真是一群笨蛋，连个搅拌机都修不好，要你们干什么？赶快找人去修，耽搁了混凝土供应，我炒你们鱿鱼。

魏坚说：是。然后就退出去了。

蒋澜的手机响了，听筒里传来了冯婷婷的声音：蒋澜，刚才开会没法接电话，找我有事吗？

蒋澜立即站起来，笑嘻嘻地说：晚上请你玩动感单车，怎么样？

冯婷婷：对不起，我有事。

蒋澜：请你给我指导训练，怎么样？

冯婷婷：你预选赛第四名，还用得着我指导吗？

蒋澜：你这人咋油盐不进呢？

冯婷婷：我最近很忙。

蒋澜：忙啥？我帮你。

冯婷婷：忙着准备结婚，你能帮我什么？

有空就抓紧训练吧，我挂了。

蒋澜看了看手机，气呼呼地把手机给摔在地上。

66. 混凝土搅拌站 日 外

蒋澜推着自行车走出办公室，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便跨上了自行车。

魏坚远远地跑过来喊：蒋总，不能走，蒋总。

蒋澜跳下自行车，生气地说：喊啥？喊啥？



魏坚：维修人员不愿修，他们要先结清上次的维修款。

蒋澜：没钱，你给他说明，这次维修之后一次结清。说完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67. 带电作业班工作室 日 内

严振强坐在靠墙的办公桌前，看着文件。黄峰背着背包走了进来。

黄峰：严班长，我回来了。

严振强高兴地说：快把奖杯拿来看看。

黄峰把背包放到办公桌上，慢慢打开。

严振强：我天天在看技术比武的动态，看到你们颁奖的信息，我让徐惠把照片下载下来，打印了一张黑白的。说着指着墙上的打印照片。

黄峰把一个精致的水晶奖杯递给严振强。严振强接过奖杯，高兴地说：太好了，你是咱们带电作业班的骄傲，不，应该是咱公司的骄傲。

黄峰：这都离不开您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荣誉属于大家。

严振强：你确实是个带电作业的好苗子，好好干。我已经找领导谈过了，你准备接我的班，当班长。

黄峰：不，不，我还不够格。

68. 崔斌办公室 日 内

郑明坐在崔斌办公桌对面，两人正在交谈。

崔斌：郑主任，特高压运维责任重大，不可掉以轻心。

郑明：请崔书记放心，生产部门全力以赴，确保特高压安全运行。

崔斌：有你这个表态我就放心了。有个事，要和你商量一下。带电作业班那个黄峰，确实不错，权为民想要他。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在全市影响大，目前准备申报全国优秀党组织，他们的工作不能掉链子，党委必须给予大力支持。

郑明为难地说：崔书记，黄峰是国网特高压带电作业技术比武的冠军。总部特高压办公室传话说，黄峰是个难得的带电作业人

才，今后国网公司要随时调用。

崔斌：黄峰获得国网公司大奖是公司的荣耀。我已经跟人事部门安排过了，除了奖励一级工资外，还要单独奖励，以此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

郑明：崔书记英明，我替黄峰谢谢你。

崔斌：看来黄峰目前还不能离开带电作业班。这样吧，各方都要兼顾，黄峰工作岗位不变。但是，如果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需要黄峰支援，必须无条件放行。如果影响了全国优秀党组织的评选，拿你是问。

郑明：崔书记，我明白。

69. 商业步行街 日 外

傍晚时分，商业步行街上人来人往。黄峰双手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跟在冯婷婷身旁。冯婷婷手里拿着冰激凌，边走边吃，东张西望。

冯婷婷对黄峰说：我想看电影。

黄峰：好哇。我来搜一搜最近放映啥电影。

冯婷婷指着不远处的长排椅子说：去那边坐会儿。

冯婷婷快步走过去先坐下，黄峰把购物袋放在椅子上，自己站着掏出手机。

冯婷婷把购物袋放在地上，说道：坐吧。

黄峰：稍等。

冯婷婷：咱们就要结婚了，可我发现你最近闷闷不乐。

黄峰：最近工作很忙，不断加码，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今天和你出来转一转，心情好多了。

冯婷婷：是呀，周末嘛，就应该放松放松。

黄峰看着手机，说道：搜到了，《峰爆》，新上映的灾难片。一句话简介是“一座修建十年的隧道竣工之际，受全球地质变动影响，地裂、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地质灾害呼啸而至，隧道与整个县城危在旦夕”。怎么样？

冯婷婷：看看评论怎么样？

黄峰：评论说，该片是集爱情、亲情于一体的国产好莱坞大片。

冯婷婷：我不相信什么好莱坞大片了，

但我喜欢“峰”字，峰，黄峰。

黄峰：《峰爆》实际上是去爆破一座山峰，我去点炮了。

冯婷婷哈哈大笑，她坐起来说：你是“闪电黄蜂”。

黄峰：啊，“闪电黄蜂”与《峰爆》，有点像孪生兄弟。

冯婷婷：快下单。

黄峰：我下单了，万达影院，还有半小时。

冯婷婷：来得及。

黄峰看着脚下的购物袋说：这儿离电影院很近，咱们走过去，如果开车还不好停车。

冯婷婷：这些袋子咋办？

黄峰：放车里吧。我去地下车库，你在这儿等我。

冯婷婷：闪电黄蜂，速去速回。

黄峰：好嘞！说完，提起纸袋飞也似的跑了。

70. 地下车库 日 内

地下车库里灯光明亮，黄峰提着购物袋走到一辆迷你小汽车旁。他掏出钥匙打开后备厢，刚放下购物袋，手机响了。黄峰急忙接电话。电话里传来蒋澜的哭诉声：黄峰，你要救救我，不然我就死定了。

黄峰急忙安抚道：蒋澜，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说。

蒋澜：我的搅拌机停机一个多小时了，如果再恢复不了，不但搅拌机报废，连正在浇筑的桥墩也要报废，这个损失我实在承担不起呀！我爸会打死我的。

黄峰：为什么停机？

蒋澜：电源接通了，可电动机就是不启动，我们电工检查了好几遍，就是查不出原因。

黄峰：如果是电气部分的问题，我有把握。

蒋澜：黄峰，你一定要救我，我给你磕头了。

黄峰：什么呀，这点小事不足挂齿。

蒋澜：你在哪里？我开车接你。

黄峰：我在解放路万达广场，你接我来回往返浪费时间。我和婷婷在一起。你发个定位，我开她的车过去。

蒋澜：谢天谢地，感谢救命之恩。

黄峰挂了电话，又拨通了冯婷婷的电话，说道：婷婷，我马上开车上来，你在路边等我。不要问为什么，见面再说。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71. 混凝土搅拌站现场 夜 内

工作人员围着搅拌机一筹莫展，蒋澜焦急地来回踱步。

蒋澜的手机响了，他急忙接听，手机里传来了蒋栋的声音：大桥工地的混凝土咋停了，怎么回事？

蒋澜结结巴巴地说：爸爸，搅拌机出问题了，正在抢修。

蒋栋：我拨了专款，让你大修大换，怎么还出问题？是不是把钱挪用了？

蒋澜急忙说：爸爸，我保证很快修好。

蒋栋：你要是这次搞砸了，今后永远别碰家族生意。他说完挂掉了电话。

72. 小汽车 夜 内

马路上，汽车缓慢前行。

黄峰驾着车，焦急地望着窗外。冯婷婷坐在副驾驶位上说：不急，安全第一。

黄峰：蒋澜这会儿一定焦躁不安。

冯婷婷：活该，他这是小人得志，瓦釜雷鸣。

黄峰：与人为善，不管他以前咋样，现在求到我了，咱就拉他一把。

冯婷婷：就你心肠好，就你道德高尚。

黄峰笑了。

73. 混凝土搅拌站现场 夜 内

黄峰和冯婷婷下车，蒋澜急忙上前与黄峰握手，然后把手伸到冯婷婷面前，被冯婷婷拒绝了。

魏坚跑来了，看见黄峰准备转身走，却被黄峰认出来了。

黄峰：哎呀，这不是上次和我撞车的那位吗？

魏坚：黄工，我叫魏坚，是这里的电工。

黄峰：我一直惦记着你，不知你身体怎

么样了？

魏坚：对不起，我是碰瓷。说完，看了蒋澜一眼。

黄峰：碰瓷？啥意思？

蒋澜急忙说：黄峰，你大人不记小人过，这事别提了，先看看设备吧。

黄峰朝搅拌机走去，边走边问：啥情况？

蒋澜：不知是电路哪里出问题了，反正搅拌机转不起来。

魏坚跟在后面说：线路检查过，都没问题。

蒋澜：没问题，为什么搅拌机转不起来？真是白养你们了。

黄峰：蒋澜，你别说。让魏坚说，他是电工，懂行。

魏坚：黄工，线路正常，搅拌机电机是刚大修过的，没有发现异常，可是，按开关却没反应，把人搞糊涂了。

黄峰：这就简单了，无非是环网箱、开关、分支电缆的问题。咱们顺藤摸瓜，查一遍。

魏坚：好。说着，给黄峰递了个安全帽。

黄峰戴好安全帽，转身对冯婷婷说：你去办公室等我。

冯婷婷撇嘴说道：我要跟着你，防止坏人陷害。说着看了蒋澜一眼。

蒋澜不好意思地说：都是我不好，等会儿酒桌上向你俩赔罪。

冯婷婷：谁稀罕你的酒。

黄峰把帽子摘下来递给了冯婷婷：你戴上。

魏坚急忙摘下自己的帽子，递给了黄峰，说道：我熟悉情况，不需要。

黄峰对蒋澜说：把你的安全帽拿来，你别去了。

蒋澜急忙摘下自己的安全帽，给了黄峰。

74. 环网箱 夜 外

魏坚打开环网箱，用手电筒照亮，黄峰用螺丝刀逐个检查接线端子，检查完毕，没有发现问题。

75. 电缆端头 夜 外

黄峰蹲在电缆沟里检查，魏坚举着手电

筒，冯婷婷站在电缆沟旁边。

蒋澜来了，小心翼翼地说：婷婷，让你们受苦了。

冯婷婷：你啥也不会，跑这儿来干什么？

蒋澜：我为你们做好后勤保障。

黄峰爬出电缆沟，对蒋澜说：环网箱和电缆都没有问题，那就重点怀疑开关箱了。

魏坚急忙说：开关箱简单，能出个啥问题？我们一般不检查。

黄峰：你没有检查开关箱？

魏坚：没有检查。

黄峰：哈哈，问题就出在这儿。

76. 开关箱 夜 外

魏坚打开开关箱，黄峰站在跟前，拿起手电筒，仔细查看。蒋澜和冯婷婷站在后面。

黄峰：把电源断开。

魏坚急忙上前，用螺丝刀拧开接线柱，断开电源线。

黄峰上前用扳手夹住连杆，拧了几下，转不动。

黄峰看了看说：锈迹严重，好像卡住了，有松动剂吗？

魏坚：有。说着从身后电工包里取出了一筒松动剂。

黄峰：对着轴承和连杆喷，多喷些。

魏坚拿起松动剂，对着开关箱不停地喷。

黄峰对蒋澜说：十有八九是这儿出了问题，轴承生锈了，弹片接触不良，当然接不上电了。

蒋澜：我们这些电工呀，真是吃干饭的，啥也整不明白。

黄峰挥手，示意蒋澜不要说话。他拿起扳手，夹住连杆，试探性拧了起来。

“咔”的一声，连杆动了。

黄峰：连杆动了，和弹片接触上了。接电。

魏坚上前把电源线一一接在接线柱上。

黄峰：通知大家注意安全，马上通电了。

魏坚掏出手机，打了几个电话。

黄峰上前，按动开关按钮，突然，搅拌机转了起来，紧接着发出了“咣当咣当”的声音。

蒋澜大声说道：黄峰，不谢天，不谢地，我就谢你黄峰。

黄峰：问题简单，只是大意了。

黄峰转身对魏坚说：开关很重要，别不当回事，平时要注意保养。

黄峰转身对蒋澜说：最好把开关箱罩起来，免得风吹雨淋，生锈了就转不动了。

蒋澜：我实话实说，我爸让我大修大换，可我把钱挪用了，没钱换新的，要不然是不会出这事的。

黄峰：你们为什么不给供电公司打电话？

魏坚：分界断路器以前归供电公司管，分界断路器以后责任在我们。

黄峰：说得没错，但是，供电公司成立了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延伸服务，用户的问题也帮忙解决。以后有问题，你们就拨打电力服务热线 95598。

魏坚：谢谢，谢谢黄工，你真是个大好人。

黄峰与魏坚握手：你们晚上可要通宵加班了。

魏坚笑着说：加班已经习惯了。

蒋澜：黄峰，辛苦了。咱们去喝几杯，我要好好感谢你们。

冯婷婷：蒋澜，不用了，我妈打过好几个电话了，我得马上回去。

蒋澜：那好。结婚时间定了，第一时间要告诉我。

黄峰：时间还没有，到时候肯定有你忙的。

蒋澜：好吧。

蒋澜上前和冯婷婷握手，然后与黄峰拥抱，久久不愿松开。

77. 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办公楼 日 外

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办公楼的门上方，有一排醒目大字：“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

一辆黄色电力抢修车缓缓开动了。

78. 带电作业班工作室 日 内

严振强、黄峰、宋涛、徐惠，还有新来的三个年轻人，大家围坐在一个大工作台前。

严振强说道：同志们，刚才各位作了自我介绍，大家现在就算认识了。咱们带电作业班走一个，来三个，说明领导高度重视。按照师徒管理制度，新来的三位由黄峰、宋涛、徐惠三位师傅来带。三位师傅各有特点，黄峰夺得国家电网特高压带电作业技术比武冠军，在特高压带电作业方面，黄峰是全国冠军，你们要虚心学习。

新来的三位年轻人齐声喊道：是！

79. 带电作业班工作室 日 内

黄峰趴在工作台前，看书学习，一个小伙子走了过来，说道：师傅。

黄峰转身一看，说道：党峻，有事吗？

党峻：师傅，不知师傅下班后有没有安排，想请你吃个饭，再请教些问题。

黄峰笑着说：党峻，你是我的徒弟，我有责任和义务带好你，吃饭就免了。如果是工作上的问题，最好上班时间解决，尽量不要挤占业余时间。

党峻：师傅，你的业余时间都忙啥？

黄峰：我喜欢自行车运动，业余时间基本是骑自行车锻炼。

党峻：能带上我吗？

黄峰：不能头脑发热，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才能持续下去。如果你真喜欢自行车运动，我当然可以做你的师傅。

党峻：师傅真好。

黄峰：有女朋友吗？

党峻：没有。

黄峰：师傅给你介绍一个，电视台的。

党峻：啊！是不是和嫂子一样漂亮？

黄峰：比她漂亮多了。

党峻：啊，我艳福不浅哪。

80. 黄峰单车门店 日 内

山地自行车店里，各款式自行车挨墙摆放着。

曹鹏和一个年轻人正在挑选自行车，陆浩走了进来。曹鹏看见陆浩进来，急忙说道：陆总，帮朋友选一辆山地车。

陆浩：好，你带来的朋友，折上折优惠。



曹鹏：谢谢陆总。听说因为疫情，全国大赛取消了？

陆浩：是的，但还没有正式公布。

曹鹏长叹一声：唉！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让人一下子泄气了。

陆浩：不要泄气，本市要举办首届自行车比赛。市体委正在制订方案，咱们俱乐部依然是支持单位，原本想出资赞助，争个“黄蜂杯”，不料大公司大老板太多，冠名争来争去，最后谁出钱多，就冠谁家的名。

曹鹏：市级比赛感觉低了个层次。

陆浩：按照通行规则，向全国开放。

曹鹏：那是准全国性大赛了。

陆浩：是的，告诉大家，好好准备吧。

曹鹏高兴地说：好嘞！

81. 搅拌站办公室 日 内

蒋澜趴在电脑前打游戏，手机响了，是曹鹏的电话。蒋澜起身站到窗户前，看着窗外的搅拌站，按下了接听键。

曹鹏在电话里说道：蒋老板，告诉你个好消息，自行车大赛又要举办了。

蒋澜一惊：啊！不是说取消了吗？

曹鹏：全国大赛取消了，但是中原市要举办首届自行车大赛。

蒋澜不屑一顾地说：这有啥意思，预选赛实际上就是市级比赛了。

曹鹏：别，参赛选手来自全国各地，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都可以参加。

蒋澜：哎哟，我最近都不训练了。

曹鹏：陆总让我通知大家，抓紧训练，家门口的比赛，咱们可不能掉链子。

蒋澜：知道了。

蒋澜挂了电话，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他走到自行车前，弯腰一看，自行车上落了一层尘土。

82. 冯婷婷家 夜 内

冯妈妈在客厅看电视，冯婷婷开门回家。

冯妈妈：怎么才回来，我今天去看婚房了，给黄峰爸爸提了些意见。

冯婷婷：黄峰爸爸够认真的，你还提

意见？

冯妈妈：这叫做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小黄爸爸人不错，今后和亲家好相处。

冯婷婷：那是，人家是干大事的，不会拘泥于小事情。

冯妈妈生气地说：我就喜欢在小事上认真。

冯婷婷：好，好，辛苦妈妈了。

冯妈妈拉着冯婷婷：去看看给你置办的小物件。说着，走进一间卧室。

床上堆满了东西，冯妈妈指着床上的物品说：拖鞋两双、睡衣两套、袜子两双、内衣裤两套……

冯婷婷立即举手拦住妈妈，说道：打住，打住，有您置办，我一百二十个放心。说完跑出了卧室。

冯妈妈生气地说：记住，婚纱自己选，还有伴娘的事，别忘记了。

冯婷婷：知道了。

83. 城市街道 日 外

乌云密布，凉风阵阵。街道两旁行人匆匆。黄峰骑着自行车飞奔。

84. 婚纱店门口 夜 外

天色已暗，大雨还在下着。风把婚纱店门外的彩带吹得飞舞起来。

冯婷婷走出婚纱店，一阵雨点随风打了过来。她抬头一看，大雨如注，水雾弥漫。

冯婷婷转身回到了婚纱店。

85. 婚纱店 夜 内

窗前坐着几个人闲聊，服务员对冯婷婷说：外面雨很大，没法走，先坐会儿，等雨停了再走吧。说完，领着冯婷婷来到窗户前，找了个小圆凳。

冯婷婷坐下，急忙拿出手机，点击了一会儿后，手机屏幕上出现了出租车业务图案，她边看边点击，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叫不到车呢？

旁边一个姑娘说：这大雨天，咋能叫到车呢？

冯婷婷：那怎么办？

姑娘说：我男朋友开车接我。

冯婷婷拿起手机，拨通了黄峰的电话，她说道：黄峰，叫不到车，回不去了。说着带起了哭腔。

电话里传来黄峰的声音：别怕，有我呢。你等着，我来接你。

冯婷婷：你在哪里？

黄峰：开发区，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冯婷婷：小心，注意安全。

86. 城市街道 夜 外

细雨绵绵，马路上车辆稀少。自行车道上空荡荡的，一辆山地自行车在雨中狂奔。

87. 婚纱店 夜 内

冯婷婷焦急地等待着。突然，店门推开了，一个穿着运动衣、戴着头盔、湿淋淋的人闯了进来。

服务员立即迎上问道：先生，慢点儿，你全身都是水。您要看婚纱吗？

黄峰脱下头盔，说道：找人。

冯婷婷立即站了起来，大声喊道：黄峰，我在这儿。

黄峰刚转身，冯婷婷走了过来。

黄峰：等急了吧？

冯婷婷：你已经够快了。外面还在下雨，怎么回家？

黄峰：你得委屈一下，坐我怀里。

冯婷婷灵机一动：自行车大梁？

黄峰点了点头。冯婷婷拉起黄峰的手说道：走。

服务员站在旁边说：这怎么走哇？

冯婷婷：我们风雨同舟。

黄峰和冯婷婷手挽着手，走出了婚纱店门。

坐在窗户前的几位姑娘看着冯婷婷坐在黄峰自行车大梁上，大呼小叫地说：好浪漫哟！

88. 婚房厨房 日 内

婚房装饰一新。黄峰穿着围裙在厨房煎鸡蛋，煎锅里冒出了一缕青烟。“叮当”一声，

客厅时钟正点报时声响了，黄峰急忙放下铲子，跑向卧室。

89. 婚房卧室 日 内

卧室光线昏暗，冯婷婷依然躺在床上。

黄峰轻轻推开门，走到床边，仔细端着冯婷婷俊俏的脸庞。

冯婷婷慢慢睁开眼睛，一把把黄峰拉到床上。黄峰抱住冯婷婷在床上打起滚来。

90. 婚房餐厅 日 内

黄峰和冯婷婷坐在餐桌前吃着早餐。

黄峰：往常这个时候，我已经在路上飞奔了。

冯婷婷深情地说：闪电黄峰，那你快快飞吧。

黄峰：我们班的微信群通知，今天上午公司召开迎峰度夏动员会，要求全体参加。

冯婷婷：你去吧。

冯婷婷吸了吸鼻子，皱着眉头说道：什么味道？

黄峰猛然惊醒：煎鸡蛋糊了。说完，急忙跑了出去。

91. 带电作业班组 日 内

严振强、黄峰、宋涛、徐惠等侧坐在工作台两旁，他们看着工作台一端的会议电视机。

电视机正在直播公司会议，画面上出现了几个大字：“中原供电公司迎峰度夏动员大会”。

会议主席台上，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崔斌正在讲话。

镜头对着崔斌，崔斌说道：同志们，今年迎峰度夏形势严峻，一是电力供应持续紧张。二是可能遭遇极端天气，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启动应急预案。要是两大因素叠加，那我们可就雪上加霜了。为了确保电网安全，为了确保人民群众安全用电，从现在起，公司进入迎峰度夏的应急状态。全公司上下，要全力以赴，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原则上不请假，非必要不离开。



黄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原则上不请假，非必要不离开”。

92. 职工食堂 日 内

职工食堂里摆放着一排排简易餐桌。

党峻和黄峰坐在一起吃饭，宋涛和徐惠端着餐盘找地方。

党峻抬头看见，大声说道：这边，这边。

宋涛和徐惠坐在黄峰的对面，黄峰点头致意。

宋涛看着黄峰说道：不对劲儿呀，平时狼吞虎咽，今儿怎么变淑女了？

徐惠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宋涛：细嚼慢咽有利健康。

黄峰没有反应，宋涛看着黄峰：黄峰，有心事？

黄峰回过神，说道：吃饭，吃饭。

宋涛嘴里塞满了饭，又问道：到底怎么了？

黄峰说：原则上不请假，非必要不离开，那我怎么去参加自行车大赛呀？

宋涛：不参加得了。

黄峰脖子一梗，说道：啥？自行车运动是我的唯一爱好，这次机会我是不会放过的。

徐惠：难道比娶媳妇还重要？

黄峰：一样重要。

党峻：师傅，我给你出个馊主意？

黄峰立即转身说道：快说。

党峻不急不慢地说：迎峰度夏是大事，但结婚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现在不是大谈以人为本嘛，如果你请婚假，领导或许会批准的。

徐惠：是呀，还是年轻人脑子活络。

黄峰：我原计划是比赛结束后再结婚，如果请了婚假，那就不得不提前结婚了。

宋涛：两件事一起办多好。你是晚婚，最长可休两周婚假。

黄峰：如果请婚假，婚礼只能提前了。

宋涛：那多好，双喜临门哪。

黄峰：对呀！

黄峰往嘴里刨了几口饭，立即起身，端起盘子就走。

宋涛：干嘛去？

黄峰：找严班长。

93. 俱乐部办公室 日 内

办公室里忙忙碌碌，一个女孩正在电脑前录入数据。几个人站在门口排队，手里拿着表格。曹鹏坐在靠近门口的办公桌前收集表格。

黄峰背着包进来了。

曹鹏看到黄峰，喊道：黄峰来了，把表拿来。

黄峰说：先收大家的，我等会儿。

曹鹏：单位准假了？

黄峰：参加比赛不准假，但是结婚可以，领导开恩了。

曹鹏：你这家伙，借结婚请假参加比赛，是不是？

黄峰：本来是要结婚嘛。咱们7月24日比赛，我就25日结婚。

曹鹏：为啥选25日结婚。

黄峰：7月25日这个日子寓意特好，顺着念是妻爱我，倒着念是我爱妻，这叫做我爱我妻。7月25日的阴历是6月16日，还是六六大顺，你说这日子好不好？

曹鹏：确实好，谁选的日子？

黄峰：丈母娘选的，25日12点，准时宣布婚礼开始，绝对不能变。

曹鹏：哈哈，你一手抱奖杯，一手抱美人，双丰收哇。

黄峰：就是这么计划的。

曹鹏：酒店怎么样？

黄峰：明天晚上请大家提前品尝婚宴菜品，你一定要去。

曹鹏：那是当然的。

黄峰把表格交给了曹鹏，说道：手机APP上已经签过表了，这是纸质版，请审查。

曹鹏哈哈大笑：审查什么呀，交给我就是了。

黄峰：那我走了。说完转身走了。

94. 简易小路 日 外

树木茂密，山道弯弯。

一条蜿蜒小路上，黄峰一个人在骑行训练。

95. 电视台大楼门厅 日 外

冯婷婷背着背包走进大厅，门卫打招呼：
冯姐，这么早就回来了？

冯婷婷：下雨了，足球赛取消，我们就早早回来了。

96. 电视编辑室 日 内

李梅正在编辑电视节目，冯婷婷敲门进入。李梅转身看见冯婷婷，说道：冯姐驾到，有失远迎。

冯婷婷：别贫了，姐有事找你。

李梅：姐姐发令，小妹义不容辞。

冯婷婷：我 25 日结婚，你负责组织伴娘团队。

李梅：没问题。

冯婷婷：给你介绍的那个党峻怎么样？

李梅：还不错，就是工作太忙，好几次都是视频约会。

冯婷婷：党峻是伴郎团长，抓住机会 PK。

李梅惊叫一声：好，我要准备几道难题，好好考验考验他。

冯婷婷：别烤糊了。还差两位伴娘。

李梅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有了，《天气预报》栏目组新来两位美女，我找她们。

冯婷婷：拜托了，我有事先走了。她说完转身走去。

97. 小汽车 日 内

傍晚时分，天空阴暗，零星小雨滴在风挡玻璃上，冯婷婷双手紧握方向盘，注视着前方。

道路拥堵，汽车在车流中缓慢挪动，“滴滴”一声，手机微信提示音。

冯婷婷点击了一下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信息：“电视台紧急通知：据国家天气预报和应急部预警，最近可能发生暴雨或特大暴雨，请各部门和全体同志坚守岗位，非必要不外出。”

冯婷婷把信息转发给了黄峰。黄峰很快回复：“大家都到齐了，就等你。”

冯婷婷回复：“堵车，不要等我，你们开始。”

冯婷婷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

98. 酒店包间 夜 内

一张大圆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白酒、红酒、啤酒，应有尽有。

陆浩、王磊、蒋澜、曹鹏坐在中间位置，大家嘻嘻哈哈说说笑笑。

黄峰对陆浩说：陆总，冯婷婷堵在路上，咱们先开始吧。

陆浩：好吧。

黄峰：陆总，请您发表讲话。

陆浩：哎，今天是你的事，你先讲。

黄峰：好，那我就先说几句。兄弟们，今天请大家喝酒，首先是为了预祝中原市首届自行车大赛取得圆满成功。其次是为了我的终身大事，借大赛这个机会，把我的婚事也办了。结婚千头万绪，有劳各位兄弟帮忙，请大家提前品尝这里的饭菜。在此，我先敬大家一杯。陆总、兄弟们，请举杯。

黄峰举起酒杯，看着大家举起杯，大声说道：干杯！然后一饮而尽。

陆总：大家先吃菜，垫垫肚子，慢慢喝。说着便拿起筷子夹菜，大家也跟着夹菜了。

王磊：陆总，该你讲话了。

陆浩站了起来，端起酒杯说道：黄峰刚才讲的我完全同意。不过，比赛面临不确定性，全市进入防汛应急状态，赛道全在山区，如果发生暴雨，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体育局犹豫了，到底能不能如期举办，就要看老天爷给不给咱面子。不过，黄峰的婚礼必须如期举行，如果大赛取消，各位就集中精力给黄峰操办婚礼，这酒不能白喝，大家说是不是。

大家齐声说道：是。

陆浩：喝酒，都喝酒。

大家纷纷举杯喝酒。

王磊：陆总，您把该讲的都讲完了，我们只有吃饭喝酒的份了。

陆浩举手示意别说话，大家都静了下来。

陆浩说：王磊是黄峰婚礼总指挥，王磊不但要讲话，还要喝酒。

王磊看了看面前的酒杯和酒壶，笑着说：陆总发话了，咱就执行。结婚的全部流程和每个人的职责已经发给大家，各位只要按照流程，坚守岗位，不掉链子就行，大家能不能做到？

大伙齐声说道：能！

王磊提起小酒壶，说道：那就拎壶冲。说完，提起小酒壶，一饮而尽。大家相互看着，个个面面相觑。

王磊大声说道：喝呀。

大家这才一个个提起小酒壶一饮而尽。刚放下酒壶，有两人已经东倒西歪，趴在桌上了。

蒋澜提着酒壶走到黄峰跟前，嘴里含混不清地说：黄峰，上次你帮了我大忙，却不肯赏光，今天就借你的酒敬你了。

黄峰端起酒杯：咱们是朋友，不必客气。

蒋澜摇了摇头：我不配做你的朋友，我心胸狭窄，我卑鄙无耻，我对不起你，我让魏坚碰瓷，是不想让你出场表演。

黄峰脸色大变，说道：你说啥？魏坚撞我是碰瓷？

蒋澜默默点头。

黄峰抡起拳头，蒋澜惊恐万分。大伙见状突然安静下来，黄峰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又缓缓地放下了。

蒋澜急忙说道：峰哥，你大人不记小人过，请你原谅我吧。

黄峰大声说道：罚酒。

蒋澜结结巴巴地说：我本来要自罚一壶酒的。说完提起酒壶一饮而尽。

黄峰拿起一杯酒，淡淡地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来，我们一起喝了这个酒，这事就翻篇了。

蒋澜抓过一小壶酒，急忙与黄峰碰杯，两人一饮而尽。

陆浩说道：黄峰，佩服，佩服！说完带头鼓掌，大家一起鼓掌。

王磊坐在旁边说：蒋澜悔过自新了。

蒋澜点了点头，说道：我立功赎罪。黄峰结婚，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王磊：你按时参加就行。

蒋澜一愣，急忙说道：我爸刚接回一辆大奔，做个头车，怎么样？

王磊：好，够朋友。

黄峰：不用了，婷婷的小汽车算是嫁妆。我们商量好了，头车婷婷自驾。

蒋澜：用大奔做摄像车。

王磊哈哈大笑：那不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

蒋澜：没事，我得表现表现吧。

王磊：蒋澜，那你就负责摄像车。

蒋澜：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99. 街道 日 外

冯妈妈和冯爸爸提着大包小包走在街边人行道上。

冯爸爸抬头看着天空，自言自语地说：看是阴天，咋这么热呢？

冯妈妈：刚下过雨，湿气大，闷热。

冯爸爸看着街边的饭馆，说道：咱们干脆在这里吃个饭，免得你回家折腾。

冯妈妈：想吃啥？

冯爸爸：随便，找个凉快的地方。

冯妈妈看着一个餐馆，说道：这个店看起来比较干净，就这个吧。

100. 餐馆大厅 日 内

冯爸爸和冯妈妈走进餐厅。

冯爸爸看着空调说：坐空调跟前吧。说着走了过去。

冯爸爸走到一张小餐桌前，把大包小包放在一个凳子上，擦汗、抖抖衣领，说道：买这么多东西，也不知道婷婷喜欢不喜欢。

冯妈妈：不管她喜欢不喜欢，咱们尽到责任就行。

服务员拿着餐单走了过来，说道：阿姨，你们点什么？

冯妈妈说道：来两碗牛肉面。

冯爸爸急忙说道：点几个菜，算是慰劳自己。咱坐一会儿，凉快凉快。

冯妈妈笑着说：真会享受，你点菜吧。

101. 餐馆后厨 日 内

后厨热火朝天，几个大厨穿着洁白的工作服，戴着口罩、高冠帽，忙着颠勺炒菜。

一位大厨看着菜单，说道：麻辣鸡。说着，把炒勺放进炉灶，倒进一大勺油。霎时，大勺上冒起一股青烟，花椒、配料、鸡块依次下炒。

只见菜肴在炒勺里飞舞，火苗扑进炒勺，一团红火冲高，大厨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突然，后厨灯光全灭，一片漆黑，风机也停了。煤气味、菜肴味扑面而来。

有人大喊：快关掉煤气，快关掉煤气。

只听见“啪啪”的关阀门声音。

又有人说：咋停电了？

有人说：是不是环保检查来了？

102. 餐馆大厅 日 内

大厅里灯光幽暗，墙壁上的应急灯亮了。

冯爸爸和冯妈妈坐在餐桌前发愣，冯妈妈说：怎么停电了？

旁边有人说：最近老停电，我孙子说，昨天下午学校停电，投影仪黑了，课都没法上了。

有人生气地说：这供电公司咋搞的？我要投诉。

又有人说：不怪供电公司，是电厂发不出电。

有人问：为什么？

那人回答：我儿子在发电厂，说煤炭紧张，外面的煤运不进来，现有的煤被雨浇透了，没办法发电。

有人说：照你这么说，如果再下雨，就无电可用了？

那人说：差不多。

旁边有人说：这可咋办哪？

103. 西北电网调度中心大厅 日 内

调度大厅，有一排醒目的大字：“西北电力调度中心”。电视墙上显示着西北电网接线图和各类数据。

一个年轻人认真看着电脑屏幕，桌面上放着一个桌牌，上面印着：“值长：李勋”。

一位穿着制服的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走进

调度大厅。李勋立即站起来问道：张总，有什么指示？

张总：打开天中特高压接线图，看看送电端电源的实时数据。

李勋：好的。说着，从桌面上拿起遥控器，对着电视墙一阵操作。

电视大屏幕上，天中直流线路和电源点闪烁着。

张总和李勋看着大屏幕。

张总：中原用电紧张，国家电网公司要求我们调整天中直流，满负荷送电。

李勋操作着遥控器，西北新能源发电站开始闪烁。

李勋：天中直流最大输电容量 800 万千瓦，如果满负荷输送，单靠新能源满足不了。

张总：启动准东煤电，开启疆电外送，跨越 2000 公里，救济中原。

李勋：满负荷输送，要是一旦出现问题，必然影响中原电网安全。

张总：是的，突然甩掉 800 万容量，任何电网都受不了。总部会已经部署，要求沿线各级供电单位，全力以赴保证天中特高压线路安全。

李勋：那就可以开启满负荷模式。

张总：尽快调整调度方案，总部审批后立即执行。

李勋：是。

104. 山区 日 外

一条特高压线路从山沟穿过，两个身穿电力工作服的人站在草丛中，一个用望远镜观看铁塔，一个用测温仪对准铁塔导线。

105. 黄蜂单车俱乐部门口 日 外

蒋澜和王磊走出单车俱乐部，他们一起走到路边的大奔驰小轿车旁边。

王磊围着汽车转了一圈，满脸羡慕地说：迈巴赫，了不起呀。

蒋澜对王磊说：你来开，溜一圈。

王磊摇了摇头，说道：不敢，我怕刚蹭了。

蒋澜：那你就当一次老大，坐后排，我来给你驾车。他说着上前拉开后车门，王磊



上了后排。

106. 大奔驰 日 内

蒋澜驾驶着汽车飞速行进，王磊坐在后排跷起了二郎腿。

蒋澜：王导，比赛取消了，我心里一下子放松了。

王磊：怎么，难道你怕比赛不成？

蒋澜：我真的害怕，最近没有训练，胖了10公斤，肚子都大了。

王磊：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可不是好士兵。

蒋澜：我确实不是好士兵，我要缴枪投降，从此退出自行车运动。

王磊：啊，为什么？

蒋澜：给黄峰操办婚礼呀。

王磊哈哈大笑：你真会说话。婚礼的摄像车准备好了吗？

蒋澜：这迈巴赫不行吗？

王磊：开什么玩笑，这怎么行呢？摄影师站在哪里？

蒋澜笑而不答，他按动按钮，车顶打开了。蒋澜说道：站起来看看。

王磊站了起来，惊呼：哇！接着大喊：同志们好！

王磊坐回座位上，激动地说：太美了，全景天窗，前后左右，可以全方位摄像。

蒋澜：是的，360度旋转拍摄，保证全方位无死角。

王磊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最近雨多，如果马路积水，小车过不去怎么办？

蒋澜哈哈大笑：我有预备方案。搅拌站有装载机，随时出动。

王磊：好，要确保黄峰婚礼万无一失。

107. 康庄小区大门街道 日 外

天空下着小雨，冯妈妈撑着伞，手里提着包，踩着积水小心地走着。

一阵嘈杂声，前面几个人喊着推小汽车。

冯妈妈急忙问道：这是怎么了？

有人回答：小汽车过水潭，淹水了。

冯妈妈自言自语地说：这可怎么办呀？

108. 城市街道 夜 外

雨越下越大，马路上的积水已经遮盖住了路面。

汽车道上，抢险工程车和各式卡车飞驰而去。

黄峰穿着黄色运动衣，骑着自行车，在自行车道上飞奔。

109. 冯婷婷家 夜 内

冯妈妈和冯婷婷在客厅看电视，电视正在播报新闻，主持人表情严肃地说道：“本市遭受百年不遇暴雨，国家防总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目前已经转移受灾群众10万人。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电视画面切换到地铁口，只见大水流进地铁。

一名记者站在街道路沿上，手持话筒说道：目前多条道路被淹没，最深处超过1米，请广大市民特别注意，非必要勿外出，不要去桥梁涵洞和地铁站等高危地方。

冯婷婷睁大眼睛看着，突然对妈妈说：这不是李梅嘛，她负责我的伴娘团。

冯妈妈：能保证来吗？

冯婷婷撅嘴说：不一定，大家都上了抗洪第一线，我在家躲清闲。

冯妈妈：什么躲清闲，你是准备结婚。

冯婷婷：结什么婚呀，人都找不见了。

冯妈妈：黄峰还没联系上吗？

冯婷婷：没有。

110. 黄峰妈妈家 夜 内

黄峰爸爸和妈妈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上全是抗洪救灾的镜头。

屏幕上，洪水没过了膝盖，数十人抱团横过马路。突然，一位妇女被水冲走，一个小伙子奋力扑救，在大家的共同协助下，妇女得救了。

黄峰妈妈：遇上这暴雨，儿子结婚咋办呀？

黄峰爸爸：婚礼照常进行，亲家母特别看中这个日子，不能变。

黄峰妈妈：雨这么大，客人咋去酒店呀？

黄峰爸爸：能去多少算多少，只要咱们两家去，婚礼就照常进行。

黄峰打开门，湿漉漉地回家了。

黄峰妈妈立即坐起身，说道：比赛都取消了，还训练什么呀？

黄峰：这次取消了，还有下次。今年不比赛了，还有明年。我必须每天坚持训练。

黄峰爸爸：你真是个死脑筋，快给婷婷回电话，人家到处找你。

黄峰：好的。

111. 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办公楼 日 外

电亮共产党员服务队办公楼的门上方，有一排醒目大字“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楼前院子里放了4辆黄色电力抢修车。

权为民穿着雨衣，带领一群人从大楼急匆匆地走出来，冲上黄色电力抢修车。

权为民走到每辆车前，再次检查叮咛：抢修电力设施，要特别注意安全。

权为民走到前方指挥，黄色电力抢修车逐个出发了。权为民跳上一辆车的副驾驶位。

112. 城市电力抢险 日 外

积水的大街上，黄色电力抢修车、应急救援车紧急飞驰。

铁塔倒地导线坠落现场，电力工人进行紧急抢修，泥水沾满了标志服，汗水从额头往下掉。

住宅小区积水，水泵向外排水，围观群众看着电力红马甲忙碌的身影，激动得热烈鼓掌。

113. 供电公司应急指挥部 日 内

会议室有一面电视墙，屏幕上显示着许多变电站、电路和城市街道的画面。

崔斌坐在主席台上，几个人站在周围向他汇报工作，有人员不断进出。

郑明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急匆匆地走向崔斌。

郑明把几个人拨拉开，大声说道：有紧急情况汇报。

崔斌急忙问：什么情况？

郑明：特高压出事了，巡线人员发现，黄河一号铁塔引流板温度达到112度，如果温度持续升高，导线熔断，必然导致天中直流特高压与中原电网解列，电网崩溃，大停电就不可避免了。

崔斌立即站了起来：什么？我们对市委、市政府承诺过，绝对保证铁路枢纽供电，绝对保证医院ICU供电，绝对保证不出现全市大停电。如果发生电网崩溃，所有的保证不就都归零了吗？

郑明：我们做了两套方案。说着，把一沓纸递给崔斌。

崔斌接过资料，急忙说道：你简单说说。

郑明：第一方案，带电作业。但是，雨天绝缘降低，人身安全风险极大。第二方案，向总部申请，停电检修。

崔斌：停电检修不可能，正值抗洪救灾，发电厂出力不足，天中特高压成了全市的生命线，怎么能停电检修呢？方案只有一个，带电作业。具体实施，是你的事。必须尽快处理，防止隐患造成灾难。

郑明有气无力地说：是。

114. 理发室 日 内

黄峰坐在理发椅上，理发师手拿吹风机吹发，接着喷洒发胶。

理发师：怎么样？满意吧，新郎官。

黄峰：中！

理发师：晚上睡觉可要注意，要保证明天婚礼现场头势不倒。

黄峰：那咋办？难道站一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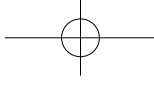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理发师笑着说：告诉你个小秘密，睡觉的时候，把头掉在床边，千万别枕在枕头上。

黄峰笑着说：好主意。

115. 供电公司大楼 日 外

大楼门口，穿着工装的电力职工进进出出，一派紧张忙碌的样子。

郑明走出大楼，他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拿着手机。



郑明：崔书记，向你汇报一下。明天上午阴天，是难得的带电作业窗口期。我们刚才开会研究，计划明天8点开始作业，9点左右结束。

听筒里传来了崔斌的声音：安监部门谁参加？

郑明：安全总监林总亲自参加。

崔斌：那我就放心了，要不要派媒体中心去拍摄宣传？

郑明：不要，尽量减少外部干扰。

崔斌：好的。

116. 带电作业班 日 内

严振强召集带电班开会，大家情绪不高，宋涛闷闷不乐地低着头。

严振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整天训练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在关键时刻要冲得上去吗？再说了，这是组织对我们带电班的信任和考验。

宋涛猛然抬起头说：严班长，你是班长，你是党员，你往上冲呀。

严振强瞪着眼睛，用手指着宋涛，结结巴巴地说：你是欺我人老无力。我要是能上去，第一个就爬上去了，还用得着求你吗？黄峰休婚假，只有你上。

宋涛：我心里害怕，这样的天气，空气湿度大，绝缘性能降低，上去就是送死。

党峻：宋师傅，咱说点吉利的，我明天也上塔。

徐惠：黄峰在就好了。

117. 黄峰婚房 日 夜

王磊和蒋澜坐在沙发上抽烟，黄峰给两人水杯里加水。

王磊：要是没这场暴雨，大赛如期举行，咱们这会儿应该喝庆功酒。

蒋澜：是的，黄峰一定能拿冠军。

王磊：可惜你的进口自行车了，良马无缘伯乐呀。

蒋澜：黄峰，我的自行车送你吧。

黄峰：别冲动。留着吧，万一你想冲击世界冠军的时候就有用场了。

“滴滴”，微信提示声。黄峰说：我的微信。

说着，便拿起手机。

黄峰打开手机，是党峻的微信：“师傅，对不起，明天不能当你的伴郎了。不管在哪里，我们会永远祝您新婚快乐。三朵小红花。”

黄峰回复：“明天去哪里？”

党峻回复：“师傅，您就别问了。”

黄峰回复：“我是在休假，还是带电班的一员，有事告诉我！”

党峻不再回复了。

黄峰立即给徐惠发微信：“徐惠，你们忙什么？党峻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息？”

徐惠回复：“你不在，全乱套了……”

黄峰回复：“到底怎么回事？”

徐惠回复：“电话方便吗？”

黄峰起身给王磊和蒋澜发了一根烟，说道：我打个电话。说完便走向阳台。

118. 黄峰婚房阳台 日 夜

黄峰拿着手机，大声说到：我明天一定去，至少给宋涛壮壮胆。

119. 黄峰婚房 日 夜

黄峰从阳台上回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王磊：怎么了？明天娶媳妇，还不高兴？

黄峰：有个大事，让我两难选择。

蒋澜：啥事？这么神秘。

黄峰：明天我们带电班要进行一次重大操作，目前只有我和我的另一个同事能完成，可是这位同事心里胆怯，不敢登上铁塔。

蒋澜嘿嘿一笑：有那么可怕吗？

黄峰：这是第一次特高压带电作业。

蒋澜：你们不是经常登塔带电作业吗？

黄峰：那都是模拟，这次是真枪实弹。

蒋澜：明白了，就像刚拿上驾照就要上高速一样。

黄峰：是的。

蒋澜：不怕，我在家换过开关的保险丝，也是带电作业。

黄峰笑着说：我的乖乖，家用电压220伏，特高压800万伏，完全是两个数量级，一个在地上，一个冲到天上了。



蒋澜：一定很危险了。

黄峰点了点头：万一出事，就烧成灰了。

蒋澜大吃一惊：啊，千万别去了，为了你，也为了婷婷。

王磊抓住黄峰的手，不急不慢地说：你请过假了，明天安心结婚，哪里也不能去。

黄峰：可是，这个带电作业关系到全市人民的用电和抗洪救灾呀，我必须去。

王磊：在哪里？

黄峰：黄河边，高速公路夏官营出口看到那个最高的铁塔。

王磊：需要多长时间？

黄峰：如果顺利的话，一个多小时。

蒋澜：不顺利又能咋的？

黄峰沉默一会儿：可能就回不来了。

王磊：咱可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哇。

黄峰：明天操作确实危险，但我有信心。

王磊：给婷婷说了吗？

黄峰：不能告诉她，不能让她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如果我回来，就继续结婚娶媳妇。如果我回不来……

蒋澜急忙说：别说，别说，臭嘴。

王磊考虑了一会儿说道：我能理解黄峰。重新安排，蒋澜在家准备接亲，我开车送黄峰过去。我等他，操作结束，我们快速返回，直接去酒店会合。

黄峰：蒋澜，在我们回来之前，你安抚好婷婷。

蒋澜点了点头。

120. 冯婷婷家 日 内

清晨，冯爸爸推开窗户，看见外面没有下雨，高兴地说：今天真是个好日子，雨停了，老天爷开恩了。

冯妈妈正在厨房忙碌，对冯爸爸说：太好了，我去叫醒婷婷。

121. 黄河一号铁塔 日 外

高高的铁塔屹立在黄河岸边，滚滚的黄河水汹涌向前。

铁塔下，停放着三辆黄色抢修车。旁边站了很多人，大家各就各位忙碌着。

地面上铺开一张大彩条布，严振强、徐惠和几个年轻人忙着整理工具。

两个年轻人拿着一台红外线测温仪，对着铁塔。郑明领着宋涛，走到跟前仔细一看，测温仪上的温度显示为113度。

宋涛突然带着哭腔说：郑主任，我紧张得很，让我平静一下。他说完一屁股坐在彩条布上。

郑明急得直挠头。

严振强对郑明说：怎么办？

郑明：实在没办法，我亲自上。

严振强：不行，你多年不上塔了，也没有特高压带电作业证。还是我上吧，我一直在训练。

郑明：咱们年龄都大了，手脚不灵活。

徐惠大声喊道：黄峰来了。

黄峰远远地打着招呼。

郑明急忙走上前，说道：黄峰，你怎么跑来了？今天不是结婚吗？

黄峰：我不放心，过来看看。准备咋样了？

严振强拉住黄峰的手说：黄峰，给你直说吧，宋涛不敢上，我俩年龄大，现在正在发愁。

黄峰：我上。准备屏蔽服。

郑明：黄峰，你现在休假，在不在状态？

黄峰：没问题，我是国网特高压带电作业冠军，我心里有数。

郑明：好。黄峰上，马上准备。

122. 黄河一号铁塔下小黑板前 日 外

郑明拉着黄峰走到一块小黑板前，黑板上贴着一张图纸，林总走了过来。

郑明指着图纸说：这块引流板温度达到了113度，上面有48个螺栓，根据我们分析，可能是某个螺栓松动，造成电阻增加，温度升高。你的任务是，把这48个螺栓一一拧紧，如果温度降下来了，说明我们分析正确，本次带电作业宣告结束。如果温度还降不下来，只能执行第二方案，并联一段导线，相当于给导线分流，减少引流板发热。第二方案，加装导线难度大，操作时间自然延长。现在，你的第一个任务是吃饭，一定要吃饱，不但



要有劲，坚持的时间还能长一些。

黄峰：明白了。

林总：黄峰，这次操作和你技术比武的科目是一样的，仅仅是地点不同而已，所以，不要有心理负担，放心大胆，细心操作。

黄峰：林总，知道了。

郑明：黄峰，先去吃饭，后勤中心已经把早饭准备好了。

郑明对林总说：林总，地面由你负责了，我和党峻陪黄峰登塔。

林总握住郑明的手，说道：保重。

123. 黄河一号铁塔下 日 外

严振强和徐惠帮黄峰穿戴屏蔽服，党峻站在旁边看着。

黄峰：小心头发，别把我的头势压歪了。

党峻：峰哥今天可是新郎官。

“嘀——”一声长鸣，林总吹响口哨。

林总大喊：所有作业人员，各就各位，带电作业马上开始。

只见工作人员在塔下走到各自位置。

林总：各组报告情况。

气象人员：气象组报告，风速每秒2.6米，温度29摄氏度，湿度56%。

线路监测人员：线路监测组报告，引流板发热温度115摄氏度。

安监人员：安监组报告，铁塔接地线检查无误。

林总看着郑明、黄峰、党峻说道：郑明、黄峰、党峻，准备好了吗？

郑明、黄峰、党峻齐声回答：准备就绪。

林总：登塔作业。

郑明、黄峰、党峻穿着屏蔽服，走向铁塔。

他们像飞上太空的宇航员，宋涛怯生生地看着，徐惠抹着眼泪。

124. 黄河一号铁塔上 日 外

在黄河一号铁塔上，极目远望，薄雾缭绕，大地苍茫。

郑明和党峻站在铁塔横担上，黄峰爬上软梯。

黄峰把电位转移棒抱在怀里，在距离导

线很近的地方，快速伸出电位转移棒，一次成功钩住了导线。

黄峰爬到引流板上，双脚踩着导线，用扳手一个一个拧紧螺栓。

郑明肩上的对讲机响了：报告郑主任，导流板温度降至77度。

郑明：太好了，说明我们判断正确。继续观察。

黄峰拧完48个螺栓，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向郑明挥手，示意完成。

郑明肩上的对讲机响了：报告郑主任，导流板温度降至54度。

郑明高兴地笑了：大功告成。

郑明对黄峰举手点赞。

125. 黄河一号铁塔下 日 外

林总拿着望远镜仰头观望。

线路监测人员：线路监测组报告，引流板温度降至36度。

林总：太好了，和我体温一样。

一辆越野车赶到，一阵紧急刹车声，崔斌和几个人跳下车。

崔斌远远喊道：老林，情况怎么样？

林总转身看到崔斌：崔书记，已经降到36度。

崔斌笑着说：特高压保住了，全市用电就保住了。

林总：黄峰这小子真行。

崔斌看着铁塔：英雄，真正的英雄。

郑明、黄峰、党峻走下铁塔。

严振强、宋涛、徐惠急忙上前，帮他们脱掉屏蔽服。

崔斌急忙走了上去，林总跟在后面。

崔斌：黄峰，你最棒，我要重重嘉奖你。

一个漂亮的女孩跑到黄峰跟前，急乎乎地说：黄工好，我是媒体中心的记者方圆，你作为公司首次特高压带电作业者的执行一举成功，你一定有话要说。

黄峰颤颤巍巍地说：我要回家，迎娶我的新娘。

崔斌：噢，黄峰今天结婚。坐我的车，赶快回去。

黄峰：我朋友车在那边等着呢。

126. 冯婷婷家 日 内

冯爸爸焦急地来回踱步，他生气地说：太不靠谱了，今天结婚居然联系不上，哪儿有这样的女婿？

冯妈妈急得直抹泪。

冯婷婷的手机突然响了，她急忙按下接通键，电话里传来了黄峰的声音：婷婷，对不起，原谅我不辞而别，我刚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现在正往回赶。

冯婷婷：哼，到现在还给我玩失踪，等你回来，再和你算账。

黄峰：婷婷，蒋澜一直和我保持联系。小区门前道路积水严重，小车进不去，让蒋澜把你们先转移出来，要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冯婷婷：是你娶我，还是蒋澜娶我？不见你人，我就不出门。

黄峰：蒋澜代表我娶你，你要听蒋澜安排。

127. 城市街道 日 外

城市街道积水严重，路边停放着被淹的小汽车。

一辆铲车从远处轰隆隆地开了过来，铲车斗里站着一位身穿婚纱的新娘，手里捧着一束鲜花。仔细看是冯婷婷，两边站着冯爸爸、冯妈妈。

蒋澜站在司机旁指挥。铲车蹚过深水区，行驶到马路上。行人好奇地观看。

两辆越野车飞驰而至，黄峰打开车门，跳下车，挥手拦住铲车。

铲车斗慢慢降落，蒋澜指挥，铲车斗落下，黄峰立即爬了上去。

黄峰抱住冯婷婷，深情地说：婷婷，对不起，我来晚了。又转身对身边的冯婷婷爸妈说道：爸、妈，对不起，我来晚了。

冯妈妈生气地说：黄峰，你啥意思，不想娶我的女儿早说呀，哪有你这样的女婿。

黄峰：妈，我能回来已是万幸了。

冯妈妈：噢，是不是要我感谢你呀。

黄峰：不是，不是。我以后再给你们解释。

王磊、崔斌、郑明站在铲车斗跟前，带

头鼓掌，周围许多看热闹的人一起鼓掌。方圆指挥着照相、摄像。

崔斌挥手示意安静，然后大声说道：两位新人，首先我代表供电公司，向你们表示新婚祝贺，祝福你们百年好合，幸福美满。新娘的爸爸妈妈，我是供电公司崔斌，今天因为一项重大操作，影响了孩子婚礼，在此表示歉意。不过黄峰却干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他的操作，避免了全市大停电。黄峰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员工，他一定是个好丈夫、好女婿。再次向你们表示祝贺。

郑明鼓掌，大家一起热烈鼓掌。

冯婷婷的爸爸妈妈手无足措，不停地点头感谢。

王磊看了一下手表，对黄峰大喊：黄峰，12点前赶不到酒店了，干脆在这里举行求婚、拜天地仪式。

黄峰急忙看着冯婷婷：奖杯不在身边哪。

冯婷婷：免了，省略。

黄峰对王磊说：拜天地。

王磊点头，接着大声说道：黄峰、冯婷婷，听我指挥，在这里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拜在场的热心市民。

按照王磊的指挥，黄峰和冯婷婷一一鞠躬拜谢。

有人喊道：还差夫妻对拜。

王磊：回家对拜，入洞房。

蒋澜急忙喊道：大家现在就去酒店，吃宴席。

王磊也急忙说：对，对，现在去酒店，大家都要去。

崔斌急忙拉住王磊说：那边有个新情况，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王磊对崔斌说：等会过来喝喜酒。

崔斌：谢谢，你们就代喝吧。

崔斌和郑明向黄峰、冯婷婷挥手致意，然后急匆匆地走了。

冯婷婷双手抓住黄峰的胳膊：我现在要抓住你，不能让黄峰再飞了。

周围又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128. 城市街道 日 外



天空飘来一阵雨滴。

一辆辆黄色电力抢修车、黄色电源车在城市的的大街小巷飞驰。

电力工人在故障点涉水抢修。

129. 变电站 日 外

变电站周围用沙袋堆起了一道围墙，电力工人站在水里继续加高围墙。

崔斌满脸污水，他和大家一起抬沙袋、筑围墙。

崔斌指着沙袋说：继续堆高沙袋，防止洪水冲进变电站。

有几个工人说：书记，你就别跟我们抬沙袋了，给我们弄点吃的，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崔斌急忙说：后勤中心准备好了，他们开车沿路送，到咱们这就晚了，大家再等等。

“轰隆隆——”一辆铲车开了过来，蒋澜和黄峰站在铲车斗里。

铲车开到变电站门口，黄峰大声说道：我给大家送吃的来了。

崔斌：啊，吃的，太及时了。

黄峰：崔书记，许多亲朋好友没能参加婚宴，预订的婚宴多出了5桌，我就给大家打包送来了。

崔斌：真是雪中送炭。后勤中心的饭还没有送来，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有人说道：黄峰，恭喜恭喜。我们吃你的喜宴了。

黄峰和蒋澜提着食品袋子给大家分发。

大家接过食品袋，纷纷祝贺：新婚快乐！新郎超帅。

有个小伙子说：黄峰，新婚大喜，把新娘丢在家里，你于心何忍哪？

黄峰：她等会儿就来。

大家哈哈大笑：是不是给我们敬酒？

旁边有人说：想得美！工作时间不许喝酒。

“滴，滴！”一辆吉普车“嘎”地停住，车上走下来几个人。

冯婷婷穿着新娘服装，手持话筒，和扛着摄像机的小伙子走到变电站门口，开始拍摄。

冯婷婷对着镜头说道：各位观众，这里是供电公司城东变电站，肩负着市委、市政府以及全国铁路枢纽中心等重要用户的供电任务。电力工人克服困难，连续奋战，挡住了洪水侵袭，保住了变电站，保住了重要用户可靠供电。在此，我代表全体市民向电力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我现场采访一下。

冯婷婷对崔斌说：崔书记，可以采访一下你吗？

崔斌连忙摇手，急忙说道：采访一线工人，他们最辛苦。

冯婷婷走到一个电力工人跟前，说道：师傅，你能说几句话吗？

那位师傅手里拿着鸡腿，说：让我沾沾喜气，把鸡腿吃完，你采访新郎官吧。

冯婷婷拿起话筒，对着镜头激动地说：新郎官的情况我清楚，今天是他的大喜之日，可一大早却登上特高压铁塔，带电处理缺陷。赶往酒店来不及，就在大街上和新娘拜天地，现在又跑到抗洪现场。他和在场的各位一样，都是守护光明的电力人。如果有人不相信，我来做证，我就是他的新娘。

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

冯婷婷热泪盈眶，低头抹去眼泪，然后抬起头，说道：电力人的口头禅是“人民电业为人民”，我要说的是“人民电业，人民爱”！

130. 滚动画面

郑州“7·22”抗洪保供电镜头集锦。

滚动字幕：国家电网公司驰援郑州抗洪救灾数据。

【剧终】

张智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电影剧本选《极光》。电影剧本《丝路遗恨》入围中国优秀剧本扶持工程，电影剧本《逐日》获中国工业文学大赛二等奖。供职于国网西北分部。

责任编辑：庄晓玮



中篇小说

江心洲的电力往事
向光而行

方长松
王力





江心洲的电力往事

方长松

水静靠在柔软的沙发上，睡眼惺忪，望着前面墙上挂着的电视机。中央电视台13频道的《新闻直播间》栏目正在播放新闻。屏幕的左下角显示，已是下午4点16分。水静百无聊赖地听着新闻，突然意识到好像还有什么事要做。看看身上盖着的薄薄的粉红毛巾毯，若有所思地望着房间内熟悉的家具，她突然想起来是老伴夏汉玉要坐火车回去。她掀掉毛巾毯，慢慢站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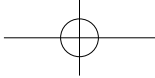
她保养得很好，面庞皱纹不明显，举手投足，一言一行，有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优雅之美。她的美和岁月无关。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水静身上这种优雅，温润的美似乎从来没有消失过。

国庆节期间，上海的天气不冷不热。夏汉玉既是陪水静来度假，又是送她来长住。刚到上海，儿媳妇因预产期到了住进了医院。儿子水深在上海电力设计院上班，工作很忙。今年，工作任务重，水深只放假休息了两天就又要去加班了。水静一连几天在医院陪着儿

媳妇。夏汉玉也没有闲下来，天天帮着买菜烧饭，送吃送喝。他们说来上海度假，其实是来照顾儿媳妇的。假期快要结束了，夏汉玉下午坐五点半的火车回松兹县上班。

水静吃过午饭，实在太累了，靠在沙发上望着电视，想躺着休息一下，可是没有几分钟就睡着了。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夏汉玉知道老伴太累了，任由她继续靠着沙发睡。他没有关电视，而是将电视机音量调小，因为水静现在习惯听着电视机的声音睡觉。他怕水静着凉，拿起一床毛巾毯给她盖上，然后轻手轻脚地带上门，就直奔火车站了。

水静扫视房间的每个角落，寻找着夏汉玉的身影。当确定夏汉玉不在房间的时候，便知道夏汉玉已经走了。她退休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多来，她哪里也没有去，天天在家陪着夏汉玉和夏汉玉的妈妈。夏汉玉很满足，她也很乐意。水深去上学，然后工作，家里就只有三个人。从前，她和夏汉玉都要上班，天天早出晚归，聚少离多，很难得在家里做顿饭吃，更谈不上对夏汉玉有多少照顾，倒是夏汉玉和他妈妈照顾自己更多。为了弥补对夏汉玉的亏欠，表达对他妈妈的感谢，她



天天在家帮助夏汉玉妈妈烧水煮饭、浆洗打扫，等夏汉玉回家吃饭聊天，听他谈单位的逸闻趣事。

可是仅一年时间，他们就分开了。这一次的分别，她知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自己要在上海常住，给儿子带孩子。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儿媳妇只生一个的话，那也要带到孩子初中毕业，就得十几年。如果儿媳妇接着生二胎，那就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了。水静比夏汉玉大三岁，水静五十岁退休时，夏汉玉只有四十七岁，还要上班十几年。十几年，水静不能天天在夏汉玉身边

厮守，更不能好好照顾他们娘儿俩了。

夏汉玉在安徽省松兹县上班，和上海相隔一千多公里。松兹县与上海之间没有高铁、飞机，只有公路，他们见一面都很困难。水静今天叫儿子去医院照看儿媳妇，自己想陪夏汉玉吃午饭，下午再送送他，却不知道自己就这么睡着了。她感到很亏欠。二十多年来，夏汉玉为她和她的孩子付出了很多。他日日夜夜奔忙，日复一日工作，顾及这个，顾及那个，却从来没有顾及过自己。现在分开了，水静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他是一个有着满满担当的好男人，一个让自己终身幸福





且有安全感的伟丈夫。水静本来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想着想着，不禁泪眼婆娑起来。

二

那是夏末的一个早上，李股长带着夏汉玉从松兹县城赶去江心洲变电站正式上班。夏汉玉刚刚从淮河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发配电专业毕业。尽管夏汉玉只是一个大学专科生，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离省城300多公里的边远县，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坐在车上的夏汉玉闷闷不乐。报到后一个星期，他就打听到江心洲距离县城80多公里，且在长江中的沙洲上，四面环水。一心一意想留在县城工作的夏汉玉没有想到，这里的工作环境会这么差，与他想象中美好的情景差距太大。

走了一半路程，他的眼前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水域。这些水都是内河，一直通往长江。水面在车子的两边向后奔去，车子在砂石路上颠簸，像船在水中冲击，波峰浪谷，勇往直前。坐在车上的夏汉玉望着眼前空旷的河面。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水面波光粼粼、银光闪闪。他心里像陡然开了一扇窗户，脸上现出了一丝无人察觉的惬意。他深深地呼吸，任由凉爽的风轻抚着自己的脸庞，舒缓自己心中的燥热和郁闷。一种舒适透气的清凉浸润全身，他竟然一时畅快起来。

夏汉玉的老家在大别山山脉东南部，被深锁于高山深林之中，除了树就是山，除了山就是峡谷。人们举头望天，似乎掉在井底里。考上大学以后，夏汉玉虽然走出了深山老林，但也是天天被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围困着。几乎没有见过如此开阔的场景，夏汉玉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心情一下子好了，感觉几天来心里堵着的墙倒了，眼前一片通畅辽阔。夏汉玉想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心想人哪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想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生活在人类世界，脱离不了人间烟火，也免不了俗气。他想，要想成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

样富有远大抱负的人，恐怕得需要磨炼啊！

望着宽阔的水面，想着历史上的伟人，随着汽车的颠簸，夏汉玉不知不觉到了长江边。这里有一个渡口，人和车子都可以坐船过江。

李股长站在长江堤坝上，指着江中间大片的绿地为夏汉玉介绍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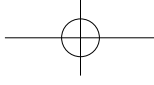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江心洲地势西高东低，在江中间，上面有一个公社，叫江心公社。这里是长江中下游。长江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到这里，水的流速减慢，泥沙沉积，渐渐形成一块块浅滩。浅滩上水流更缓，沉积加剧，进一步形成心滩。心滩上形成附着物，平时高出水面，洪期加速淤积，逐步形成江心洲。

江心洲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春季阴雨连绵，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干旱无雨，冬季湿冷少雨。江心洲多属沙壤土，适宜植物生长和野生鸟类繁殖。江心洲周边有圩，圩内为耕地，宜种棉花、油菜，次产水稻、小麦、大豆、玉米、花生，兼有桃、梨、柑橘等经济作物。圩外主要是滩涂水域，以种植速生意杨为主。全洲森林覆盖率达到50%，生态环境好，洲内动物有省级保护类的，如野猪、狗獾等。鱼类等水产资源也比较丰富。

江心洲总面积21平方公里，江心公社有5个大队37个生产队，总人口6200多人。江心洲设有九年一贯制学校一所，还有卫生院、敬老院、派出所、渡运站、信用社、自来水厂、邮政所等，机构一应俱全。洲上还有一个省政府直管部门，是江心洲监狱管理处。

江心洲地呈长卵形，中间宽圆，西端尖窄，在江水上游，东端呈大半圆形，在江水下游，最宽处有3公里多，东西两端长达10多公里。江心洲南面隔长江与邻省的彭口乡遥相对望，水面宽阔，大约有1公里宽，是长江的主航道。江心洲北边隔长江与松兹县汤汇镇相邻。江心洲和汤汇镇之间的水面狭长，水浅而平缓。

江水携带着枯枝败叶、纸屑等，在夏汉玉脚下紧贴堤坝处不断冲撞，浑浊的浪花混着江边花花绿绿的成片垃圾，连绵不断。江



风呼啸不停，在闷热的空气里送来凉爽的湿意。浩瀚的江面，雄浑的天空，呼啸的江风，既让人凉爽舒适，又让人心潮澎湃。好奇、欣喜、激动、迷茫，各种复杂的思绪笼罩着夏汉玉。眼前的一切和清凉的江风，将夏汉玉早先的郁闷慢慢吹散。在李股长的介绍下，夏汉玉觉得似乎自己一下子被带进了这江风绿洲之中，也悄悄融进了这里的天地、这里的空气、这里的一切。

渡船分上下两层，下层装车，上层坐人。这一趟只有四辆小车和两辆农用拖拉机，还有十几个人。过江后，李股长带着夏汉玉继续坐车前往变电站。李股长说：“到变电站还有一公里多点，洲地全是沙土路，有些凹凸不平，颠颠簸簸的。”路两边全是意杨，树干高大耸立，叶绿阔大，荫翳蔽日，既遮晒又防风。走了大约一刻钟，他们终于到了变电站。

三

变电站里热热闹闹的。在路上，李股长就给夏汉玉介绍了。今天变电站正式运行，值班人员全部正式到岗到位。整个江心洲也正式“户户通电”。之前江心洲是没有电的，只有监狱管理处用柴油机发电，仅供自己用。周边的自然村庄每到夜晚都是一片漆黑。有月光的夜晚有些微亮，另外就是江上来往的船只不断射来探照的灯光会掠过树梢和屋脊。从今天开始不同了，家家户户都有电了。李股长告诉夏汉玉，沿途群众欢呼雀跃，鞭炮震天响，就是在庆祝今天通电。

令李股长和夏汉玉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刚到变电站，变电站里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办公大楼前聚集了许多的人，有的在放炮，有的在搬东西，有的在看热闹。还有一辆载重一吨半重的小货车，车子半新半旧，车上堆放着家具、衣被等。见李股长来，有人跟李股长打招呼，并告诉他今天吴心和夏汉玉结婚，他们正在帮忙卸东西。

正当夏汉玉好奇地走到副驾驶室车门边时，车门突然打开了，车上下来一个全身红

衣的姑娘。姑娘脚落地的时候，身子前倾，脚未站稳，重心失衡，向前趔趄了一下，正要倒的时候，夏汉玉本能地伸手抱住了她。倒在夏汉玉怀里的水静，一看眼前是个陌生人，身子本能地缩紧，手足无措，脸涨得通红，神态紧张。

新娘只是坐着一辆小货车，但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那个时候，松兹县农村只有木头做的独轮车，大多数人家的新娘出嫁都是走着去新郎家的。在一些偏远地方，也有偶尔坐着旧式花轿出嫁的新娘。水静能坐着汽车出嫁，这在当时是很风光的。后来，夏汉玉才知道这是沾了新郎吴心爸爸的光。吴心爸爸是江心洲监狱管理处处长。

货车驾驶室里除了司机外，副驾驶座位上只能坐一个人，吴心只好跟着去迎亲的人一起坐在车斗里。当他从车斗里跳下来，准备开车门迎接新娘时，没有想到新娘已经下来了，且正在夏汉玉的怀里。见此情景，吴心惊讶不已。手里抱着水静的夏汉玉，见人们都望着他，立即放下水静，显得非常不好意思。站在夏汉玉前头早就望着车里水静的李股长，见此情景，突然喊了起来：“吴心，吴心，新郎官，老婆被别人抱走了。”大家听李股长这一叫，也纷纷叫闹起来，不停地学着李股长，大声嚷着：“吴心，吴心，新郎官，老婆被别人抱走了。”

本来就不知道原委的吴心，被李股长及大家这么一闹，心里烦躁，气上心来。人高马大的吴心也不顾是自己的喜庆日子，右手一把拽过夏汉玉，使劲向外一扔。夏汉玉趔趄一下，向前跑了两步，才稳住了身子。

吴心迅速搂过水静，厉色问：“怎么回事？”

水静，面露愠色，轻声地说：“下来的时候，差点栽倒了，他一把接住了我，要不我早就倒地了。”

这时，吴心才明白，大家都在拿他取乐，不好意思向大家招招手，笑嘻嘻地说：“没事没事，大家进屋吃喜糖，抽喜烟。”

笑得前俯后仰的李股长，向大家招招手，



大声地说：“同志们，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假新郎官叫夏汉玉，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他是来变电站报到上班的。刚刚到，就中了一个头彩，大家祝贺他，欢迎他！”

大家又是鼓掌又是欢叫，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夏汉玉的房间就在水静家隔壁。一间房子二十五六平方米，里面配有单人床、条桌、小方凳、洗澡盆、洗脸盆、被子、蚊帐等日用品。东西尽管简易，但都是新的。一向过着穷日子的夏汉玉，对这些安排也很知足。

隔壁的水静家闹腾到很晚才安静下来。在她家闹的人基本上都是供电所的人。吴心在供电所上班，担任供电所所长。

江心洲供电所和变电站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的北边是35千伏变电站。变电站四周有围墙围着，变电站与供电所之间也有隔墙，墙的南边有一幢三层高的楼房。那是供电所办公综合大楼。大楼的一层是仓库，二层办公，三层就是宿舍。供电所大楼对面是一个篮球场，篮球场围墙外有一条长着芦苇的水沟。大楼与篮球场之间是一大片空地。院子东头是一排平房，红砖墙，小机瓦盖顶。这是专供变电站值班人员住宿的。院子西头是厨房和厕所。院子里房前屋后都栽有意杨。院子的空地，包括篮球场，都用砂石水泥硬化了，场地平整干净。变电站有一个铁栅门，正对着大楼和平房之间的空当。院子大门在变电站东南角与平房东北角之间。

夏汉玉跑了一天，感到很累。待隔壁水静家安静下来后，他也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睡前他突然想到了抱着水静的感觉：仿佛天上突然掉下的馅饼，稀里糊涂竟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觉得很甜蜜。还没有想出一个头绪来，他便在这晕晕乎乎的甜蜜中呼呼大睡了。

四

变电站是电力系统中对电压和电流进行变换，接收电能及分配电能的场所。电网中的变电站是降压变电站，其作用是将高压降

压成不同电压等级后，将电能输送到电网和需要不同电压等级的用电客户端。这是一个需要一定技术的地方。对于一个变电站值班人员来说，一旦掌握了这项技术，也就终身受益。但是如果一个人终生只干一件重复并不怎么复杂的事，时间久了慢慢也就厌倦了。夏汉玉在大学里学习过电力方面的知识，变电站值班对于他来说用到的知识太简单浅显了，没有挑战性，没有创新，当然不怎么感兴趣。

变电站也是一个特殊的部门，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其神秘而危险的地方。人们总以为那里的东西不能随便碰。就是长期在供电企业工作的人，不是专门从事变电值班或变电管理工作的人，一进入变电站也是噤若寒蝉，不敢乱说乱动。对于那些刚刚进入变电站值班，之前又没有经过培训的人更是得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水静是被照顾安排进变电站工作的，可以说一开始对变电站的工作一窍不通。

变电站值班是三班制，每班二人。江心洲变电站值班的六人中只有水静一个女人。工作三十多年、阅人无数、深谙年轻人特性的站长江大学，把她安排跟夏汉玉一班。一是考虑到夏汉玉刚刚毕业，学的专业就是电力技术，且在学校的时候就到110千伏变电站实习过一年，业务过硬，让人放心，要他教教水静，带带她，让她尽快熟悉业务，进入角色。二是夏汉玉年轻，比水静小，又是单身，工作刚开始肯定有些不安心，水静是女人，心细，可以照顾照顾夏汉玉，让他安心本职工作。

水静休了几天婚假就正式上班了。上班后，夏汉玉一直教她，也乐意教她。跟水静在一起，他真的感到很愉快，烦躁不安的情绪也似乎平复了好多。夏汉玉总是主动带她熟悉设备，告诉她哪是变压器，哪是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哪是隔离开关、避雷器、开关柜，告诉她仪器仪表上数据的意思和作用，怎样进行倒闸操作和事故处理；告诉她，多长时间巡检一次设备，多长时间抄表并计算有功、无功电量，怎样核算母线电量不平



衡率和电压合格率,怎样进行无功电压调节,做到设备经济运行;甚至教她如何填写各种记录,如何保管各种工具、仪表、钥匙、备件等,还要定期做好设备维护和清洁卫生,值班交接有哪些手续,等等。夏汉玉每次教她一部分,待她完全弄懂并记住后再继续往下教。水静很快就熟悉了变电值班的所有工作内容。两人不但很快熟悉起来,也密切了工作关系,增进了了解和信任。水静看着眼前貌不惊人、个头不高的夏汉玉,慢慢将他当成了好朋友。水静很羡慕夏汉玉懂那么多的电力知识,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读书,没有考取大学。

这次,轮到夏汉玉和水静值夜班。值班员三班倒,上午班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下午班是从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夜班是晚上12点到早上8点,一个星期轮换一次。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哪个时间段,每个班一值就是一个星期。由于值班人员少,变电站人员星期天也不休息。那时候,松兹县企事业单位还没有双休日,只有一个星期天是休息日。

变电站值班规定人员要提前15分钟交接班。夏汉玉喊上隔壁的水静,11点40就去变电站了。他们的住处到变电站很近,而且整个大院子夜里都灯火通明,跟白天没有什么区别。交接完以后,值班室里就只剩下夏汉玉和水静了。

外面的江风呼啸着,一阵接着一阵,没有停歇。轮船的汽笛声偶尔响起,伴随着风声刺破夜的静谧。长江汹涌澎湃,千百年来,从来没有安静过。水静是在江心洲上长大的,早已习惯了这风声、水声和汽笛声。而夏汉玉一直不习惯,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总要侧耳倾听一会儿,边听边想到古诗词,例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例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例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只要是能记得的,这些诗句总是从他的脑子里翻涌出来,有的激越,有的萧瑟,有的喜悦,有的忧伤。有时,背着这些古诗词,他的情绪也跟着起伏不定,或壮怀激烈,或

躁动飞扬,或平静安然。

此时此刻,夏汉玉望着水静,觉得今夜外面的风声、水声、汽笛声很遥远,遥远得他几乎听不见。变电站配电房里“嗡嗡”的噪声,今夜也没有往日那么聒噪了。似乎那聒噪的声音已经有了音乐的韵味,高低起伏,悠扬动听。

进入秋季,江心洲比江岸温度总要低一些,早晚寒意浓浓。变电站里是暖和的,水静早已脱掉了大红色呢子外套,露出了单薄的褂子。褂子是蔚蓝色的,上面稀疏地点缀着一些细碎的白花。下身黑色长裤,十分合体。这身打扮把水静珠圆玉润、丰满绰约的体态包裹得凹凸有致。这种穿着远远超出当时水乡农家女孩的想象。夏汉玉很纳闷,水静不像是农村娃,更像是大城市里的姑娘。她有一张娃娃脸,洁白润泽,线条柔和,活泼可爱。水静刚刚结婚,像怒放的榆叶梅,释放着青春火焰,洋溢着勃勃朝气。这是一个女人的黄金期。这个时期的水静光彩照人。对于刚刚毕业、远离家乡、血气方刚的夏汉玉来说,每天和水静一起工作他就很安心。

通过接触,水静知道了夏汉玉的一些情况,但没有看出来他有什么低落情绪。水静想了解夏汉玉,便毫不掩饰地问:“汉玉,听李股长和江站长说,你不愿意来江心洲工作,一直不安心,是真的吗?我们在一起已经工作了一些时日了,我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呀,你不是一直很好吗,怎么就不开心呢?”

夏汉玉望着水静,不知如何回答好。他心里清楚,他没有不开心,那是因为跟水静在一块工作,水静的美丽温柔早已融化了他先前所有的烦恼。水静比他大三岁,但是显得比他年轻。夏汉玉个子矮,面皮黝黑,不苟言笑,头小脸圆,看上去愣愣的,一副老相。他家里穷,父亲去世早,自己长相很一般,所以一向自卑,不敢在人多的地方说话,看一眼美女就脸红。现在有水静在自己身边转来转去,身前身后形影不离,还“师傅”前“师傅”后地温柔地叫着,他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自尊,一种莫名的愉悦在心中激荡。



他工作起来既卖力，又安心。但是，和水静独处的时间稍长一点，他心中的忧虑就会泛起。望着水静水灵灵的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在向他寻找答案，他吞吞吐吐地说：“哪有什么不安心的，一开始是有点，即使有点，也不能将不好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呀！”

“是不是嫌这里不好？”水静真诚地问。

“我老家在大别山的深山老林里，一开始看到这么辽阔的平原，这么辽阔的水面，很新鲜，很好奇，心胸一下子开阔了起来，并没有觉得这里怎么不好。”

水静端起印有“江心洲劳改农场”红色字样的搪瓷白茶杯，喝了一口水，继续试探着问：“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呀？”

这么一问，倒是点到了夏汉玉的痛处。面对水静纯净的目光和善意的询问，夏汉玉敞开了心扉。

“静姐……”夏汉玉一直这么称呼水静，水静喜欢。在水静的眼里，夏汉玉是知识分子，是变电站的技术员，是有文化的人，又是教导自己的师傅。夏汉玉称她静姐，她感到既亲切又有尊严。

夏汉玉叫了一声“静姐”后，停了有一分钟时间，才又接着说：“我考取大学，离开家乡，走出山里的那一刻，心里无比舒畅，好像离开了压得自己十几年喘不过气来的大山，就像离开了樊笼一般，永远不想回望，永远不想再回到那里。可是每次寒暑假回去，看着身子早已累垮又多病的母亲，我就巴不得自己早点毕业，早点回到母亲身边，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在外读书，我有了许多见识，看到了城里人的生活，觉得应该把母亲接出来，过上城里人一样的好生活。所以这次分到松兹县，一心想留在县城，想单位分配给我两间房子，这样我就可以把母亲接出来，接到我的身边来，可以照顾母亲。”

“你父亲呢？你其他的兄弟姐妹呢？”水静问。

“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那时我很小，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他是突然去世的。我有一个姐姐，到了二十岁就出嫁了，嫁到了我家对面大山里的一个屋场，离我家路不多，

只有不到五华里的山路。她经常回去看母亲，照顾母亲。山里人都穷，经济条件都不好。姐姐生了两个孩子，丈夫人老实，公公婆婆待她不错。不管家里怎么需要她，她毕竟有自己的家，不能天天守着母亲。我父亲有兄弟六个，父亲在家排行老四。山里喜欢家族里人越多越好，但是人都穷。越穷的家庭越容易争吵，老话说‘穷相争，饿相吵’。父亲的兄弟之间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大打出手。妯娌之间更是明争暗斗，钩心斗角。我父亲去世后，母亲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不但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还受到了妯娌们的排挤和欺负。我非常想把母亲接出来，让母亲过上舒坦幸福的日子。可是，我现在又生活在四面环水的水中央，离县城80多公里，怎么能让母亲跟我过上好日子呢？想想这些，我就心乱如麻，不知前途和出路在哪里。这一段时间，天天跟你在一块，许多事情没有去想，所以感觉稍微好一些。”

夏汉玉说到这里，两手捏紧拳头，眼里闪着泪光，喉咙里堵了一口口水，停止了倾诉。水静只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眼睛里似乎闪着泪花。配电房里的噪声“嗡嗡”响着，仪表“滴滴答答”的声音也清晰起来，远处飘来“呜呜”的汽笛声，那声音又渐行渐远。

墙上挂钟的指针已经指向了3点20分。坐在靠背椅子上的水静两手托着腮帮，胳膊肘撑在仪器仪表前的桌子上，有点疲惫的样子。夏汉玉用手指当梳子从前额往头顶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站起来去茶水间提来水壶，给水静茶杯里加了一点水，然后把自己的茶杯也斟满，又把水壶放回原处，坐回原位，对水静说：“静姐，你去茶水间眯一会儿吧，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值班室旁边有一个茶水间，里面有一个烧水用的电炉。茶水间有一张长条形的绛色人造革沙发，沙发前有一张长条形蓝色玻璃茶几。水静侧身斜靠在沙发上，将大红呢子外套盖在身上。她关掉了大灯，开着小灯，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大红的褂子，显得温馨而舒适。



一个人坐在值班室里的夏汉玉，眼睛望着仪器仪表，眼神涣散，头脑空洞，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就这样一直坐着，一直坐到天亮。

五

中午休息的时候，水静把昨天晚上夏汉玉说的情况和丈夫吴心说了。吴心说：“那很简单，所里再安排一间房子，叫夏汉玉把他妈妈接过来住，不就得了。反正所里有的是空房，我回头跟江站长商量一下，叫他把夏汉玉隔壁小张的房子调整一下，把两间房子放在一起，封掉一间的外门，再安一个窗户，从屋里开一个小门，就像我们的房子一样。两间房，让夏汉玉带他妈妈住在一起，不就方便了。”

吴心以前是江心洲监狱管理处发电站站长。这座35千伏变电站就是江心洲监狱管理处建设的。江心洲监狱管理处属于省政府司法厅直管。变电站是司法厅直接找省政府要的资金建的。电源是省政府让当地市政府发电厂直接架线供给的。市发电厂在江北，在江心洲的下游，属江心洲东边，距江心洲有50公里。县城在江心洲的北边。江心洲到县城比到发电厂还要远30公里。根据省政府的安排，变电站建成后交由地方水电部门经营和管理。当时的水利和电力是一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分开。

一个县建一座35千伏变电站，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江心洲变电站是松兹县第三个35千伏变电站。松兹县城有一座35千伏变电站，供城关居民和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生活工作用电。松兹县北边的山里有一座水力发电站，也有一座35千伏变电站。水力发电站丰水季节发电，主要供周边农业排灌和居民使用。

除了这三个35千伏变电站外，松兹县再也没有其他的电源了。那时候，松兹县80%的地方还没有电。对于土地面积达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70万的大县松兹县来说，这样的用电状况太落后了。

江心公社沾了江心洲监狱管理处的光。一座35千伏变电站供整个江心洲的居民用电，绰绰有余，所以当地人喜不自禁、欢欣鼓舞。江心洲监狱管理处以前发电的相关人员全部划归水电部门，成为水电部门的正式职工。变电站建成后，必须要有供电管理人员。水电部门的人都知道，在供电所工作比变电站好。供电所人员手里有用电权，在外到处跑，直接面对用户，广泛接触社会，有头有脸。再者，在外面到处跑，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心情舒畅，对身体更有好处。另外，供电所还有野外津贴，收入也高。

在变电站工作就不一样了，天天被圈在那么一个院子里，值班室更是小得可怜，上班期间又不能会客，变电站里外人不准进入，更糟的是常常还要上夜班。天天面对的是那些硬邦邦、冷冰冰的变电设施，人感到孤寂、冷清、枯燥、单调、乏味。年轻人更难安心来，不愿意一心一意扑在这枯燥的工作上。

人往高处走，水朝低处流。一进入水电部门，吴心就被安排在供电所上班，并且直接担任江心洲供电所所长。县里派人来，水长路远，派来的人大多不乐意。再说，变电站是监狱管理处筹资建的，照顾他们的家属，理所当然。而且，吴心原来就是变电站站长，有一定的业务知识和管理能力。他从小就在江心洲长大，长期生活在这里，小学、初中都是在这里上的，同学遍布全洲5个大队，熟悉洲里情况，有影响有面子。他长得人高马大，处理一些矛盾和纠纷非常容易。

第二天晚上值班，水静将吴心的想法告诉了夏汉玉。夏汉玉听后非常高兴，激动不已地对水静说：“这样太好了。如果能把母亲接来，我就不用再担心她一个人在家了。尽管是在江心洲，总比一个人在山里强。关键是我天天能看到我妈，能照顾她。”

“那你近期请一个假，回家一趟，去把妈妈接来。”水静也为他高兴，说。

“好，好，好。”夏汉玉搓着手说。

高兴了好一阵子，夏汉玉才慢慢平复下来。挂钟指针又指向了3点，水静叫夏



汉玉去沙发上靠一会儿，说她今天基本上睡了一整天，不用睡了。夏汉玉望望水静，看她神态安然，没有瞌睡的意思，就对水静说：“我今天上午也睡了。我也不要睡了。我问问你，你可知道江心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居住吗？”

水静说：“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当地人，吴心是随军留在江心洲的。他爸爸是随刘邓大军过江打国民党后留下的。江心洲监狱管理处也就是在那时成立的。当时监狱里关的全都是国民党的官兵，很多通过改造已回老家了。”

“啊，这个我倒不知道。我只知道县志上说的内容。有一本县志上面记载了明、清县志编纂情况，沿袭了过去许多的记载。1949年以后还没有县志。旧的县志上说到了江心洲。李股长送我上班时，也简单讲了一些。据县志记载，明末人员大迁徙的时候，有一批人当时在对面江北洲头集镇中转，在等待发配的时候，朝廷突然发生了变故，有一部分人回去了，有一部分人留在了当地。这一部分人渡江到了这个江心洲。他们发现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于是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用泥巴、芦苇搭建房子，种棉种桑种水稻，有的人还捕鱼捞虾，后来，他们生育繁衍后代，慢慢人就多了起来。”

“啊，我们原来是外地的移民呀！你不说，我真不知道，父辈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水静恍然大悟。

六

夏汉玉在变电站巡检设备时，总爱仔细聆听各种电气设备间电压转换和电能传输流动的声音，只要是发出均匀的“滋滋”声，那就说明运行正常。时间久了，夏汉玉认为这声音像音乐，像微波动的弹跳的音符，设备周而复始地恒久弹奏着同一个调子。在这种声音氛围里，夏汉玉能够聚精会神地看书写字。每到这时，水静总是静静地看着他，从不弄出半点响声来干扰他。

变电站值班就是这样，每天的工作量不

是很大，还基本上是做重复的事。如果不看书做点什么，或者值班的两人聊聊天扯扯家常，那会很无聊的。时间长了，值班的二人搭档，基本上无话不谈，彼此之间会非常了解、非常熟悉、非常信任。

夏汉玉看了一会儿书，有点累，合上书走出值班室，在站内小道上踱着步，不时望望头顶上的进线、出线。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季，夏汉玉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情愫。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也是人的情感涌动的季节。此时，月光如水，清凉温润，江风呼啸，奔驰不歇。洲地不同于山区，山区的夜晚是静谧的，洲地的夜晚是咆哮的。夏汉玉回到值班室，再也看不进书了，望着水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凌乱。他突然不假思索地冒失地问：“静姐，那你跟吴心怎么认识的？又是怎么走到一块去的呢？”

水静没有想到夏汉玉突然会问这个问题，愣了一下，然后神情有点慌乱，支支吾吾地说：“哦，吴心，我们是同学，自由恋爱，父母同意的。”夏汉玉信以为真，又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怪不得你们那么恩爱啊，真好，真羡慕你们！”

水静望着他，似乎明白了他刚才的唐突，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别急，回头我和吴心在江心洲给你介绍一个漂亮姑娘。”

夏汉玉笑笑，心想终年在这“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的洲上，哪里再能有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啊！夏汉玉只是暗暗想想，不敢说出来。谈到这里，气氛融洽起来，他们的交流比先前随便多了。他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你一句我一句，聊儿时趣事，聊家长里短，聊所盼所想。天南地北，天马行空，直到有人来交接班，他们才知道天亮了。

七

夏汉玉已经工作多年了。这天傍晚，他从县城办完事刚刚回来，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水静一个人带着一岁多的儿子正在玩耍。他客气地打了打招呼，问了问一直在这



里带孩子的水静妈妈哪里去了。水静说：“刚有点事回家去了。”夏汉玉没有多想，也没有多说，便进了自己的家。

现在是春夏之交，天气暖和，植被繁茂。

自从母亲来到江心洲后，夏汉玉心里一直很平静。变电站值班经常调整，所以他作息时间不是很有规律。今天从县城办事回来，他有点累，早早洗漱就上床睡了，很快进入梦乡。大概睡了五六个小时，他突然醒了，打算去厕所。

夏汉玉刚醒就听到了隔壁水静儿子的哭声，紧接着是水静的大声尖叫。夏汉玉侧耳听了一下，立即意识到水静家里出了状况。他立马奔出房门，捶打隔壁的大门。听到捶门声，水静不停地叫：“家里有蛇，家里有蛇。”夏汉玉明白了，加紧捶门，既想通过捶门叫她开门，又想加大捶门声给水静壮胆。过了一会儿，水静穿着单薄的草绿色睡衣，双手紧紧抱着儿子，轻手轻脚地跑到门口打开了大门。

夏汉玉毫不犹豫地抱紧水静母子，转身送到自己母亲房间。夏汉玉妈妈早醒了，一把接过水静儿子，随后让水静钻进了自己的被窝。水静在被窝里将奶头塞进儿子的嘴里，儿子的哭声停止了，水静身子还在颤抖。

这时，正是夜里3点多。夏汉玉又去水静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水静家的房子结构跟自家的一样，两间房子，一间做客厅，吃饭、洗澡、来客接待、孩子玩耍；另一间房子隔成两小间，水静自己住前房，她妈妈住后房。客厅和水静的住房灯都亮着，只有她妈妈住的后房没有开灯。夏汉玉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在客厅没有发现什么，然后去水静的房间寻找。他蹲下来望着床底，发现了一条青色的蛇盘在床底东北角。

夏汉玉老家在深山老林里，从小见过不少的蛇，知道这是一条没有毒的水蛇，就用棍子慢慢挑起它，一步一步向门外挪去，将蛇扔在院子外的水沟。这时，他突然想小便，便拉上水静家的门，穿过院子去厕所。

走到供电所综合大楼中间的时间，他

隐约听到“呼啦啦”的声音。他每前进一步，响声就大一点，越走感觉声音越大。他感到奇怪，在这熟悉的院子里渐渐感到有一些害怕。以前上厕所，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只是会偶尔听到轮船发出的悠长汽笛声，还有就是“呼呼”的江风声。此时，这声音“呼呼啦啦、嗞嗞吡吡”的，像龙卷风压低声音在旋转，又像千军万马在原地悄悄踏步。夏汉玉越来越觉得这声音蹊跷，也越来越紧张害怕。他小心谨慎地东望西望，慢慢探索着前进，在即将到达供电所综合大楼的西头并接近厕所时，突然发现厕所与厨房之间的空地上有一大群蛇互相缠绕着，像几十根粗麻绳绕在一块，在原地不停地翻滚着、撕扯着，发出的声响让人不寒而栗。夏汉玉知道，这是蛇在交配。他不敢继续前进，退回到自己住的房间旁边小便，便匆匆回家关门上床继续睡觉。

夏汉玉躺在床上，一下子睡不着。想着今晚见到的一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水静吓成那个样子，为什么吴心晚上不在家呢？夏汉玉晚上是在离变电站不远的通江饭店吃的饭，当时看到了也在饭店喝酒的吴心。夏汉玉他们到的时候，吴心和一帮朋友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吃完了怎么不回家呢？要不然也不至于让水静母子吓成那个样子。还有，就是晚上见到的那么多的蛇，想着想着，他如芒刺在背，后背发凉。

八

水静妈妈在所里的时候，水静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她妈妈外出有事时，水静就忙一点。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

吴心在供电所综合大楼上班，最近外出较多。供电所的主要任务是巡线检修、抄表收费。作为所长，吴心外出处理事情也是常事。

这天下午，供电所突然接到江心洲监狱管理处人员打来的一个电话。电工秦师傅在楼上大声地喊“水静姐”，叫她去接电话，



水静接完电话急急忙忙回来跟她妈妈说：“妈妈，监狱管理处来电话，说爸爸在家突然发病，人已送到了医院，叫我们赶快回去一下。吴心出去了，听所里人说，去王墩屋检查线路整改的事。你先回家去，我去找他。”

水静把儿子水深交给夏汉玉妈妈，让帮忙带一下。孩子放在夏汉玉妈妈那里，水静很放心。她就住在隔壁，经常逗水深玩，和孩子相处得像亲奶奶和亲孙子一样。

时序已到了秋天，路边低矮的大豆叶落果黄，棉花地里的棉果绽放着朵朵大小不一的白花，意杨树叶已经发黄，稀稀疏疏。天空沉闷，灰色的云像一块铁板。江风依然不停歇，带着寒意喘着粗气使劲地吹。大地逐渐呈现出枯萎景象。

水静在去王墩屋的路上急速地走着。一种焦虑和烦闷的情绪始终笼罩着她。王墩屋在变电站的北边，路程不到两公里。水静走到一块水塘边，立马就望到了几个人分布在几根电线杆边做事。线路往东，要经过一片意杨树林。意杨浓密，树高五六米，人在里面，外面基本上看不见。线路经过的地方，意杨都被砍掉了，形成通过树林的一条过道。树林的东北角就是王墩屋。一个屋场就八九户人家。

水静熟悉这里的道路，径直向意杨树林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就见到了正在指挥施工的吴心。她大喊：“爸爸生病住院了。我是来告诉你，赶快去医院，妈妈已经过去了。”

到了医院，抢救室门口站了十几个人，有人认出了吴心和水静。他们连忙喊着：“吴心，水静，在这里，在这里。”

吴心和水静去了父亲的抢救室。人们纷纷让路，让吴心和水静进去。抢救室里，医生正在用手按压老人的胸部。洲上医疗条件极其简陋，只能用传统的施救方法。不管医生怎么按压施救，老人一直紧闭双眼。过了一会，轮番按压的几个医生实在是累了，只好说：“不行了，人已经走了。”话刚落音，被人搀扶着的水静的妈妈突然身子下沉，昏迷过去。站在病床边的其他人，有人在呼

唤着老人的名字，有人在不停地啜泣。

九

在第三天天刚亮的时候，吴心和他爸爸生前的同事用监狱管理处的解放牌货车送遗体到松兹县火化，将骨灰葬在了松兹县公墓。他们回来的时候，已是傍晚6点多。大家在江心洲红星饭店简单地吃了点饭，便各自回家了。

大概晚上9点的时候，一辆破旧的警车停在了院子大门口，车上下来三个穿制服的警察，向门卫亮明身份打了招呼之后，径直走到吴心家门口，敲开吴心家门。水静妈妈还没有睡觉，问警察有什么事。其中一个人说：“请吴心跟我们去一趟派出所。”

水静妈妈见这势头不怎么对劲，急切地问出了什么事。那人拿出一张名单，冷淡地说：“我们奉严打办公室的命令，来逮捕吴心。”

水静妈妈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追问：“到底是犯了什么法？”

“去了就知道，其他无可奉告。”警察阴沉着脸，冷冷地说。

吴心一直忙爸爸的后事，实在太累了，回家倒头就呼呼大睡了。那三个警察不由分说，拖起吴心，叫他穿好衣服，跟他们走。吴心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任由警察带走。

水静在另一间房里睡觉，听到外面吵吵闹闹的声音，爬起来出房门看到几个警察拽着吴心出大门，忙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一脸悲苦的样子，说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水静手足无措。爸爸刚刚去世，丈夫就被派出所抓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她陪了一会儿妈妈，叫妈妈不要急，她明天去派出所看看，了解一下情况。

上床后，水静翻来覆去睡不着。到天快亮的时候，她实在是太累了，在秋天江风的呼啸声中，在想也想不清的乱七八糟的事情飘来闪去的混乱思绪中，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睡着了。



十

早上8点，水静还没有醒，就听到外面有人喊，叫她马上去一趟派出所。

上午9点左右，水静到了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告诉她：吴心犯了流氓罪，赌博，玩弄妇女，已经有多名群众举报他，派出所也掌握了一些证据。这次“严打”，清化社会风气，他是公安打击的重点对象。三天后，他将被押解至白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水静听后，一直愣着，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水静从小跟吴心一块长大，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会做出如此龌龊肮脏的事。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水静的泪水止不住了，喉咙堵塞，眼泪就像水龙头漏水一样“哗哗”流淌。泪里满含辛酸、无奈和沮丧。

水静是一个苦命的娃，出生后不久，父亲突然中风死了。后来，她妈妈带着她来到监狱管理处煮饭。监狱管理处给了她娘俩一间房子，她们就在监狱管理处大院子里住了下来。吴心的妈妈是上海知青，后来知青可以返城，他妈妈就跟他爸爸离了婚，扔下吴心，自己一个人回了上海。吴心当时有十几岁，非常想妈妈，更多的时候是恨妈妈，恨他妈妈狠心、自私。从那时起，他心里就埋下了冷漠无情的种子。自从跟水静在一起玩，成为朋友，他才开始慢慢好一些。

吴心爸爸离婚后，监狱管理处一些好心人看到他爸爸一个人又忙工作、又忙照顾孩子，就有意撮合吴心的爸爸娶水静的妈妈，结果真的成了，两家人变成一家人。水静比吴心小五岁，总是跟在吴心屁股后面，一切都听吴心的。哥哥带着妹妹一起生活玩耍了几年，夏天捉萤火虫，冬天用扒网捕鱼，春去秋来，两个人总是在一起。他们在江心洲九年一贯制学校读书，同出同进，而且都没有到外面去上高中。这么多年来，水静从来没有发现吴心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当大人们提起他们的婚事时，彼此心照不宣，暗自乐意，嘴里却说一切听从父母的安排。上次值班的时候，夏汉玉问她怎么跟吴心认识成家

的，水静撒了谎，没有告诉他实情。她是母女二人嫁给了吴心父子二人。她总感觉有些不正常，怪怪的，所以总不愿意向外人道说。

结婚后，水静与吴心相互非常熟悉，一切照旧，大多是妹妹听哥哥的，日子过得比较稳定、平静。水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一直信赖、崇拜的哥哥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呢？当警察说吴心是流氓犯时，她感到非常惊讶，觉得自己的丈夫吴心非常陌生，且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恶心感。

“严打”是国家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举措，要求对某些重大的刑事案件从重从快处理。吴心犯了流氓罪，在当时是重大的刑事案件。水静连最后见吴心一面的机会都没有。毕竟他们从小到大在一块生活了二十多年，吴心突然被押走了，水静心里一下子适应不了。吴心的变化，对她打击太大。水静一时心乱如麻，无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重压。她整天不吃不喝不说话。妈妈反复叫她看在儿子尚小的面上，要重新树立起生活的勇气，带好孩子，教育好孩子。在妈妈反复劝慰引导下，她的思想慢慢有所变化。

一年后，白湖劳改农场通知她，说吴心在劳改农场突发心脏病去世。她和妈妈赶到白湖劳改农场时，吴心已经火化，她们只带回了一个装有骨灰的骨灰盒。

十一

当水静再次走进变电站值班时，已是距丈夫吴心去世两个礼拜了。

这天上午，35千伏变电站来了七八个人，是县供电局修试所的师傅。这时，供电局已从水电局分离出来了。修试所的师傅是来做35千伏变压器渗油停电检修工作的。检修工作负责人进站后，就办理工作票，夏汉玉和水静开始执行检修停电操作，由夏汉玉监护，水静操作。水静在拉开35千伏跌落保险时，固定在35千伏跌落保险上面的高压引下线突然脱落掉下来。后来上面来人调查，发现是铜铝设备线夹的铜铝接触处断裂，造成高压引下线脱落。正在开展停电操



作工作的夏汉玉和水静，离即将掉下来的高压线很近。见此情景，夏汉玉右手迅速拽着水静的左手，奋力将她向身后甩去。被甩出好几米远的水静，跌倒在地。当她反应过来时，掉下来的高压电线通过放电，将夏汉玉严重烧伤。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水静，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夏汉玉毫不犹豫地生希望留给了水静，自己默默承受着烧伤甚至死亡的危险。这种担当，与吴心自私自利、置家人于不顾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也让水静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夏汉玉有了更深的崇敬之情。

当地医院没有能力治疗，供电局通过县医院的救护车直接将夏汉玉送去了省立医院烧伤科。在烧伤科治疗了两年多，经过三次手术和植皮修复，夏汉玉才得以康复。

夏汉玉回来上班那天，正好是他毕业后正式上班的五周年纪念日，也是水静结婚后的五周年纪念日。李股长已被提拔为副局长。

李副局长像五年前一样，亲自送已经康复的夏汉玉来上班。

一路上，李副局长跟夏汉玉谈了许多，特别强调今非昔比，变电站的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副局长说：“个人在变化，社会更在进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行各业蓬勃兴起，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电力建设更是上了快车道。松兹县原有的8个区，村村都已通电，近几年通过农配网改造升级，每个区都建了一座35千伏变电站，电网的运行质量和供电能力也得到极大提升。”临别的时候，李副局长语重心长地说：“汉玉呀，你是学技术的，我们现在正缺乏技术人才，你要将大学里所学的知识结合实际，主动担当，甩手大干，锻炼自己，提高才干，不断进步，随时准备挑大梁，作贡献。”

夏汉玉明白李副局长对自己的关爱。经过这些年的社会实践，他已不是当年懵懵懂懂的毛头小伙子了，已具备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对家庭、对社会、对工作，他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夏汉玉到达江心洲变电站，发现水静变化更大。水静经历了失去父亲、丈夫，还有夏汉玉舍命救她的一系列事情之后，思考了许多的问题。人生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等，有些问题她已经想清楚了，有些问题还在思考之中。但面对现实，她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手足无措、一筹莫展。她现在知道，该爱什么，不该爱什么，该坚持什么，不该坚持什么。她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沉默少语，安然沉稳。

夏汉玉的回归，让水静喜出望外。夏汉玉为了救她，险些送了性命。两年来，她去省城医院看望了他数次，刚开始每次见到他满身满脸裹着白布的样子，非常恐惧，非常愧疚，总觉得对不起他。后来见他积极配合治疗，但是承受了非常的痛苦，她心里更是难受。今天见他说说笑笑，乐观的样子，水静心里也很高兴。

晚上，水静地请夏汉玉和他妈妈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两年来，夏汉玉妈妈一直陪在夏汉玉身边照顾着儿子，水静妈妈一直帮水静带着孩子。今晚餐桌上，两个妈妈都是这两年来第一次露出舒心的笑容。夏汉玉很高兴，水静更是喜不自胜。

十二

一晃又到了第二年的夏天。这一年，长江发大水。天气预报早就播报过，大水超历史水位，说是几十年不遇，各地纷纷做好了防大汛的准备，特别是江心洲，更如临大敌。

一入夏，江水猛涨，还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沿江一带在做防汛工作，人们见江水上涨迅速，有的在悄悄撤离，往后山亲戚家里搬。随着江水不断上涨，公路上搬家的人越来越多，眼看水位已经超过警戒水位线，政府就动员人们往后山撤。

正值暑假，后山的一些学校大多被政府临时征用作为撤离人员的安置点。江心洲供电所、变电站也在部署撤离计划。在第一个洪峰到达上游武汉时，江心洲供电所、变电站的员工大多撤走了，只剩下最后几个值班



人员。政府规定，这些涉及民生的单位，必须要在保证老百姓全部撤完以后，才能停止运营。无疑，供电部门必须要等老百姓全部撤离后，才能停止供电。

夏汉玉已于半年前被提拔为变电站站长，原站长退休了。作为站长，夏汉玉是不能提前离开的。水静等妈妈去监狱管理处收拾东西，妈妈一直没有回来，所以也没有走，正好陪夏汉玉值班。

午夜，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夏汉玉叫水静陪他出去看看。他们要巡检一下变电站里的情况。夏汉玉和水静穿着雨衣，拿着应急照明灯。雷大雨大，他们只能站在站内路的中间照照设备，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电缆沟里的水已经漫出来了，路面上也开始有积水，积水似乎在不断上升。夏汉玉根据经验判断，积水上涨的速度不应该只有天上落的雨，应该是江水漫过来了。

他们感觉不好，立马回到监控室，给县供电局调度室汇报涨水的情况。县供电局调度室里传来局长的声音：“夏站长，我们已经接到县政府防汛指挥部的通知，洪峰已经开始进入我县长江段，江水迅猛上涨，为了避免触电伤亡事故，请你们停运所有用电设备，人住到高处去，明天一早，我们就来接你们。”

“好的，我们立即执行。”话音刚落，夏汉玉立即停掉变电站里所有的运行设备，然后出来关上院子门。

他们在往回走的时候，感觉地面积水明显增多，绝缘靴脚背以下淹没在了水里。他们迅速向右边的办公楼走去。之前，他们已经搬到供电大楼三楼上住了。不管江水怎么涨，水是涨不到这么高的，所以住在上面，短期内不会有问题。

水静的儿子已经有五岁多了，晚上跟夏汉玉妈妈一起，在夏汉玉家里睡着了。整个楼上只剩下他们两家人。夏汉玉打着手电筒，水静在他的右边和他并排走着。

走到大楼东头的楼梯口时，夏汉玉手上的应急照明灯照到了一楼走廊楼梯的下面，有一大堆蛇缠绕在一起，水静随着灯光望去，

发现是蛇。“啊！”惊呼一声，她后退到夏汉玉背后，双手毫不犹豫地紧紧箍抱着夏汉玉的腰。这一刻，水静没有丝毫迟疑，也不存在半点羞怯，似乎夏汉玉早已成为她心中的依靠。自从夏汉玉做了她的师傅，夜晚驱蛇为她壮胆，特别是那次舍命救她，她心里早就埋下了崇敬的种子。吴心死后，这种崇敬变成了依赖和渴望。一直因女人的矜持和羞怯，她没有表明心迹。每次到嘴边的话、欲做的事，总是被理智驱散。当望到那一堆蛇时，容不得多想，她也没有多想，毫不犹豫地抱住夏汉玉。

夏汉玉用手电筒照着蛇，停留了一会儿，目的是看看蛇跑不跑，但是蛇一直缠绕着，没有动。夏汉玉侧身搂着水静，慢慢警觉地往楼上走。水静这样抱着他，他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自然的。

到了三楼，天空突然一道闪电划过，照彻夜空，闪电还没有消失，一声巨响炸响，似乎要将这空旷的午夜炸裂。水静再次猛然抱住汉玉，颤颤巍巍地说：“汉玉，我害怕。”

两年多来，她经常做噩梦，既梦见吴心，又梦见汉玉。梦中，吴心的犯罪，汉玉的烧伤，都化作一些可怕的影子在纠缠她。幸好，每次醒来有妈妈和儿子在身边。今夜江水猛涨，既没有电，又没有妈妈在身边，刚刚那一堆缠绕的蛇，现在这突如其来的闪电、雷声，怎叫一个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打击的弱女子不害怕呢！

水静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了，毫不犹豫地作出了一个女人最郑重的决定。其实，夏汉玉早就想抱抱她。他俩在长期的变电值班中，早已形成某种默契。感情这东西，许多时候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共事和接触中潜移默化地生长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尽管他们从来没有什么花前月下，从来没有什么信誓旦旦，但是彼此之间的欣赏和尊崇，共同从事工作的默契和共鸣，早已为他们的爱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只是碍于“发乎情、止乎礼”的思想束缚，彼此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夏汉玉的眼里，水静是那么真实而善



良，那么知性而自制，那么温顺又好学，早就是他心目中的白天鹅，他心心念念终身追求的理想伴侣。

夏汉玉陪同水静看到母亲和水静的儿子已安睡后，就一同自然而然地进入另一个房间。夏汉玉搂着水静，抚摸着她凝脂般的肌肤，听着外面轰隆隆的雷雨声，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就醒了。他想着今夜发生的一切，睡意顿消。想到那一堆蛇的时候，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三年前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蛇，听老年人说不吉利，随后也确实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幸。先是吴心爸爸去世，然后是吴心出事，以及自己为了救水静而烧伤，难道真的是看到那么多的蛇带来的不吉利吗？应该不可能吧，这有什么科学依据，应该纯属巧合而已。今天晚上又看到这么多的蛇，夏汉玉并没有什么不祥之感。三年前的那些蛇，是在春天看到的，春暖花开，万欲萌生，蛇交配是正常现象；今夜的蛇，是在发生大洪水的夏天，蛇洞大多被水淹了，蛇怕水，上岸找地方栖息，也是正常的。所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不存在什么吉凶之兆。倒是这蛇的出现，让他一次次这么靠近水静。想着想着，他又睡着了。

半夜醒来，夏汉玉又静静地从背后抱着水静，水静翻过身来则把夏汉玉抱得更紧……外面虽有咆哮的水声、狂吼的风声和动物的吵闹声，但两人心灵的世界都是静悄悄的，纯净无瑕。

十三

三个月后，江水退去。这期间，在供电局李副局长的主持下，夏汉玉和水静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他们两人的结婚，最乐的是水静妈和夏汉玉妈。她们跟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知道两人感情很好，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这下他们终于完婚了，当然喜不自胜。

江水退去以后，人们纷纷回迁。整个秋天，洲上几十公里的道路，每天都有回迁的居民。货车拉的，小车带的，独轮车推的，

肩扛背驮，大包小包，人们不断向自己的家涌去。与当初逃往后山避水避难不同的是，人们不再那么焦急，也不怎么悲戚。

回到江心洲后，居民在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而努力打扫、清洗、翻耕。大水带来了残枝败叶、污泥腐尸、坛坛罐罐、烂锅断床。冲毁的道路堤坝、断垣残壁，该清除的清除，该修补的修补。长江已失去了洪水暴发时的狂躁模样，恢复到了常态化的舒缓安静。

秋去冬来，冬天的江心洲又是另一番景象。一场大雪将江心洲盖住，一眼望去，雪像一床巨大的棉絮铺垫在江水包围的岛上，又似水中不断堆砌的浪花在江心洲上飘飘闪闪。

夏汉玉和水静难得同时过一个礼拜天。他们早早带着水深去水静妈妈家，陪老人过礼拜天。吴心死后，水静担心儿子长大后受到影响，所以在他上学前给儿子改了姓，叫水深。

他们带着水深来到外婆家的时候，外婆已经在淘米煮早饭了。水静妈妈前不久跌了一跤，左腿骨折，现在是拄着拐杖小心翼翼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水静见状，立马上前接下妈妈的淘米锅，叫妈妈休息，她来做。平时专门雇了一个人服侍她妈妈，今天礼拜天，妈妈知道水静他们要来，所以叫那人回家休息一天。

吃过早饭，夏汉玉和水静带着水深，拿着用竹子和自制的扒网以及塑料水桶，去村前屋后的湖汊水沟捕鱼。那些湖汊水沟上的积雪浮在水面上，有的结成了薄冰，有的像果冻，软绵绵的。气温在摄氏零度左右，由于冷暖不同的环境，雪落在水面上的形态不一。

寒冷的天气，鱼一般附着在水下泥土上不动。人们站在岸上，用力把扒网抛向远方较深的水域，然后用劲按住扒网贴近泥面快速往岸边回拉，只要扒网经过的地方水下有鱼，必定会进入网袋被逮上来。江心洲低洼蓄水的沟汊较多，夏天的大水退去后，沟沟汊汊、坑坑洼洼都蓄满了水。尽管秋天水位有所下降，但洼处基本上还有水。大水快速



退去后，留下了许多小鱼小虾。

夏汉玉一网一网地扒着鱼虾，水静和水深不停地将鱼虾捡到水桶里，有鲫鱼、鲢鱼、餐条、泥鳅和虾子。出水的鱼虾，被抖落在雪地上，除了泥鳅比较活跃还在弹跳外，其他的蹦不了一两下就不动了。水深最喜欢捉鱼，专抓活蹦乱跳的泥鳅。他不怕冷，特别开心。

江心洲冬天的风中带着江水的湿度，比一般陆地上的风要寒冷刺骨。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夏汉玉由于用力拖扒网，很快就出了一身热汗。他脱下棉袄，身上冒着热气，过一会热气消散，他又感到寒冷，又将棉袄穿上，却不再扣扣子。手上没有手套，他们的手早就冻红了。实在受不了，水静提议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他们碰到两个六七岁的小孩，一男一女。小孩在雪地里堆搭雪人。一个将近一米高的雪人渐渐出现，雪人有鼻子有眼，两个小孩子搭搭补补，似乎在边搭边讨论着哪里该补一点。水深边走边望，也想上去做点什么，可是刚到旁边，那男孩就说：“这是我们搭的，这是我们搭的。”意思叫他不要碰。夏汉玉望着这一幕，若有所思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水静看着眼前的一切，似乎明白了夏汉玉的心思，仰头望着夏汉玉，轻声地说：“汉玉，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吧。”

夏汉玉回过神来，看了一眼水静，说：“根据计划生育政策，我们是生一个孩子，但是，现在不行啊！你妈妈腿断了，行动不方便，我去生产技术股当股长，正在公示，不出意外下个礼拜就要去县局上班。我如果到县里去了，就准备带水深去县里上学。县里学校的条件比这江心洲好得多，叫我妈妈去陪他，让他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成为有用的人才，你就没有什么思想包袱了。你在这里上班，我也不放心，等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把我们目前的处境跟你妈妈说一下，叫她搬到所里去住，你好照顾她，她也好给你做一个伴。这样，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关于孩子的事，我何尝不想要一

个呢？你想想，如果再生一个孩子，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目前我俩又被单位调动分开了，能顾得过来吗？”

站在一旁的水静早已泪水涟涟。她挽着夏汉玉手臂，脸贴在他的棉袄上，磨来磨去，揩着泪水。夏汉玉扛起扒网，提着装着鱼的塑料水桶大声喊：“水深，回来，我们回家。”

十四

夏汉玉到县供电局生产技术股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很快就掌握了全县电网情况，了解到了电网的薄弱环节，开展了一系列的农网改造升级和规划建设措施。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和工作能力，夏汉玉不负众望，正如李副局长说的那样，很快被组织上提拔为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这个时期，松兹县供电局已改名为松兹县供电公司。

正当夏汉玉大有用武之地之时，国家对各地关乎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在这种环境下，电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根据国家电网的规划，对已建成的地方电网中的变电站进行逐步改造升级，使之具备“六遥”功能，成为无人值守变电站。新建变电站则按新标准新要求，一律建成智能化变电站。松兹县原有的8个区，现已撤销拆分整合为17个乡镇，共建14座35千伏变电站，还有三个没有变电站的乡镇，变电站建设也正在规划中。

夏汉玉在一年一度的全县农电工作会议上，就电力建设转型升级作了全面的动员和部署，阐述了电在国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在动员报告里，将电生动地比喻为人体的血液。他饱含深情地说：“电力输送就像人体的血液循环。除了主动脉输送，还有许多的毛细血管分配消纳血液。这个主动脉就是电网主网架，我们松兹县的主网架是由110千伏和35千伏输变电设备构成的。毛细血管就是它的配电网部分，主要是指10千伏及以下低压设备。电能通过高低等级不同的一座座变电站、一台台变压器和一条条电线，输送到城乡的每个角落，输送到工厂、



学校、医院、办公楼、商店和千家万户。电源源不断流淌，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然而，我们现在的用电状况并不理想，存在瓶颈，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罢，都存在阻塞的问题。电网建设初期，很粗放很简单，存在电力供不应求、电压低、电供不出去的现象。电力设备陈旧老化，电网脆弱，恶劣天气或用电量增大的时候，我们的电网随时会出现断电停电的问题。所以，我们只有更新换代，转型升级，建设坚强的电网，才能打破这个瓶颈，让电畅通无阻。”

在夏汉玉的主持下，松兹县制订了电力规划及具体实施方案：按照结构合理、适度超前、技术先进的原则，对配电网进行自动化改造，优化配电网结构，提升设备质量和运维管理水平，增强电网运行灵活性、准确性、可靠性；根据先易后难，先城区后边远山区和湖区，边改造边新建的原则，用7到10年的时间，全县全部建成坚强智能化电网，变电站一律实行无人值守。从根本上解决城乡用电需求问题。

从这时起，夏汉玉也进入了人生最有价值最丰富多彩的奋斗时期。他带领供电公司的测绘队、修试所、安装队日夜奔波奋战在松兹县的作业现场。他跑遍了松兹县的山山水水，跑遍了所有的变电站、台区、线路。他用了7年时间，提前3年完成了松兹县的智能化变电站改造和建设任务。

十五

江心洲变电站是全县最后一个改造的变电站。

江心洲变电站值班人员全部撤离的时候，是在这一年的秋天。

对于夏汉玉来说，这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天，他提出的松兹县智能化电网建设目标已基本实现，无人值守变电站已全部运行。组织上安排水静调往县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值班，夏汉玉一家终于团圆了。

这一年，水深考取了上海电力学院，水静妈妈也随水静搬进县城居住生活。唯一遗

憾的是，水静妈妈的腿一直没有完全好，走路一瘸一拐的。

搬家的这一天，县供电公司安排了专车。夏汉玉是坐搬家的车一道来的。他先到变电站看了看。当他双脚踏进变电站时，眼前立马浮现出那次高压线掉下自己奋不顾身救水静的情景，当时差一点连命都丢了，想想有些后怕。他进到配电控制房，看看那些设备，那些仪器仪表，那些不断闪烁的信号灯，那些不断变化的数据，还有终生不会忘记的值班室。值班室里有他的初恋，有他最早工作时的青涩，有他刚到这种环境下工作时的彷徨和挣扎。他走出变电站时，感慨万千，思绪飞扬。

“呜——呜——呜——”，一阵悠扬的轮船汽笛声将他拉回到现实中，江风呼啸，江水奔腾，粗犷的江心洲没有片刻的宁静，年复一年，世世代代。他将变电站院子门关好，然后慢慢上好锁。他已清醒地知道，这一刻，他彻底结束了松兹县的变电站有人值班的历史，变电运维管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夏汉玉是来帮水静搬东西的。他尽管后来调离了江心洲，但是由于工作和经常带孩子回来看水静的原因，江心洲始终是他跑得最多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电线电杆，变台仪表，他太熟悉了。他想得最多的，除了变电站，还有这里的生存条件。这里蛇多、蚊子大，居住在这里值班的人，室内没有盥洗间、厕所和厨房，饮食起居极不方便。如果遇到江水猛涨，洪水暴发，他们还要搬家避难。这样的环境，既折磨人，又磨炼人。正是因为这些磨炼，夏汉玉后来特别珍惜在县城工作的日子，特别珍惜后来的工作岗位。正是因为自己的珍惜和不断努力，他才有了现在的成长和进步。

水静昨天晚上几乎一夜未睡，白天眼睛红红的，像哭过似的，显得疲惫不堪。自从江心洲变电站建成到现在，十几年，她一直在这里上班。在这里经历的事，发生的人生变故，对她而言，太多太多了。此时离开，而且是彻底离开她生活了几十年的江心洲，



她心绪难平。这里是生她养她然后又让她成家立业的地方，这里有她童年的美好记忆，有她少女的青涩和矜持，有她懵懂而甜蜜的恋爱，有她婚姻的失败和磨难，有她人生旅途中燃起美好生活的希望和重建美满家庭的坚定抉择，有她孩子出生时的阵痛和孩子成长给她带来的快乐，有她在凄凉的江风吹拂下亲人逝去的无奈和哀伤，有她为人妻为人母不断成长的悲欢经历，有她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堪回首的过往。在这即将告别的时刻，她心头涌动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有激动，有不舍，有失落，有期待。当车子离开的那一刻，她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哗哗”地往外流。

水静在电力调控中心上班，一直上到退休。这期间，她妈妈身体一直不好，在县城住了五六年就去世了。

水静退休不久，便到上海带孙子了。夏汉玉依然还在上班，他妈妈身体还硬朗。

水深考取大学之前，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上都是夏汉玉妈妈在陪读照料。水深上大学后，水静很失落。特别是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总想着：夏汉玉要是有个自己的孩子，该多好啊！

方长松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漫读岁月》、中篇小说集《流淌的月牙桥》、诗歌集《并不孤独》。供职于安徽宿松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吴江摄影作品



向光而行

王 力

1

李雪梅离婚的第二天，她的好友刘文博就打来了电话：“哥们！听说你跟陈夕离婚了，还离了职，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婚外恋了，要奔向第二个春天啊，傍上了大款，要来个梅开二度？”

“刘大秘书，你消息真灵通。我是离婚了，但你也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我现在老了，哪个男的会看上我？”李雪梅有些失落地说。

“别那么没自信，好不好？中午在顺欣酒店，我请你，给你压压惊！”刘文博在电话里很暖心地说。

刘文博和李雪梅是同学，从初中到高中都在一个班，还考上了同一所大学。李雪梅报考的是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刘文博报考的是经济专业，他俩还同在一个校区。在别人的推测中，他们应该成为“青梅竹马”的恋人，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只是同学、朋友。刘文博说李雪梅是当代花木兰，高傲，太强势，是个女汉子，不适合做妻子，适合

做哥们，所以刘文博就一直叫李雪梅“哥们”。李雪梅说刘文博是一位儒士，文弱优雅，是个暖男，不适合做丈夫，像个异性闺蜜，或蓝颜知己。

中午，顺欣酒店 666 包间里，刘文博已经早早地到了，桌上摆放了四个菜，一瓶红酒，桌旁还放着一箱啤酒。李雪梅就问：“干吗呀？摆鸿门宴啊？”

刘文博边倒酒边说：“给你压压惊，也祝你时来运转。”

“停，你别这么唠嗑，我现在都已经停薪留职了，又离了婚。真应验了那句话：‘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就别刺激我了，留点口德吧。”李雪梅用手指了指刘文博，说。

酒喝酣时，刘文博突然兴奋地说：“哥们，停薪留职也许是一件好事，现在有能力的人都不挣死工资了，都搞第三产业。现在在市里就有一个好项目——光伏发电。记得你的毕业论文《光伏发电与辐射冷却发电转换的中子反应》曾轰动一时，也许是机缘巧合，你可真要梦想成真了。”

“光伏发电？你怎么知道的？”李雪梅惊奇地问。



“你忘了，我是市政府的秘书，开会时我做的记录。这可是一个大的举措，是国家给补贴的扶持项目。”刘文博喝了一口酒，很神秘地说。

“我一个弱女子，能有这么大的手笔吗？”李雪梅摆了摆手说。

“你怎么变了，上学时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质哪去了？现在我就打包票：只要你能弄到场地，够生产规模，我帮你。”刘文博胸有成竹地说。

走出酒店时，已是满天星光，只是有一大片厚厚的云朵遮住了那钩残月。此时，城市的夜晚已不再喧嚣，偶尔有车辆在街上驶过，显得夜更静了。有一只不知名的孤鸟，啼叫着从头顶掠过，使李雪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她忽然想起了宋代诗人李觏的诗：“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

2

家是什么？家是有欢乐、有至亲至爱的地方，爱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家是人生的港湾，是累了可以安歇的地方，是渴了饿了第一时间想回到的地方，是漫漫岁月遮风挡雨的地方。李雪梅却忽然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夜风挟着淡淡的海腥味轻轻吹来，这味道使李雪梅感觉有些郁闷，而且脸颊有些发凉，有一些冷意。她停下脚步，伸手捋了捋鬓角的头发。她想静一静、想一想，回忆一下自己的婚姻是怎么失败的，家是怎么破碎的……

2006年7月，李雪梅毕业于省电力大学，是海城市热电厂的校招员工，在单位负责继电保护方面的工作。

陈夕从东北电力大学毕业，与李雪梅同年进入海城市热电厂，在热电厂运转车间做技术员。六年后，陈夕不断努力转为管理岗，并升职为运转车间主任。他俩的结合，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

在结婚的第10个年头，女儿陈沫雪8岁的时候，陈夕升任热电厂副厂长兼技术总工。

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岗位。陈夕很优秀，很爱家，很体贴，李雪梅过着衣食无忧、精神愉悦的生活，30多岁了依然光彩照人。然而这种生活却被陈夕的升职改变了。

海城市热电厂表面上看，一切运行正常，但实质上却已经千疮百孔。由于采购的煤炭质量不合格，经常出现锅炉温度达不到标准的状况，这时就必须往锅炉里投入燃油助燃。这样使成本增加，严重影响了热电厂的经济效益。几个月来，热电厂连连亏损。受此影响，热电厂已经被市政府大改办列为停产整顿的五大高耗能企业之一。

在这危急时刻，祸不单行，仅仅在一个月时间里，厂里竟然发生了三次锅炉运行中突然熄火导致发电机组停运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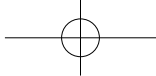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事故被上级认定为重大事故，原因是管理不到位。同时，热电厂还被查出财务账面上有65万元的亏空。最终，经过市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海城市热电厂领导班子调整，决定由陈夕接任厂长兼党委书记。

办完交接手续，陈夕和李雪梅走出热电厂的大门时已是华灯初放。李雪梅很高兴，就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陈夕，问：“老公，你高兴吗？”

“高兴什么？这么个乱摊子，年年亏损，说不准哪天就倒闭了！”陈夕忧心忡忡地说。

“倒闭什么？这么大的地方国企，哪有这么容易就倒闭，熬过这阵子就会好的。”李雪梅信心满满地安慰陈夕。

“没有那么乐观，现在热电厂面临着三大难题：第一，货场上那堆劣质煤炭，用不好用，扔又扔不起，就像一座大山压在肩上，喘不过气来。厂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使用，但是这些煤炭需要用多少燃油助燃啊？第二，热电厂的财务上出了赤字，入不敷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三，海城热电厂已经被市大改办列到停产整顿的高耗企业之列，随时都有停产的可能，人心惶惶。如果人心不稳，真的散了，那就很难重新拢起来了。再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多人，说不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又会兴风作浪，出什么幺蛾子……”陈夕说。



事情还真让陈夕说中了。陈夕接任厂长后，起早贪黑，天天加班，穿梭在各个车间。在陈夕的努力下，热电厂经营状况开始好转，并有了盈利。就在陈夕想要歇歇，喘口气的时候，厂里还真的出了幺蛾子，刮起了“沙尘暴”。大自然的沙尘暴污染环境，而流言蜚语的“沙尘暴”却伤人身心。

那是一个飘雨的午后，热电厂来了两个厂家的工程师，来整改锅炉的管道，调节排污除尘设备整定值。在酒店吃完饭，陈夕去前台结账，正巧遇到雷雨婷也去结账。雷雨婷来了个同学，她请吃了饭，刚刚送走同学。陈夕一眼就看出眼睛通红的雷雨婷一定喝了很多酒。

雷雨婷是热电厂老厂长兼党委书记雷平阳的女儿。雷平阳是一个极要面子的人，突然被免职，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常常失眠。在免职一个月后，雷平阳就因脑出血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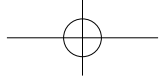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雷雨婷是电厂储运车间的材料员，和陈夕在一个车间一起工作了好多年。现在，陈

夕遇见雷雨婷喝了很多酒，于情于理都不该袖手旁观。他不是没有人情味的人，就打算把雷雨婷安全地送到家。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街道上行人稀少，陈夕和雷雨婷并肩站在公交车站台上。等了很久，公交车终于来了。陈夕扶着雷雨婷，把她送上了公交车。

两天后，海城热电厂就刮起了“沙尘暴”。在厂区的三个地方，人们发现了三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陈夕和雷雨婷并肩走出酒店的照片，照片下面写着“西门庆与潘金莲”。第二张照片是陈夕在公交车站台上扶着雷雨婷上公交车，照片下面写着“十八里相送”。第三张照片是陈夕走出单元门口，雷雨婷站在窗口向陈夕摆手告别的照片，下面写着“霸王别姬”。

李雪梅浑身颤抖地把照片甩在了茶几上，高声道：“陈夕，你看看，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事，你丢不丢人啊？当了半年厂长就变得花天酒地，就变得如此龌龊！”



郭庆摄影作品

“小梅，事情不是这样的。那天我陪厂家的李工程师去酒店吃饭，刚好碰见了雷雨婷，她喝多了，我就把她送回了家。”陈夕耐心解释。

“是吗？你糊弄鬼呐，你这是酒后无德。去公交车站点，就要站得那么近？就要搀扶着？你怎么没抱抱她呢？还搀着她上车，你恶心不恶心？”李雪梅越说越气，顺手把茶几上的水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一块碎玻璃片飞起，划过陈夕的脸颊，鲜血流了下来。

陈夕感到一阵疼痛，伸手摸了一把脸，见手上有血，心里纠结了一下，同时也身不由己地站立起来，伸手就狠狠地打了李雪梅一记耳光。

从那天起，陈夕便和李雪梅分居了。

分居后，陈夕回家的时间就开始变得晚了，也很少回家吃晚饭。越是这样，李雪梅就越看陈夕不顺眼。

一天夜里，李雪梅已经躺下来，陈夕在客厅沙发上斜躺着看电视。突然，陈夕的手

机响了，他接完电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李雪梅翻了个身，气呼呼地想：“一定是那个破锅炉又出事了。”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李雪梅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声音有些古怪：“喂，你是李雪梅吗？”

“我是李雪梅，你是谁，你有什么事？”李雪梅很不愉快地问。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丈夫陈夕去他相好雷雨婷家了，你要不去管管这事，没准就会造出一个儿子来。”电话里的人，声音是特意伪装的，语调怪异。

“你能不能别阴阳怪气，好好说句人话？”李雪梅很生气地骂了一句。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多余管这狗的事！”电话里的人也回了一句。

“你骂谁是狗，我看你才是一条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癞皮狗。”

“你……你还是大学毕业呐，什么水平啊，怎么什么都不懂呀。‘苟查’不是骂人，



‘苟杳’是个人名，是吕洞宾的朋友，也不知道你大学是怎么毕业的。”电话里的人应该是喝了很多酒，说话舌头有些发硬，还磨磨叽叽的，李雪梅生气地挂了电话。

李雪梅心想：“他还知道我是大学毕业，一定是个熟人，可他为什么要告诉自己，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这事会是真的吗？无风不起浪啊……”

越想越心烦，李雪梅再也忍不住了。照片事件后，她曾经问过陈夕：“老公，你说雷雨婷上次为什么会给你作证，证明你的清白，连我都感觉意外，除非你俩是老铁，有一腿！”

“闭上你的嘴，你们就喜欢嚼舌头，见缝下蛆。”陈夕很反感地骂了李雪梅一句。

其实，李雪梅原本就是开着玩笑，大咧咧的，也没往心里去，可现在想起来，李雪梅越想越有些不对劲。

李雪梅穿衣下床，心急火燎地直奔市政小区。刚进小区大门，就见陈夕从雷雨婷家所在的单元门里走了出来，边走边系着衣扣。李雪梅发疯似的奔了过去，照着陈夕的脸上就挠了一把，并声嘶力竭地骂道：“你个畜生，你还真在这里。”

“你……你怎么来了？”陈夕捂着脸问。

“怎么？意外吗？惊奇吗？是不是耽误你和狐狸精的好事了？”李雪梅哭着骂道。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雷雨婷在酒店喝多了，是酒店的服务员打电话给我，她也没说是雷雨婷，就是热电厂的职工喝多了，不算账，还摔了杯子，酒店要报警，所以我才来的。”陈夕也大声地吼了起来。

“是吗，然后你就英雄救美，你就上她家了，就来了个贵妃醉酒，衣服都脱了，你怎么不在她家睡一宿呐？”李雪梅说话咄咄逼人。

“我只是把她送到家，她吐了我一身，我就把衣服脱下来，擦了擦。我对老天爷发誓，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陈夕感觉这事真的有些说不清了。

“你不用和我解释了，我不想再看到你，你让我感到恶心！”李雪梅骂完转身就跑出

了小区的大门。

陈夕的脸火辣辣地疼，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自己的脸就被李雪梅打破了两次，想一想都感觉丢人。如果不是为了女儿沐雪，陈夕真想和她离婚。

陈夕不想回家，不想回家看李雪梅那张哭丧脸，就心事重重地回到了热电厂，在办公室里一直坐到天亮。

初秋时节，万物凋敝，路边的杂草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老人，蹒跚踱步，无法掩饰它的风烛残年。清晨里的薄霜也欺凌着这杂草和残花，只有人行道上凸凹的盲道依然不变，显得坎坷而忧伤。

开完早会，运转车间主任张凯达递给陈夕一份李雪梅的停薪留职报告。陈夕已经整整半个月没回家了，他不知道李雪梅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陈夕想打电话问问李雪梅，可刚拿起电话还没有打通，英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言就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李雪梅正式向陈夕提出离婚。李雪梅聘请了一个刚留学回来的律师，是一个博士，叫郑言。郑言找到了陈夕，交给他一份离婚协议书，让他看看，表个态。

陈夕说：“离婚吧，我同意，在分割财产时请你多倾斜点李雪梅。”

听到陈夕这么说，律师郑言有些疑惑。

离婚很简单，财产分割很清晰，因为陈夕很大度，大度得叫李雪梅意外。陈夕同意离婚越痛快，李雪梅就越生气，这说明陈夕根本就不留恋她们母女。

在深秋最冷最冷的时候，陈夕和李雪梅的婚姻走到了尽头。陈夕拿起《离婚协议书》，详细地看了一遍。

子女抚养、抚养费及探视权这些栏中的内容是，女儿监护权归母亲李雪梅。父亲陈夕每月提供抚养费1000元（包括学费）。探视权后面写着“随时”。抚养时间是到女儿陈沐雪18周岁。

离婚财产分割条款一项的内容是，现居住的楼房购买时价值30万元，归女儿陈沐雪所有。现有存款33万元，其中18万元归属



女方李雪梅所有，15万元归属男方陈夕所有。捷达车一辆，作价3万元，归男方陈夕所有。

……

陈夕拿起笔在楼房归属权陈沐雪后面填上了李雪梅的名字，又在现有存款栏里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把18万改成了33万。他把那辆二手捷达车的所属权人也改成了李雪梅，然后在修改的地方摁了手印。他在最后一栏签了名，并递给了郑言。律师郑言接过《离婚协议书》，眼里掠过一丝惊诧，随即皱了皱眉说：“修改了这么多处，是不是应该重新再打印一份？”

“重新打印一份？你不觉得这么做，你很多余吗？”陈夕狠狠瞪了一眼郑言，一语双关地说。

郑言的脸一下红了，很不自然地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了李雪梅。李雪梅却意外的平静，平静得叫陈夕心里难受。

陈夕好久都没细看李雪梅了。她快40岁的人了，身材依旧苗条，眼神依旧清澈，没有一丝伤感。陈夕问李雪梅：“不说点什么吗？”

李雪梅轻蔑地笑了一下，说：“缘分有长有短，也有深有浅，不可强求，强扭的瓜不甜，况且你已经不爱我们了，另有了新欢。”说完便绝尘而去。

3

有时回忆真的很快，十几年的经历，无数的悲欢离合，有时都会凝缩成一个时刻、一个片段。

李雪梅叹了口气，感觉很累。吃饭时刘文博告诉她的那个光伏发电的项目忽然闪过脑海，并深深地触动了她，顿时给她打了一针兴奋剂。此时，那一大片厚厚的云朵已经飘离残月，李雪梅的心里一下子敞亮了许多。李雪梅心想：“不管残月不圆，明天还有明天，不管月亮之上飘没飘过云朵，生活还是生活，奔波还要奔波。”

第二天，李雪梅就开着那辆旧捷达车四处转悠，要么去废旧的农场，要么去荒芜的

地头，要么就去空闲的农院。其实，李雪梅整天在郊区转悠，是在寻找时机，要在近郊找个场地。这是她的第一步计划。

李雪梅心想：“这一点谱都没有，会不会瞎子点灯——白费蜡呀！”但是，只有找到场地，争取到这个开发项目，她才能改变自己现有的状况。有时走累了，她就找个高地坐会儿，喝几口矿泉水。现在离婚了，她还能靠谁呀？

一个月的奔波，李雪梅黑了，也瘦了，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在近郊的最东端看中一个正在出售的养鹅场。那是市里一个退休老工人建的，有十二间简易的鹅舍，已经破烂不堪。场地却很大，有二亩左右的旱地，其余的是一个大水坑，大约有三万来平方米。李雪梅用树枝一测，水却不深，也就是20厘米左右。

李雪梅问看院子的老头：“大爷，这池子里有鱼吗？”老头瞟了一眼李雪梅说：

“这也不是养鱼池，只是一片洼塘地，整天二三百只鸭鹅翻动，哪来的鱼。”

李雪梅讨价还价，最终以她满意的价格买下了这个养鹅场。办完过户手续，她把刘文博拉来了，问刘文博：“老同学，你看这怎么样，够不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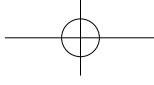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我看还是小，再有这么大还差不多。”刘文博摇着头说。

刘文博一眼就看见与养鹅场相隔不远的一座废弃瓦厂，面积大约有两万多平方米。

“看什么看？我都看完了，那瓦厂和我的养鹅场中间隔着一块荒地，荒地还有两座坟。我想都没敢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李雪梅泄气地说。

“你没试试怎么知道不可能呢？”刘文博鼓励李雪梅。

第二天，李雪梅找到了有荒地产权的村委会。村委会主任一听别提多高兴了。前几年，南边的邻村被划进了市郊社区，一下子寸土寸金，他眼馋了。现在他都快退休了，机会眼看着就不多了。况且，这个破地方，种啥啥不长，包给谁谁不要。李雪梅看了土地台账，这并不是耕地，就决定买了。经双方协商，



瓦厂以42万的价格被李雪梅买断。但李雪梅有个条件，就是要连同那块荒地一起买断，她要把两个场地连在一起。

村委会主任搔了搔头发为难地说：“荒地我可以做主，但是坟地我说了不算。”

李雪梅想了想，说：“我可以再出10万，那两座坟我给4万，让他们迁走，那块荒地我再加6万！”

村委会主任跑了一上午，终于和坟主的家属签订了协议。下午又召开了村民大会，让村民都在瓦厂的买卖协议书上签字画押。这个程序是李雪梅要求的，村主任说这是多此一举。

三天后，李雪梅就和村上签订了购买合同，并去市里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李雪梅又花了8万元，把瓦厂的废土用车拉到了养鹅场，把养鹅场的洼塘地填平，又铺上一层废弃的煤灰，并用铁丝网围了起来。

有时人生就像在游览一处风景，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李雪梅万万没想到，就在她买完土地6个月后，朝阳镇就划归了市里，成立了朝阳开发新区。这里的土地和房屋一夜之间就暴涨了。

一位开发商看中了李雪梅的5万多平方米的土地，想在这里盖一个高层楼区，出价800万元。李雪梅拒绝了，因为建一座光伏发电厂是她大学时的梦想，她不想让自己的人生过得碌碌无为。

一个月后，刘文博和开发办的领导勘查了这片土地，也看了相关土地使用证和土地使用权转让书。10天后，政府下发了许可手续和项目确认书。这是一个装机容量2兆瓦的光伏项目，总投资约1100多万元。根据发改委文件，对应“民用建筑节能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市里将一次性补贴300万元。

可去哪筹集差的800多万元啊！李雪梅彻夜不眠，忽然想起陈夕刚接任厂长那会，困难重重，陈夕曾经讲给她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遇到一件很难的事，首先便想到去寺庙里求观音。他走进庙里，跪在观音像前叩拜，发现自己身边

有一个人也跪在那里，仔细一看，那个人长得和观音一模一样。他忍不住问：“你怎么这么像观音菩萨啊？”“我就是观音。”那人答道。他很奇怪地问：“既然你是观音，那你为何还要拜呢？”那人答：“因为我也遇到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然而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李雪梅茅塞顿开。她拿着土地使用证和光伏发电厂的许可证，还有她家的房产证，在市开发银行贷款800万元。半年时间，在那曾经是一片废墟的荒地上，就奇迹般地建起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厂——曙光光伏发电厂。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6年过去了。李雪梅终于还清了银行的贷款，有了盈余，见到了效益。李雪梅的心情也一下子好多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4

窗外天寒地冻，大地上白霜厚雪，一年又要过去了，时间总是比感觉过得快，就像歌词里写的：“我们永远追不上时间那匹白马。因为，我们不是王子……”

陈夕也不像“王子”，他没有那么潇洒高贵。李雪梅也不是“灰姑娘”，她没有被后母虐待的遭遇。相反，她有一个通情达理的继母。

昨天，继母带来的异姓哥哥在电话里说：“李雪梅，我妈病重了，手术钱还不够，你能不能给转点钱，我妈还说，她想你了。”

李雪梅已经很久没回老家了，爸爸去世已经快4年了。那个家在李雪梅的脑海里已经渐渐地淡薄了，就像黄昏后的炊烟一样，很淡很淡。如果还有一点残存的记忆，那就只剩下继母了。

李雪梅的继母身材娇小，很爱笑，也很善良。在李雪梅10岁那年，她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何振奇嫁过来。她对李雪梅很好，就像亲妈一样。那种种的好，李雪梅已经记不全了，只记得自己12岁那年得了感冒，嘴



唇干裂得都出了血。那是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大雪封山，爸爸在镇上打零工，继母用娇小的身子背着她去诊所打针，回家时还跌倒了。继母用她的外套捂着李雪梅的头，李雪梅感觉到继母冻得全身都在发抖。

回到家里，李雪梅说有点饿。那时她家里很穷，只有几棵白菜、几个鸡蛋、一点白面。继母在炉子上烧一小盆水，将白菜撕碎洗净放进去煮，又从荤油坛子底下挖出一些肉末放进盆里，放上酱油、盐巴，又打了两个鸡蛋，搅均匀倒进盆里。蒸汽中，盆里泛起金黄的蛋花。然后，继母把仅有的那点白面放在大碗里，一边加水一边搅拌，面块均匀后，用手细细地筛选，把形成的小面疙瘩放进小盆里……

一下子，屋里就弥漫了浓浓的香味。

李雪梅捧着热腾腾的疙瘩汤，吃得大汗淋漓，站在一旁的哥哥馋得直舔嘴。最后，继母把李雪梅吃剩的面汤盛给了哥哥。那一刻，李雪梅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第二天一大早，李雪梅就去了光伏发电厂安排了一周的工作，又去了趟银行，取了一些现金，然后，登上了回老家的列车。

列车在旷野上奔驰，大自然把一方冰雪都镶嵌在窗外，雪洁白而悠远。深冬的冷凉在李雪梅的眉峰上横亘，一直蔓延到李雪梅的心里。偶尔到站停车，车门打开，风便灌进车厢，那一刹那，风便打通了人与自然的隔膜。

如果不离婚的话，陈夕绝不会让她一个人回老家，一定会陪她一起回来。可现在他们已经离婚了。告别了那段温馨的日子，她告别了曾经深爱过的男人。她会将那段爱，打包封存在心底。那曾经亲密无间的爱人，从此天涯陌路。也许，只有在某个飘雪的冬夜，她才能想起还有一滴泪没有流干，还有一处伤口没有愈合，还有些隐隐疼痛。

现在父亲已经故去了，自己又离了婚，李雪梅感觉最缺少的就是来自家的亲情。可她的小家已经散了，残缺了，而老家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李雪梅感觉继母是她生命中和老家唯一尚存的一丝关联，至于继母带来的

哥哥，李雪梅真的不想见他，甚至都不愿意想起他。因为这个哥哥对李雪梅总是充满了敌意。他感觉是李雪梅夺走了他的母爱。特别是李雪梅上大学后，他认为母亲和继父一直都很偏心。

8年前，哥哥要买房子，父亲打电话告诉李雪梅，要把家里仅有的8万元钱给哥哥。父亲说：“小梅，我和振奇他妈商量过了，这事不能瞒着你。”

李雪梅说：“爸，你给吧，我不会与他争的。”

后来，爸爸在电话里偷偷告诉李雪梅：“小梅，何振奇真不是个东西，收下8万块钱都没说句感激话，真是个狼崽子。”但从话语里李雪梅还是听出了爸爸很开心。

何振奇结婚时，父亲又焦急地给李雪梅打电话说：“小梅，你哥要结婚了，还差3万元，你能借吗？”

李雪梅说：“爸，你别着急，我明天就给你汇过去。”

李雪梅的父亲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你哥比你上大学花的钱都多，他心里明镜似的，可就是装糊涂！”

李雪梅安慰父亲，说：“没事的，都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了，就跟亲人一样，这钱我不要了，只要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李雪梅的父亲叹了口气，挂断了电话。

在医院的病房里，李雪梅见到了继母，她瘦得像一个孩子，蜷缩在床上。见到李雪梅后，她使劲坐了起来，一把攥住李雪梅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不停地问：“小梅，你还是和沐雪两个人过呢？”

“嗯！”李雪梅说。

“那陈夕也还是一个人过吗？”她又问。

“嗯，他也是。”李雪梅并不希望别人问这些。

“听妈的话，妈是过来人，凡事都不要太求真，求真苦的还是自己。你还是和陈夕和好吧，再找一个人家，前一窝后一窝的难啊！再说陈夕这个人也不错，对你又好。这人在世上啊，哪有不犯错的，咱不能抓住一点错就不放。有时别人的错都能原谅，怎么轮到自己的亲人



犯了点错就不依不饶了呢？再说……”

“这老太太，见到你比见到亲儿子都亲。”何振奇带有几分醋意地说。

哥哥的冷漠如一把刀，深深地刺痛了李雪梅。按世俗道理，这没有血缘关系组合的家庭，父亲不在了，家也就散了。他们的事，李雪梅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出于道义，她也可以象征性地少给点钱。但李雪梅看在十几年来继母一直陪伴父亲的情分上，看在继母就像亲妈一样呵护自己、疼自己的情分上，她的心就软了。

“哥，手术费差多少？”李雪梅看着何振奇问。

“啊，还差2万多，不过你拿不拿都行，我结婚时欠你的钱还没还呢。这次告诉你，主要是我妈想你了。”何振奇自知理亏地说。

望着这尴尬的场面，李雪梅想，有时理解不需要言明，沉默是深思熟虑后的宽容，据理力争最容易伤害亲情。

李雪梅十分大度地说：“哥，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见外的话，你结婚时的钱是我做妹妹应该帮的，我不要了。”

李雪梅边说边从包里把钱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说：“哥，这是8万元，给妈看病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妈把咱俩拉扯大，她不容易呀！”何振奇震惊了，万万也没想到李雪梅会带来这么多钱。多年的隔阂似一堵墙蛮横地阻隔了他们彼此的沟通。此刻，在8万元的重锤下，那墙轰然倒塌。

何振奇的手有些颤抖，满脸泪水，一把扯过李雪梅的手说：“小梅，小妹，都是哥不好，这些年哥哥做的事太不对劲了，哥不是人，哥对不起咱爸，哥也对不起你呀！”

李雪梅伸手握住何振奇的手说：“干吗呀，都多大的人了，还跟孩子似的，告诉你，咱爸可是在天上看着咱们呐，他不是想看你哭，而是想看你笑。”说着说着，李雪梅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5

深冬的雪夜，很寂静，静得让路灯也似

乎犯了困。它有气无力地站在雪中，用那忧郁的目光看着不远处的地方。

李雪梅站在窗前望着雪夜，感到有些空寂。自从和陈夕离婚后，李雪梅就感到自己像得了色盲一样，在她的眼里，一切都失去了颜色，世界变得冷漠，只有周末女儿沐雪回来，她的心里才有一丝丝暖意。

女儿沐雪手拿着一本书，身子斜躺在沙发里，一只脚搭在茶几上，另一只脚放在地上。李雪梅已经把电视调到最小的音量，怕影响沐雪学习。她侧头一看沐雪的姿态，就走过去坐到她身边，并用手轻轻在沐雪的腿上拍了一下，说：“规矩点坐着，都大姑娘了，还坐没坐相站没站相。”

“是，皇后！”沐雪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坐直了身子。沐雪坐直了身子几乎就和妈妈齐肩了，她凝视着妈妈，惊讶地说：“妈，你有白头发了？而且还有好几根。”边说边站起身，用手在妈妈的鬓角扒拉几下，然后轻轻地将白发捏在手指间一拽，就拔了下来。

李雪梅身子一抖，说：“死丫头，轻点。拔它干吗？妈老了，白发是拔不干净的。”

一共拔下了3根白发，沐雪把它放在书上，在灯光下研究起来。这三根头发一根全白了，如银丝般透明，一根黑白各半，第三根很奇特，根部是黑色的，中间是棕红色的，末梢是灰白色的。

“摆弄它干吗？当什么宝贝啊，你不嫌脏啊，快扔掉。”李雪梅用胳膊肘拐了一下沐雪，说。

“这就是宝贝呀，我才不扔呢，我要把它夹在书里，我要记住妈妈为我挥洒的心血、熬白的头发，还有流逝的青春。”沐雪笑嘻嘻地看着妈妈说。

“去，你作诗呀？这一出怎么那么像你爸。”李雪梅话一出口就感觉心里一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下子想起了陈夕。这是他们离婚这么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女儿面前提起他。

“别提他，我才不会像他那样花心、狠心。”沐雪一下子就变了脸，怒气冲冲地说。

“小孩子别什么话都说，大人之间的事，



你就别掺和了，有些事情，也许不是当初想象那样。”李雪梅意味深长地说。

“那会是啥样？他和别的女人不清不白的，他不要我了，还和你离了婚，我恨那个狐狸精，我也恨陈夕。”沐雪越说越气，“叭”的一声把书摔到了茶几上。

“沐雪，你不能这样，他毕竟是你的爸爸，他把房子、存款、车，把整个家都留给了我们。”李雪梅有些伤感地说。

“可我不稀罕这些，我只想要一个完整的家，要一个疼我爱我的堂堂正正的爸爸。”沐雪眼里噙满泪水。

“有些事情太蹊跷了，我也没有细想，也许我当初太冲动了，我越来越感觉好像中了别人的圈套，冤枉了你爸爸。”李雪梅小声说。

“啊！”沐雪惊得张大了嘴巴。

“那我们去告他们。”沐雪随即愤怒地说。

“可法院是讲证据的，我和你爸是协议离婚。”李雪梅叹气说。

“这可怎么办？”沐雪泄气地跌坐到沙发上。

沉默了一会儿，沐雪起身去了卧室，拿来一把剪刀，到妈妈的身后，装作为她梳理头发，小心翼翼地剪掉余下的白发。李雪梅还是感觉到了，感觉到剪刀从发际划过，那是一种心灵感应，是一种幸福的感受。她知道女儿怕她看见白发伤心，可是时光流转、岁月浸染，谁又能让青春永驻。

李雪梅说：“闺女，你别剪了。岁月无情，谁都会老的，只是有些不可思议啊，活着活着就老了，活着活着就活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沐雪听着听着，就听出妈妈的声音有些不对，低头一看，世界上最坚强的妈妈的眼角竟然挂着两颗晶莹的泪滴。

6

离婚之后，陈夕每三个月都去学校看一次沐雪。可沐雪总是不搭理他。陈夕知道沐雪恨他，但自己也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渐渐地，陈夕感觉到，随着沐雪慢慢长大，对

他的抵触心越来越小了。所以，陈夕总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单独和沐雪吃顿饭，好好聊一聊。

离婚后的第五年，陈夕忽然想起了沐雪的生日，感觉这正好是个机会，就决定去学校找沐雪。

立秋后的雨分外凉，风也很倔强，携着雨打在脸上有种很疼的感觉。因为没打伞，一会儿工夫，陈夕的短衫就粘到了身上，风一吹有点冷。

陈夕没有找到陈沐雪，打她的电话也不接。没办法，陈夕只能打电话问李雪梅，李雪梅不冷不热地说：“今天是星期五，下午还有一节课，沐雪应该在学校，有事打她的手机，我正忙着呢。”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陈夕想了想，打通了班主任于老师的电话。班主任让他在校门口等一会儿，陈沐雪的同学去接他进校。来接陈夕的是和陈沐雪住一个寝室的莹莹。莹莹说陈沐雪好像去网吧了。陈夕一听就火了，没好气地说：“不好好上学，怎么去网吧了，哪个网吧？”

莹莹看见陈夕凶巴巴的样子，怯生生地说：“说不准在哪个网吧。我们上网，网吧都不固定，都是打一枪换个地方。”

陈夕一听这话气就更大：“什么叫打一枪换个地方？这不是学坏吗？”他二话没说，就开车去网吧找。

这个城市陈夕太熟悉了，他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哪块有网吧，哪块有酒吧，哪块有台吧，哪块有话吧，他了如指掌。他从离学校最近的网吧开始找，一家家地找，一直找到第六家网吧，才找到陈沐雪。

陈沐雪正坐在电脑前，跷着腿，戴着耳机，晃荡着身子打游戏。陈夕走过去拍了一下陈沐雪的肩膀。陈沐雪连头都没回就骂道：“别他妈碰我，我就要过第四关了。”

陈夕这个气，伸手摘下了她的耳机，大声地吼道：“看看你能不能过了我这关！”

陈沐雪身子一抖，回头一看是陈夕，就一激灵地站了起来，问：“你……你怎么来了？”

“来陪你过生日，来陪你打游戏。”陈夕气愤地说。



“我是来查学习资料的，就……就顺便打了两局。”陈沐雪没有底气地说。

“别人怎么不来网吧查资料呢？”陈夕瞪着眼睛问陈沐雪。如果是男孩，陈夕非踹她两脚。

“她们，她们都有笔记本电脑，在家里就查了。”陈沐雪终于想到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

“好，我也给你买。”说着，陈夕拽着陈沐雪的胳膊出了网吧。

在百德电脑公司，陈夕花了4200元给陈沐雪买了一台配置很高的笔记本电脑。沐雪抱着笔记本一声不吭，倒好像有了很大的委屈。

自从爸妈离婚后，陈沐雪就不快乐了，总感到家缺了一半，那快乐和幸福好像在一夜之间就离自己远去了。在她的记忆里，最温馨的就是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

陈沐雪常常想起和爸爸一起看电视的情景，坐在爸爸的腿上，那感觉美美的。和爸爸一起练字、和爸爸一起学外语、和爸爸一起逛街、爸爸一起滑旱冰……她想起爸爸给自己掖被角，想起爸爸捏着自己的鼻子……可这一切都被那个叫雷雨婷的女人给抢走了。她恨雷雨婷那个女人，她也恨爸爸。因此，她就赌气一直不叫陈夕爸爸。

陈夕侧过脸看了看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沐雪，她一脸的委屈。陈夕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今天是女儿的生日，原本是想给她个惊喜，带她吃顿饭，饭没吃还给了她一个惊吓。陈夕想了想，说：“下雨了，爸爸把你送回学校，你的钱够花吗？”

“够！”陈沐雪面无表情地只说了一个字。下车时，陈夕掏出1000元钱塞进陈沐雪的兜里，陈沐雪伸手摸了摸，也没吱声，也没回头，径直地走进了学校。

陈夕第二次去看陈沐雪，是陈沐雪16岁生日那天。他出现在寝室门口，沐雪正趴在中铺上，耷拉着一条腿，戴着耳机听音乐。上次在校门口见过陈夕的莹莹，一眼就认出了陈夕，趴在室友张涵冰的耳边说：“陈沐

雪爸爸来了。”

张涵冰看见站在寝室门口的陈夕，就惊诧地对莹莹说：“啊，她爸爸长得真帅呀。”

没错，陈夕很帅，一米八的身高，棱角分明的脸，修长的身材，带着北方男人特有的英俊硬朗。他戴着一副度数并不高的眼镜，看上去标致却不彪悍，文静却不文弱。

“陈沐雪，看谁来了？”张涵冰伸手拽了一下陈沐雪晃动的腿喊。

陈沐雪跳下来，边摘耳机边问：“你怎么来了？”

“来给你过生日。”陈夕边说边往外掏东西。

“你特意来学校给我过生日，就拿这些东西呀？你这是哄小孩呐？”陈沐雪很不高兴地说。

“一会儿请你吃大餐。”陈夕也不生气，笑着说。

“你请我们全寝吗？”陈沐雪用挑战的口吻说。

“当然，今天是我闺女的生日，当然是闺女说了算。”陈夕大方又大度地说。

“姐妹们，说，想吃啥？”陈沐雪用眼神扫了一下室友，并不怀好意地问。

“吃麻辣排骨锅。”莹莹高兴地说。

陈沐雪眨眨眼睛说：“瞧你这点出息，要吃火锅也得吃海鲜火锅，我老爸可是大厂长，不差钱。”

张涵冰趴在陈沐雪的耳边悄声地说：“他是你亲爸吗？你怎么这样宰他？”

陈沐雪没吱声，只是用胳膊肘碰了张涵冰一下，努努嘴。其实，陈沐雪早就知道爸爸的热电厂已经停产关闭了，但她就是想“报复”陈夕。

陈夕拿起陈沐雪的衣服，给她披上说：

“对，给我闺女过生日，花多少钱，老爸都不心疼。”

“那要给婷婷过生日，你是不是更大幅度啊？”陈沐雪边穿衣服边讥讽地说。陈夕的笑僵住了，心里也一下子堵住了。

“婷婷是谁呀，是你姐吗，还是你妹呀？我们怎么从没有听你说过呀？”张涵冰凑过



去问。

陈沐雪看着陈夕的表情，感觉他大老远地来给自己过生日，自己做得有点过，就又把话拉回来了。

“我是说，我们家的那只泰迪，我叫她婷婷。”陈沐雪笑嘻嘻地看着陈夕说。

张涵冰撇了撇嘴，说：“你丢不丢人啊，竟和一只小狗争风吃醋。”

陈夕勉强笑了笑，便领着她们四个女孩去了全市最火爆的海鲜火锅城。

吃完饭已是黄昏，火锅城里灯火通明，空气里散发着海鲜的香气。陈沐雪从心里萌发了一种温情，那是一种身边有爸爸气息的感觉。当陈夕去吧台结账时，张涵冰问陈沐雪：“你爸可真宠你呀，那年过生日给你买笔记本电脑，今年领我们吃大餐，这顿饭少说也得1000多。我要是有这么帅这么有钱的老爸，我会美死的。”说着，张涵冰还向陈夕做了个飞吻的动作。

“你别臭美了，他是我爸。”陈沐雪说这话时侧过头看了陈夕一眼，却发现陈夕的背有些微微驼了。吃饭的时候，她就偷偷看过他，发现他的眼角有了皱纹，白发也多了些。

陈沐雪在心里说：“老爸，你真的老了，但你也别怪闺女这样对你。这是因为我太在意你，太爱你，才会……”这么一想，陈沐雪感觉鼻子酸酸的，眼泪就大颗大颗地落了下来。

张涵冰和莹莹一脸茫然又不知所措地望着陈沐雪。

7

初夏，远处的海面水天一色。海鸥盘旋，翅膀毫无畏惧地掠过波涛汹涌的浪尖，是那么从容。近处的浪花，洁白晶莹，并轻轻地抚着细软的沙滩，随即画出一条绵延而曲折的银线。沐雪手提着凉鞋，光着脚丫一动不动地眺望远方，李雪梅站在沐雪的身后问：“沐雪，你怎么了，在想啥？”

“我在想海鸥的翅膀那么柔弱，怎么能

在暴风雨中那么勇敢，那么自由地飞翔？”沐雪感慨颇深地回答。

李雪梅看了一眼辽阔的大海，坚定地说：“因为它的眼里有天空，它的肩上背负着梦想。”

生活就像一个梦的舞台，命运的面孔就是戏中的脸谱，所有人都在做梦，都在演戏，变化万千。但每个人又都只是演员，而决定角色和人生的只有导演。陈夕万万没想到，离婚后的李雪梅竟然修成正果，成了“导演”。她导演了自己的人生，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成了一个装机容量2兆瓦的光伏发电厂——曙光光伏发电厂的老板，资产达千万元以上。

李雪梅也很意外，一个拥有一千多人的地方国营企业——海城市热电厂，竟然在自己停薪留职四年之后停产倒闭了。所有的人员，从厂长到门卫都被分流到市里各个县城的小型热电厂——秸秆发电厂和城市供暖电厂，或者有人在家待岗。

陈夕被安排去沿江县热电厂做工会主席。他不愿离开海城市热电厂，市发改委只好把他安排在留守处当了主任，只享受股级待遇，工资发他之前工资的75%。留守处还有包括雷雨婷在内的6名员工，工资发各人之前工资的60%。

陈夕的执着让很多海城市热电厂的人感动，但李雪梅对陈夕既没感动，也没记恨。一晃离婚好几年了，雷雨婷也一直单身。他也没和雷雨婷走到一起，也没有什么绯闻。对于当年的事情，李雪梅总感觉有些蹊跷，但又没有什么证据，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默默承受。

一直以来，李雪梅就怀疑一个人，就是当时的储运车间主任李心野。因为陈夕任厂长后，成立了采购部，取消了储运车间主任对原材料的采购权，触犯了她的利益。李心野的眼里，总闪烁着一种诡异的光，就像一只奸诈的狐狸眼里发出的光。

这年的3月6日，曙光光伏发电厂进行了一次开关柜保护更新施工，李雪梅陪着厂家的技术员在悦来酒店吃饭。两个技术员文质彬彬，喝酒也不大声喧哗。隔壁包间里的



一伙人却很吵闹：“李心野，你别拿老子不识数，我的事用得着你告诉韩松吗，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老子还愿意管你们的破事呀？不告诉韩松，他就要去公安分局报案了，你还不蹲吧驴子（监狱）蹬缝纫机呀！”

“你骂谁是狗？我看你才是一条狗！”

“你……你，你什么水平啊，怎么什么都不懂呀，这不是骂人，‘苟杳’是个人名，是吕洞宾的好朋友，也不知道你是哪个师母教毕业的。”

李雪梅忽然感觉这话很熟悉，这声音也似曾相识。猛然，李雪梅想起多年前自己曾经接到的那个匿名电话。

李雪梅有些激动，有些愤恨，有些失控，起身并迫不及待地踹开了隔壁包间的门。

包间里的人都很惊诧，他们都是原海城市热电厂的职工，一见是李雪梅就连忙站起来说：“是嫂子呀，快坐下喝杯酒。”

李心野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从他的眼神里，李雪梅确定了他就是打匿名电话的那个人，而且散布照片的人也应该是他。李雪梅怒不可遏地用手指着李心野问：“李心野，我问你，几年前你为什么给我打匿名电话，你又为什么散布照片？”

“嫂子！我没有啊，什么照片呀，什么匿名电话呀，我……我都听糊涂了。”李心野满脸通红，低着头，没有底气地回答。那分明就是一种默认，摆出一种求得原谅的可怜相。

李心野的可怜相并没有唤醒李雪梅对他的同情，相反却激怒了李雪梅。她破口大骂：“李心野，你就是个畜生、人渣，一条癞皮狗。只会背后捅刀子，你都不配做人。”骂完，李雪梅转身离去。

李心野的脸就像一个红薯被放在火上翻炒，渐渐呈现出一个丑陋的焦壳。

从酒店回到家，李雪梅忽然感觉周身无力，心里很堵，就斜躺在沙发里，一动都不想动。电视里，歌手梁静茹深情地唱着她的歌：如果爱情是你的游牧，拥有过

是不是该满足。谁带我踏上孤独的丝路，追逐你的脚步。谁带我离开孤独的丝路，感受你的温度……

听着听着，李雪梅突然有一种细微的感动，莫名地，这个歌声触碰到她心底最柔软也是最冰冷的地方。李雪梅喝了一口咖啡。咖啡有些凉了，倏地从咽喉凉到她的心口。自从离婚后，李雪梅就一直感觉屋里有些冷，是冷清的那种冷，哪怕是在盛夏时节。

李雪梅把所有带陈夕的照片都收起来了，床头挂的是自己和女儿去呼伦贝尔旅游的照片。照片上的远方是蓝蓝的天空和盘旋的鹰隼，近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奔驰的马群，很远的地方是一对情侣在马背上嬉戏，近处是自己和女儿挽着手。这是一幅温馨而绚丽的图画，可李雪梅还是感觉出淡淡的冷清与孤独。

没有了陈夕的照片，并不意味着陈夕就真的走出了她的世界，李雪梅睡觉时还习惯侧着身子，习惯睡梦中把手伸过去搂陈夕，可床的那侧是空空的，没有陈夕的身子和那暖暖的温度。

梁静茹的歌唱完了，再上台的是一个嗲声嗲气的网红男歌星，李雪梅听着就心烦，换了个频道，一看是吵吵闹闹的韩剧，再换一个频道，一看是广告，再换一个还是广告。李雪梅侧脸看了一眼沙发另一头看书的沐雪，没有说什么，就索性地关掉电视回到了卧室。很久很久，她才迷迷糊糊睡着了，但睡得很不踏实。沐雪走进她的卧室，给她拽了拽被子，关床头灯，她都知道。

8

李雪梅想起沐雪说想买件羽绒服，就打开钱包给沐雪拿钱，可钱包里只有500多块。于是，她提起包就去了街口的工商银行，可女柜员把卡递出来说：“这张卡已经销户了。”

“你是不是看错了，怎么会，前几天我还用了它，里面应该有37万多。”李雪梅疑惑地问。

女柜员有些不耐烦地说：“系统上显示



的会有错吗？”

“这卡一直在我的手里，怎么会被销户呢，你们必须给我个说法。”李雪梅愤愤地说。

“你的卡是你自己开的户吗？如果是委托别人开的，如果别人有你的身份证就可以挂失、补卡，原始卡就会被销户。”女柜员一下子变得有些耐心了，她看出了李雪梅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这句话提醒了李雪梅，她想起来，这张卡是陈夕给她开的，而且在离婚前自己的身份证确实丢过，也补过。

“是陈夕干的！”这么一想，李雪梅就气得双手发抖，开车就去找陈夕。

江湾小区3单元302号是陈夕现在住的家，李雪梅使劲地敲了两下门。

门开了，陈夕惊愕地看着站在门口的李雪梅。

李雪梅没有吱声，静静地走进房门。陈夕不知所措地跟在李雪梅身后。床上是零乱的被子，屋里也很乱，好像好久都没有打扫了。茶几上放着吃过的方便面空盒，里面是油腻的面汤。

“你看什么看，不认识了？陈夕我问你，你为什么补了我的银行卡，你把卡里面的37万元钱弄哪去啦，你还是个男人吗？”李雪梅把银行卡使劲摔在了茶几上，怒不可遏地问陈夕。

“谁补你的卡了？什么37万元钱啊？这是哪跟哪呀？”陈夕一脸委屈又莫名其妙地问。

“你别装蒜了，我去银行查过了，我这张卡是你给我开的户，离婚前，我的身份证丢了，只有你才能补我的银行卡。”李雪梅几乎是在咆哮。

“李雪梅，你不要在我这里胡搅蛮缠，我没有那么不是人，那么龌龊，去动你的钱。离婚时，我把整个家产都给了你和沐雪，现在我怎么能去动你的银行卡？我没有时间和你闲扯，我要上班了。”陈夕边说边走向门口。

李雪梅一下子就急了，伸手拿起茶几上的茶杯砸向陈夕。瞬间，血就顺着陈夕的脸颊流了下来，陈夕也慢慢地倒下了。

“陈夕，陈夕！”李雪梅奔过去，拽住陈夕的胳膊发疯地喊着。

“妈，妈，你怎么了。”李雪梅被女儿沐雪从梦里摇醒，发现自己浑身是汗。“没事，我刚刚做了个梦。”李雪梅伸手捋了捋头发，头发湿漉漉的。

“妈，你想我爸了，在梦里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沐雪做了个鬼脸说。

“去睡觉吧，别贫嘴了。”李雪梅用手推了一下沐雪。

“不走，妈，我陪你。”沐雪边说边像泥鳅似的钻进了李雪梅的被窝。

“回你屋去，妈都一个人睡觉习惯了。”李雪梅推了沐雪一下说。

“就不回去，就和你一起睡，你就当我是爸爸。”沐雪向李雪梅靠了靠身子，笑嘻嘻地说。

阳光透过玻璃暖暖地照着室内，李雪梅伸了个懒腰，慢腾腾地起床。也许昨晚没有睡好，她感觉头有点疼。沐雪还没有起床，李雪梅悄悄地去了厨房，简单地做了早餐。

吃完早饭，沐雪要回学校，周一要开新年联欢会，学生会的人员要提前返校布置会场。李雪梅很不赞同沐雪加入学生会，这是她和女儿唯一的分歧。

“沐雪，学生会的事情能推掉就推掉吧，耽误学习呀。”李雪梅看着女儿背起了书包，就语重心长地叮嘱了一句。

“行，我知道了。”陈沐雪有些不高兴，头也没回就开门下楼了。

“倔驴，和他爸一个德行。”李雪梅生气地嘀咕了一句。

她忽然想起昨晚做的那个梦，想起梦中陈夕那张消瘦的脸，还有茶几上放着的方便面，李雪梅感觉陈夕的日子比梦里真的也好不了多少。热电厂破产了，他的工资开得少了，可每月他还是雷打不动地给沐雪转抚养费。当年离婚时，他又把房子、车子和存款都给了自己和沐雪，他一直开着厂里的那辆旧皮卡。

李雪梅想给陈夕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干什么，可离婚这些年了，她从没有给他打过电话。犹豫了一下，她还是打通了陈夕的电话：



“喂，陈夕，你在干吗？”李雪梅尽量平静地说。

“啊，小梅呀，这么早打电话，怎么了？”电话里传来了陈夕焦虑的声音。

“没怎么，就是问问你在干吗。”李雪梅有些不自然地说。

陈夕很意外地说：“我刚要去厂里值班，你有事就说吧。”

“啊！没……没啥事，你快忙吧。”李雪梅尴尬地挂断了电话。

9

尘雾在昨夜更加厚重了，街边所有的树枝上都挂满了霜。洁白的霜花也在玻璃上绣着它的谎言，那谎言在阳光下慢慢扩散。人也会有很多霜花般的心事，心事也会慢慢地扩散，慢慢地蜕变成思绪，会浪迹天涯、会飘向天边。

李雪梅的思绪已经习惯了流浪，因为已经没人再陪伴在她的身边了。清晨6点，她接到刘文博的信息：“总有起风的清晨，总有暖暖的午后，总有绚烂的黄昏，总有流星的夜晚，总有一份祈祷来自好友，愿所有的时光和美好都属于你，祝哥们生日快乐！”

11月7日，是李雪梅的生日。上午8点30分，女儿打来电话：“老妈，吃鸡蛋了？祝老妈生日快乐，晚上我回家陪您。”

上午9点10分，李雪梅接到了陈夕的电话：“小梅，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陈夕没有挂断电话，好像还有话要说。李雪梅也等了一会儿才轻轻地挂了电话，不用再说什么了，就这一句祝福足可以使李雪梅心情激荡。离婚后，这是她第一次收到他的生日祝福。李雪梅突然想哭，但她没有那么做，想了想，她用微信回了两个字：“谢谢！”

9点30分，郑言打来电话：“雪梅姐，有时间吗，我有事找你。”

“什么事，你说吧。”李雪梅马上就问。她和郑言已经成了好朋友。离婚的时候，李雪梅怕陈夕不同意，就聘请了律师郑言，郑言没收她一分钱。郑言说：“你带个孩子过日子，不容易，费用就免了。”

李雪梅好几次约他去吃饭，结账时，郑言都是预付了。弄得李雪梅很不好意思，也很感动。于是他们就成了朋友，是蓝颜知己的那种。

蓝颜知己就是——欢乐的时候想与他分享，沮丧的时候想与他倾诉，艰难的时候想与他磋商，绝望的时候想与他“托孤”，而平静的时候却又把他遗忘。

“是很重要的事，中午你来我家吧。”郑言神秘兮兮地说。

“去你家？”李雪梅惊讶地问。

“来我家怕啥，我家有保姆，也不是我一个人，你怕啥？”郑言半开玩笑地说。

“得，得，白菜地里捞镰刀——把棵（嗑）都捞（唠）散了，我会怕你？好的，中午见。”李雪梅摇了摇头，苦笑着挂断了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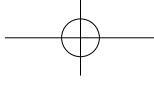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郑言很有才，是在澳大利亚留学回来的法律博士。说是留学，其实他家的产业都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资产丰厚。他老家是山东济南的，父亲的公司做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他也去墨尔本大学读研了。他的留学很简单，就像在家里从一张床上挪到另一张床上一样。

郑言也很幽默，上次喝酒他讲的故事逗得李雪梅险些乐喷了：“上小学英语课时，我的英语发音很吃力，而且还常常忘记，比如英语——English。我在下面标成汉语（应该律师），班长王洪志标的是（应该立事），农村来的温海泉标的是（应该累死）。十五年后，真的应验了，我真的成了律师，王洪志也立事了，已经当科长了，温海泉做了木工，虽然没累死，但同学聚会时他还后悔当初就不该写‘应该累死’！”

中午时分，郑言打电话告诉她：“雪梅姐，我在帝豪小区门口等你。”郑言家的别墅是全市最豪华的别墅，室内是欧式装修，金碧辉煌。

李雪梅从一楼看到二楼，这是她看见过最奢侈的装修，看得眼花缭乱。在一楼大厅北墙上，是一幅巨型油画《长城万里图》，气势磅礴。

“别看了，我们去方厅吧？”郑言躬身



做了个请的手势。

走进方厅，李雪梅惊呆了，她看见方厅里是满满一桌子菜，中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生日蛋糕。

“怎么，你今天过生日？”李雪梅看着郑言疑惑地问。

“不是我过生日，是给你过生日！”郑言笑着说。

“你？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李雪梅既惊喜又惊讶。

“你忘了我的职业了，我是个律师，当你成为我的当事人的那一刻，你的所有信息就都不再是秘密，你这个人的一切就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了。”郑言的笑容更加自信了。

“来吧，许个愿。”郑言边说边点燃蛋糕上的蜡烛。李雪梅慢慢闭上眼睛，那暖暖的气流徐徐袭来，带着菜香，带着乳香，很温馨，也很暖心。这熟悉的味道和场景在以前有过。以前，几乎每一年的这一天，陈夕都会给她过生日，都这么美好，这么难忘。

李雪梅深深吸了口气，在心里许了个愿：“愿上帝保佑我们一家人都幸福安康，心想事成。”这一刻，李雪梅忽然想到，这一家人到底还包不包括陈夕呢？

保姆小心翼翼地切开了蛋糕，礼貌而又知趣地走开了。郑言给李雪梅和自己倒上酒，那酒很醇香。他举起杯说：“来！干一个，祝你生日快乐，青春永驻。”

喝过几杯酒后，郑言问李雪梅：“雪梅姐，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单着吧，有没有心仪的人？”

“谁说我单着呢，我还有沐雪呢，这样过日子我感觉挺好的，省心。还说我，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单身？”说这话时，李雪梅一副大姐大的样子。

“我就别提了，看了多少个，父母这一关就始终过不去。不热情的姑娘，我爸嫌弃人家像一面冰冷的墙。太热情了吧，我妈又说这是冲我家的钱来的，好像我就是一只羊，她们就是狼。就像这插着蜡烛的蛋糕，我们是酒足饭饱的情人，她们就是饥肠辘辘的灾民。”郑言喝了口酒继续抱怨。

“我也想好了，我来个先斩后奏，生米做成熟饭，这叫我的老婆我做主，我要自己说了算。”郑言直愣愣地看着李雪梅说。

“那你有目标了吗？”李雪梅喝了一小口酒问。

“有，可我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郑言脸有些微红地说。

“谁呀？这么幸运，遇到你这个白马王子呀！”李雪梅既高兴又羡慕地问。

“你呀！”郑言很严肃地说。

“你？咳……咳……”李雪梅惊得几乎把嘴里的菜都喷出来了。她咳了几声，摆摆手说：“你别开玩笑好不好，我大你八九岁，我女儿都16了，你正经点好不好。”李雪梅的脸一片绯红，红得很妩媚、很动人。

“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我就看你顺眼，我就喜欢你，这和年龄没有关系，和孩子更没有关系。一个小孩我养得起，我们结婚了，可以再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郑言激动地说。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不要心血来潮，想一出是一出，你妈不会同意，你爸更不会同意，你比我年轻，有资产，有学历，婚姻是讲究门当户对的，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的，以你的条件和家庭背景，可以娶个刚毕业的女博士。爱一个人也需要资本的，可我没有任何资本，我只能做你的老大姐。”李雪梅边说边站起身，离开了桌子，想马上离开这里。郑言的话太叫她意外了，意外得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没什么不行的，我也离过婚，我也有个女儿，我爸也离过婚，他比我二妈大17岁，年龄的差距都存在，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郑言也站起身来，拉住了李雪梅的手。

“那也不行，这个世道，男人岁数大是天经地义，女的岁数大就是有悖常理，这样的婚姻注定会失败，这就是事实。”李雪梅挣脱了郑言的手，一脸茫然地说。

“我不管什么常理不常理，我就是喜欢你，想要你。”郑言决绝地说。

“郑言，你如果还这样执迷不悟，我们



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李雪梅一脸愠怒地说。

“那，那就先做姐姐吧。”郑言失望地望着李雪梅，可怜巴巴地说。

“好，好，就做姐姐。”李雪梅边说边向门口走去。

郑言突然拉住李雪梅的手，说：“姐，我能抱你一下吗？就一下。”李雪梅看到郑言那失落又可怜的样子犹豫了一下。

郑言趁机把李雪梅猛地拥到了怀里，随即，突然紧紧地抱李雪梅，抱得很紧很紧……

“郑言，你把姐抱疼了。”李雪梅使劲推开郑言，一脸惊慌地说。

郑言慌忙撒手，李雪梅红着脸夺门而去。郑言本想跟出去，却被李雪梅反手关在了门里。郑言呆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望着李雪梅的车风一样地驶出小区。

10

从郑言家回来，李雪梅心里很复杂，她放不下陈夕，更不想给孩子找个后爸。沐雪虽然嘴上说着恨爸爸，但心里还是惦记爸爸，如果自己和郑言走到了一起，沐雪这孩子就会和自己翻脸。可人总要面对现实，现实就是自己和陈夕有了一层隔膜、一条鸿沟，如果没有女儿这座小桥沟通，早就形同陌路了。

然而，人也总要面对梦想和希望，要面对未知的远方。远方有多远？火车提速了，机票打折了，可与这些都没关系，这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李雪梅感觉自己一直在等待，等待真正动身的那一刻，等待峰回路转的那个瞬间，等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到来。

李雪梅真的等来了花开，而且是99朵玫瑰。

有人敲门，李雪梅懒地从床上起身，穿上拖鞋，又慢慢地开门。一打开门，李雪梅就闻到了一阵清冽的花香。一个快递小哥捧着一大束玫瑰花说：“李女士，您好，这是您的玫瑰花，祝您生日快乐！”

李雪梅接过鲜花，关上门，想：“谁这么浪漫，搞得跟初恋似的。”

雪梅姐，我不想让你做我的姐，我只想让你做我的爱人，你是我最爱的人。晚上在福源酒店不见不散，祝你生日快乐！

——爱你的郑言

看见花束里的字条，李雪梅的心就“怦怦”直跳，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这个郑言哪，有完没完了。

李雪梅的心还没有平静下来，就又有人敲门。敲门的声音很轻，很有节奏。

“这又是谁呢，今天这是怎么了？”李雪梅把花放在了茶几上，就去开门。门开的那一瞬，李雪梅惊呆了，因为她看见了风尘仆仆的陈夕，他一手提着一个双层的蛋糕，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大大的方便袋，里面装满各种食品。

“你，你怎么来了？”李雪梅有些意外地问。

“怎么这样意外，是不是我不该来呀。”陈夕半真半假地开着玩笑进了屋。

“不是，我就是没想到你会来。”李雪梅边说话边接过陈夕手里的东西，放在了茶几上。

陈夕娴熟地在鞋架上取出拖鞋，那是一双小号的男用拖鞋，但绝不是离婚前自己常用的那双。陈夕的眼里掠过一丝忧郁。这屋里和7年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多了淡淡的花香。陈夕一眼就看见了茶几上的那束花，很鲜艳，很芬芳，也很刺眼。陈夕也看见了桌边的纸条。匆忙中，李雪梅还没有来得及收起来。

陈夕斜坐在沙发上，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拿起了纸条。当他看完纸条上的内容后，脸色渐渐阴沉了，嘴角抽动了两下。李雪梅的头“嗡”的一下，她恨死自己了，为什么不把纸条扔掉。陈夕会怎么看自己，他会误解的，这事换了任何人都误解的。

陈夕苦笑着说：“祝你生日快乐。原本我想晚上把沐雪接回来，一起给你过生日，看来我来得很不巧，你晚上已经有约会了，那我不打扰你了。”陈夕尴尬地站起身离



开沙发，向门口走去。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李雪梅红着脸辩解，真想拽住陈夕的胳膊不让他走。

“没事，我理解。我去学校看看沐雪就回去了，谢谢你一个人一直照顾着沐雪。”陈夕边说边换上皮鞋，毅然决然地走出屋门，头也不回地下了楼。

李雪梅的心里很难受。陈夕来给自己过生日，却看见了那张堵心的纸条，连一杯水都没喝就走了，带着误解，带着尴尬，带着失望走了。这一走，也带走了李雪梅的那份久久的期盼。

晚上，李雪梅没有去福源酒店见郑言，沐雪也没有回来，只给她发了一条文字微信：“祝你生日快乐！”李雪梅感觉这条微信的“你”的口吻有些生硬，也缺少温情。

李雪梅隐隐地感觉有些不对劲，每年过生日沐雪都会回来的，陪自己过生日，住一宿，第二天才回学校。她绝不会只发一条冷冷的文字微信，而且连妈妈都没叫，一定是沐雪知道了什么。

但李雪梅可以肯定，陈夕绝不会说自己什么坏话，最多会说有人给自己送花，说自己晚上有约会。陈夕的为人李雪梅是清楚的。但李雪梅却有一种感觉，那连接着自己与陈夕的桥梁开始倾斜了。在离异家庭，谁要是先有了情人，他（她）就是儿女们的仇人。

李雪梅走到窗前，望着漆黑的夜，心潮起伏：画饼充饥，宛如回忆，回忆往事又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人就应该学会放弃，让它过去，但过去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过去。

刚过完生日没几天，李雪梅就突然病了，腹部剧烈疼痛，特别是右下腹。她不住地恶心呕吐，都快把胆汁吐出来了。

李雪梅腹部疼得越来越厉害，心头生出恐惧。她真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最放心不下的是沐雪。对于陈夕，李雪梅也有些愧疚，自己因为对他的一次误解就离婚了，现在海城市热电厂倒闭了，但他还不肯离开热电厂。她发现陈夕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而且，他和雷雨婷也没有走到一起，也没有什么绯闻，想一想，好像冤枉了陈夕。这些自己心

里都明明白白的，但就是跨不过那个坎。

最近，郑言总是来厂里找她，约她出去吃饭、喝咖啡。自从陈夕上次走后，李雪梅就很纠结。她知道陈夕对她的误解越来越深，复婚的可能就更遥遥无期了。所以，李雪梅对郑言的态度也有一点若即若离的暧昧。

中午时分，郑言走进了李雪梅的办公室，看见李雪梅脸色苍白，额头上渗出细微的汗珠，痛苦不堪的样子。

“姐，你怎么了？”郑言上前几步，紧紧攥住李雪梅的手腕问。

“好像我的肝出现了问题，还恶心，总是吐，浑身没劲。”李雪梅疲惫地说。

“能不能是胆囊疼或阑尾疼啊？”郑言似乎很专业地说。

“什么胆囊和阑尾炎，我的肝脏一直不好，一定是它出了问题，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李雪梅有些不耐烦地说。

“别瞎猜了，赶快去医院。”郑言架起李雪梅的胳膊就往外走。

在医院里，李雪梅就要挂肝病专家号，一口咬定就是肝脏出了问题。

医生看了看李雪梅的症状说：“你不是肝病，你是急性阑尾炎穿孔，需要马上手术。”

李雪梅听了这话，长长地出了口气。但她还是担心自己的肝脏，决定在这次住院期间，做一次肝功能检查。

手术后的第二天，公司管财务的孙莹打电话哭着说：“雪梅姐，出事了，出纳员马越把公司账面上的30万元钱转走了，不知去向了，可能跑路了。”

李雪梅的火“呼”地就上来了，她打马越的电话，电话已经关机。李雪梅就要下床回光伏发电厂，郑言伸手摁住她说：“你刚刚手术完，不要命了。我这就去银行，如果真的转走了，我们就报案。”

“好，你快去，我等你电话。”李雪梅有些崩溃地说。

郑言到了曙光光伏发电厂，见到了孙莹，一起去了银行。账面上的30万元钱已经在两天前就转走了，都转到一张个人的卡上。郑言让银行查一下那张卡上的余额，银行的业



务员说：“不可以的，我们要为用户保密，想查你就去公安局立案。”

郑言立刻带人去了公安局，很快就立了案。银行也查出来结果——那张卡上的金额是零，马越分7次支走了30万元。郑言掏出自己的卡划出30万，转到了李雪梅的银行卡上。他对孙莹说：“你一会儿打电话告诉梅姐，就说那30万元刚转到别的账户上了，还没有支出去，是公安局及时地冻结了账户，才被银行追回来了。她刚刚做完手术，不能上火，这事只能等公安局破案了。”孙莹会意地点了点头。

接到孙莹的电话，李雪梅总算松了口气。等见到郑言时，李雪梅感激地说：“郑言，谢谢你及时报案冻结了账户，不然那30万就没了，等我出院了我好好谢谢你。”

“说，怎么谢？”郑言歪着头坏坏地说。

“怎么都行。”李雪梅满脸绯红地说。

7天后的一个午后，李雪梅的肝功能检查和血常规结果都出来了，一切正常。李雪梅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她高兴地办了出院手续。在福源酒店，李雪梅请郑言吃饭，要答谢他：一是住院这七八天，郑言床前床后对自己的悉心照顾；二是郑言为她及时地冻结了马越的银行卡，追回了30万元。

席间，李雪梅的电话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电话：“您好！您是曙光光伏发电厂的李雪梅女士吗？”

“您好，我是李雪梅。”

“您好，我是市公安局经侦科，你们报的案，在逃犯马越已经抓到了，赃款已经追回了，但只剩下25万了，请您来趟公安局做一下笔录。”

“钱不是早就全额追回了吗，你怎么又说只剩下25万了，你们还要5万费用啊？”李雪梅很生气地问了一句。

“李女士，这就够快的了。什么5万费用啊，我听不懂你的话。”对方显然也有些不高兴了。

郑言赶紧抢过手机挂了电话，李雪梅生气地说：“干吗呀，郑言，你干吗挂电话呀？我的钱都转卡里了，现在怎么就突然告诉我，

是25万了，那我还要给他们转回5万元啊。”

“姐，你别着急，我慢慢告诉你，那30万元钱根本就没追回来，那钱是从我的卡上划出来的，转进你账户里的，你那天刚做完手术，我怕你着急，就告诉孙莹撒了个谎。”郑言再也不能隐瞒了，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李雪梅。

李雪梅看着眼前的男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端起郑言的酒杯，把大半杯白酒一饮而尽。

“姐，你干吗呀，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喝酒的。”郑言伸手就去夺李雪梅手中的酒杯。

“郑言，你别抢酒杯，我还要喝一杯，今天我高兴，丢了5万元钱我也高兴，因为，今天我才真正地认识了你。”李雪梅说着说着，泪水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姐，你别哭，这样对身体不好。”郑言边说边伸手擦李雪梅脸颊上的泪水。李雪梅没有躲闪，任凭郑言的手在两边的脸颊上擦拭。

这几年，李雪梅一直在等待，等待陈夕能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回来，能给她一个春天，可陈夕却给她留下一个落叶纷飞的秋天，还有满天飞雪的冬天。她将无望地在这漫长的寒冷中继续等待。

郑言轻轻地把李雪梅揽到怀里，轻轻地吻着李雪梅的脸，并慢慢地移动。当郑言的嘴唇挨到了李雪梅的嘴唇时，李雪梅突然打了个激灵，用力推开了郑言，慌忙坐直了身子。在那一刻，李雪梅才彻底地明白了，自己永远放不下陈夕。

11

2023年5月20日，海城市也发布了一条重磅新闻：海城市成立一个发电厂——海城垃圾发电厂。这是国家发改委和省电力公司联合开发的项目，是通过海城市委的不懈努力才争取到的。垃圾发电厂是在停产关闭的海城市热电厂的基础上改造兴建的。它负责海城市和临海市两个城市的垃圾处理。它的体制很特殊，实行地方财政控股和个人投资



参股的形式。

李雪梅看到新闻，马上就给好友刘文博打电话：“秘书长大人，忙不忙呀？”

“哥们，我忙，我都快忙死了，有事吗？”在电话里都能听得出刘文博的繁忙。

“啊，那就下班后见，我请你喝酒，老地方。”李雪梅看了看窗外说。

“又请我喝酒，有啥喜事了，是不是真要奔向第二个春天？你早就该梅开二度了。”刘文博在电话里笑嘻嘻地问。

“什么梅开二度，这死冷的天，不把梅花冻死呀。我有事求你。”电话里李雪梅很直爽地说。

“冻不死，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刘文博嘲讽地说。

“看来你忙不死的，还有时间贫嘴。”李雪梅回了一句，就挂了电话。

顺欣酒店 888 包厢里只有李雪梅和刘文博两个人，餐桌上六个菜，一瓶红酒，桌旁还放着一箱啤酒。刘文博惊讶地问：“干吗？今天这是要拼酒哇，还是要拼命啊？有事快说，一会喝多了可不算数。”

“老同学，我想把曙光光伏发电厂抵押给银行，再贷款 600 万元，加上我卡里的 400 万元，凑齐 1000 万元，投资入股海城垃圾发电厂。我叫你帮忙就是我要跟银行沟通沟通，缩短一下流程时间，因为发电厂招标时间只有一周，违法违纪的事我是不会找你的。”李雪梅边给刘文博倒酒边说。

“什么？你要投资海城垃圾发电厂，你是不是疯了？你现在光伏发电厂每年收入就有 100 万元左右，还不满足啊？还冒这么大风险去投资垃圾发电厂，做女人别太强势了，小心没人敢娶你。”刘文博感觉李雪梅的投资风险太大了，就直言不讳地说。

“老同学，我知道这次投资风险很大，成功了是双赢，失败了，我将一无所有。但是，我是这么想的，人这一辈子，如果遇见了机会就应该拼一拼，每个人都该有个梦想，咱们虽然没有‘中国梦’那么大

的格局，但也要有属于自己的梦。现在我的状况是挺好的，但垃圾发电厂是一个更有潜力、更有发展的利民工程，我不想错过这个机遇。”李雪梅有些激动地说。

“好，好，好，你别激动，也别和我拉纲上线地讲大道理了，这政治的高度我比你通透。你知道我，我是那种看朋友有难袖手旁观的人吗？”刘文博看着李雪梅信誓旦旦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看朋友有难袖手旁观的人，相反，你是朋友有难两肋插刀的人，来，哥们，咱俩走一个。”李雪梅既感动又感激地举起了酒杯。

海城垃圾发电厂厂长叫张浩天。对于这个人，李雪梅并不陌生。8 年前，他曾经是海城市热电厂运转车间的副主任，原海城市热电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雷平阳的“准女婿”，雷雨婷的恋人。当年，他不肯入赘，毅然决然辞职，很有骨气。辞职后，他去了省城的热电厂当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他苦熬了十几年，终于成了海城垃圾发电厂的厂长。

5 月 26 日上午，李雪梅去开发银行办了贷款抵押手续，资金即刻到位了。下午，李雪梅就在电话里和张浩天约了时间，要面谈投资入股的事。

按流程，投资入股的联系人是陈夕，他现在是海城垃圾发电厂常务副厂长兼财务总监。可李雪梅却没有联系他，总觉得自己和陈夕之间像是有隔阂，又像是有牵挂。确切地说，那是既想见面又怕见面，既想一刀两断，却又有些藕断丝连。

走进海城垃圾发电厂的大门，李雪梅就心潮澎湃，一辆辆拉着设备的大挂车从身边驶过，带着沉重有力的振动。这振动，给沉寂多年的电厂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现在，每一个返厂的员工都满面春风、笑逐颜开。有一位认识李雪梅的员工，高声喊着：“欢迎嫂子回家。”

这种激情和热烈，让李雪梅感觉鼻子酸酸的，并萌发出一种情感，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见到李雪梅，张浩天很热情地起身和李雪梅握手：“嫂子好。”李雪梅看了一眼坐在张浩天对面的陈夕，有些尴尬地说：“别叫我嫂子了，我们已经离婚了。”

“嫂子，你永远是我的嫂子，今天你来厂投资入股，你就是我们发电厂的及时雨，是大股东了，我代表海城垃圾发电厂的所有员工谢谢你。”张浩天高兴地握了握李雪梅的手。

“谢什么，我也曾经是电厂的老职工，过去的电厂是排污的，它倒闭了，我很心痛。现在它能转产，成为治理污染、造福后世的发电厂，脱胎换骨重生，我更高兴。”李雪梅用眼角余光扫了一眼陈夕，发现陈夕的眼里掠过一丝淡淡的忧郁。

李雪梅心里想：“不能相濡以沫，那就相忘于江湖吧，既然没有了感情，那就保持沉默，让彼此不再打扰，不再相互伤害。”

这几天，李雪梅的心就像海水一样不能平静，不平静是因为1000万的投资真的很难抉择，沐雪马上就要高考了，她不能和女儿商量。自己已经和陈夕离婚多年，过着互不打扰的生活，所以，这种压力只能自己扛，并勇敢地去面对。今天在发电厂会客厅看见陈夕，看见他的苍老和忧郁，李雪梅忽然感觉他们彼此都是用青春做赌注，他们都输给了时间，仿佛一转身已是万籁俱寂、曲终人散。

李雪梅望着墙上那张照片，自己和女儿那相依相拥的画面，感觉心里有些冷清和失落。突然，她的手机响了，是一条长长的微信：

李雪梅，我是雷雨婷。我应该叫你一声陈婶，这几年，你一直冤枉了我，陈叔和我都是清白的，我们中了李心野的圈套。我已经搜集了一些证据。三天前，李心野已经被公安分局传唤了。现在，我已经把房子卖了，也办了病退，我要永远地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

我的离开，是因为张浩天回来了，我们曾经是恋人，他变得太高大了，我不想活在他的阴影里。海城垃圾发电厂马上就要建好

了。电厂会使我时时刻刻想起父亲，我承受不了这双重的打击。

陈婶，陈叔是个有担当、很正直的男人，是个好男人，人生中能遇见一个好男人真的很难，希望你们能相互理解，破镜重圆，祝你们幸福！

我现在已经离开了海城市，但我还会想起海城的人，也包括你们！也许，也许，这就是永别！

李雪梅的手微微颤抖，眼里噙满了泪水。沐雪看着妈妈的表情，慌忙抢过了手机。看完短信，愣了好一会儿，沐雪突然看了一眼妈妈，随即打通了爸爸陈夕的电话，边哭边说：“老爸，我和妈妈都错怪你了。老爸，你回家吧——我和妈妈都想你了。爸，你说话呀。”

陈夕紧紧握着电话，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但女儿能用李雪梅的手机给自己打电话，他就知道李雪梅已经“原谅”了自己。瞬间，陈夕只是感觉鼻子酸酸的，眼睛热热的，多年被误解的委屈和辛酸在这一刻一起涌上了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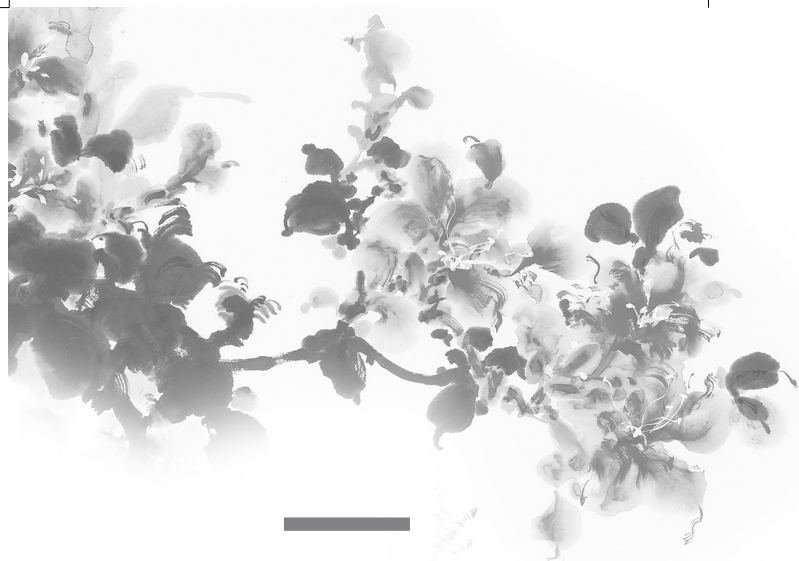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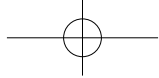
“沐雪，你别哭，有些事情爸爸也有错，爸爸心胸狭隘，格局太小，和妈妈沟通太少，让你和妈妈受了很多苦……”陈夕的声音有些激动，有些沙哑，有些哽咽。

陈夕被李雪梅和女儿沐雪接到了家。李雪梅双手郑重地将签有陈夕、李雪梅名字的投资入股海城垃圾发电厂的股权本交给陈夕，这令陈夕无比惊讶。

李雪梅望着满眼泪水的陈夕，温情地道：“咱们一起，向光而行吧！”

王力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国家电网报》《中国电力报》《诗刊》《脊梁》等报刊。供职于黑龙江巴彦县供电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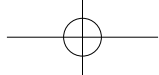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周玉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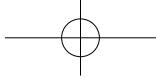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

轱辘把巷 83 号
十四个半
苏村故事

李铁峰
程平东
陶文进





轱辘把巷 83 号

李铁峰

“你是——乡下来的？”

“是的，我是乡下来的。”

“哼，一看你就是乡下来的，别看俺老眼昏花，看人还是很准的。”向阳的二层楼小院里，一棵高大的绒花树下，一个老太太端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把用布缝补了边缘的破蒲扇，打量着新来的租房客肖波，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正午的太阳穿过绒花树枝叶间的缝隙，洒下大大小小的光斑。老人的重孙子帮肖波提了行李箱，沿着楼西侧逼仄的楼梯，走到二楼一个房间。他一边帮他打开衣橱，一边轻声解释：“肖哥，您别在意我老奶奶，她人还是蛮好的。以前这片是老城区，过了护城河上的皇姑桥就出城了。出城向西南七里路就是七里沟村，出城向东南八里路就是八里湖村，出城下正南二里路就是南关。她一

直把这个老城以外的人叫乡下人，现在到处高楼林立，这片巴掌大的老城区都是城中村了，她老人家还把街外的人叫乡下人。”说完，他自己忍不住先笑了。之后，他交代了一番卫生间和取水的小茶炉的位置，和老人招呼了一声，带上门走了。

房间打扫得很干净，肖波打开行李箱，很快将衣物整理好。他站在二楼窗前，远处高楼林立，一片低矮的民居被包围在中间，那些平房顶的竹竿上晾着各色衣服，黄瓜、豆角花蔓已爬满架。还有人家将一只小黑狗养在房顶平台上，正午的阳光下，小黑狗趴在破棚子里的一堆草上伸着舌头散热。一群灰鸽子从远处飞来，落到一间平房上面，昂首挺胸、东张西望，叽里咕噜啄食一阵，钻进一溜倾斜摆开的瓦罐窝里去了。

肖波走向北门，推开一看，竟然是一个



阳台。放眼望去，灰扑扑的民居后面东西北三个方位是三座庙，在抢修时他早已知道，东面是火神庙，西面是雹神庙，北面是蚂蚱庙。据当地居民说，过去年景不好的时候，这里会下冰雹，也会出现遮天蔽日的蝗虫，县衙的老爷们在春夏之交的节气，就要带着众人跪成一片，祭奠雹神和蚂蚱庙的娘娘，祈祷有个好年景。而秋末冬初天干物燥，又得祈祷火神爷赐福给人间，那时候，夜里的石板街上，就有巡更的人打着梆子，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午后的阳光下，老太太坐在藤椅上睡着了，手里的蒲扇好半天才摇动一下。院子里那棵绒花树，茂盛的枝叶簇拥着一朵朵粉色绒花，蝴蝶和蜜蜂在花间飞舞。院子打扫得很干净，东北角厨房外是一个小茶炉，水开了，发出“吱吱”的哨声。

肖波刚入职启阳供电公司不久，原本住在一个新建的住宅楼里。那里距离工作单位很近，但他实在受不了楼上楼下的锅碗瓢盆交响乐，还有半夜不知谁家夫妻的争吵。正巧，他在抢修工作中发现了老城区这个被遗忘的角落，说搬就搬，很快租下这个院子的二楼一个房间，借着周末不忙，搬了进来。看着舒适的环境，肖波感觉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住处。

晚上十一点，肖波正在房间看城区配网线路定置图，突然看到工作群里的信息：钟楼街那边有个抢修现场需要支援。他马上跑下楼骑车赶到钟楼街，看到抢修车停在那里。他戴好安全帽就冲进抢修集合队列里，队长刘晓山看了他一眼，满是赞许。

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白天闷热得让人窒息，夜晚雷声隆隆，眼看一场暴雨就要来到。停电验电后，借助探照灯，队员们纷纷跳进电缆沟，用支架撑起烧坏的电缆开始抢修。肖波快速环切电缆皮，去钢铠和填充物，理清相序，剥离三相四线电缆绝缘层，套上电缆热缩管外壳。那边晓山队长早已处理好接头电缆，两端接续管和热缩管也套装完毕。随着压钳收缩，熔断的电缆接上了。肖波打开喷灯点火，随着手持喷枪缓缓移动烘烤，

一股刺鼻的气味飘散在空中，很快，电缆热缩绝缘层就做好了。队员们正要去送电，刘晓山喊道：“等会儿。”肖波不明白：眼看要下雨，怎么还要等呢？

刘晓山安排队员赶紧将所有抢修工具拿到车上，让大家分别到所有停电的表箱处拉下电闸，再检查一遍表后开关及线路。接到命令，队员们立刻分头行动。

随即，豆大的雨滴劈头盖脸倾泻而下，刘晓山让肖波从车上拿来一把雨伞，赶紧上车。肖波坐在车里，隔着车窗听到外面暴雨滂沱，看到队长用伞遮住修复好的电缆处，自己的整个身子却暴露在雨中。

二十分钟过去了，肖波隔着车窗，只听到有队员向刘晓山汇报：“报告队长，3号楼检查无误，可以送电。”“报告队长，6号楼检查无误，可以送电。”随着八个人汇报完毕，刘晓山安排道：“电缆归位，现在逐级送电，送电半小时后撤离。”

回到办公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城区一个个报修工单纷至沓来。接单人员在忙碌地接单派单：“一小组注意，给你们报修终端发了三个工单，请及时完成任务。”“八小组注意，城区小娄庄路面积水，小心车辆浸水熄火。”接到任务的抢修人员两人一个小分队驱车前去抢修，很快办公区院子里空荡荡的了。窗外暴雨成河，又是一个不眠夜。

天亮了，雨也停了，抢修任务全部完成。肖波在街头吃了早餐回到住处，推门时，老太太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正要点燃小茶炉，看到肖波浑身湿漉漉地走进来，奇怪地看着他：“你这孩子一夜不回来，还租房子干嘛，住在大桥下面就行了。你看你浑身湿透了，脑子是不是有点憨，不知道躲雨吗？街头的小白鹤和那个狗班长都知道躲雨。”肖波想到越解释越麻烦，只好尴尬地笑笑，快步跑回房间。

肖波刚在床上迷糊着进入睡眠，就听到楼下老太太在喊：“楼上那个憨勺，给俺下来。”肖波心里有点烦：哎哟，这老太太咋了，还没完了。他只好下楼，看到树下桌子上碗红糖姜水，老太太拿着老蒲扇指挥道：



“坐下，把这碗水喝了再睡。”肖波端起碗，忽然感觉鼻子里发酸。老太太转身去看炉子，絮叨说：“在俺的院子就归我管，别不服气，当年的日本鬼子俺都不怕，别说你这小屁孩。”

睡了两个小时，肖波赶回办公室，十几个人坐在那里学习《安规》。

李笃文老师突然说道：“肖波，你最近搬到轱辘把巷去住了？”肖波抬起头说：“是啊，就在那个巷子最末端那家，那个地方安静些。”李老师端起茶杯，一边喝茶一边说：“那个地方一般人可不敢住，你确实胆大。”

肖波很好奇，不明白李老师为啥这样说。李老师放下茶杯，慢慢说道：“以前这个地方是老城区，现在城建就那个地方没动迁了。这里的巷子特别多，什么挑水巷、鼓楼台巷、斜街子巷，曲里拐弯七八个巷子，但都有说法。你住的这个轱辘把巷很窄，就像一个轱辘把。再比如考棚街，就是清末科举考试的地方，街两边都是考试的棚子，所以叫考棚街。”

“你说这地方一般人不敢住是啥意思呢？”肖波急切想知道答案，办公室里几个人也好奇地看着李老师。

李笃文说：“你不要急嘛。为啥说一般人不敢住，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据说民国十三年时，临沂有个女土匪赵嬷嬷祸乱四方，在临沂各处要‘喊场’（土匪黑话，就是银圆）‘要泉子’（就是要酒要肉），不给就烧杀抢掠，出名的就有‘东八里巷村惨案’。消息传到北京，《道心报》的主编还写了《山东盗匪如毛》的社论。当时的山东省省长熊秉琦迫于压力，电令军队剿匪，逮住了赵嬷嬷，就看押在老东关这块。本想押解出城处决，考虑到城外半道土匪会劫犯人，囚车押到今天的陵园街小红汪那地方就砍了赵嬷嬷的头。土匪在这些老巷子里杀人无数，所以这地方阴气很重。再就是当年日本鬼子也在老城区这块驻扎过，杀了许多人。据说这个轱辘把巷有个年龄不大的童养媳，在公婆被鬼子杀害后一心要报仇。那时候，这巷子更窄，进去几个人就走迷了路，黑夜里十几个鬼子进去抢东西，后来没见出来，就找不到了，当晚鬼子长官派了好多人进去

也没找到，成了一桩迷案。再到解放后很多年，大家才听说那个地方有口很深的井，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填了，上面压着一个石磨，石磨上还打着一个被血浸透发黑的叉号。总之鬼子进去怎么不见了，没人能说清。问当地老人，他们都哈哈一笑，避而不谈这话题。”

肖波恍然大悟：“怪不得那天我好奇，无意走到巷子东头发现一个破木头门，打开门看到一片荒废的桃园，结满了蜘蛛网。那蜘蛛都像桃核那么大，还是绿的，瓜子毛茸茸的，一碰还吱吱叫。院子里还有一块石磨淹没在荒草里。我正在看那石磨，就被房东老太太呵斥退回去了。”

李笃文点点头：“应该就是那地方了，这是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就是我跟他们打交道时遇到的。”众人更好奇了，一个劲撞撞着李老师说下去。

李笃文哈哈一笑，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皮，说道：“过去这地方是城里，居民都是做买卖的，针头线脑麻花糖，又把扫帚扬场锨。有卖猪头肉的李老妈妈，卖花生豆的王老头，拿酒糟养猪的张大鼻子，卖铁锅、烟囱的杨麻子。各家商铺门脸小，但台阶都高于路面，这些人住城里，家门就是商铺。我去抄表收费，他们这些城里人不叫我同志，称呼我们是小电工。你听街头那些小孩唱的就知道，什么‘远看像个挖炭的，再看是个要饭的，原来是个架线的’。那时候，我谈了一个东关街的女朋友，第一次上门就被唬住了。那女孩的父亲仰着头，从鼻子尖看着我，问我家有烟囱拐脖卖吗？我低头不敢看他的脸，唯唯诺诺地说没有。他又问有酒糟喂猪吗？我说也没有，他又问有针头线脑麻花糖卖吗？我还是摇摇头。我家里穷啊，哪有那些东西可卖。那老头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哼！’，说了一句‘哪里平摊哪里骨碌去。’我那恋爱就这样老和尚搬家——吹灯拔蜡了。”说完，一摊手，嘴角一耷拉，一副遗憾的样子，逗得大伙哄堂大笑。

肖波说：“今天去抢修没看出他们那样子啊，都很客气地让到家里喝茶。”

李笃文笑着说：“他们老一辈的人，骨



子里还是把你当作城外的人。只是时代在发展，我们一代代电工通过几十年优质服务影响了他们对电力工人的看法，但是你暂时不要暴露你的工作身份，那样不便于你在居住地开展工作。”

谈到老太太说起的小白鹤和狗班长，李笃文笑着说，老城区过去有两个名人。小白鹤是个蓬头垢面的疯女人，整天扛着一把镰刀，挑着一个破行李卷儿，晚了就摊开行李睡觉，看到孩子就把讨来的糖果分给孩子吃，不管走到哪里后面都跟着一群孩子起哄打闹。狗班长则是个衣服皱巴巴，满脸颓丧的壮年男人，整天领着一群狗要饭，要来饭先喂狗，狗吃饱了他再吃，晚上就和狗找个破房子睡一起。每天早上他领着一群狗喊着上路了，但他这辈子从没走出东关街一步。

想起老太太喊自己“憨勺”，肖波不明白啥意思，就问李笃文。李笃文哈哈大笑，说：“当地人找媳妇时，谦虚的说法是，找个知道避雨的女人就行，要是下雨都不知避雨，那肯定是脑子不灵光的，称呼傻子就叫憨勺。我们干电力工作的，哪里管刮风下雨，越是天气不好工作任务越多，下雨不知避雨，确实像傻子。”满屋里听到都笑了。

夏去秋至，肖波每天披星戴月忙于迎峰度夏抢修，被太阳晒得黑乎乎的。但他每天都收拾得很整洁，穿着洁白的衬衣上下班，需要到现场，套上工装就走。经过一次次现场锻炼，他终于搞明白那次抢修完班长等待二十分钟送电的原因了。原来接续的电缆经过热缩管烘烤后内层温度很高，急着送电会产生危险，只有等温度降下来后送电才有安全保障。

九月末的一天，肖波回到住处，刚打开院门，就看到老太太正和一个皮肤白皙、身材苗条、扎着马尾辫的姑娘谈话。看到肖波，老太太就说：“这不，说着说着就回来了，那个憨勺，过来帮这小闺女把行李提上去，看看她屋里不干净就打扫下。”肖波笑着点点头就去提行李箱，姑娘说自己提上去就行。老太太说：“这憨勺住了不少日子了，让他干点活也行，他就是有个每晚不定时出门的

毛病，你得防着这小子。”

肖波帮姑娘把行李提上去，刚回到自己房间，老人喊道：“那个憨勺，抓紧下来把小闺女那茶水提上去，没个眼力见的。”肖波赶紧跑下楼将姑娘的暖瓶提到房间，姑娘很不好意思地说：“谢谢您了，我叫任晓静，在人民医院工作，不知怎么称呼您？”肖波回道：“叫我肖波就行，有事帮忙你就喊我。”说着匆匆回到自己房间。

一场秋雨一场寒，绵绵秋雨中，抢修工作又忙碌起来。深夜两点，肖波接到抢修任务，穿上雨衣急匆匆下楼去单位。打开院门那一刻，他听到老人在房间里大声说道：“这个夜游神又出去了，真不省心，这谁家的孩子，野心这么大，这样的冷天小白鹤和狗班长都不出去了，这个憨勺哟，唉——”

一夜抢修没回到宿舍，等到第二天下午没有抢修工单了，肖波才拖着沉重的步子赶回住处。躺在床上，肖波又冷又饿，但他什么饭也不想吃了，疲惫得只想赶紧睡下。

“笃——笃笃”，外面传来敲门声，肖波披上外衣打着哈欠去开门，晓静端着一碗稀饭拿着三个鸡蛋站在门口：“肖波，这是我刚煮的稀饭和鸡蛋，你吃点再休息。”说完就转身回去了，肖波甚至来不及说声“谢谢”。稀饭鸡蛋下肚，肖波顿时感觉身体暖和了，倒头睡去。

北风萧萧，雪花飘飘。冬天到了，电网稳定，抢修任务不多。这天晚上，肖波刚回到宿舍，就听晓静房间传来哭泣声。肖波不放心，前去敲门，晓静抹着眼泪打开门，抽噎着说：“不好意思，影响你休息了。”肖波说：“有什么事儿吗？说说，我或许能帮你。”晓静看看轻轻叹息一声，说：“你能陪我出去走走吗？”肖波点点头，回到房间披上棉衣走出来，两人出了门，沿着街巷向沂河边走去。

在冰封的沂河岸边，肖波不敢开口再问，晓静低头走了一会儿，说：“肖波，按理说我早就看多了人的生死，但我还是不能接受一些病人的生老病死，我是不是很脆弱？”

肖波看着对岸的璀璨灯火，不知从何说



起，考虑了一下，说道：“人固有一死，人实际一直在奔向死亡的结局，只是不能预知存在的时间。所以人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努力去工作，把每一天过得有价值，这样一个人在死亡前回顾自己的一生也就觉得值得了。”

晓静停住脚步看着肖波说：“你说的话真好，我也是那样想的。今天我不是为自己的事儿痛苦，是为一个病人伤心。这个病人有自己的事业，吃过很多苦，终于把事业干起来了，但身体也垮了。可是他的妻子看到他事业越做越大，反而越来越不放心，不关心他冷暖，只是控制他公司的财务，每天都大吵大闹要钱。这个人病倒了，临死住进重症监护室。我每天查房，看着他的眼神从满怀希望到绝望。他动了那么大的手术，让病痛折磨得瘦骨嶙峋。他的妻子却始终对他没好脸色，只是一个劲要钱。今天下午他终于走了，转走他遗体时，他的妻子还摘去了他手上的结婚戒指。回到宿舍，我终于忍不住了，我想不通人心怎么可以如此冷漠。”

肖波看着河中心的沙洲，上面的一丛丛芦苇在冬天的寒风中被风吹得倾斜了。他慢慢说道：“我没结婚，不清楚婚姻的成败在于谁，但我认为，既然两人相爱，就应该懂得生死与共，而不是大难来时各自飞。”晓静点点头。

一阵寒风刮过，晓静冷得抖了一下，肖波将棉衣脱下来给晓静披上。晓静让肖波穿好，还把他冰冷的手一起拽进她随身带着的大手套里紧紧攥着，低头走了一会儿，她轻声说：“老奶奶说得很对啊，你就是一个不知避雨的憨勺。”说完，自己笑弯了腰。肖波也笑了，说：“憨勺就憨勺吧，只要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和温暖，值了。”

晓静看着肖波说：“我知道你在电力工作，也知道你为啥半夜不定时出去，就是老奶奶不知道。”“你咋知道我在电力工作呢？”肖波惊讶地问。

晓静说：“看来你真是‘憨勺’。咱市里今年有个应急演练，当时我在医院救护方队，你在电力抢修保电方队，你们穿着彩虹党员服务队的橘黄服装，还佩戴了党员徽章，

是不是？”

肖波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个演练。但他只记得一群穿白大褂的护士都戴着口罩，一个个美女让他不好意思去仔细看。

晓静说道：“实际我搬来不久就知道你在电力工作了。那次你背着个大妈送到急救室，还垫付了手术费。我当时看到你累得气喘吁吁的，以为是你的亲人，后来才知道，你是在抢修归队路上看到大妈被和面机挤伤了手，站在路边拦不住过往的车，停下抢修车带她来的。当时，我把病人送到手术室时就看到你了，但我戴着口罩，你没认出来，也没心思看我，只管瞧大妈的手。”

肖波一下明白了，他忘记晓静在医院工作了。

晓静说：“除了这个，你还做了很多好事，给贫困失学儿童捐款，在火灾时抢救被困的老人，我都在报纸上看过。”

肖波说：“这都是我们电力公司彩虹党员服务队经常做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去做的。”

晓静说：“我知道的。你们参加过抗冰抢险和抗台风救灾，还有援藏和驻村扶贫。干了这么多好事，真是难得。”

肖波说道：“人不能都为自己考虑。只要是意义的事，我们都会坚持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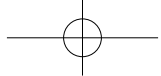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夜晚的河边有些冷，但晓静心里暖融融的，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厉害，想到母亲最近来电话催她恋爱，说年底再带不回男朋友就不要回家的话，就感觉脸在发烧。

回来的路上，晓静谈到了小院的老太太。她说起了一件肖波不知道的事。原来这个破旧的小院以前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那时老人还是个孩子。地下党的同志们在院子里开秘密会议时，她就在巷子口玩跳绳，发现有陌生人靠近巷子，她就唱一支老歌《妈妈娘好糊涂》，这样地下党就从后门撤离了。但晓静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歌。

肖波一听，顿时感觉租房选对了地方，哈哈大笑起来。

晓静问：“你笑什么？”肖波笑着说：“你想知道这首老歌的来历吗？”晓静点点头。

肖波说：“清末时，北洋水师从英德两



国订购了‘致远’‘清远’‘来远’‘经远’四艘主力巡洋舰，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官兵前往英德接收。接舰仪式上要演奏国歌，但大清没有国歌，李鸿章就选了他的家乡民谣当国歌，就是这首《妈妈娘好糊涂》。”

晓静好奇地问道：“那歌词是什么内容呢？听老奶奶唱，听不清楚意思，总觉得那声音很好笑。”肖波说：“这还是不要跟你说的，你听了肯定会大笑。”晓静说：“为啥会大笑？你要真知道就告诉我嘛。”

肖波说：“我唱两段给你听：

大（啊）清（哎）一（呀）统，太平出。
如今晚的姑娘想丈夫，
妈妈娘你好糊涂，
（哎哎嗨哟），妈妈娘你好糊涂。
东庄的姐姐比奴大，
怀抱着宝宝一个劲哭哇，
妈妈娘你好糊涂哇，
（哎呀呀呀哟）妈妈娘你好糊涂哇。
西庄的妹妹比奴小，
早就带回一个小新郎。
妈妈娘你好糊涂哇，
（哎呀呀呀哟）妈妈娘你好糊涂哇。

晓静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了，好半天揉着肚皮说：“肖波，你小子太坏了，大清竟然用这样的国歌。”肖波说：“这是一个想嫁人的姑娘唱的曲子。”

晓静一听，羞得快步跑到前边去了。肖波赶紧追上。河堤上，两个年轻人在夜风中跑着，慢慢融入了夜色。

来年四月的一天，肖波正在收拾行李，晓静下班回来看到了，惊讶地问：“你不准备租住了？你要搬走吗？”肖波看她有点着急，就淡淡地说：“是啊，我要搬走了，这回没人半夜出门影响你休息了。”

晓静眼圈一下红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哽咽地说：“肖波，是不是家里给你找女友了？”“是啊，家里给找了一个女友，大耳朵小脚，穿着小黑皮鞋，身材胖乎乎的，走

路都扭搭身子，谁看都挺温柔的。”肖波看着晓静，一本正经地说道。晓静压抑着情绪，咬着下嘴唇，转身回了房间。

肖波好半天没听到晓静房间有声音，感觉这玩笑开大了，就走到门前敲门，晓静怎么也不开门，肖波急了，用力一推门，门竟然没关。肖波第一次走进晓静房间。房间里收拾得很干净，还有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味儿。

晓静趴在床边抽泣得肩头耸动，听到肖波进来，她说：“你出去吧，我想静静。”肖波说：“我也想静静。”

晓静突然坐起来生气地说：“不许你想静静，你都有女友了，还进女孩房间，是不是太不自重了？”肖波忍不住笑起来。晓静站起来，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朝门口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肖波说：“我要出发去甘肃支援贫困地区电力建设了，回来收拾下行李，不是搬走。”晓静说：“你到哪里与我何干，你都有女友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肖波说：“就我说的女友模样，你猜到什么就明白了。”说完转身回到自己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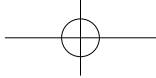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晓静关了房门，坐在床边，一时没理解肖波说的话，正在郁闷，忽然听到楼下老奶奶在喊：“丫头，你下来帮俺穿根线，我眼花了看不清。”

晓静赶紧洗一把脸，对着镜子看了一眼，强挤出一丝笑容，慢慢走下楼来：“奶奶，我来了。”老人手里捏着一根线，对着阳光。怎么也穿不过那个针眼。

晓静很快穿好了线，看到老人在缝补一件旧军服，袖口还绣着“八路军”三个字，就帮老人缝补起来，问道：“奶奶，这是谁的衣服啊，这么旧了您还不舍得扔掉。”

老人看着她说道：“孩子啊，这是俺爹的衣裳，那年他参军跟着大部队走了，临走就把这件军服披在俺身上了。从小俺没了母亲，俺爹就把俺寄养在邻居家了，后来俺就做了这家的儿媳妇。”

晓静问：“后来呢？解放了，那个八路军爷爷回来没有啊？”老人从军服口袋里拿出



112 脊梁

一张军人照片给晓静看，一边含着眼泪说：“回不来喽，在甘肃宁县牺牲了，家里只接到烈士证书，也不知具体埋在哪里了。”

晓静忍不住哭起来，老人抚摸着晓静的秀发说：“保家卫国，哪能不死人呢，就是可惜了太年轻，二三十岁的青年，说没了就没了。”

晓静含着热泪，仔细缝补起军服，上面一个线头快要朽烂断了，晓静也舍不得拽下，认真地缝补到上面，缝补好了叠起来递到老人手上。老人握着她的手，感激地说：“好闺女，模样俊，心肠好，长了一双细皮嫩肉的小手，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过一辈子好

日子。”晓静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心里感觉又委屈得不行，眼泪忍不住又流下来。

老人好像感觉不对，问道：“闺女，是不是那憨勺欺负你了，俺赶他走，不让他在这里住了。”说着就要起身。晓静赶紧将她扶住，连忙说道：“不是他的事，别赶他走。”老人说：“谁惹俺心疼的小闺女生气谁就给俺滚。”晓静只好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好好的，老人才安下心来。

离开老人房间时，晓静走了几步又回来，趴在老人耳边，轻声问老人：“奶奶，大耳朵小脚，穿着小黑皮鞋，白白胖胖走路扭搭身子，那说的是什么呀？”



邱志猛油画作品



老人张开没牙的嘴指着她笑起来，“你这闺女整天哄俺开心，那不就是小猪吗？”晓静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快步跑上楼，走到肖波房间准备敲门，突然停住脚步，又走回房间。坐到梳妆台前，她还是感觉心里乱乱的。想到肖波要出发，她就难过得想大哭一场，想到肖波板着脸一本正经地捉弄她，她又忍不住想笑，但又怕隔壁肖波听到，就趴在梳妆台上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肖波听到晓静上楼回房间就没了动静，想到还是找个请她吃饭的理由出去散步一会儿吧。他走到她门口敲门，晓静在里面不吭声，肖波推开门一看，晓静趴在梳妆台上还是不吭声，就说道：“还没完了，出去我请你吃饭去。”

晓静转身站起来，背着手缓缓走到肖波身边，看着他的眼睛忍着笑说道：“未来的小嫂子那么漂亮那么温柔，咱请她一起吃饭去。”

肖波略带遗憾地两手一摊：“嗨——她妈不让她出门呢，说再长大点才能出门。”说完自己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晓静拳头砸在肖波肩窝：“你就坏吧，憨勺。”没想到被肖波一下抓住了拳头拉进怀里，晓静感觉心跳得厉害，窗外的火烧云将半边天空都染红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院子，老人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说道：“这两个憨勺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两个憨勺。”

火车站检票口外广场上，广播里播放着：“由本高铁站开往兰州的 G1052 次列车就要到站了，请各位旅客抓紧到检票口检票上车。”肖波拖着拉杆箱站在那里，晓静明澈的眸子里满是不舍。肖波看着晓静，安慰她说：“半年时间很快就到了，等我回来。”晓静点点头，说：“你在那边注意身体，有空给我电话。”

肖波走进检票口转身回望，晓静站在广场挥手，在人流中，她那样孤单和无助。

甘肃宁县冬季的气温很低，积雪达到八厘米，寒风刮得枯木发出呜呜的声音。两名正沿着山沟巡线的电力员工决定在一片避风的山沟里休息一会儿。他们很快找来一些枯木，点燃

起一堆火，烘烤着冻僵的手。

当地话说：“这天猴他妈冷，下碎刀子，冻得额直打哆嗦，格勒拜（膝盖）叫风吹得生疼生疼的，这天你娃子出来做呀桑？”

肖波一边烤手，一边掏出一个小本子，记着巡线时发现的需要改造的线路和杆塔。等另一人絮叨够了，他才抬起头说：“赵工，咱这巡线不能管什么天气的，越是这样的天气出来，越容易发现问题。”

两人烤着火，啃着冻得硬邦邦的馒头。好在肖波带着保温壶，他从里面倒出水，用壶盖端着递给赵工，赵工嘶嘶哈哈地喝着不再吭声。烤暖了，两人沿着高高低低的山坡继续走下去。

晚上，晓静打来电话，问肖波甘肃那边冷不冷，说快递的棉衣快到了，注意查收。肖波躺在床上，感觉双腿冻得失去了知觉，即使裹紧被子仍然感觉不到一丝温暖。但他还是笑哈哈地说道：“这边和我们那边差不多，不是很冷。”

最寒冷的冬天，肖波用三个月时间走遍了宁县 18 个乡镇一个林场 257 个行政村，彻底摸清了宁县的供电线路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向宁县供电部门提交了线路改造方案。春节前夕，肖波支援甘肃电力的工作结束了，他乘车回到了启阳供电公司，受到了同事们的热烈欢迎。

下午下班后，肖波回到住处，推开院门走进去，听到老人的房间传来说话声。老人说：“那个憨勺也不退租，好好的房子就那样空着，你还每月都按时替他交房租，你也是憨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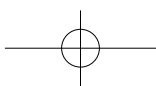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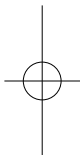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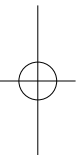
“哈哈，那憨勺指不定在外面看上了一个大耳朵小脚穿着小黑皮鞋的不回来了。”

“俺估计够呛，越是刮风下雨下大雪，越是向外跑，就那样的憨勺，没人喜欢。”听到这，肖波忍不住笑了。

“乡亲们，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肖波故意捏着嗓子大声说道。

屋里面顿时没了声音，好半天，老人说：“这不是还乡团来了吗？怎么还有还乡团？”

晓静从屋里快步跑出来，看到肖波那一刻，眼圈一下子红了。老人跟在身后也出来了。晓静就那样呆呆地站着，任凭眼泪顺着脸颊流下





来。老人看着肖波，揉了揉眼睛，慢慢说道：“这憨勺总算回来了，你咋没丢在外面呢？你这憨勺哇。”说完，吩咐道：“小闺女，你快去做饭，咱们今晚一起吃个团圆饭。”

晓静擦一把眼泪，快步跑过去接过肖波的手提箱拿到楼上去，肖波走进老人的房间，递上给老人买的礼物。老人让他坐下，看着他晒黑的脸膛，坐下说道：“你这憨勺啊，可把这闺女祸害毁了，她每天扳着指数过日子，想你就跟俺念叨你，可怜这个闺女了。”

吃过晚饭，肖波拿出行李箱里一个投影仪和小音响播放器，在院子里挂上一块白布，鼓捣一会儿，让晓静扶着老人出来坐下，说是看电影。

老人絮叨着：“你这憨勺，跑出去没丢了，竟然还带回这个洋把戏，俺可好多年不看电影了。”

晓静给肖波端来一杯茶，放在面前桌上。电影开始了，播放的是甘肃宁县革命烈士陵园的纪录片。“1948年4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陇东战役……”当播放到革命烈士介绍时，一个烈士墓出现了，上面的照片放大出现在三人的视野中。老人连忙说：“停住，快停住！”肖波点击暂停了画面，面对着那张放大的照片，老人嘴角颤抖着，眼泪瞬间流下来。晓静突然想起军服兜里那张照片，难以置信地看着肖波，肖波沉默着。

老人哆嗦着嘴唇，颤抖的手指着屏幕，哭喊道：“俺爹呀，那是俺爹呀，俺总算看到俺爹了。”晓静和肖波一边安慰老人，一边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老人把两个年轻人搂得紧紧的，抚摸着肖波的头，哭着说：“哪里有你这么好的憨勺，你这憨勺哇，可帮俺找着俺爹了。”

不久之后，城市要开展旧城改造了。老人依依不舍地抚摸着院里的一砖一瓦，满眼伤心。晓静也要搬走了，但她舍不得离开老人。

肖波下班回来，走进老人房间，告诉晓静和老人一个好消息。他已经把这个地方的历史了解清楚，并通过供电公司党支部将这个地方的呈报给市政府。原来这个地方是启阳第一个党支部成立的旧址，是历史文物，不

能拆迁。但也不能再住，下一步，这里要改造成启阳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老人可以随时进来参观。

老人一听，开心得像个孩子，抓着肖波的手说道：“憨勺，俺的憨勺哇，你可做了一个大好事，俺老婆子住到儿子家去，只要给俺留个念想的地儿就行。”

老人的重孙子来了，紧紧搂住肖波的肩膀，流着泪说道：“肖波哥，我们一家子都感激你，这几天家里上上下下比过年都高兴。我老奶奶念叨了一辈子见不到父亲了，没想到你给她办到了。我们商量好了，最近要带着老奶奶坐飞机去甘肃，看我那个八路老祖宗去。这个纪念馆，我全家都赞同，房子不值几个钱，这样等于给我老奶奶留了个念想，这可是大好事。”

春节就要到了，肖波和晓静站在二楼窗口前，听到街头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晓静含羞问道：“波，今年还值班吗？”肖波说道：

“今年抢修班班长早已将我休假办完了，让我回去休假。我也和父母商量了，他们的意思只要我带个媳妇回家，去哪里过年都可以，关键是……”

晓静说：“关键是什么？”

肖波有些惆怅地说：“关键是大耳朵小脚的媳妇不好找啊。”

晓静一听，笑着说：“你就坏吧，真够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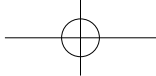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这时，肖波的手机响了。“肖波，肖波，尽快归队，年前彩虹党员服务队要集体去竹林桥小区看望孤寡老人。”肖波回道：“收到，我马上出发。”

晓静赶紧从屋里拿出一条精心织的围巾给肖波围上，叮嘱他注意安全，并告诉他明天一起回家，父母在家等着他们。

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春节的气息，两边的大街商铺都贴上了春联，肖波感觉到这城市分外温暖。

李铁峰 中国电力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与大地一起飞翔》、散文集《孤岛上的清泉》《绿茵追梦》。供职于山东临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十四个半

程平东

第一章 回眸同方部

秋风习习，日已西斜。

让我们把时间推移至2024年10月16日。

同方部。阿田步履蹒跚地来到他的小会议室。只见二钱、三王、邓公、朱君，还有周老等七贤，共十四位前辈校友端坐在长方形会议桌右侧，呆子、苗子、阿华、阿明等十三位同窗坐在左侧，每人面前放着一瓶水。一个空位似乎是有意留给他的。

校友总会的一位负责人站在主席位，面对会议室入口，见到姗姗来迟的阿田，他抿了抿嘴唇，好像是说：“从上海赶过来，辛苦你了。”阿田的座位在呆子和苗子之间，他们三个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年轻时，大家以小名或绰号相称，老了，改不过来了。那些前辈校友都是名闻天下的大科学家、大专家，称“公”道“君”皆不为过。

阿田坐定之后慢悠悠地回应道：“参加这样的纪念会不辛苦。”会议室里静得可以听到室外的鸟鸣声，却听不到主席与阿田的对话。阿田顾盼左右，发现苗子、呆子会意地点了点头，阿华、阿明他们也都点了点头。

那十四位前辈同样颌首微笑，胸前的大勋章似有灵感，也随之微微摆动，像是向阿田致意。

阿田心想，二十五年前的那次颁奖不仅表彰了包括这十四位在内的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元勋，也激励了他们的后辈。今日，前辈与后辈同堂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六十周年，同扬华夏国威，理当同享甘泉。

阿田刚拿起面前的塑料瓶，打开瓶盖，把瓶口凑到嘴边，强光闪了两下。瞬间，右侧十四个中的十二个不见了，只留下精神矍铄的周老和年高德劭的王老；左侧的阿华不见了，只留下苗子、呆子、阿明和阿田，其余的也纷纷飘然而去。三个同辈，两个前辈，加上那位主席，站在同方部门口送别阿田。

阿田看了看这座灰墙红顶的小礼堂，猛抬头，见碧落天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大字赫然在目。太奇妙了，那彩云竟然是从这圣殿中升起的，幻化成了百年校训，鞭策着虔诚的清华学子。阿田心中默念着“再见了，同方部”，径自朝二校门方向蹒跚走入大礼堂前的大草坪。

清晨，吃过早饭，护工们做完清洁以后，阿田走进养老院双人间的内阳台。那是他和



老伴阿茜的会客厅兼书房，一对沙发、一张小书桌、一个铁皮书橱，标配。阿茜照例坐在靠近西窗的沙发上，捧起阿田为她准备的“纸头”，一本正经地“阅读”起来。那是阿田的小说稿，阿田希望它能唤起她对往事的回忆。九点半了，约定的时间到了，放在书桌上的手机响了，阿田打开老同学微信群，一场隔空对话把千里之遥的清华园拉到了阿田面前。

“你们在哪里啊？”阿田问。

“同方部的树荫下！”苗子答。她那圆圆的脸盘上，淡淡的雀斑微微跳动，清亮的声音全然不像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

“呆子和阿明也在啊！”阿田笑逐颜开。

“在啊！”呆子和阿明齐声回答。

“呆子不是早就改换门庭了？”阿田问。

“换挡变道不变心，还是同盟军。”呆子答。

“你那金鱼眼上的家伙好像又多了个圈圈！”阿田故意调笑比他小一岁的老学弟。

“好眼力。你的计算机脑袋数数不比小学生差哦！”呆子不是呆头鹅，只因说话不饶人，招来了这个雅号。

“阿明的满头黑发好像夹花了？”阿田“唉”了一声，跟上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到底都是‘八〇’后的人哟。”

“自然规律。”阿明也“唉”了一声，跟上一句，“不可抗拒嘛。”

“你是少年老成老来俏，退下来的诸葛老总成了香饽饽，从科技局转身这家公司，那家协会，今日军控，明天聚变，这儿专家那儿顾问，忙得叫人眼红。”阿田咬住不放。

“哪个包打听告诉你的？”阿明反问。

“网上有啊！前些日子还有你在西南理工大学发表核安全的演讲呐。掌声雷动啊。”阿田哧哧地笑。

“你也宝刀不老啊。写起小说来了，为核工业精神唱赞歌啊！”阿明反击道。

“那你的包打听又是谁呐？”阿田反问。

“用得着打听吗？那个文学双月刊已经发表了你的两篇大作，一篇是在党的十九大的时候，一篇是在建党百年，对吧？”阿明

颇为得意。

“其实那些东西是为阿茜写的，发表只是副产品。”

“为阿茜？”

“是的，把它作为治病的调理药。不管看不看得不明白，天天看，她就活在熟悉的生活节奏里。”

“你还真有一套。”

“螺蛳壳里做道场，能在养老院做半个兵我已心满意足。”阿田说。

“半个小说家也不简单哪！现实题材却充满虚幻，你这个道场慧心独具啊！”

“我自命为‘浪漫现实主义’。”

“要回归五十年代的拉美文学吗？主张地球人不应该有隔阂、有偏见、有矛盾、有战争。”

“也不尽然。时代不同了，人们的主张总会螺旋式地上升，与时俱进地再造。”

“能不能给我们说道说道啊。”

“你是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大家，我是班门弄斧、自我欣喜的俗客，岂敢妄言。他们坚信地球人是一家人，我赞成。我只是把他们大爱无疆的人文理念与浪漫梦幻的创作手法拉扯在一起，算是一种超然现实主义的山寨版吧。”

“‘超然’，什么意思？”

“超凡脱俗呗！”

“听说你完成了一部四十几万字的超然大作，交稿了吧？”

“刚交，又被你这个包打听逮住了。主义可以戴上‘超然’的帽子，拙作却不敢。只是写了主人公的人生历程、事业历程，浪漫现实主义嘛，当然还要写一点主人公的情感历程、追梦历程，为我们这一代书呆子说点心里话。”

“好主意，有启发。文学界的水深着呐。越是写阴暗，越是写丑陋，大佬们越是夸奖。”

“我不吃这一套，喜欢离经叛道。”

“写光明，写真善美，你的大作也很引人入胜啊！”

“你的报告也是风趣幽默，迷人心窍，颇能激发思考啊！”



“你们的高谈阔论既引人入胜也迷人心窍，要开文学会社、抖音平台啊！”呆子忍不住插话进来。

“用不着我们开，你们选在同方部的树荫下与我闹腾，寓意不就很明显吗？”阿田瞬即回应。

“同方部是人文圣地，梁启超在这里发表了他的《君子》论，闻一多、朱自清在这里进行了纪念鲁迅逝世登台演讲，梁思成在这里首创了‘理工与人文必须结合’的理念，这里还曾是清华人常年祭祀孔子的地方。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才能在这里清谈。”阿明说。

“听听，听听，大家就是大家，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而且切中要害。”呆子的夸奖中难免加上一点挖苦的作料。

“不要东拉西扯吹来捧去了。今天已经是4月1号，你这个老书记是不是又该动动窝，再到母校来看看走走呐？”苗子满是期待。

“是啊，老书记再来会会老班长，老知己再来谈谈老来心，不会嫌多吧！112周年校庆，加上建系67周年，也是我们入读清华、入读工物系67周年，一个多世纪，一个多甲子，看看走走再拉拉手，心里还会蹦蹦跳的。”呆子一时兴起，揭起了老底，弄得阿田和苗子一时回不了嘴，阿明在一旁窃笑。

“你个臭嘴，又来傻冒。”苗子骂了起来，嘴角却露出微笑。可不是吗？十七年前，别后四十四年的全班老同学在北京三里河的一家餐馆聚会，呆子也是如此调笑老书记老班长的。

“都是耄耋老人了，各自有家有小，难得有机会回味一下年轻时的浪漫，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呆子不服，回嘴辩解。他不知道，就在三里河聚会后的第二年，苗子曾陪同阿明到上海，不仅同阿田再次相会，而且看到了阿茜，回味了几十年前的情缘。现在不同了，阿茜病了，已不懂何谓浪漫。

“我刚从同方部回来，真想再与你们聚首。”阿田不理睬呆子，自顾自把魂游同方部参加六十周年纪念会的故事讲了一遍。

“阿华要是还在该多好，他的远见卓识

会给你的超然浪漫锦上添花。”十多年过去了，呆子对故事里提到的阿华早逝仍然很感慨。

“你这魂游同方部啊，游到一年后啦！”阿明却忍不住调侃阿田。

“魂有穿越时空的自由，肉身没有。这不违反自然规律吧！”阿田反唇相讥。

“恐怕是梦有穿越时空的自由吧！”阿明寸步不让。

“追梦者，追魂也。没有魂，何来梦！”两个秀才较起了劲。

“之乎者也，又来显摆。”苗子敲打阿田，给阿明撑腰。

“树无根不活，国无威不立，人无魂则衰。”阿田语气平和，却字字铿锵。

“清华前辈的大师之魂养育了清华来者的战士风骨。嗨，魂兮，归来。”苗子还他一个正儿八经。

“好嘛，大诗人的千古绝唱也搬了出来。不过嘛，极目千秋，阿华兮，非楚王，纵观寰宇，青海兮，有忠魂。”阿田巧言以对。

“不要天马行空无边无际了。话要说回来，阿田的魂游故地还真是心有灵犀，那十四位前辈已有十二位精忠报国、驾鹤西去，只剩周光召、王希季健在，好友阿华与前辈同勤共进、积劳成疾，抢在我们前面向马克思报到去了。我记得1997年阿华临终时，那是他离开青海的第十二个年头，我和苗子去看过他。”阿明终于认可了阿田的魂游之说。

“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59年12月26日，毛主席66岁生日的那一天，他让我成了党的人。”阿田忍住泪水，仰望天穹，期盼阿华的灵魂穿越时空，与战友会面。

第二章 静静的青海湖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上空，喷薄而起的火球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火球翻滚着，迅速化成遮天蔽日的蘑菇云。戈壁滩疯了，金银滩疯了，全世界眼花缭乱。毛主席笑了，周总理笑了，钱三强、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乐开了花。阿华疯了，阿田疯了，苗子、呆子、阿明疯了，



后辈合上前辈的节拍，高歌狂舞。

1965年10月16日下午，阿华和叶子这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坐在青海湖北缘金银滩草原上，不远处是他们苦苦奋斗了三年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阿华穿着穿了多少年的藏青夹克，满头浓密的黑发，双目炯炯。叶子穿着灰色大翻领便装，内衬圆领红毛衣，一副大框眼镜把上半个脸颊罩在里面。两人并排坐着，相互偎依。

阿华盯着手中的挂表，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2点59分了，38秒，39秒，40秒，到了。那起爆的一刻到了！一周年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周年了！阿华和叶子把那一刻烙在了自己的心上。阿华的脸紧贴着叶子的脸，叶子的手轻抚着阿华的手。

阿华喃喃自语：“三年，这是第一个三年，我们事业起步的三年。还有第二个三年，第三个三年，第十个三年。我们要把自己的一生，我们全部的爱，献给这神圣的事业。”叶子轻声应答：“你是大草原上年年盛开的花，我是永不倒伏的草。花恋草，草爱花，相依相伴，不离不弃。”激动的阿华转脸轻吻了叶子的脸，附耳低语：“叶子，祝荆叶，多好看的芳名。祝荆叶是‘荆’，柔韧多情的‘牡荆’。永不倒伏，永不离群。”叶子紧紧捏住阿华的手，沉醉在幸福中。

一年过去了，狂欢过去了，沸腾过去了，静静的青海湖躺在年轻人的身后。婀娜的白云倒映在清澈的湖面，陪伴着年轻人的倩影。青海湖是镶嵌在绿茵上的宝镜，是大自然馈赠给人间的神器，它汲取了金银滩古往今来的变迁，滋养着广袤的大地。

三年前，求学六年的阿华与十八个同班同学，一个不少，在二校门口聚会留影，欢庆毕业。真奇妙，宝镜果然灵验，能使时光倒流，旧地重现。真有趣，层层涟漪使镜面褶皱起伏，阿华的下巴一忽儿长了，一忽儿短了，额头一忽儿高了，一忽儿低了，身子一忽儿胖了，一忽儿瘦了。

阿华很不服气：我有那么丑吗？我和阿田一样，都是五官端正，只是他清秀些，我粗犷些。我们都是中等身材，只是他修长些，

我壮实些。嗨，管它去呐，不过是微风吹皱了一湖秋水，宝镜成了哈哈镜。

告别了清华园，阿华分开水路直奔一座宫楼。哇，好气派，那不是水晶宫吗？门口两个虾兵蟹将点头哈腰，那不是龙王爷派他们来迎候贵客吗？嗨，不对，哪里是水晶宫，明明是大屋顶的部机关大楼，明明有两个值岗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军容严整，文明礼貌。进入大楼，来到总师办，阿华婉拒了在总师身边工作的美差，请缨前往高原荒漠的战场。阿华如愿以偿。

瞬间，大屋顶不见了，碧清的水路变成了黑亮的铁轨，一列绿皮列车在两根钢条上飞驰。窗外的树啊，人啊，小木屋啊，信号灯啊，一闪而过，消失在长长的车尾。远处的山啊，像睡狮，像卧龙，绕着某个中心缓慢地转动。巧了，茶马古道上的一支驼队与列车并行，也在奋蹄向前，似乎要比一比谁先通达天庭。到了，阿华到了，只是迟了一步。

不知不觉中，镜面晃动了一下，场景已经是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工作室，大名鼎鼎的邓稼先在门口握住了阿华的双手。阿华自报家门：“我姓成，成蔚华，北京来的。”邓稼先把手握得更紧，连声说：“我知道，我知道，清华的高才生。”你看他，不惑之年，棕灰色的头发，略微眯起的双眼，显得有些疲惫，但是，和蔼的嘴角流露出亲切的神态，这位团队负责人来为新来的战友接风。

战斗迅即展开，在邓稼先的带领下，阿华游走于数字迷宫，叠起来的计算书像倒插的云梯，顺着千秋万代造就的岩层直通湖底。邓稼先从云梯后转出身来，走到阿华面前，拍拍他的肩膀，说：“九遍了，已经算了九遍了，不差分毫。老毛子的数据陷阱破解了。10月16号，可以按计划起爆了。”师徒二人会心地相互点点头。此刻，大屋顶又从湖面冒了出来。总师办公室里，一向潇洒的吴老总从太师椅起身，走到窗口，满意地笑着。他微睁双眼，举起水杯，眺望北斗星空，为远征的战士鼓劲贺功。

坐在草地上的叶子紧紧挨着阿华，倾听他的故事，时而点头，时而发愣，时而惊愕，



时而发笑。聪明的叶子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宝镜慌不慌？”阿华说：“非但不慌，还跳出了无数个太阳。激动的水波从湖心扩散到湖边，湖心涌出的太阳也荡漾到湖边。一个变十个，十个变一百个，足足超过一千个。”

阿华很兴奋，反问叶子：“不光太阳，我这宝镜影集像个万花筒，是不是太过傻气，难脱凡俗？”叶子答：“五彩缤纷，神奇有趣。那位吴老总器重你，想把你留在身边，你偏要来这里，在凡人眼里是很傻。”阿华说：“你也很傻，放弃热门的无线电专业，偏要跟我来。”叶子狡黠一笑，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命定在天，不可违忤。”叶子接着说：“据传，吴老总鼻子很灵，空气中只要有三个分子就能分辨出花香酒味。”阿华说：“他是化学界的权威专家，奇闻逸事多得很。放着复旦大学教授不当，听调核工业部当差，也有点傻气。”叶子说：“是有点傻气。傻气自有傻目标，傻目标中见伟大。”阿华说：“目标之伟大孕育事业之伟大。”叶子说：“目标的伟大是伟人的伟大，也是常人可及的伟大。”

阿华说：“年轻的毛润之，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如此气概，谁人能及！”叶子说：“气贯长虹，主大地沉浮。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用‘小米加步枪’发扬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今天，这儿的邓老师和你们团队，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用‘酱油汤泡饭加手摇计算机’谱写了伟大的核弹精神，那儿的吴老总为你们打气鼓劲。几代人的傻气传承，走到现在。”

阿华一脸认真，说：“要一直走下去，不敢懈怠。”叶子故意摆出有点严肃的神态，说：“懈怠了，用鞭子抽你。”阿华说：“不对吧！不是‘抽’，是‘轻轻地打’，我的‘卓玛’！”叶子说：“‘抽’也好，‘打’也好，我们与身边的青海湖已结下不解之缘。”

谈笑风生之际，阳光已渐渐暗淡，云头从白色悄悄变成黑红，远处的蒙古包闪烁发光，像是星星散落地穹。羊群拥挤着向圈舍游动，细细的皮鞭划破长空，那牧羊女难道

就是卓玛，抑或是她的晚辈？她身后的汉子摇摆弹唱，歌声婉转悠扬，难道那就是痴情的西部歌王，抑或是他的粉丝？哎呀，宝镜中的云和星、人和羊就是这样！青海湖静静地看着、听着，等待晚秋玄月的到来。

余兴未尽的阿华，情不自禁跟着优美的旋律低声哼唱：“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叶子把他从草地上拉起来，说：“别唱了，时间不早了。你看那些红嘴红脚的鸥鸟也都响应羊群的游动扑腾双翅，回家歇息去了。我们也该回去了。”阿华说：“它们很快要到南方去过冬，年复一年，悠然自得。”叶子说：“哪像你哟，越是艰险越向前。”

阿华和叶子手牵手，踏着轻快的步伐向核基地走去。

1966年10月27日，第二个三年的第一年，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飞爆成功，我们的铁老虎有了巡游五洲的铁翅膀。

1967年6月17日，第二个三年的第二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上空升起别样的蘑菇云，与它的核弹老大哥媲美。

1970年4月24日，第三个三年的第二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为我们的核成就唱响《东方红》。

阿华年谱中的三个三年，“两弹一星”的丰功伟业横空出世。走出同方部的十四位前辈和他们的后辈无比自豪，二十三位元勋、成千上万的阿华和苗子、呆子、阿田、阿明、阿茜、叶子无比自豪。

1999年9月18日，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元勋们获得了两弹一星奖章。令人唏嘘的是，早在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就溘然长逝了，“授勋”成了“追认”。阿华则因健康受损早一年离开基地回到北京，而且在老师去世的同时双目失明。这一年只是阿华年谱中第八个三年的第三年。在黑暗中摸索的阿华拉住叶子，在家中那间仅有10平方米的陋室中，在小小的书桌前长跪不起。他的内心在呼喊：“未竟之志，何以为继？”书桌靠墙，墙上挂着阿华、叶子与邓公稼先在核基地的合影。他看不见他，他知道他就在那里。



青海湖不再平静。青海湖哭了，期盼着大师的重生。青海湖哭了，期盼着阿华的归来。

第三章 灵动的黄浦江

1997年10月16日下午2时59分40秒，阿华永远闭上了眼睛。病床上的他，与死神僵持着，等待着这神圣的时刻。这是最后一次了，他不忍失去。等到了，等到了，阿华安然西去，脸上留下淡淡的微笑。

苗子给阿田打来电话，问花圈上的挽联怎么写。阿田回答：“许身金滩照银湖，傻气痴心见伟大。”1999年9月18日给“两弹一星”元勋颁奖的时候，健在的十六位得到了激励，过世的七位得到了慰藉。阿华没有看到这一切，只有阿田的挽联陪伴在他身边。

一眨眼，十年过去了。这时的阿田已69岁，在上海核电研究设计院担任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四十三年前的那次核爆，他记忆犹新。说来也巧，明天又是10月16号，赶在这一天之前，苗子和阿明来访。院长指定科研处朱处长和阿田、阿茜接待。当院办负责人把客人带到新大楼底层的小会议室时，等候在内的朱处长快步走到门口，握住阿明的手表示欢迎。

“明总，您好，我们又见面了！”瘦瘦高高的朱处长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黝黑的脸庞堆满着笑。

“这位是装甲兵工程学院的田教授田苗苗。”西装革履的阿明给朱处长介绍苗子。

“初次见面，欢迎，欢迎。”朱处长握了握苗子的手。一头花白短发，特意换上便装的苗子，全无将军级教授的派头，和蔼可掬的神态就像一个慈祥的老外婆。

就在朱处长与贵客寒暄的一刹那，阿茜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苗子四十年前的模样，内心如翻江倒海一般，一句“这就是她”涌到了喉咙口。恰好阿田脸朝朱处长，指了指苗子和阿明，先一步打起了招呼：“我们都是老相识，我和明总、田教授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

阿茜暗想：“我虽然不是他们的同学，

却也是老相识。四十年前，新婚燕尔，我第一次到北京，在核能院招待所就是她带头闹的新房。她把倾注在阿田身上的深情厚意化成对我的热情关照，我们成了知心朋友。”阿田注意到了阿茜微妙的表情，心灵相通的苗子自然也注意到了，她何尝没有相同的感受。现在是工作不是叙旧，三人相互交流的眼神转瞬即逝，一切尽在不言中。阿明则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

朱处长是局外人，只一门心思回应阿明的介绍和关切：“我早就听说了。这次是老战友新任务。核总把装备部的产氙研究交给我们院牵头，院长立即委派老汪、老江两位老专家制订实施计划，指定二室燃料组和一室物理组听命调遣。现在任务完成了，等着验收了。”

朱处长开门见山的汇报使阿明和苗子十分满意。阿明说：“八年前，他们两位在上海研讨会一炮打响，赢得了先机。”朱处长说：“您是指那次‘我国军民两用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座谈会吧！”阿明说：“是的。就是那份‘我国商用核电厂生产氙核武器钚的设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苗子说：“装备部也很赞赏。”

阿茜问：“你们装甲兵工程学院原本不是隶属总参吗，什么时候转到了总装？”苗子答：“就在你们那次研讨会前后。”阿茜说：“你是同位素分离的专家，要多多指教啊！”苗子答：“六十年代搞浓缩铀，我们与你和老江是两个战场。你们五六十人打着‘真空阀门’的杏黄旗，遮人耳目，在上海搞扩散分离膜会战。我们一帮子在北京核能院闭门养兵，自练自操，搞分离器、压缩机、小级联，都围着浓缩铀转。”

没等苗子说完，阿田插话：“我们的原子能事业是核弹与核电双轮驱动，浓缩铀是驱动轴。”苗子接着说：“没错。现在生产氙，不为原子弹，为氢弹，是另外一套技术，我只是一知半解。核总科技局要准备结题验收，明总拉我来帮点小忙，借机看望慰问老朋友，岂敢造次。”

阿明说：“不要太谦虚了，都是边干边学。



氢弹没有足够的氚补充就会变成废弹。”阿茜说：“是啊。氚的半衰期是12.3年，每年要衰变掉百分之5.47，不抓不行啊。”阿明说：“十九年前，美国关闭了最后一座军用反应堆，停止了氚生产。十一年前，能源部与瓦茨巴核电厂签订了产氚合同，填补氚‘空洞’。你们跟得很紧，只差三年。”阿田说：“跟着跑，学着跑。总有一天，我们会领着跑。我们的核弹！我们的核电！”

朱处长说：“我们的设计理念不落后，我们的专家是一流的。汪老师设计的反应性控制组件不比法国人差，不比引进的核电厂差。她设计的产氚靶件同样一流。江老师的堆芯燃料管理取各家之长，有许多独到之处，产氚堆芯的设计也属一流。有他们两位搭档，带领年轻的生力军，完成的任务不可能不出色。”

阿明说：“我读过他们的专著和专题报告，不同凡响。”苗子说：“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们这次来一为验收做点准备，也为道喜慰劳。”阿明扫视了在座四位，苗子习惯性地皱起她的翘鼻子咧嘴而笑。

朱处长说：“敬候验收，届时同喜同乐。今天晚上院长先行宴请，慰劳二位。”阿明说：“恭敬不如从命，晚上向院长汇报今天的收获。怎么样，明天请诸位同游外滩，先去上海老饭店吃八宝鸭，我做东。”朱处长说：“我就不陪了。你们老同学、老朋友好好聚聚。”阿明说：“处长是大忙人，您自便。”

第二天上午，阿田和阿茜先去了豫园，上海老饭店就在附近。顺路踏秋，故地重游，何乐而不为。九曲桥，湖心亭，情侣手牵手，老伴忆春秋。陶醉于良辰美景，阿田禁不住吟唱起来：

人影湖中扭，鱼红水面游。
骑阳桥边引，秋中月更秀。

十月的阳光还是有点毒，晒得两个老人脸上热乎乎、红彤彤。看着卿卿我我的青年男女，老两口也拉起了手。阿田说：“四十三年前，我们第一次来这里，也像他们那样阳

光俊俏，只是没有那么开放时髦。”说着，竟在阿茜的脸颊上亲了一口。“不怕难为情，那边那一对盯着你看呐！”阿茜推了阿田一把，娇嗔地跟上一句：“你也够阳光够开放的，什么年纪了！”

阿田说：“当年，我们在各自的实验室里为‘真空阀门’苦斗，连说上两句话的机会都很少，哪里像现在这么自由自在。”阿田重又拉起阿茜的手。阿茜说：“那时的甜酸苦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原子弹爆炸了，‘真空阀门’大功告成了，北京核能院的一纸调令却把你从我身边拉走。一去就是八年，九曲桥化成了一年一度的雀鸟天桥，我们成了织女牛郎。”阿茜长吁了一口气。阿田说：“情系九曲桥变成魂断九曲桥。好了，现在是梦续九曲桥配上福满九曲桥。老了，怎能辜负这难能可贵的九曲情怀啊！”阿田张开双臂，迎着太阳，深深吸了一口气。

离开九曲桥，老两口在大假山、玉玲珑绕了一圈，向点春堂景区走去。“有印象吧，老舍有一首七言诗《游豫园》。”“有，只是背不下来。”“我背给你听：点春堂上拜英雄，堂外夭桃血似红。昨日小刀今日舞，东风真个压西风。”“好记性。你不乘兴和上一首？”“好的，我来一首五言，也是《游豫园》：

奇石多玲珑，鹈鸟栖梧桐。
春堂点小邱，胆墨笑西风。
剑藏凌空梦，心源走天官。
弹唱倚云楼，快意送东风。

“小邱是谁？你不会到这种地方来演《唐伯虎点秋香》吧！”“此‘邱’非那‘秋’。第一颗原子弹的外号叫‘邱小姐’，你忘了？”“真有你的！舞刀弄枪拜英雄变成了夸楼颂风赞女功。”“今天是10月16号，四十三年前的今天，邱小姐张开了她的蘑菇裙，四十三年后的今天，拜倒裙下，欣然颂风，岂不快哉！”

兴致勃勃的老两口走出点春堂景区，沿福佑路步行约三分钟，一眼就看到阿明和



苗子已经在上海老饭店门口迎候。真准时，十一点半。守时是这帮老人的习惯。

上海老饭店是百年老店，飞檐翘角、白墙紫框尽显古风，与豫园的那些楼台亭阁相映成趣。阿田叹道：“笑别金山银桥，又到仙楼宝洞。”阿明深谙阿田所好，随即俏语应答：“莫恋翠点春妍，还有玉台香肴。宝地久候仙尊，雅座订在三层。两位请吧！”

阿明和苗子把阿田和阿茜带进了别致的小包间。很快，菜上齐了：八宝填鸭，蟹粉豆腐，清炒鳝糊，生煨草头，都是招牌菜，外加一个六色冷盘，一瓶红酒，一瓶可乐。不铺张，不粗陋，人情如诗，美餐如画。阿田注意到，墙上挂着几个不大的抽象派画框，给餐桌增添了不少韵味。

久别重逢的两个女人，容颜已变，爽朗依旧。席间，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心，女儿啊，儿子啊，弟弟啊，妹妹啊，熬夜苦斗的艰辛啊，授业传道的欢愉啊，功成名就的甜蜜啊，趣闻逸事的笑闹啊，听得两位男士跟着傻笑，时不时来一点吐槽。当然，他们也不忘本职，不断给女士夹菜劝饮，谨献殷勤。

阿明说：“你们两个真是情深意笃啊！”阿田说：“她们之间的感情超越了亲情、爱情、友情，我称为至情、挚情。”自作聪明的阿明以为抓到了阿田的语病，故意挑逗：“两个女人之间讲什么爱情，不会是同性恋吧？”阿田冲了他一句：“瞎扯。我说的是她们各自的爱情。”

清醒了的阿明又弄机巧：“你是为你们的爱情罗曼史摆谱啊！”一句话说得苗子和阿茜满脸通红，年轻时的俏丽羞涩顿时飞了出来。好美啊！哪里老了啊！怎能忘怀啊，当初同窗期间，阿田和苗子曾互生爱意，在阿田得知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另一个男生也深爱苗子之后，他陷入了沉思。面对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苗子，阿田毅然退出竞争，一年后在“真空阀门”的会战中得到了自己的真爱。苗子和阿田各自的爱情有了各自的归宿，成就了南北两对新人，至诚相待，互勉互敬，这不是“至情”“挚情”是什么？

酒过三巡的阿明已微微脸红，话也越发

多了些：“你们是掬水留香，功德无量，至情至性，佳话天成，不愧是我们的好书记好班长。”阿田说：“什么班长书记的，都是哪年哪月的事了。行了，你这酒喝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口福不浅，满嘴留香了，可以准备开路了吧？”

一行四人，出了饭店，沿丽水路、四川南路转入延安东路向东，不过十分钟就到了中山东一路南端外滩。开阔的视野，让人眼前一亮。蔚蓝的天空下，一条长街伴着一湾江水。江面游轮悠悠，街上车流匆匆。街上左侧，万国建筑的雄姿焕发着推陈出新的灵气。江面右侧，一座新城已经崛起，陆家嘴欲与曼哈顿比肩。向北，向北，四人走进陈毅广场。紫红色的台基上，那位从将帅变身市长的传奇人物，踢开不可一世的殖民总督，手挽风衣，昂首挺立，若有所想，凝望前方。这真是，心潮澎湃忆沧桑，天翻地覆慨而慷。遥想当年处绝境，南国忠魂逆天游，赢来今朝多烂漫，自由花开恋江流。莫怅望，《梅岭三章》有了续篇，君不见：

捷报飞传笑残钱，旌旗亿万揽九天。
南国幽香花满园，浦江灵动舞翩翩。

四人蹲坐在陈毅铜像前，品味浦江胜景。下午两点半，四人不由而同望向铜像南端不远处的海关大楼。

钟声响了。两点三刻了，还有14分40秒，四十三年前的此刻，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十年前的此刻，阿华离世了。在青海湖的草原上，阿华每年都要与叶子一起静静地等待此刻。今天的此刻到了，钟楼响起了《东方红》乐曲，接着十五下钟声不紧不慢地响彻云霄。

钟声停了，阿田陷入遐想：昔日，你弹奏别调，黄浦江在哭泣，如今，你高奏颂歌，黄浦江在欢笑，此刻，你的歌是为了青海湖的静、戈壁滩的傲。

忽地，阿茜兴奋地叫了起来：“看哪，一只白头海鸥在与我们打招呼呐！”果然，那鸟在四人面前盘旋。阿茜忍不住说了一句：



“白头先生，你好。”那鸟竟回了“嘁嘁”两声。阿茜问：“你是专程到这儿来的？”那鸟竟又回了两声“喳喳”。阿茜再问：“你要与我们同游共庆吗？”那鸟居然“嘁嘁喳喳”连回了四声，还点了点它的白头。

有趣的人鸟对话引得苗子乐不可支，说：“你个傻妹妹，把研究产氚棒的痴劲调度到这儿来了！”阿茜头也不回，盯着那只灵鸟，嘴里念念有词：“见笑，见笑。”

一向爱鸟的阿明突然惊呼：“那是白顶玄燕鸥，黄浦江上很少见的。”苗子问：“会不会是从青海湖飞来的？”阿明说：“不大可能。青海明只有斑头雁、棕头鸥，那种红嘴鸥也只有半个白顶，没有这种全白顶的神鸟。”阿田说：“那是阿华的化身！他知道我们今天要来，他的在天之灵在与我们一起守候今天的两点五十九分四十秒！”苗子说：“一年一次，忘不了的！”

四人带着无限的惆怅，离开了外滩。

第四章 还是半个兵

阿田两口子离开上海核电院的工作岗位已是第九个年头。八年多的变化使他们尝到了人生历程的另一番滋味。开头两年，他们去了加拿大温哥华两次，每次十个月，在女儿家享受天伦之乐。第一次离开时，小外孙刚满月，第二次离开时，老大已能带着老二玩。但是，潜伏在甜蜜中的忧伤已悄悄破茧。

就在第一次离加回沪后不到两个月，阿茜 102 岁的老父亲在杭州去世了。丢开了放心不下的工作，失去了慈爱年迈的高堂，双重变故使阿茜的白发明显增加。更让人揪心的是，经过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生的确诊，阿茜得了阿尔茨海默病。阿田意识到，新的磨难已撬开大门。

六年前，年近古稀的汪茜华受命完成了核电厂产氚的设计研究，不久又接过了新型锆合金的开发任务。用这种材料制造的燃料棒包壳是核电厂堆芯性能优化的关键部件。当时，引进的美国非能动压水堆核电技术要国产化，在此基础上，机组扩容升级再创新

已列为国家十六个重大专项之一，都要用这种材料。

2013 年底，就在阿茜的开发目标胜利在望，即将取得发明专利的当口，她却因回聘期限已到而不得不离岗。这怎么能让她释怀！在温哥华，她像祥林嫂念叨阿毛那样念叨“我的新锆合金，我的新锆合金”，不时呆望蓝天，数着点着飞回上海的东航班机。

“这哪里是阿尔茨海默病，这明明是工作痴呆症！”阿田很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判断，企图用杜撰的词汇来抗衡。但是，当他们第二次去温哥华借机赴美看望阿茜二妹的时候，二妹暗暗流泪了。不受主观意志支配的病情已使阿茜把黄瓜，把二妹家丰收的甜桃，把冰淇淋统统称为“纸头”，称为她用来完成科研任务的“纸头”。华山医院的诊断是对的。这是阿尔茨海默病中的“语义型痴呆”！语言是触发思维的信号系统，失去了语汇就失去了语言，思维就无从萌动。她将逐渐失去记忆，失去聪慧，失去交流能力，她将堕入一个孤独、乏味、没有灵气的世界。

老天爷还真会犯浑。就在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第三年，阿茜又罹患乳腺癌。切除了左乳房的她竟然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每次换药都会傻傻地盯着医生，指指胸口，似乎在期许乳房重生。看着阿茜的模样，想着不可能发生的奇迹，陪伴阿茜的阿田强忍哀伤，在爱笑的阿茜面前挤出苦涩的笑。灾难降临而无恐惧，痛苦缠身而无忧伤，难道也是老天爷的巧安排，不想让受主在无奈中自感煎熬？或许是张判官差错了油流鬼，无意间给苦难中人留下脱出苦海的缝隙。

让那些异想天开的无稽之谈去陪伴那些悠闲的清客吧！安排好阿茜的术后恢复是实实在在的当务之急。幸亏阿田早有策划，老两口及时住进了离家不远的莲花路老年公寓。儿子在四川，女儿在加拿大，依托养老院的照料，请来阿茜在杭州的三妹帮忙，已算得上是上乘之策了。用不着为了住不上 VIP 病房而气恼，更不必因为错过拿“红卡”的机会而沮丧，自尊自重、自力更生同样适用于看病养老。



在老年公寓住了八个月后，阿田和阿茜迁到了大虹桥商务圈附近的另一家养老院，无非是想性价比高一些。这一住就是四年。这家养老院有一个温馨的名字——呵护嘉。

阿田两口子住的那个双人间在五号楼三层西头，长方形的内阳台八个多平方，偏西，整个下午洒满阳光。主卧东侧是卫生间，也有八个多平方米，放置一大一小两台洗衣机，左边是洗脸台盆，右边是智能马桶，再右边是淋浴头。这些设施排成一排，整整齐齐，方便实用。在养老院里能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实属难得。阿田学习古人风雅，把这里戏称为养老“西楼”。更为难得的是养老院总经理同意委派一位护士夜间照料阿茜。这样一来会客厅兼书房的内阳台又多了一个功能——闺房，“西楼”的美名也更显清雅。

护士姓艾名琪燕，她从阿田两口子入住呵护嘉开始就负责他们的健康管理。日子长了，相互了解也就多了。说来也怪，阿茜对她有一种天生的好感，看病去医院非她陪同不可，入住内阳台后更像一家人那样亲近。

阿琪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祖父是老区的老干部、老党员，父亲是一家石油企业的机电工，丈夫是公务员。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小家庭的贤妻良母。不幸的是中年离异使得孤傲脱俗的她过起了独居的生活。机缘巧合，她与阿田阿茜几乎同时到了呵护嘉。经过三年多的磨合，他们组成了一个特殊的新家。她不是这个新家的主母却胜似半个主母，她不是这个新家的女儿却胜过半个女儿，她成了两个老人的监护代理人。她五十出头，乌黑的长发，雪白的肌肤，端庄的外表，可人的举止，俨然一个降落凡尘的天使仙姑。现在，她的单人床就在那间多功能的内阳台内，与那对沙发面对面，与那张小书桌头顶头。

2023年4月1日是个好日子，阿田穿越时空，神游同方部，参加了第二年的校友座谈会，纪念我们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六十周年，通过微信，在养老西楼的内阳台

与北京的同窗好友通视频，畅叙心扉。

吃过晚饭，新家三口坐在主卧的大屏幕电视机前共赏京剧。镜头里播放的是老戏《望江亭》。阿茜对男女主人公的离合悲欢无动于衷，对丑角的搅闹霸道连连发笑，听上去像是嘲笑。阿琪若有所思，不由自主流露出凝重与迷惘。阿田沉默不语，看似专心看戏。

正当故事情节峰回路转之际，一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响起。那是王奶奶的大嗓门，她每晚必唱。歌声未了，又有咿咿啊啊之声传来，那是护工在安定老人情绪，哼起了摇篮曲。

阿田说：“我们这个楼层是认知症照料专区，称为‘怡康里’。听听这些声音，谁不为老人的怡乐安康而心动神移呐！”阿琪说：

“这个名字是您给起的嘛！”阿田说：“旧上海的花街柳巷，这个‘里’那个‘里’的，叫法五花八门，我们的名字如果与它们叫重了岂不貽笑大方。”阿琪说：“原先取的名字满以为妙笔生花，偏偏中了这个着，做成牌子挂在每个房间的门楣上，被您老一眼看破。您是首功一件哦！”阿茜对外来的入侵和身边的高论置若罔闻，对电视里戏剧的剧情也毫无兴趣。阿琪打开手机里的抖音，阿茜立刻被华彩多姿的视频吸引，靠在阿琪的肩头指指点点、嘻嘻哈哈，看着、笑着竟睡着了。

安顿好阿茜之后，阿田和阿琪移步内阳台，一左一右，在两张沙发上坐定。阿琪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香瓜子，放在茶几上。这东西阿茜已吃不来，只能他们两人享用。

阿田领头开了腔：“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就是4月1号吗？”

“这是你住到这儿来的第一百五十二天，第六个月的第一天。”

“快半年了，日子过得真快！”

“不单是快，而且喜事连连。”阿田闭上双眼，故意把话打住，显然是在等待阿琪的反应。

阿琪睁大眼睛：“怎么不往下说呀？不要卖关子！我猜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猜呀！”



“您的长篇大作要出版了。”

“不对。”

“单位里又给您发奖金了。”

“哪有那么多奖金好发。”

“女儿外孙要来看你们了。”

“早呐。”

“三猜不中，不猜了。”

阿琪也故意把眼睛闭了起来，阿田这才把手机打开：“你看，这是什么？”原来是中国电力作家协会2022年新会员名单，阿田的名字，江九田，位于榜尾。阿琪当然为之高兴，说了句逗趣的话：“那位作协的副主席真能编排，让你唱押台戏。”

“编排有度。明摆着的，我年纪最大嘛。”

“八十五岁高龄与青壮为伍，再演《老兵新传》啊！”

“充其量能算半个兵。”

“半个兵也不简单哦！”

“你也是半个兵。不，一个兵，救死扶伤的天降兵，我们的南丁格尔女神。”

“这有点夸张。不过，我在孝感卫校读书时听过南丁格尔的故事，决心做一个她那样的人。”

“初心不变，如愿以偿。不过，在这儿，还只能算是半个兵。”

“另外一半呢？”

“明知故问。”

“又来卖关子。”

“非也。把几年来的相处稍加剪辑，做个小小的蒙太奇不就看得一清二楚了。抖音上就能做，这是你的拿手好戏。”

“真能扯。你的喜事好像还没有讲完。”阿田把神游同方部、参加原子弹爆炸六十周年纪念会的奇遇又讲了一遍，就像上午与苗子他们通微信那样。阿琪说：“可惜的是，那个阿华走得太早了。”阿田说：“他回到北京后，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干起最基层的里弄工作，直到去世。”

“按照你的标准，他离开了青海湖，从一个兵变成了半个兵。”

“半个兵也是以身许国。没有这样的兵，无论是十四位元勋还是二十三位元勋都难成

伟业。”

“好像男人和女人各撑半边天。”

“情同此理。同方部的故事有一集视频，是校庆112周年制作的，前半讲了那十四位校友和他们的恩师叶企荪教授，后半讲了阿华和他的同学以及后辈学友。我打算写一部小说，把我的心、我的情写出来，名字就叫《十四个半》。今天不早了，明天把视频发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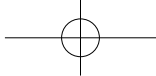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是的，不早了。你听，“夜半清磬声，悠然从定起”。那几个睡得稍迟的老人也已开启夜间休眠程序。那是河南一位大学教授的紫檀木拐杖在有序地敲击地板，笃，笃，笃，他在进行一天中最后的散步。那是崇明农家的凤阿姨，她在有节奏地扳动走廊西头安全门的把手，哒，哒，哒，她在期盼睡神从黑漆漆的夜空降临她的身边。那是徐汇区的一位高中化学老师，他在有板有眼地拍打桌面，叭，叭，叭，九十高龄的他在暗诉难熬的孤单。

这些声音，有的沉闷，有的闹心，有的哀怨，但听不出伤感。他们都是失智老人，与阿茜一样，不知何为伤感。他们的喜怒哀乐多属于下意识的行为。阿田不然，阿华使他伤感，阿茜使他伤感，他的所有喜事都伴随着伤感。

阿田轻轻“嗯”了一声，说：“好了，我们的‘夜半随想曲’也可以收官了。”阿琪打了个哈欠，像往常那样，把瓜子壳收进电视机前大书桌下的纸篓，顺手关掉书桌上的台灯。阿田把水杯放进茶盘，顺手拉上南阳台的门帘，说了声“晚安”。阿琪隔帘回应：“晚安。等着看你的《十四个半》。”

程平东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核电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有《核电工程项目管理》《第三代核电技术 AP1000》等5部专著。著有长篇小说《九田，你好》，中篇小说《九田的乌托邦》《黑叶红云》等。

责任编辑：苏亚静



苏村故事

陶文进

这几天老天像是发了疯。狂风大作，大树被连根拔起，暴雨倾盆，打得人睁不开眼，迈不开步。更糟糕的是这雨连续不断，二十四小时雨量竟然达到170毫米。苏村完全被笼罩在茫茫烟雨之中。

一个身影在苏村各家各户来回穿梭，每当他离开一户人家，不多时这家的住户便顶风冒雨，朝莲花镇的方向走去。

这时一个亮闪，照亮了那个身影。只见他身材高挑，面容偏瘦，满脸疲惫，年龄在40岁左右。那是苏村村长苏豪宁。现在他敲响了绰号“刺猬”耿亮亮的家门。

耿亮亮见是苏豪宁，冷眉相对：“你来干什么？”一脸不欢迎的表情。苏豪宁毫不在意道：“根据气象地震台的预测，两天内很可能有山体滑坡或者泥石流，我来通知你，马上离开这里。”

耿亮亮冷笑起来：“我会听从你的安排吗？我耿亮亮一向独来独往，不听任何人的指挥！”苏豪宁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村委会要对村民负责，希望你们能够配合。”耿亮亮的老婆许晴也奔出来劝老公，马上离开这里。但是耿亮亮不依不饶，固执己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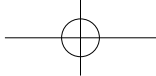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说起耿亮亮与苏豪宁，这里面还有一段恩怨。十多年前，耿亮亮看中了小学教师芳

丽，一路紧追不舍，就在临门一脚的当口，苏豪宁从部队转业，英俊潇洒的模样吸引了芳丽。

起初耿亮亮信心满满。他在镇上开了个小公司，大小也算个老板，再说他长相在苏村也是排得上号的，他不信自己会成为失败者。谁知道苏豪宁当上村长助理后，一连做了三件好事。一是数九寒天下冰河救起落水儿童，自己差一点丧命；二是村民种的冬笋卖不出去，他通过互联网帮他们售出了所有冬笋；三是他教村民学习民乐，组织了“七彩霓虹”乐队，这乐队不仅在县里声名鹊起，而且在省里演出获得一等奖。而芳丽自从学习乐器后，颇为痴迷，成了乐队的一名骨干。事情的结果不由分说，耿亮亮只能败下阵来，而苏豪宁和芳丽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耿亮亮的抵触情绪，既有“夺妻之恨”的成分，也与他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性格有关。耿亮亮说，苏村的房屋都是砖木结构，唯他的小洋楼是钢筋混凝土筑成的。退一万步说，即使预报准确无误，苏村所有房屋都被摧毁，他的小洋楼依然会稳如泰山。

见耿亮亮不为所动的态度，苏豪宁无可奈何。望着苏豪宁的背影，耿亮亮哈哈大笑，他告诉老婆许晴，他请人算过命，说今年是



他兴旺发达之年，即使遇到灾难，也会有贵人相助。他嘲笑苏豪宁杞人忧天，胆小如鼠，毫无判断力。

此时，许晴的手机响起来，在打开手机的那一刻，她神情有点紧张，警惕地瞥了耿亮亮一眼，然后悄悄离开了客厅。耿亮亮非常敏感，发现了老婆的反常。他尾随许晴，来到卧室外面侧耳静听。

许晴接着电话，只是“嗯”“嗯”了一阵，没有说过一句话。耿亮亮原本想追根究底，没想到一无所获。在走出卧室时，许晴发现了门外的老公，着实吓了一跳。

耿亮亮问谁来电话，许晴说是熟人，说完背上包便要出门。耿亮亮问去干什么，许晴说去镇上和同学碰面。

耿亮亮满腹狐疑，看着许晴的眼睛：“这样大的雨去碰头？真的？”许晴不耐烦地说：“都什么年纪了，还疑神疑鬼的。真是的！”可能是因为紧张，许晴在转身时脚绊了一下，手机跌落在地。

耿亮亮抢先一步，拿起了手机，看见了来电号码。这是一个熟悉的号码，更准确地说，是苏豪宁的手机号码！

耿亮亮沉下脸来，问：“不是说熟人来

电话吗，怎么是苏豪宁？”

许晴说：“苏豪宁难道不是熟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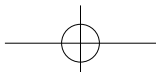
耿亮亮步步紧逼：“不是说与同学碰面吗？”

许晴冷笑道：“我和苏豪宁是中学同学，你不会不知道吧？”

耿亮亮无言以对。他的确知道许晴和苏豪宁是同班同学，还曾经是同桌。耿亮亮还不放弃，问他们在哪里碰面，许晴却白了他一眼：“你越想知道，我越不告诉你！让你心里难受！”说完走出大门。

耿亮亮不禁想，难道许晴也喜欢苏豪宁？他们之间是不是第一次呢？这个苏豪宁太有女人缘了！耿亮亮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又很快否定了自己的猜疑。他听过许多人对苏豪宁的评价，办事公正，清正廉洁，除从自己手里抢走芳丽外，没有听说过任何绯闻。从外表看，他也不像那种拈花惹草的人。此时耿亮亮真希望苏豪宁是个好干部，自己的猜测只是一种误判。

耿亮亮走出小洋楼，发现车库里的奥迪车不见了。不用说，是许晴开走了。耿亮亮忐忑不安，他决定要去探个究竟。轿车不在了，他只能骑上许晴的电瓶车，向镇上驶去。





暴雨如注，劈头盖脸地打来，狂风怒号，吹得耿亮亮和他的电瓶车东倒西歪。这时他昏昏沉沉，该听的他听不着，该看的他看不见。耿亮亮不知道车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开了多少时间，此时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许晴和苏豪宁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自己的猜想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但愿什么都没有发生。

突然，一曲欢快的民乐合奏《步步高》传来，使耿亮亮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醒来。他发现自己的电瓶车开到了小学的礼堂门口。乐曲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耿亮亮走了进去。

台上一共有七个演奏者，有吹笛子的、弹琵琶的，也有拉二胡的。在演奏者中，耿亮亮看见了芳丽，还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那就是自己的老婆许晴。她正熟练地用两根竹签敲击着扬琴。扬琴发出悦耳的声音。这让耿亮亮完全没有想到。她不是和苏豪宁去碰头了吗？她怎么会在台上？

一曲终了，台下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些观众正是苏村的村民。他们都是听了苏豪宁的劝说，疏散到小学礼堂来的。

像在梦中踢到了一块石头，耿亮亮突然惊醒了：我怎么也来了？为什么来？是跟踪许晴？好像是，好像又不全是。他环顾四周，没有发现苏豪宁。

这时许晴从台上走下来，微笑着：“亮亮，你来了，我非常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耿亮亮一头雾水，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许晴说，苏村的大部分村民都疏散到了小学礼堂，但是耿亮亮不愿来。为了完成疏散任务，苏豪宁利用耿亮亮喜欢猜忌和小心眼的特点，和许晴配合演了一场戏，终于把耿亮亮引到了疏散地点。

这时浑身淌着水的苏豪宁从大门外奔了进来。原来他还在村里动员疏散。看见耿亮亮，苏豪宁连忙打招呼：“不好意思，和你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现在我向你道歉，希望你原谅！”

忽然，礼堂外传来了巨大的轰隆声。所有人都惊呆了，不约而同奔出了礼堂。声音

来自苏村方向，震耳欲聋，而且连续不断。几座大山在垮塌，苏村的房屋瞬间被滚落的巨石压垮、掩埋了。

突变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村民们呆若木鸡。不知是谁第一个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接着，哭喊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耿亮亮分开人群，走到了苏豪宁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苏豪宁面前。苏豪宁一愣：“你这是干什么？”他伸手想扶，但是被耿亮亮拒绝了。耿亮亮泪流满面，给苏豪宁磕了三个头：“苏村长，是你救了我！以后我耿亮亮铁心跟着你，你说干啥就干啥，没有二话。请各位乡亲作证！”

村民们也纷纷感谢苏豪宁的救命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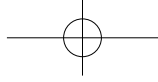
苏豪宁扶起耿亮亮和乡亲们：“各位乡亲，不要谢我，要谢就谢气象地震台的预报和县委疏散村民的安排。只是村里的苏家祠堂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苏家先辈的叮嘱在我们心里永存：有福须共享，有难敢担当，行善降至百祥，作恶必遭百殃。刚才我已经向县委汇报了这里的情况，救援部队马上会赶来。希望大家安心在礼堂等待。”说完，苏豪宁大步流星朝苏村方向走去。

“等一等！”耿亮亮追上了苏豪宁，“你到哪里？”苏豪宁说：“去村里踏勘一下情况，估计一下损失，给县里领导汇报。你回礼堂去，现在村里很危险！”

耿亮亮一字一顿地说：“你说的不对，苏村是大家的，抢险不是你们共产党员的专利，我们村民也有份！”他携起苏豪宁的手，一起向苏村赶去。

陶文进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故事会》《采风报》《上海故事》《新民晚报》等报刊。供职于国网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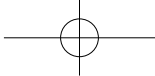


散文

大山里的一座岛
在大雨中前行
冬天，这里是勇士的天堂
老舍的双城记
古街老店
罗甸城
五味
散文三题
最美的遇见
老木

刘向晨
赵竹川
武玉山
孙 晓
李顺午
廖 毅
司 空
林权宏
王承军
潘 雪





大山里的一座岛

刘向晨

南俄5是座岛，这是许多同事向我介绍南俄5时说的一句话。其实它不是一座岛，而是一座水电站，地处老挝北部的高山密林之中。

它是中国电建集团在老挝最早投资建设的一座水电站，2012年12月正式投产发电。我想，它之所以被称作岛，大概是因为它地处偏远，路途遥遥，人迹罕至，而且还是座小岛。这座岛装机只有120兆瓦，岛上“居民”只有二三十人，是一个容易让人遗忘的角落。

可祖国的亲人，永远牵挂着海外的游子。2018年6月，我和“澎湃南俄河”摄制组一行6人，出发前往南俄5，记录下那里发生的事、那里坚守的人。

13号公路

飞抵万象已是傍晚，南俄5项目办公室负责人老余到机场来接我们。老余本名余嘉宏，40多岁，西北汉子，大块头、粗嗓门，皮肤黝黑，一笑总是露出洁白的牙齿。他帮我们安排好住处，大家又一起开会明确接下来的行程和分工。其实，所有准备工作在出

发前已经核实好，但大家得复盘一遍，才能踏实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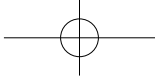
翌日清晨，余嘉宏带来两辆越野车，大家将摄影器材装上车。从万象到南俄5，虽说不过380公里，却是长达10个小时的车程。

这蜗牛般的速度，行驶的却是老挝路况最好的13号公路。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80%的面积被山地覆盖，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这条从北到南贯通老挝全境、绵延1400多公里的13号公路，也是老挝长度最长、标准最高、作用最大的一条柏油路，由我国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援建。

车出万象城区，便步入田园风光。瓦蓝色的天空白云飘荡，成片的葱绿稻田一路陪伴，犹如滤镜下的世界，一片神清气爽。不时会有小城镇闯入眼帘，镇里有三四层的楼房，也有低矮的板房，整洁有序，但最好的建筑还要数金碧辉煌的寺庙佛塔。

老余告诉我，老挝人温顺纯良、安贫乐道。

很快我便感受到这种温良孕育的慢节奏。在13号公路上，不时会有几头大牛带着几头小牛，在路上悠然散步。老挝司机也不着急，更不会按喇叭催促，而是慢慢把车停下，静



待牛群通过后，才发动车子继续前行。

老余说，老挝的牛从出生，便被主人放养在天地之间，食青草、饮甘露，四处游荡、无人管束，没有人偷，更不会有人抢，真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对于此，我惊叹不已。当我们还在为扶不扶而纠结、让不让而辩论时，这里似乎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让人如沐春风。我对老挝又平添了几分好感。

中午，我们抵达旅游小镇万荣，在一家中餐馆简单填饱肚子，便一头潜入北寮大山的汹涌波涛。

或许是受制于20世纪60年代资金和技术的限制，13号公路大多依山盘旋而建，少有隧道桥梁之设，一会冲入云端，一会坠入谷底，左右腾挪，上下转圈，让初来乍到的我们好好感受了一把惊险刺激、魂飞魄散。

在险要的13号公路两旁，不时会有村落出现。老余告诉我，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包括南俄5在内的多座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水电站陆续投产发电。很多村民也

走出大山，在13号公路和输电线路两侧聚居。通水、通电、通路，他们的生活质量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

这也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一带一路”给共建国家民众带来的福祉。悠悠万事，民生为重，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一带一路”真正成了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

上山

已是傍晚时分，车方到川矿省普坤县，两辆皮卡车已经等在路边。

走下车，走近了，我才感到头皮发麻。电站的一名中国同事带着10名荷枪实弹的老挝官兵在“恭候”我们。事先，老余曾提起过，项上的同事会来接我们，但万万没想到会是水电站的驻防部队官兵来接我们上山。

作为战争片钟爱者，玩过几年《反恐精英》，我自然知道官兵手里拿的是枪械之王AK47，但第一次亲眼看见、近距离接触，心里还是一个劲打鼓。



在普坤县城，老余又置办了整整一车的矿泉水和生活物资。他说，这里出山上山都不容易，要给电站里的同事们带点“见面礼”。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行驶在58公里长的进场山路，才明白平整顺畅的13号公路的好。这一路群山叠嶂，峰回路转，更加险峻颠簸，真可谓“无限风光在险峰”，一旁的万山壁立、腾云驾雾，如梦如幻，让人大饱眼福、大呼过瘾。回想昨日还出入写字楼，如今已在高山丛林间前行，这也是电建人特殊的人生经历。

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借着落日余晖，老余指着山下的一处“水塘”说，那就是咱们的南俄5水电站了。

之所以称之为“水塘”，是因为从山上俯视，南俄5库区显得有些“袖珍”。这说明我们之间还隔着崇山峻岭，还要费些脚力才能到达。于是我便计算着，如果能赶在日落前抵达大坝库区，先一睹它的芳容，今天也算圆满了。

然而，汽车下山的速度远赶不上太阳落山的速度，待车到库区，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我们只得继续向28公里外的项目营地进发。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在热带雨林里摸黑前行，两侧茂密的枝杈伸向空中，不时拍打车窗，两束车灯虽光亮如炬，却照不尽漫漫征途。黑夜的压迫感，未知的神秘感，萦绕在我们这群从繁华都市远道而来的“客人”身边，我不时脑补路边丛林中突然窜出一只猛兽的画面。

翻过一道山，转过一道岗，期待着的营地灯光却一次又一次爽约，如同一条远渡重洋即将靠岸的驳船，眼见码头就在前方，却又随着波涛沉浮，够不到那近在咫尺的系船柱。

这就是“进来就不想离开，离开就不想进来”的孤岛，进出一次百转千回、舟车劳顿。老余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宽慰道，马上就到了。身处深山，老余成了我们最依赖的人，他的话我们深信不疑。果不其然，一盏灯光突然出现在前方。

已是晚上9点，大家饥肠辘辘，顾不得卸载行李装备，直扑营地餐厅，一顿风卷残云。

回到宿舍，抬头就看到窗台上贴着的一

张温馨提示：关好门窗，小心有蛇。顾不了那么多，困意袭来，我倒头就睡。

乐园

美景总让人流连，而如果这美景不是因旅游而看到的，而是战友同事们常年工作奋战的地方，那么这种感受则可以称为震撼。

来到南俄5的第一个早上，我就被这种美景所震撼。站在宿舍楼前的空地上，对面便是云雾缭绕，鸟鸣山涧，雨打芭蕉，一切恍如隔世，宛若梦中……

这是多少都市人向往的逍遥仙境、世外桃源，但如果没有亲人陪伴，少有外人来访，又能在这里待上多长时间？一周、一个月还是一年？电站安全环保负责人王红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十年。

为了保证拍摄进度，摄制组一分为二，一组人去拍摄厂区运行，我和王红一组则留在营地里拍摄。

营地不大，四五栋两层建筑错落有致，三五处场地分布其间。营地西南角的一片“开心农场”就是王红的杰作。

这块菜地是王红和同事工作之余开垦出来的。老挝多雨，土地肥沃，种啥长啥，且长势喜人，黄瓜、油菜、豆角、辣椒、茄子，这些都是大家伙利用回国的机会带回来的种子，撒下去很快就能破土冒尖、送上饭桌。

紧挨着菜地的便是一个“养殖场”。规模不大，样数不少。有鸡、有羊、有大鹅，水沟里还有从南俄河中抓来的罗非和鲇鱼，据说以前还养过猪和牛。

按照老挝的风俗，这些家禽也都处于放养状态，尤其是几只大鹅，简直成了营地里的“巡警”，雄赳赳、气昂昂，煞是威风。

当然，最让王红津津乐道的是大黑家族。几年前，王红从山下淘回这只大黑，现在已经繁衍成了有六只小黑的“大家族”。说来也怪，大黑虽说是当地土狗，却异常聪明，尤其对中国人格外亲切，即便是对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也从不狂吠，还练就了捕鼠抓蛇的本领。现在，每当王红和中国同事步行



去厂房，狗狗们都会习惯性地跟上，一路陪同，俨然成了“保镖”。

相对于大叔王红的悠然，“小鲜肉”安全专员宁海龙则要活泼得多。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员工硬是被大山深处的孤寂培养出了各种爱好。篮球场无疑成了他们挥洒汗水和消耗精力的地方。

宁海龙是篮球队队长，队里有中国同事也有老挝同事，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宁海龙坦言，跟在城里工作的大学同学联系的时候，他也羡慕过他们能经常出入大商场，能穿着体面的西装、皮鞋，能每天都与妻儿厮守……

但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活法。用王红和宁海龙的话说，项目营地也挺温馨的。这里有农场、养殖场，还有成片的芭蕉和木瓜。这一切都让漫长的日子丰富许多，也让坚守的岁月多了一抹亮色。

大坝

终于要去大坝拍摄了。上次因为天黑赶路而错过大坝，今天才得见芳容。

南俄5的大坝为典型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坝长约234米，最大坝高100.5米，总库容3.03亿立方米，这放在国内，只能算是中小型库区。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水电站，负责给老挝首都万象以及北部山区输送源源不断的电能，目前已安全运营近2000天。

大坝的守护者叫李天民，陕西安康人，50多岁，消瘦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他带上砍刀，背着摄像机，带着我们下到坝底，又攀上坝顶，一直都走在最前头，体力之好，让我们这些晚辈都叹为观止。

大家伙都明白，这是李师傅每天巡检修出来的脚力。这份守坝人的工作，没有那么多技术含量，却要面对压得人喘不过气、无时无刻不需要排解的寂寞。

他也有自己的念想。他的儿子也在老挝工作，是中老铁路的建设者。但苦于山川阻隔，爷俩从未在老挝见过面，只能在相同的时间里回国休假，才能“相遇”。

为了避免中午到营地吃饭来回周折，我们决定午饭就在大坝上和李师傅搭伙解决。作为陕西人，李师傅最擅长的自然是面。面是扯出来的裤带面，卤子是肉丁加各种蔬菜的大杂烩。每人一大碗，就着大蒜，拌着辣椒油，和着陈醋，囫囵而下，精神大振。

李师傅说，从小到大，他每天都少不了裤带面。这里虽离家几千公里，但每当端起这碗面，就像父母在身旁，老婆孩子眼前晃，这工作就有干劲，这日子就有盼头。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守得寂寞，不问西东。正是这份寂寞，让有定力的人去完成一件件了不起的事情：老余每月去川矿省的途中会遭遇数次大暴雨，雨刮器根本不起作用，路都看不见，担心突发泥石流又不能停车，只能紧握方向盘一寸一寸往前移，连留给家人最后的话都备好了，但每到月初还是义无反顾地前往。为了消除尾水冷却器漏水缺陷，利用停机间隙，王红和同事们钻进阴冷潮湿的安尾水隧洞内，前后奋战了30多天，为其改头换面、装甲护身，彻底消除了隐患。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宁海龙每个月都会带着三名老方员工，带上砍刀、背上仪器、绑紧裤腿、备好雨衣，步行20多公里去巡线，时刻面对路上不时出没的蚊虫、蚂蟥和毒蛇。

“多了一度电，少了几分眠”是南俄5水电站一线员工的真实写照。

电建人苦，海外电建人更苦。条件恶劣不怕，念乡思情难熬。少则半年，多则一年，甚至数年，很难想象，当很多人流连于灯红酒绿，享用着美味佳肴时，在异国他乡，在大山深处，还有人在坚守岗位、孤独守候……

多少风雨，几度春秋，在这片热土上，“一带一路”的开拓者、建设者，从十几年前的勘测设计人员、施工建设人员，到现在的运营人员、看护人员，他们巍峨成大山，融入这大坝。

南汀村

拍摄进入最后一天，宁海龙带着摄制组去南汀村。因为前段时间的暴雨，进村的道



路多处塌方，电站组织人员连续抢修了三天，终于打通了村民们的出山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也是大家伙眼里的南汀村。

南汀村距离电站30公里，也是电站周边唯一的村庄。10年前，当中国电建的建设者们第一次到访时，这里还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落，现如今已是有200多户的大村庄。

我们拍摄的场景之一是学校，另一处是村医疗所，这两处也是电站员工用心最多的地方。

本来周末应该空荡荡的学校，听说南俄5水电站的中国朋友来拍摄，校园和教室里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原来，小学是南俄5在2014年援建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学，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到80公里外的普坤县城上学了。

解决了孩子们的上学问题，还有老人的看病问题。在学校建成的第二年，南俄5水电站又援建了村医疗所。医疗所配备了基础设施和日常药品，每年还会邀请县里的医疗人员到南汀村为村民们开展量血压、测血常规等免费体检，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村民们以前小病拖成大病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除了硬件配套，还有软件配套。由于南汀村太过偏远，从2015年起，南俄5水电站又从普坤县申请调来老师和医生常驻村里，并承担了老师和医生的工资，以进一步解决村民看病和孩子上学难题。

现在，每当看到中国企业的车驶入村子，大人小孩便会围拢上来。村长通潘跟宁海龙已是老朋友了。等一切都忙完了，宁海龙就坐在村长家门前的一张凳子上，三五村民围在一旁，和他们聊起村里新近发生的新鲜事，问起村里还需要哪些帮助和改善……

宁海龙至今还清晰地记得，2017年8月，南俄河遭遇特大洪水，电站需要紧急泄洪。为了确保下游安全，宁海龙连续5天蹲守在南汀村与村民同吃同住，村民本想把家里唯

一的床垫和蚊帐让给了他。

每次到南汀村，宁海龙都会去村民波宋家坐坐。波宋之前在电站当了4年的专职司机，靠在电站工作的积蓄，在村里养殖了8头牛，还买了一辆小货车，做起了山货生意，现在日子过得很红火。自电站投产发电以来，先后有30多名村民在水电站工作，学得一技之长，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让山水相连的两国人民，让这片多情的土地，这条汹涌的江河，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激荡出澎湃的浪潮。

一天的拍摄接近尾声，我们告别村民，返回项目营地。此刻，炊烟升腾，随风千里万里，西下的太阳染红了南汀村的天空，就如同这火红的日子一般。

后记

离开南俄5后，再无缘到访南俄5，心里却一直挂念着。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不禁为南俄5担心。好在好消息不时传来，多亏了农场和养殖场，项目封闭管理后，员工们的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中老员工坚守岗位，抓住丰水期有利时机，发电量节节攀升，为老挝抗疫贡献力量。南汀村新投用了沼气，村民们的笑容还登上了《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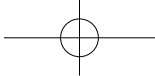
南俄5是一座岛，但绝不是一座孤岛。虽然寂寥，却不荒芜；虽孤独，却不乏热血。这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小小注脚，这里有光明的事业，有善良的村民，有远方的万家灯火，有中老友谊的源远流长。

2020年8月，南俄5水电站被授予老挝国家劳动勋章，这是中资企业在老挝电力投资项目首次获得该项殊荣。

向南俄5的兄弟们致敬！向坚守在海外的中国光明使者致敬！

刘向晨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在大雨中前行

赵竹川

大雨正酣，河北省武安市南冶河水位渐涨。大水裹挟着杂物从上游汹涌而来。水在河道里左冲右突，像数条巨龙急速游动。7月28日6时开始，武安市遭遇强降雨，局部出现暴雨。7月29日17时左右，武安市供电公司下发重要通知：目前已升至防汛Ⅱ级应急响应，请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供电所全员7月30日（周日）在岗在位值守。

7月30日7时19分，一辆白色轿车停靠在武安市磁阳公路冶陶镇王二庄村村口附近。一名中年人撑着黑伞，快步走向临近南冶河河堤的一处电杆。他叫连凤山，是武安市供电公司冶陶供电所党支部书记。在确定电杆基础稳定、附近没有积水坑洼后，他又驱车继续前行。此时，天空中飘着大雨，黑压压的云层似乎快要贴上钻天杨的树梢，车窗前的雨，分不清是雨线还是雨帘。

冒雨巡检

雨，时断时续，时大时小。附近的田地里渐有倾斜或倒伏的玉米，公路两侧的绿化带树木都浸泡在泥水中，歪歪斜斜。7月30日，

从早上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连凤山的手机和办公电话就响个不停：有现场人员汇报巡检抢修进度的、有企业客户反映用电需求的、有上级主管部门了解工作动态的……

10时25分，连凤山找到我说：“这雨下哩没个停了，咱再去线路上看看，心里才踏实。”几分钟后，连凤山召集所里的骨干杨国庆、张志宇和牛浩盛研究连续降雨情况下的保电应对措施。“早上7点多，我去看了033线路的倒闸电杆，没问题。咱们现在去重点地段再巡检一遍，有啥事到车上再商量。”连凤山一边说，一边拿起红色安全帽登上550号抢修车。

连凤山是快60岁的“老基层”了，曾转战武安市贺进、徘徊、冶陶等多个供电所担任所长。这次巡检，他指挥驾驶员张志宇驱车驶向各个重点区域。车子开出去不远，雨越来越急，车窗雨刷器摇摆的速度越来越快。又是一场瓢泼大雨，我迅速升起车窗玻璃。车窗外，熟悉的土地和村庄都被雨雾笼罩着。冶陶供电所负责冶陶镇、石洞乡全部用电客户和阳邑镇地界部分企业用电客户的供电任务。连凤山在车上看着手机上的信息，不时

看看车外的天空。

通往石洞乡石洞村西江岸街区的一段坡道出现严重的路基沉陷现象，低洼处的路面裂纹明显。我们选择靠近边侧的路面低速驶过，张志宇全神贯注地控制车速。电工班班长杨国庆接打手机就没有停过，技术员牛浩盛的手机也是响个不停。他们的手机开了免提，话筒里传来各台区经理现场巡检处理问题的情况汇报。坐在前排的连凤山头微微伸向前，透过风挡玻璃仔细地观察沿公路侧的线路和电杆。

10时20分，抢修车停在冶陶镇王二庄村村南新增台区变压器架构前，村道上到处是急速流动的水流。我们下车蹚水去查看电杆基础和设备运行状态，我穿的绝缘鞋下车时就遭受到水流的进攻，膝盖以下的裤子都湿透了。风力很大，需要两只手握紧伞柄。连凤山说：“今年新上的电杆和台区变压器架构是重点，你们分头连线相关台区经理，一定要盯紧，确保随时掌握新情况。”

10时56分，我们的抢修车停在南洛河跨河大桥下。车上人都下车走向南洛河河堤旁边的033线路04号电杆。电杆北侧是一条穿越河道通往冶陶镇马村的乡间公路，路面已被河水覆盖。河道口有禁止通行的警戒线，一辆小型轿车停靠在警戒线旁边，一个年轻人坐在车上守着警戒线。我们查看了电杆基础，目测电杆基础距离河水尚有5米远、距水位线垂直高度应在3米左右。连凤山说：“现在的情况比较安全，如果河水继续上涨或上游水库泄洪，我们随时再来巡检。”

大雨如注，我们的车像是一条开在暴风雨中的船。磁阳公路上，看不到头尾的货车车队停在路侧，占据了多半边公路。550号抢修车继续冒雨前行。

11时16分，抢修车停在石洞乡什里店村5号台区。杨国庆和连凤山详细查看了设备运行状况。确认没有异常后，他们再次登上车。此时雨势稍稍减弱，550号抢修车继续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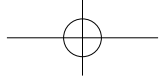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车上，我听着同事们接打电话，不用问，听声音就知道来电话的是谁。“史二庄村台区一切正常，什里店村台区一切正常。”史二庄村台区经理王同旺的大嗓门从电话里传了出来。什里店村台区经理张艳昌一定在他身边。他们总是结伴工作，在职工食堂吃饭时也一定要坐在一张桌子旁。

11时30分，抢修车进入阳邑镇南丛井村地段。玉米地里积水严重，所幸风力很小，玉米未出现倒伏现象。大家分段查看了038线路的重点电杆导线。连凤山指着一处土堰上的电杆说：“这个电杆上下左右都是大块庄稼地，没有通车的路。一旦出现异常情况，抢修器材上不去，如何处置，大家心里要有打算，按照要求做好应急措施。”038线路沿线地形地貌十分复杂，穿越普阳钢厂，还穿越山岭、河道和铁路。

抢修车一路驶进石洞乡赵庄村。赵庄村文化底蕴深厚。“山药蛋派”文学大师赵树理就是在这个村庄里创作了《小二黑结婚》。这里也是我的出生地。“城西九十里，故园在南山。香柏林间游，飞蝶沾衣衫……”此时此刻，家乡的南山像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像是我梦中的老母亲。村委会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村党支部书记赵彦平宣传防汛注意事项的声音。

结束了上午的巡检，大伙陆续回到供电





所。职工食堂里，留守的同事们协助炊事员为巡检抢修人员准备了饺子。餐桌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身上的衣服都被雨水和汗水浸透。“今天的饺子真香！”同事们一边吃，一边赞叹着。

停车救人

下午，冶陶镇镇政府工作人员打来紧急求助电话：“南洛河马村段洪水中，有一辆轿车及人员被困洪流中，应急单位的救援设备受跨河033高压线路影响，不敢冒险作业，需要供电公司对033线路断电。”

连凤山和所长田鹏、副所长孙健一同冲出门，冒雨上车赶赴救援现场协调，我也跟了上去。到了岸边，我们发现洪流中心的受困人紧抱车门，小轿车已被洪流冲撞得面目全非。通过巡线用的高倍望远镜，我看到受困人仅露着上半身，下半身在洪水中扭动。我们分头查看临近河道电力线路设备，预判洪水对线路可能造成的影响，商议停电救人措施。5分钟后，各地救援人员陆续赶到，救援设备也备齐了。

“把救生圈用机械设备抛过去，让受困人抓住救生圈，把他拖过来！”一个瘦高个的救援人员说。

“不行，受困人现在体力不支，握不紧救生圈。”一个刚刚从河堤边巡查回来的救援人员说。

“还是老办法，用橡皮艇救人吧！”一个心急火燎的年轻救援人员说。

“现在洪流情况复杂，河道底部有高低不平的鹅卵石，容易使橡皮艇侧翻，还是用吊车吧，能保障救援人和受困人的安全。”像是现场总指挥的人做了决定。

方案一确定，救援马上开始。我们将临近救援区域的跨河供电线路断电，以防止大型吊车作业时造成次生灾害。田鹏立即联系武安市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确定断电时间：15时37分，033路10千伏线路断电。供电所安排多路人员向农村用电客户和企业专用变压器客户说明情况。相关台区经理立

即向客户微信群发送通知说明，并转发救援现场视频。

几分钟后，用电客户微信群沸腾了！

“人命关天！”

“辛苦啦，理解万岁！”

“先救人吧，生命至上！”

“有个好电工，是咱村民的好福气！”

用电客户微信群里，大家纷纷点赞支持。还有不少焦急询问情况的信息：“人咋样了！救上来了吗？”被困人员的安全牵动着众人心。

16时30分左右，大型吊车配合救援人员，终于将受困人营救上岸，在场的人都松了口气。在掌声中、欢呼声中，受困人躺在担架上，用仅存的力气挥手感谢救援人员。

此时此刻，南洛河水位更高了。“幸亏供电公司及时协助救援，否则晚几分钟，水位高了，救援难度就太大了！”现场一个救援人员说。

确定线路电杆符合送电条件后，连凤山立即联系调控中心恢复供电。16时44分，033路10千伏线路送电成功。

断电67分钟，为的是挽救受困人的宝贵生命。用电客户微信群里，人人都在为断电救人而点赞、为快速复电而点赞。

大雨时断时续，供电员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特巡。

傍晚时分，车子刚刚驶到供电所附近，石洞乡百官村村民范学成的报修电话就打了过来。连凤山立即要求掉头：“走，直接去抢修，不回所里了！”

石洞乡河东村村西临近跨河大桥路段，受连日阴雨影响，路面沉陷，路边插着“塌陷危险”的标识。没有捷径，550号抢修车只能小心翼翼地通过危险路段。

看到抢修车来了，村民们仿佛看到了救星，有人说：“这么大的雨，还以为好久才能来哩！”张志宇戴好安全帽，背上工具包，立马投入抢修。虽然有热心村民帮着撑伞，但这场风雨还是“奖励”了张志宇一个全身淋浴。

处理完电表箱和二级保护箱的故障后，



村民家却还是频繁跳闸。张志宇又匆匆进入魏海超家中检查故障，发现是雨水顺着穿线管进入室内保护器，导致进户线和保护器烧坏了。弄清了跳闸原因，抢修很快结束。18时30分，范学成、魏海超两家恢复通电，范学成妻子爽朗地说：“刚才还发愁没法用电磁炉做饭哩，这下好了，感谢你们冒这么大的雨给咱送电。”大雨中撑伞围观的邻居们也主动出来目送抢修车离开。

大雨还在持续，18时55分，550号抢修车回到了供电所。刚刚盛上稀饭、土豆丝，王同旺、张艳昌就接到了来自什里店村的报修电话，两人放下饭碗匆忙赶赴现场。

雨夜值守

夜雨依旧，抢修车进进出出，供电所值班室报修电话不时响起。供电所办公室灯火通明，值守人员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报修业务。

坐在电脑前，我翻阅着大家发来的抢修现场图片和视频。靳海波、赵志刚等在现场冒雨抢修的场景打动了，我为年轻一代的同事感到骄傲。

敲击键盘，我努力用最生动的语言去描述今天的耳闻目睹。在字斟句酌之间，不时有从抢修现场回来的同事一身雨水地走过我

身边。他们身上滴下的雨水、鞋上的泥水在地面上诉说着他们的故事。

7月30日23时56分，十公里之外的坦岭村台区经理刘胜强发来图文消息，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晚上将近十点，他接到坦岭村周胜田的电话：“小刘，快来俺家看看吧，没电了，老墙倒塌了！”刘胜强冒雨赶到现场，确定是老屋墙壁倒塌砸断进户线造成停电。为防止过往人员触电，他立即对表后电源开关采取断电措施。刘胜强向我讲述：“客户特别理解，说雨下这么大，别抢修了，那段墙太危险，我晚上没电也没关系，明天再处理吧。”客户的理解是对供电员工工作的肯定。

零点之后，又是新的一天。我轻声走过职工宿舍区长廊，这里静悄悄的。走过值班室门前，值班电话静悄悄的，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7月31日0时59分，夜雨终于停了！

推窗远望，凤凰山静悄悄的，龙山静悄悄的，天空静悄悄的！

赵竹川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歌作品集《老川诗集》。供职于河北武安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冬天，这里是勇士的天堂

武玉山

人们习惯上以天山山脉为界，将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

布尔津县禾木村地处北疆，位于喀纳斯湖畔，是国内仅存的三个图瓦人村落之一。

这里最出名的是醉人的秋色。10月，树叶黄了，层林尽染，清晨或傍晚，炊烟在秋色中冉冉升起，形成一条梦幻似的飘带，胜似仙境。村边绚丽多彩的白桦林在余晖下闪着耀眼的金色光芒，优美恬静，如诗如画。站在村头一座小山坡上，可以俯视整个村子，木结构的房屋充满了原始味道，炊烟袅袅，色彩斑斓。着盛装的图瓦人走着，更有牧马人骑着骏马在林间驰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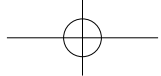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每到冬季大雪纷飞的日子，禾木便成了勇士的天堂。最近几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顶级的大型滑雪场，让冬天的禾木不再寂寞，一年四季都热闹起来。

说起滑雪，我对在禾木“败走麦城”的经历一直记忆犹新。十多年前，我还不怎么会滑雪，但热情大于技术，无所畏惧。有一年冬天，我们一行数人租车从阿勒泰

到达禾木村。无暇欣赏银装素裹、童话般的美景，我们急切地雇上图瓦人的马爬犁，上山滑雪。因为语言不通，图瓦人以为我们只是游客，要乘坐马爬犁游览。看到我们又是雪板、手杖，还带着头盔、护脸，反复沟通才知道我们是要上山滑雪。

我们分乘几辆马爬犁出发了。树上全是雪，马爬犁行进其中，仿佛在林海雪原中穿行，偶尔有一两只不知名的大鸟在头上盘旋，发出好听的叫声，好像是迎接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赶车人时不时打几声响鞭，清脆的声音在林间回荡。回头远望，冬天的禾木村雪山环绕，沉浸在白色的世界中，不惊艳奢华，却清新雅致。

穿过冰封的禾木河和一片白桦林，马爬犁载着我们来到一处小山坡上。在雪场平滑的机压雪道还滑不利索的我们看到三四十度的陡坡，立刻傻眼了。积雪至少有一米，一脚一个窟窿，立刻没到大腿根，根本无法行走。马爬犁放下我们后返回山下等着，已经没了退路。接下来的滑雪，给我们的禾木之行增添了太多的笑谈。结果可想而知，不到50米的一段雪坡，当一



行人怀着无比激动、无比兴奋的心情，几乎是喊着叫着下滑，结果是一个接一个摔了出去，在雪坡里翻滚。雪板脱落了，找不着，好不容易找着了，又穿不上。摔倒了，起不来，好不容易起来了，又无法从雪里出来。到后来，这帮雪友已经不是在滑雪，而是在齐腰深的雪里艰难地行走，实在走不动了，就用双手清理面前的积雪在雪里爬，仿佛游泳一般，出尽了洋相。一行人连滚带爬，使出十八般武艺，在折腾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一个个大汗淋漓，终于爬出了这面雪坡。

如今，这帮雪友一个个都历练成了滑雪高手，可以在任何一个雪场的高级雪道上驰骋，即便是难度较大的道外野雪也不在话下。但“兵败禾木”的往事成了我们这帮雪友解不开的心结。

禾木建雪场了，名字叫吉克普林，距我们上次来滑雪整整过了十年。这里被业内人士赞为国内“天花板”级的滑雪场。

雪道有103条，垂直海拔落差1466米，缆车最长4.93公里，最长的可可托海雪道长11.176千米，总雪道长度108千米，其中野雪道长38千米。随便拿出一个数字，都是顶级的。最大的优势在于雪期长，由于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雪场可以从头年10月份一直开到来年5月，长达8个月，国内任何一家滑雪场都望尘莫及。

禾木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老的禾木村已无法满足发展需求，不远处规划建设了禾木新村。房屋外表依然是斜顶木结构，保留淳朴的乡村风格，体现原生态，里面设施已经全部现代化。

2月初，我们一行数人，千里迢迢转乘飞机、汽车到达禾木。我们入住禾木新村，隶属于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供电公司的禾木供电所就设在新村，国家电网的绿色标识异常醒目。禾木供电所成立于2011年10月，由汉族、哈萨克族4名员工组成，目前担负着禾木乡1035户用电客户的供电任



务。历经10余年发展，禾木供电所获得了“中国最美供电所”等多项荣誉称号。

滑雪爱好者喜欢下雪，越大越好，这样就可以在雪上驰骋，体验飞一般的快乐。但是对于一名供电员工而言，下雪特别是那种不间断的暴雪，简直就是灾难。每年冬天，禾木的下雪天数和下雪量都居全国首位，对于供电员工，每个雪季的到来，都意味着一次异常严峻的考验。先不说电力设备出故障怎么处理，就是最寻常不过的电力线路巡检也非常不容易。于是，他们学会了骑马，骑着马去巡线；他们学会了驾驶马爬犁，架着马爬犁去处理电力故障；他们还学会了滑雪，踩着雪板去几公里之外的变电站完成多项工作任务。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靠两条腿，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艰难行走，走访客户，了解牧民用电情况，解决实际用电困难。禾木供电所作为禾木景区的一张名片，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悬挂在墙上的一面面锦旗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认可。

夜晚，气温下降到了零下30摄氏度左右，我们入住的民宿内灯火通明，到处都是暖洋洋的。民宿老板和我们聊了起来。他是从四川来这里开民宿的，之前取暖用的是煤炭和柴，又脏又呛，有一年还差点煤气中毒。这几年好了，乡村振兴，电力先行。电网改造了，服务周到了，他们的电力获得感、幸福感极大提升。他经营着3处民宿，全部使用电采暖，房间温度可以自主调控。特别是餐厅，消毒柜、洗碗机、电磁炉、电饭煲等厨房设备全部实现了电气化，既环保又便捷。最让他们感动的是，每当冬季用电高峰期到来，供电所的师傅们都要上门了解用电需求，检查用电设施，确保安全用电。他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真的要谢谢供电员工！

一大早，我们迫不及待地赶往距禾木新村几公里的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一大批慕名而来的滑雪爱好者、滑雪发烧友都涌到了这里。滑雪是一件费体力的事情，也是一项风险很大的极限运动，考验

滑雪者的个人技能和身体综合素质。禾木吉克普林，为这些勇士们提供了肆意发挥的场所。

在雪具大厅办好雪票后，我们乘坐第一级缆车上升，并不觉得有什么新奇。在海拔2150米的半山腰换乘第二级缆车时，我们遇到了在雪场工作的好朋友孟义，与他同乘一辆厢式缆车继续上升。他和我们相识于哈尔滨亚布力滑雪场，吉克普林开工兴建时，他调到这边工作，亲历了整个雪场的建设过程，感触颇多。

他介绍，滑雪场用电量非常大，一是雪具大厅以及配套设施的照明和取暖，二是雪区内的造雪机和缆车，尤其是高速运转的一期6部厢式缆车。国家电网给予的支持力度非常大，新建了全长64.3千米的110千伏吉克普林输变电工程，架设铁塔198基，建设2台5万千伏安的变压器，满足了雪场及周边景区的用电需求，为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电力保障。

“未来新疆的冰雪旅游产业一定会火起来。”说这话的时候，孟义一脸自豪。作为一名滑雪爱好者，同时也是一名电力作家，我和他一样，也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随着缆车不断升高，视野渐渐开阔起来。刚才还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吉克普林，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出现在我们面前。此时此刻，我们已处在海拔2848米的云霄峰顶——雪场的最高处。

眼前的景色震撼无比，已不单单是“一览众山小”的震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白色，远处是白色的雪山，连绵起伏，层层叠叠，远近高低各不同。起伏的山峦上有深色的原始森林，呈墨绿色，山峰立体感十足。平静的禾木村如同散落的积木，在一片白色中若隐若现。把目光收回到远处，山坡上的白色令人炫目：先是看到一条条插着彩旗的白色雪道从山顶蜿蜒曲折而下，望不到尽头；接着看到一面又一面的大白坡就那样毫无遮掩地呈现在我们面



前，平静地接受滑雪发烧友的挑战。从半山腰延伸向上的缆车箱体是红色的，放眼望去，正在运行的红色缆车成为一道流动的亮丽风景。在硕大的立体空间里，蓝天、白雪、红色的缆车，三种颜色强烈冲击着人们的眼球。

山顶处立有一个形似“禾木”二字的木质标识，二层楼高，上面标注着距离俄罗斯50千米、蒙古国31千米、哈萨克斯坦50千米。据雪场工作人员讲述，如果不看警示牌，很容易滑出国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几乎每天都有雪友不听劝阻，给自己也给雪场惹上麻烦，令工作人员头疼不已。

雪场大舞台的幕布已徐徐拉开，勇士们的面前就是白色的雪道、雪坡，伴随着“走起”“走起”“走起”的呼喊声，一个个如离弦之箭，转眼工夫，成为一个个小点。很快这些小点也不见了，融入一片白色中……

不得不说，这个雪场好大。机压雪道分为高级、中级、初级雪道，供不同水平的滑雪爱好者滑行。最陡的是吉克普林道，坡度大，考验胆量；最长的是可可托海道，超过10千米，从山顶可以一直滑到雪具大厅，滑行难度不大，但费时费力，考验体能；最险的是将军山道，位于一条峡谷当中，起伏不定，最窄处只有两三尺且弯道非常多，考验技术；最具多样性的是野卡峡道，雪道变化多，集陡、险、幽、奇于一体，考验综合能力。这4条雪道的名字，也是北疆4个滑雪场的名字，吉克普林、可可托海、将军山和野卡峡。在高级雪道上滑行，如果摔跤，雪板脱落还好，人、板分离，人可能会在雪道上四仰八叉地滑行一两百米后停下，雪板不知道去了哪里；万一摔倒后雪板没有从雪鞋上脱落，这样就会非常危险，人体失控后首先是倒地旋转，然后会随着惯性翻滚，无法脱落的雪板会在连续旋转翻滚中别住人的四肢，造成伤害。所以滑雪场有很多安全提示，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并根据自己的滑雪水平选择适合自己的雪道滑行。雪场设计很人性化，缆车箱体分为红色、黄色和灰色，可以将滑雪者运送到不同难度的滑雪区域。雪道标识用绿、红、黑三种颜色来区分初、中、高级雪道，很容

易辨识。

如果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来这里滑机压雪道，即便难度再大、坡度再陡，也不是我们的初衷。吉克普林之所以被称为国内滑雪场的“天花板”，最大的优势在于这里有大片大片优质的天然雪，就是漫山遍野的那种大白坡，供滑雪发烧友飞一般地驰骋。

听从孟义的建议，我们头天以热身和熟悉雪场为主，在各条机压雪道上练习动作，乘坐缆车时反复观察研究地形，并将易发生雪崩地区熟记在心。为了安全，雪场每天会派巡查人员在易雪崩区域拉起警戒线，阻止进入。严格遵守雪场的安全提示，一般不会出现问

第二天坐缆车到达山顶后，我们结伴从可可托海雪道的一侧滑入了一片开阔的野雪区域。这里没有标示牌，没有警戒绳，也看不到缆车，呈现在面前的就是一面大大的白色雪坡。远方是起伏的雪山，眼前的白色沿着长长的峡谷延伸，望不到尽头。在这里滑雪，与雪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你可以任意发挥技术，可以控制速度，缓慢地横切着滑，边滑边欣赏壮美的景色；也可以竖着快速下滑，体验风驰电掣的快感。我们几个一会儿编队滑行，在雪地里画出优美的弧线，一会儿来个竞技赛，看谁能第一个到达终点。高速滑行，摔跤是难免的。这个雪友先来了个前滚翻，一头栽进雪里，自己出不来，需要人帮忙；那个雪友一个侧摔，在雪地里打转。雪至少有一米多厚，即使摔倒也不容易受伤，最担心的是雪板脱落丢失。一旦找不回雪板，凭自己的双腿是走不回去的，只能呼叫雪场救援。滑累了，可以闭上眼睛躺在雪地里，享受阳光的温暖。

武玉山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玉见山水》、长篇报告文学《天龙救援》。《天龙救援》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奖。供职于山西太原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老舍的双城记

孙晓

有山有水有风景，有底蕴有名人有故事，此等绝佳妙处世称“名城”，然齐鲁大地名城荟萃，可堪当“第一名城”者，唯有不分伯仲的“山东双核”——济南与青岛：北跨黄河南依泰山的泉城济南，上古舜帝躬耕历山畔，齐烟九点山色空蒙，七十二泉奔涌畅流，大明湖柳莺花燕，沉稳中矩的济南府哺育了闵子骞、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李攀龙等名士雅人；雄踞黄海之滨胶州湾畔的岛城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仙海崂山奇峰怪岩，石老人、太平角、汇泉湾与小鱼山共构一线海天蜃景，“小资”的青岛城让康有为、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近代名家流连忘返。名流恋名城，名城出名人，名人与名城相携而铸就经典。盘点中国近代史，独享济南和青岛双城荣耀的文化名家，非“人民艺术家”舒庆春莫属。老舍在济南和青岛的山海情缘与经年故事，擢升了双城品位，留下了时代印记，也记录下他人生的最美时光。

他乡缘何成故乡

心安之处，便是故乡。祖籍辽阳的老舍

1899年生于北平小羊圈胡同东南角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今小杨家胡同8号院），为满族正红旗舒穆禄部后裔，在皇城根儿下长大。但这些都无法改变老舍多舛的命运。14岁之前，他在狭窄昏暗的胡同院落里度过了清苦的童年和艰难的少年时代，成年后的老舍居无定所，满世界漂泊，行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伦敦、新加坡、济南、青岛、武汉、重庆、纽约等风格迥异的城市。人到中年后，老舍选择定居北京城，直至魂归德胜门外太平湖。老舍一生走过67个春秋，在北京前后居住了41年。他在怀乡散文里写道：“好，不再说了，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啊！”对故乡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尽管分别创作于青岛和重庆，但他悉心将故事发生地虚构为北平城。《四世同堂》渐次亮相的各色人物均在小羊圈胡同对号入座——纵是过客悠悠，心若浮萍，但心心念念的故土始终萦怀。

上海亦是老舍的心念之所，他的早期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皆连载于申城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而《大明湖之春》《五月的青岛》这双城轮廓清晰



的佳作，则刊发在林语堂主编的沪刊《宇宙风》。心系上海的老舍却每每与申城有缘没分：1924年，他远赴伦敦之时旅经上海，只略作逗留便从杨树浦码头乘船离开；1929年，他自新加坡抵沪后寄居郑振铎家中约莫半月，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他自是无暇浏览大上海的繁华，续写完童话《小坡的生日》后便匆匆离沪回京；1930年冬，老舍以济南“五三惨案”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大明湖》，泣血而成的20余万字的作品在1931年暑期收笔，旋即邮寄至上海《小说月报》。时逢1932年淞沪会战，保存在商务印书馆尚未付梓的书稿尽毁于日军进攻闸北的炮火，再留申城一大憾事。老舍还曾一度计划放弃教职来沪开启“职业作家梦”——1934年7月，老舍离开齐鲁大学后应朋友之邀来沪，顺便考察“自由文人”的工作环境，此时笼罩在战火下的上海动荡不安，现实中的上海书业状况和在沪文人处境完全出乎预料，老舍感慨万千，黯然离沪，两个月后乘火车自济南赴青岛任教。1937年，惊闻“七七事变”的老舍已购船票欲离青岛赴上海，见陶亢德复电“沪紧缓来”只好选择再返济南。1943年，为了寻找赵清阁，老舍从重庆匆匆抵沪。1947年，老舍与曹禺访美前曾在上海停留并与赵清阁短暂会面，1963年，他途经上海看望病中的赵清阁。这几次来沪，老舍均遭赵女士冷遇，亦注定二人“各据一城、永不相见”的结局。

盘点老舍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自1930年始的济南4年、青岛3年的双城时光是他身体和心理状态达到最优、才华展示最踊跃和最充分、文学创作最炉火纯青的收获期。令老舍喜爱的齐鲁双城成就了他创作生涯的高光时刻。

济南是老舍的第二故乡。在他的心目中，济南原本是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自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济南和青岛“双城记”肇始，“开风气之先、创至善之业”的先锋精神使得旧城风貌焕然一新，济南古城外开设了洋式商埠，洛口黄河架起了过火车的铁路桥，方圆12里的内

城城墙上修建了跑汽车的环城路，广智院、北洋大戏院、小广寒电影院等“西洋景儿”颠覆了老百姓的传统认知。明湖畔荷塘垂柳，西更道老街深巷，起凤桥沧浪腾蛟，芙蓉街市井风情，古今相宜的泉城景象让老舍不由自主地迷醉与倾情。“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闲暇时，老舍多次登上北极阁，俯瞰大明湖，远眺千佛山，他由衷地感慨：“城在山下，湖在城中，这不是不是一个美女似的城市？”

三面环山的济南群泉奔涌，街巷里、护城河、大明湖流淌着清澈透底的泉水，尽情滋润着老舍的心扉。他赞道：“济南，这是一座以泉水闻名的城市。所谓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柳’，便是说的美丽的泉城济南。”泉水是济南城的灵魂，洗涤着这位泉畔新居民的心扉。“以量说，以质说，以形说，哪儿的水能比得上济南呢？”文化积淀与新派建筑在泉城与泉水结缘，让老舍倍感身心愉悦。文如泉涌的他将与生俱来的艺术才华，尽情释放为文字和作品，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和火一般的热情来描绘济南的无边景致：

“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沉醉于诗境的老舍以泉城的名义向全世界发出郑重邀约。

1930年，老舍首赴齐鲁大学执教，暂住校内麦柯密古楼二层西南角第一个房间（该楼已于1997年毁于火灾）。1931年，他租下距离学校不远的南新街54号小四合院（现为南新街58号老舍纪念馆），一住就是三年。院落不甚大，但家人共植的紫丁香、石榴树等各色花木郁郁葱葱，中庭还养着一大水缸亭亭玉立的荷花。正屋东卧室是老舍与北师大才女胡絮青的蜜月婚房，两年后，老舍在此喜迎爱女，并以“济南”首字为长女起名“舒济”。事业有小成，爱妻小女相伴，人间烟火气让老舍内心颇为安宁，更让他感到惬意的是，此处距离云雾润蒸的趵突泉不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300米，随时可步行前往，观泺水趵突，寻创作灵感——“没有它（趵突泉），济南会少一半的美”，于是乎，《济南的秋天》《济南的冬天》等诸多佳作便在这幸福的时光里一气呵成了。“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去，那里总有人惦念着我。在那里，我努力地创作，快活地休息……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明地在这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地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青岛是老舍的心灵故乡，亦是他的意外之喜。1934年暑期，济南酷热难耐，老舍在令人窒息的气温里写完《牛天赐传》，便开始筹划人生的下一站。之前老舍听闻与古朴厚重的北平相比，已是北方工业、外贸、港口重镇的青岛颇为“洋活”和“摩登”，这些对于曾游历欧亚的老舍本无太大的吸引力，故而 he 首先想去上海考察，只是困于时局而放弃申城，同年9月离济赴青。此时的青岛已告别潮湿多雨的盛夏，微带凉意的海风吹

来，一家人顿觉神清气爽。这一时期，国内军阀混战局面暂告一段落，日本无暇染指胶东，青岛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和安宁。栈桥回澜阁人头攒动，小青岛琴屿飘灯，燕岛秋潮激浪如雪，花石楼、滨海饭店等新潮建筑沿着修长的海岸勾勒出大美海景，这宜人的天气和恬适宽松的氛围，正是老舍无数次梦境之所寻，此番意料之中的邂逅，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惊喜，他的心情是无比兴奋的，他义无反顾地爱上了“绿珠”岛城。老舍写道：

“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地放在那黄色的地图的边儿上。在海边的微风里，看高远深碧的天上飞着大雁，真能使人忘了一切，即使欲有所思，大概也只有赞美青岛吧！”老舍还饱含深情地撰写了一篇《五月的青岛》，不加掩饰地歌颂青岛的“山色、海风、花香和绿意”，文中说的“春深似海”“欢喜，要狂歌”，想必是回忆他与青岛的一见钟情吧？

1934年初到青岛时，老舍在国立山东大



学校后莱芜路一所西式平房落脚（今登州路10号甲），1935年年底，全家搬至金口二路（今金口三路2号）一座庭院小楼里。《樱海集》序篇里这般描述他的新居：“开开屋门，正看邻家院里的一树樱花，再一探头，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绿海。”面朝大海、繁花如茵、凉爽宜人的生活环境让老舍颇为惬意，他的心态也变得更加安适和笃定。

当年被国立山东大学破格录取的臧克家后来回忆道：“一进门小院极幽静，草坪碧绿……晚饭之后，黄昏之前，我同老舍二人，沿着海边的太平路漫步西行。这时，碧海蓝天，辽阔无际，远处的小青岛也用青眼迎人。我俩迎着西天的红霞，一绺一绺，像红绸纱遥看着一片绿色。”乱世流年，未能记录下两位大家并肩聊些什么话题，但他俩瘦削的身影已深深烙刻在太平路的夕阳下和天后宫的光影中。

搬过两三次家后，老舍租下黄县路一座红顶欧式小楼的一层（今黄县路12号，现为骆驼祥子博物馆）。这栋土黄色外墙的小院成为老舍在青岛居住最久的房舍。生活再次安顿下来，长子舒乙降生，一家人的生活逐渐规律。晨起迎着惬意的胶州湾海风，“浇花、打拳、喝茶”。若逢雨后天晴，老舍会顺着曲折的街巷自西向东信步前行，去赏鉴中山公园“雪海轻移”的樱花，远眺汇泉湾“显山透海”的海滨浴场，然后带着愉悦的心情溜达回家。待满心欢喜地看着幼童在襁褓里沉沉睡去，他便可在写字台前心无旁骛地奋笔疾书。哪日有友人至，则相邀来到朝天馆，吃个葱白咸菜段长三寸的大饼卷肥肠（应为小吃朝天锅），举杯共饮那苦中含香、回味悠长的甘露酒（应为当地即墨苦头老酒），那种“青岛遇故知”的乡愁味道顿时弥散开来。

1937年7月，北平卢沟桥炮火轰鸣，老舍的故乡北平惨遭炮火，日军沿津浦铁路线南下，岛城的安宁生活终被打破。8月初，老舍第三个孩子舒雨在青岛降生，赴沪计划未果，老舍双城轮转重返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在济南短暂居留的3个月中，他先住齐鲁大学校园内的“老东村”平房，后搬至常柏路2号一栋原外籍教授别墅，住于东半楼。此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攻至黄河北并炸毁铁路桥，不愿做亡国奴的老舍无奈作别熟谙如故乡的齐鲁大地，于11月只身辗转南下赴武汉，后至重庆，自此投入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再也未能回归“双城”。

双城何以铸就经典

老舍的“双城记”，本是为生计所迫的无奈辗转，却与这山海双城结下深缘。乱世之中幸得伯乐们的赏识和邀约，老舍在济南和青岛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安宁时光，恰当的工作氛围和快乐的家庭生活成为老舍创作的不竭动力，被双城美景激活的艺术灵感让他下笔如神、欲罢不能，在齐鲁双城，老舍留下的不仅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也有弥足珍贵的金兰之交。

老舍首赴济南执教的伯乐是1929年兼任齐鲁大学代理校长的林济青。1930年，林校长在栾调教授的倡议下创立了国学研究所，助力齐鲁大学成为国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与燕京大学并称“北燕南齐”。名字里有“济”（济南）有“青”（青岛）的林校长亲赴京津，登门延请名教，从英国留学归来任教北平的老舍亦为其诚意所打动。1930年夏天，欣然应邀的老舍躲避中原炮火绕道“海路”赴济，求贤若渴的林济青特意雇马车赴济南站迎接。1930年7月至1934年6月，老舍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文学院新文学教授，兼职《齐大月刊》编辑部主任。他在齐大开设新文学概论、文学批评、小说和做法、但丁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等“新学”课程，在授课中对传统文论的功利性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以感情、美、想象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本质论，为这所教会学校带来焕然一新的治学风气。这位集留洋才子、知名作家、新文学教授等头衔于一身的青年教授深受齐大学子们的欢迎，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博学又不乏幽默感，开堂授课时，教室时常会被挤得水泄不通，其热闹程度不亚于现代人的狂热“追星”。

因日常教务忙碌、难有闲暇，老舍酷爱的文学创作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完成，即使是在火炉般炎热的暑期，勤奋的老舍依旧笔耕不辍。



他在《歇夏》里回忆道：“一年之中，只有暑假是写东西的好时候，可以一气写下十几万字。暑假自然是很热了，我不怕；天热，我的心更热，老天爷也得被我战败，因为我有瘾呀。”所幸老舍南新街居所周边环境颇佳：小院里可以远眺群山，可随时出门赏泉、戏水、观竹、听戏。他在济南幸福地生活，快乐地写作，文思如趵突泉般汨汨喷涌，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完成了短篇小说集《赶集》和一部幽默诗文集，精心打磨了《到了济南》等多篇经典散文，亦在《齐大月刊》发表20余篇优秀作品，开启了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邀请老舍赴青岛执教的伯乐是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侗。求贤若渴的赵太侗有一本专门记录知名学者的小册子。1932年出任山大校长后，他依此遍访名贤，声播齐鲁学界的老舍自然是在册人选。1934年9月老舍受聘国立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到校后开设了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小说作法、高级作文等课程。他在授课时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常结合自己的创作甘苦，教育学生如何作文和做人。老舍的教学风格风趣幽默，被学生们尊崇为“笑神”。他玩笑说“肚子里的东西，两个礼拜，顶多两个礼拜就倒光了”，令在场听众忍俊不禁。当然，先天的才华且有学习精进加持，老舍“肚子里”的知识储备也在与日俱增，故而山大专门为他安排3次全校性公开讲课，教学相长成为校园佳话。

20世纪30年代，山大的鱼山校园可谓名流荟萃，闻一多、梁实秋、张熙、沈从文、吴伯箫、洪深、李达、童第周都曾在此任教。名人效应和学术交流相得益彰，带动了当地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洪深在青岛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并将其拍摄成电影；老舍、吴伯箫、洪深等人为青岛民报社“避暑录话”文艺周刊撰稿；中国诗歌会则在青岛设立了分会。被浓郁的文艺氛围所感染，老舍在青岛的文学创作体裁更加丰富：短篇小说集《樱海集》《蛤藻集》，经验集《老牛破车》，中篇小说《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还有大量的散文作品，涵盖了喜剧之外的各种

文学体裁。因老舍在家中阳台创作作品时，既可远眺大海，又能鉴赏樱花，故而以《樱海集》命名其文集，颇有“凡尔赛”味道；而《蛤藻集》应源自老舍挈妇将雏“赶海”汇泉湾的灵感吧？毕竟青岛海边盛产“蛤蜊”和“海藻”。作于济南、毁于沪上炮火的长篇小说《大明湖》，老舍则根据记忆在青岛补写了短篇小说《月牙儿》，为“双城记”留下文字佳话。

渐入佳境的老舍在山大任教不到两年却意外辞职，或许与他青岛的朋友们有关：当时主政山东的军阀韩复榘不满山大对学生运动的纵容态度，借故将学校经费缩减一半，也是意图控制山大的领导权。“内外”交困下，赵太侗无奈辞职。赵太侗黯然离去，加之萧涤非等老师被无端解聘，许多进步学生被开除出校，诸多复杂原因让老舍对山大再无留恋之意。1936年夏，他辞去学校教职做了一年自由撰稿人。老舍租住的黄县路寓所距离龙江路赵太侗居所不过一里之遥，不知昔日“共进退”的上下级好友双双卸任之后是否经常串门互访？“无职一身轻”的老舍在黄县路的小庭院里与新朋旧友敞开心扉、谈天说地。他与市民、商贩、伤兵、民间艺人、城市流浪者打成一片，收获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新奇消息，使原本枯燥的创作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小院周边铺满马牙石的街巷也因文艺的浸润而充满了欢歌笑语。在闻得山大老友讲述一个黄包车夫“三起三落”的传奇经历之后，老舍没事就转悠到黄包车扎堆的东方菜市场与歇脚的车夫们拉拉家常，用取自社会最底层的真实素材，撰写了传世佳作《骆驼祥子》，在青岛缔造了他文学生涯的又一高峰！

在双城铸就的艺术经典，体现出老舍超人的文学才华和文化底蕴，而和谐的生活氛围是他能保持系统构思、专心创作的压舱石：老舍与胡絮青在齐鲁双城度过了婚姻生活的前七年，济南生女，青岛得子又得女，儿女双全的他从懵懂可爱的孩子身上获得了极大的心灵慰藉。闲暇时，一家人在小院居所赏月聊天，玩耍纳凉，陪伴儿女们摘花弄草，追逐嬉戏，幸福安逸的家庭生活让老舍知足且快乐，创作源泉丰富，创作动力十足。

物质和金钱伴随时间流逝而褪色，优秀的



作品和思想始终隽永。双城辗转的经历使得老舍的思想更加成熟，艺术风格日臻成形：在济南期间，老舍与画家桑子中、关松坪、关友声交好并时常讨教绘画技法，向相声演员吴景春、吴景松兄弟请教能让听众喜乐的语言技巧。他还曾师从马永奎练习山东杨氏查拳，师从老旦名家龚云甫学唱京戏。这些博采众长的综合艺术沉淀，让他的文学创作内容更加丰富，作品风格更加风趣幽默，文学体裁更加多元。在济南，老舍见证了乱世之中的众生相，他的思想变得更加贴近时代特征，更加贴近社会现实生活，幽默的语言无形中增添了几分犀利。

在青岛，老舍结交了许多一辈子的好友，他与臧克家的老师赵少侯合作过一篇未竟的书信体小说《天书代存》，他将新著《牛天赐传》作为新婚礼物赠送给被学校解聘的萧涤非，他与“最亲密的好友”王统照合作办刊、讨论时局、文学互动，一起吟味“生活的温馨与苦涩”，在与文友们的研讨交流中，他的批判意识和独立精神也与日俱增。当老舍放弃稳定收入辞去大学教职，远离象牙塔却与社会底层大众近距离接触时，获取了丰富且深刻的社会素材，他愈发感受到了生存的艰难和人性的复杂。他的思想变得人文和理性，他的作品更接地气，内容更加倾向劳苦大众。

因战火再次袭来，老舍从青岛重返济南，一家人一路颠簸辗转，老舍愈发体味到战争、和平与人性的关系，他的艺术风格日臻锐利且独到，文学作品增添了些许客观与冷静。此时的他，已经在理智地看待社会的善与恶、是与非，并在系统地思考中国该如何彻底改变积贫积弱的命运。

安得双城魂去来兮

时代语境和成长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塑造。幼时的老舍家贫体弱，渴望父爱却求之不得，诸多不如意无人倾诉，习惯了被冷面以待，寂寞且无助的他形成了内敛低调的个性。所谓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在北平大杂院食不果腹的穷人堆里耳濡目染，老舍有了北京人特有的幽默与乐观；在坚韧豁达、柔中有刚的慈母培

育下，老舍体味到勤劳与坚韧的意义；幸蒙刘寿绵（宗月大师）热心资助，老舍方能完成学业并与文学结下深缘。他感恩大师的善行义举，也很自然地关心起穷苦百姓的疾苦，潜移默化地增添了见诸实行、乐善好施的性格成分，他渴望成为改变落后社会现状的侠义英雄。而在家中摆设兵器架、演练中华功夫，则成为伴随老舍终生的生活习惯。

不断丰富的社会阅历亦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情。成年后的老舍在欧洲和南洋游历数载。作为当时的弱国子民，经常被无视和看轻，这让他对中国愚钝麻痹的状况有了更多感悟。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积弊的他并没有一味地否定落后的中国，只在心中默念：“我一定要努力改造这个社会！”随着视野开阔和能力提升，老舍的性情也由最初的悲愤抑郁渐变为乐观与上进。归国后的老舍被聘到环境相对安宁的济南和青岛名牌大学任教席，目之所及，是同事们的笑脸和青年学子的崇拜。在这里，老舍可以通过教书育人实现国民性改造，心情大悦的他把火热的情感投入到治学和教学中，用文字把喷薄而出的爱尽情倾注到双城。他的性格变得无比开朗和热情，他用随手拈来的抒情散文赞美双城美景，以景抒情、以文达意，以丰富多彩的业余爱好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在齐鲁大学国文系一年两度的联欢会上，老舍表演过精彩的武术套路，用标准的京白清唱京戏，特别是以北京话，用冷面妙语风格演绎的单口相声，给师生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国立山东大学参加辞旧迎新同乐会时，老舍登台舞剑，为观众现场出谜语。兴之所至，老舍还手持筷子和碟子现场献上一段“数来宝”。

“双城”经历是老舍艺术实践的转折点，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情感和鲜明立场的爱国作家，他开始自如地将重大历史事件、日常生活以及自然景观有机地糅合到一起。他这样回忆在济南登高一望时的场景：“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国破山河虽在，但所有景致在老舍的眼里统统失去了色泽。在青岛，每当走出山大校门看到秀美的胶州湾，老舍不喜



却悲，“至于海沿上停着各国军舰，我们看见的最多，此地的经济权在谁人之手，我们知道得最清楚”。无边海景让人心旷神怡，但想起民族存亡只是旦夕之间，家国情怀让老舍内心感到无比孤苦，这种泪中有笑、笑中有泪的感觉只有自己知晓，所以他只能“一半笑一半恨地去看世界”。老舍三岁时，父亲因抵御八国联军而战死，他的生命基因必是极具爱国主义特征的。所以在济南即将沦陷的关键时刻，拒绝做亡国奴的他才会舍小家顾大家，怀揣仅有的50元毅然奔赴大后方。

大时代背景下，各民族同仇敌忾、家国同构，生命个体则显得微不足道。在双城，老舍时刻关注着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状态，并用最幽默的语言书写着最扎心、最残酷的社会现实。作为青岛职业作家的“第一炮”和“最满意”的作品，《骆驼祥子》通过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物的叙事，勾勒出一个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一个小人物在残酷现实中无奈挣扎的命运悲歌。主人公祥子本是个老实要强的人力车夫，渴望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努力实现“拥有一辆洋车”的愿望。然而现实并非他所想象，他持续奋斗却屡遭碰壁，直到失去了老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灵魂，成为一具行尸走肉的躯壳。老舍用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字驾驭能力，白描式地勾勒出大时代背景下一个渺小的生命体与落后社会徒劳无功的抗争。而同样，作为命运个体的老舍何尝不是如此？性格率真甚至有些理想化的他在动荡的时势下几次想辞去公职，尝试“凭稿费是否照样可以过得很好”。留洋归国后便想专心写作，因“母老家贫”，故而“不敢任性”。他专程赴上海做职业作家亦未果，后终在青岛辞职，欲做乱世之中一名单纯的职业作家。老舍诉说此事颇为幽默：“8个月来的作家生活经验给我证明，卖文章吃饭，根本此路不通。此后仍当去另找饭碗，放弃写作。饿死事大，文章是小。”迫于困顿的时局状况和多重的生活压力，他只能再次拾起教鞭赚些薪水养家。如此看来，《骆驼祥子》的主人公隐喻的又何尝不是老舍自己？写的便是他理想主义实践过程中的无比痛苦与无奈挣扎。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结局。老舍是一位骨子里颇具浪漫气质的文人才子，他感情真挚、情绪奔放。极富家国情怀的他深谙传统伦理道德，故而把名声和事业看得很重，渴望被社会理解和家庭尊重——无关大体的事情，他可以善意退让甚至妥协，但在原则问题处理上，绝不会含糊和苟且。老舍是个感恩且念旧的人，他对朋友、故交、恋人往往是一辈子的感情。战乱之中，因种种原因，老舍的真实思绪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完全表达，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愤懑、忧郁，甚至激情与火花无法释放，他只能把诸多复杂情感诉诸笔端，宣泄在各类文字作品里，貌似闲适和幽默，实则是挣扎和揪心——“笔尖都能滴出血和泪的”。幼时家庭不完整的老舍成年后希冀拥有家国兼顾的生活状态，但实现起来总是难以两全。不好想象，如果没有双城相对安逸的环境和氛围，老舍还会有那么多的经典作品问世吗？而若不是因战乱无奈离开双城，老舍是否还会继续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简单生活？多年以后，若不是他选择坚守内心的底线和自我，他会不会过早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

作为老舍第二故乡的齐鲁双城本可与他再续前缘：在《三个月来的济南》中老舍写道，“从一上车，我便默默地决定好：我必须回济南，并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更尊严，当我回来的时候”。在老舍的潜意识里，济南只不过是暂离别，春暖花开时便又见了；王统照的《忆老舍》提到，青岛刚刚光复，老舍便托他在岛城购置一所房屋，但此时房子价格暴涨，老舍囊中羞涩只能作罢。后来老舍还曾收到国立青岛山东大学复校后的聘书，由于赴美讲学时间冲突，亦未能如愿。谁能想到，老舍与双城一别就是永远。

归去来兮！老舍的双城记，记载着他的光彩与荣耀、惆怅与独悲。双城的文化记忆不可复制，斯人长已矣，经典永流传。

孙晓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晓行》等文学作品60余万字。供职于山东青岛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古街老店

李顺午

羊肉馆

老家的张记羊肉馆，坐落在小街十字路口东南角。刷白的砖墙，朱红的大门，古色古香的匾额上，黄底黑字的“张记羊肉馆”店名格外醒目。羊肉淡淡的清香味，弥漫了大半条小街。

一大间长方形的前厅，中间过道，两行四人座的新式桌椅，整齐有序，洁净清爽。北墙上贴着泛黄的字画，桌子角贴着二维码，老店气息和时代标识在偏远古老的乡村羊肉馆相遇。店老板张永祥、老板娘方贵英正分别在前厅、后厨忙乎得不可开交。

整洁的后厨里，大号汤锅翻滚着水花，鲜美的熟羊肉堆放在大盆里，升腾的热气弥漫在灶间。永祥切肉、装碗、舀汤、调味，一气呵成。他动作娴熟、脚步轻快，手里的方形红木盘正好放下四只大老碗，端出去的是香味扑鼻的羊肉汤，捎回来的是几摞子空碗。一碗碗味道醇正的羊肉汤，盛满小街久有的滋味，也盛满村民生活的滋润。

忙着打月牙烧饼的贵英，揉面、揪剂、擀饼、撒籽麻、整上烙、炉里烘，应之于手，

得之于心。在小擀杖“咄咄”“咄咄”清脆的声响里，一盘盘白里透黄的月牙烧饼端上了桌，散发出淡淡的麦香味。后厨屋顶玻璃天窗中照进一束光，透过水蒸气洒在贵英挂着汗珠的脸上。她那永远不知疲倦的笑容里，藏着满满的成就感、幸福感。

上了岁数的老大爷老婆婆、刚刚放学的中小學生、地里收工回来的村民、小街上做生意的商人，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地进了羊肉馆。有低头闷声刷手机的，有边说话边剥大蒜的，人们期待着乡间特有的美味。前厅人多拥挤，这三个小伙子大碗一端，蹲在门外台阶上，呼啦啦地开吃了。

小街逢集，来吃羊肉的人挤得更多，坐在桌前品味道的，站在一边等座位的，门外马扎凳上还坐了一长串排队的。很早以前，张记羊肉馆只卖早餐，七点左右开门，九点多就歇业，后来延长到中午一点多，早中饭连在一起，营业额一下子翻了一番。人们满怀期待而来，尽兴而归的欣喜写在脸上。

永祥不仅人实诚厚道，而且经营有方。小小羊肉馆生意红火多年的“秘密”，无非是肉香、汤鲜、饼大，干净卫生，老板待人和气。在永



祥心里，“不挣昧心钱”五个字刻得很深很深。

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十多年前，永祥前后折腾了六七个月，终于摸清了用小茴香出头的门道：在进料、清洗、比例、时机、火候等等环节上关关把得牢，处处盯得紧，不知失败过多少回，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在秦岭北麓、渭水河畔的关中道上，绝大多数的羊肉馆是以花椒出头为特点的。羊肉和小茴香同属温性，都有着散寒、理气、和胃之功效，不仅口感好，而且对健康十分有益。永祥创出以小茴香出头的新特色，也为百年老店找到了新机遇。单凭这一招，就让老店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客人更多了，名气更大了。不仅十里八乡村民，县城的“吃货”们也专程跑几十里路来尝鲜。

小街南头，年逾九旬的孟老先生，回乡独居多年。儿子媳妇远在北京、女儿女婿深圳创业，平日里无暇照顾老人，只是隔两三年来探望一回。孟老先生钟情故乡味道，隔三差五就想喝碗羊肉汤。早先，他能颤颤巍巍地到店里堂食，和熟悉的乡党说说话、叙叙旧。每每看到这样的景况，贵英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于是，她特意买回一只保温小饭盒，不管店里有多忙，总是把热腾腾的羊肉汤、外脆内糯的月牙饼按时按点地递到孟老先生手里。贵英这一送，就是六年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仁义之心有多宽厚，脚下的路就能走多远。

羊肉馆生意好，人手自然紧张。儿子大泉负责买羊、买面、买调料、买煤气、交电费，抽空帮着他老爸洗肉、煮肉、切块。儿媳惠香管收钱、端饭、拾掇碗筷，还跟婆婆学会了打月牙烧饼。埋单时，年轻的扫个码走人，碰上年长者和学生娃，惠香总是耐心细致地找零。

老店熟客，我每次去店里，永祥、贵英总有说不完的话：羊肉馆传到儿子这辈，是第四代，一百年了。永祥生性厚道，加上父辈手把手传技艺，实打实教做人，年轻时就成了店里的顶梁柱。贵英心地善良、勤快能干，从不嫌累不怕苦，是店里的主心骨。

在父子与共、婆媳同心的操持里，深藏着他们对乡村美味的郑重，对百年老店的执着。

理发店

小街的理发店，大门左上角红、白、蓝三色转花筒灯从不停歇。在边远的小乡村，这店铺招牌也是够时髦的。

走进理发店，右边白色的铁转椅、老旧的木质小转椅、一只方木凳一溜排开，墙上挂着一块块镜子，镜子旁分别挂着白、蓝、黑三条围裙、三块素花毛巾。左边摆两只长条凳子，是排队等候理发的座席。后墙根放着一只红彤彤的炭炉子和两把冒着热气的铁皮壶，三个大号搪瓷脸盆分放在木架上。店主冯勤生说：白色大转椅和转花筒灯是他在汉口学成后带回来的。

勤生个子高挑、身材匀称、方脸盘、大眼睛、浓眉毛、一头秀发、相貌俊朗，是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排行老二的勤生，不仅人长得好，而且性情洒脱，说话俏皮，喜欢热闹。不管是三五成群聊天，还是八人一桌就餐，勤生常常是说笑逗趣的主角，自然也是被大伙灌酒的对象。

小街上，年长的人叫勤生“二子”“冯二”，年纪相仿的人喊他“二蛋子”“二马冯”，岁数小、辈分低的有称他“二哥”“二叔”的，也有叫“二爷”的。人们早已忘记了他的大名，好像“勤生”俩字，只存在于队干部的花名册里。

不论是中分、偏分还是板寸、小平头、大背头，勤生都能打理得包你满意。一把锋利的推子和一只牛角窄板梳子在他手里飞来飞去。他用梳子撩起头发，推子快速跟进，左边、右边、前边、后边，轻松走完一遍。随后，他把推子换成剪刀，发出清脆悦耳的“嚓嚓”声响，再仔细整理一番。

这时候，勤生会在顾客肩头轻轻拍一下，意思是该洗头了。在后墙根洗完头，顾客再次坐回椅子时，又是一番更细致的拾掇。一会儿用推子推，一会儿用剪刀剪，才剪了几下，又换成推子，推子再次换成剃刀，这样三番五次的变换之后，发型越来越到位。若是碰上刮脸的客人，尤其是络腮胡子，就得花更多的工夫。

勤生一手松开铁椅转轮，一手扳住椅子靠



背，右脚蹬起脚踏板，顾客的坐姿就换成了平躺。刮嘴角、刮下巴、刮脖子，黑色浓密的胡须顿时还原成皮肤的颜色。扶正座椅后，还有最后一道工序，是剪鼻毛、刮耳廓。而后，勤生从抽屉里拿出雪花膏，涂在客人脸上，轻轻地拍一拍。顾客感受到面目清爽，浑身舒坦。我的老家也讲究“剃头洗脚，强似吃药”。

艺高人胆大。勤生手里的推子、剪子、梳子、剃刀，如同杂耍大师的各样道具，件件得心应手，收放自如，常常看得人眼花缭乱。

每到农历年根，太阳升起时分，勤生就把理发椅子、理发工具、排队人坐的长凳子搬到店门外，撑起给乡亲们过年免费理发的摊子。小伙老汉，还有婴儿少年，都早早来理发。忙着筹办年货的人们总算逮个空歇一歇。“大肉煮好了”“豆腐买回来了”“新衣服准备好了”“鞭炮也买回来了”成了人们相互打招呼的主要话题。理发店门前，顿时多出了浓浓的年味。

勤生一手拿推子，一手执剪刀，一会站在左边，一会又拐到右边，“嚓嚓”“嚓嚓”的声音响个不停。“要娶媳妇了，咱给你拾掇细发点！”“天气寒冷，头发留长一些暖和！”“一冬没洗头吧，都成毡片子了！”他手里的活不停，嘴里的话也不断。加上那一声又一声的“谢谢”“谢谢”，理发摊子显得格外热闹。天色渐渐晚了，摊子搬回店里，换上一只大点的灯泡继续干。一天下来，勤生也记不清给多少人理了发。

理发店是公共场所，是信息的集散地，勤生自然也少不了要传播：杨三家老人祝寿要大摆宴席，王五家姑娘订婚正索要彩礼，魏老大家儿媳妇生了龙凤胎……还有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段子更是一箩筐、一箩筐的，嘻嘻哈哈的笑声传出半条小街去。

勤生育有三个儿子。老大部队转业留在市里，老二大学毕业家安省城，老三在河滩里承包鱼塘，没有一个人接他老爸剃头匠的班。为这事，勤生苦恼了好长时间。

前些年，南方人在小街开美发店，为男人剪发，给女人烫头，花样繁多，价钱合理。没多久，勤生理发店门上那盏灯便熄灭了。

修车铺

白三的修车铺，开在自家门前。两根细细的竹竿，一张辨不清原色的大布单，白天撑起，夜里收拢，可防日晒，可挡雨淋。

一条自行车外带、两条内胎挂在大门墙上，这修车铺的特有标志几十年也没挪过窝，细细的尘土落了一铜钱厚。

白家出匠人，三代四工匠。爷爷、父亲、大哥都是木匠，二哥是瓦匠。父母亲说过很多回，让白三学打铁，一家人木匠、瓦匠、铁匠三行当就齐全了，在早些年的农村，这是最理想的“配置”。可白三觉得，眼下铁件卖成品的慢慢多了，打铁行当早晚会完蛋，加上他嫌弃打铁费力气，整天烟熏火燎的。后来，没上过几年学的白三，硬是要开修车铺。他老爹一脸的无奈，只好把临小街的院子改成给他成家又当铺面的房子。

开弓没有回头箭。白三拎上铺盖卷，悄悄到县城车行学艺。他跟师傅边学边干，从迎接修车人、看车子毛病、修理妥当到把车擦干净、收费送客人的“一条龙”服务做好，件件动脑筋，事事求细致，一门心思钻技术、练功夫、长见识。

这是村里头一家修车铺，西邻集市，东近学校，下滩上堰的自行车、架子车、毛驴车出了毛病，都在这儿修修补补。白三人勤快、手利索、有眼色、技术精，修车从来不会误事，收费也很是公道。他刚开修车铺时，妻子孙杏花并不乐意，后来见生意还凑合，便当上了专管收钱的老板娘。

天黑了，落雨时，修车工具、大小备件随手就拿回门厅，供出入的小过道又成了修理间。平日修车的时候，门前总围了不少人，有瞧着白三修车的，有编闲话的，有端个大老碗凑热闹的……修车铺成了小街热闹的地方。夫妻俩过上“半工半农”的生活：田地里农活紧了，他俩就下地劳动；不急用的车，晚上就挑灯加班修。

修车铺和村小学只隔三户，学校老师大多都是熟客，邻村的小学生天天骑车路过。碰上学生来修车，白三总是停下手里的活计，先把学生的车修好。他知道，学生娃到校、



回家的时间都紧。

一天上午，教语文课的韩老师推辆车要补胎，说他上完这节课就要去镇里开会。正在修车的白三应声道：“老师放心，误不了事！”他补好车胎，上了机油黄油，把车擦得锃亮，送到学校里，还让看门的老邓提醒韩老师别误了开会时间。傍晚时分，韩老师回来给白三修车钱。几番推来让去，白三到底都没有收。

十冬腊月，北风呼呼地刮。白三手头的活总不停歇，扒外带、补内胎、换辐条、圆车圈、调节车闸、更换闸皮、车轴加油，手脚冻得没了知觉，照样把一件件活儿干利索。手指间那半截烟不知熄灭了多久，他等手里活停当了才重新点燃，美美地吸上一口，再吐出一长串烟圈儿。他这一年到头洗不净的两只油手布满大大小小的血口子，干起活来钻心地疼。白三靠着这勤劳的双手，还给自己挣了个“拿破轮”的外号。

那年月，修车铺大多收五分、一角打气钱。可白三挂出“免费打气！”的小木牌。夜里收摊后，将一根细细长长的铁链系着气筒，放在大门外面。后来大家用上了手机，那块小木牌上还添了他的号码。白三总是想法子方便乡亲、方便过往行人。

白三是个老烟民，年轻时蹭着抽低档烟，学着卷“喇叭筒”，甚至还捡过人家的“烟屁股”。他岁数大点，纸烟、水烟、旱烟、卷烟都会抽两口，自己还年年种一小片烤烟。

媳妇每月只给他一两块烟钱，那年刚开春，老妈患病，多开支不少钱。白三便把媳妇给的烟钱，每月抠出一小半攒着。到了年底摊上额外花钱的事儿，眼看这年都过不了，便用攒下的钱置办年货，一家人凑合着过个年。媳妇问哪来的钱，白三如实相告，媳妇却急了，抠出的钱都能过个年，咱明年不抽烟省得不是更多？白三整整苦熬一年，硬是一支烟没抽。腊月头上，祸不单行，又摊上孩子生病、老丈人住院，年关又难过。媳妇让白三拿钱过年，他眼睛瞪得圆溜溜地喊道：“一年没给过了点烟钱，我到哪儿给你偷钱去！”一年都不抽烟，还是没钱过年，夫妻俩彻底蒙了。

白三不守旧。早些年，他在省城见到时

尚的车前筐，随手就进了百十来个。开始还担心没人要，结果两个集日就卖光了。年轻人夸白三有眼光：“这一回没让咱乡里人落后！”后来，白三还陆陆续续进回彩色的塑料车把套、闸杆套、车座套和新潮的车铃铛。

乡亲们生活渐渐好了，买摩托车、电动车的家户越来越多。白三硬是挤出时间，参加县里举办的电摩精修短训班。来修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摩托车、电动车多是新车，修理的活自然多不了。白三就在他的“车友”微信群里发一些车子保养维护常识，行车注意事项，安全充电要求和电瓶燃爆的事故案例。他把这些细小之事当成服务乡亲的大事。

在修车这行当，白三始终没有落伍过。

小诊所

小诊所，何其小：一是人手少，大夫和护士就一人；二是地方小，总共只有大半间房子。

一个大夫，是个女的。可别瞧不起女大夫，她可是老郎中，拿到“处方权”快五十年了。

天生丽质的女大夫姓辛，娘家在秦岭南坡的大山皱褶里，早先还干过几年“赤脚医生”。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她初中刚读完，就跟上当中医的爷爷尝百草、采中药、练针灸、学按摩，钻研中医学知识。她刚满十八岁，便被乡亲们推举为“赤脚医生”。后来，辛大夫在地区上了三年卫校，在县医院、镇卫生院都有过不短时间的实习。

给村里人看病、送药、针灸、按摩、接生，辛大夫总是面带微笑，嘘寒问暖，把病人当成自己亲人。从书本到实际，从中医到西医，辛大夫历经艰难的攀登之路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听说她医德医术的人越来越多，慢慢地，病人范围由一个小山村，扩大到邻近的五个小山村。生活清苦、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乡亲们记住了这位女医生，是她为咱山里人解除病痛、送来温暖的。

辛大夫结婚了，成了我们村的新媳妇，当上了村里的新医生。三队的蔡建晖从学校毕业后来到陕南工作。建晖在水利基建工地蹲点时，借住在辛大夫家。一个男青年在工地上忙前忙

后，一个女大夫为乡亲们的健康服务。一个院子住着，一口锅里吃着，渐渐地两情相悦，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辛大夫出嫁时，五个小山村的乡亲们纷纷赶来，送红枣、核桃、柿饼、木耳等等山货，甚至排起了队。淳朴的山里人，舍不得这位模样俊、心肠热、医术精的好闺女。

小诊所里，靠窗户放着一张两斗桌子，两把木椅子，紧挨着花布帘后边一张单人床，靠墙角一只又旧又矮的小木柜，门旁一张长条凳，房间连带站五六个人就挤得满满当当。墙上的视力表、针灸穴位图、人体解剖图泛着淡淡的黄色，显出时光的久远。这简陋的小诊所，还是从隔壁供销社仓库硬挤出来的。

初来乍到，辛大夫挨家挨户地认人认门、摸清村民的健康底子。她穿上白大褂，有病人就细心细致接诊，暂时没人来，她就挎上有红十字标识的小药箱，一条巷挨一条巷地登门入户，摸排常见病，了解老年人的多发病，尤其对那些“老病号”的情况更是问得仔细、记得完整，注意事项交代得清楚。她一天到晚忙得几乎没有着家的闲空儿。

一年隆冬，寒风凛冽，大雪封路。五队的一位四十多岁的高龄头胎产妇难产，肚子痛起来不是哭喊，就是乱骂，还在土炕上滚来滚去。辛大夫确定方案、备齐药品、拉开鏖战的架势。她怕产妇这样大的动作影响胎位，就和产妇的丈夫轮流按住产妇的肩膀。产妇见不能翻身扭动，把牙咬得“咯吱”“咯吱”直响，还喊着：“痛死了！不活了！”辛大夫见她老是咬牙，又怕伤到舌头，便找来一条毛巾垫在她牙齿间，总算是消停了一阵子。可过不了一半个小时，产妇又是一阵折腾，疼痛难忍，哭天喊地。家人想把产妇送到县医院，但因雪大路滑而被迫放弃。这人命关天的巨大压力，这“人生人、吓死人”的担惊受怕，也只能由辛大夫一个人硬扛着。

产妇老公是三代单传，一大家人期待满满，等着这一胎能生个“带把的”（男孩），来延续家门香火。产妇的丈夫、婆婆、奶奶，一听见产妇号啕大哭，就凑到辛大夫跟前，奶奶急得直跺着一双小脚，不时问这问那。辛大夫隔一阵摸摸产妇脉搏，过一会儿听听胎心音，

还得安抚一家人。她心里也有点没谱，从业几十年来，还未碰到过这样高龄头胎产妇的难题。

这位产妇从见红到胎儿分娩，饱受疼痛，整整经历了一天两夜的煎熬，辛大夫几乎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生怕出问题。好在幸运，母子平安，皆大欢喜。辛大夫悬着的一颗心这才完全放下来，人已经疲惫到极点。产妇的公公婆婆给辛大夫送来鸡蛋、挂面和石子馍馍，还把一面写有“敬佑生命，呵护母子”字样的锦旗挂在小诊所墙上。

辛大夫认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辛大夫是中医世家，又下苦功学西医，对于农村常见病的治疗可以说是想开哪扇门都能找到钥匙，加上她与人为善、认真踏实，深受村民的喜欢。

村里一些孩子的胳膊总爱脱臼，不管是吃饭时间还是晚上，家长随时得把疼得直叫的孩子领来。辛大夫就急忙放下手里的碗筷，放下正在忙碌的活计，及时给予耐心细致的按揉复位。孩子走时，她总忘不了塞去一颗糖。这时候，孩子们“谢谢医生阿姨”的叫声就更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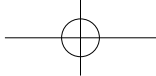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生产队每月给辛大夫记30个劳动日，相当于一个中青年男子的全勤报酬，参加队里的年终分配。村干部见她工作量大，看病很是认真辛苦，每月另外给她发六元钱的现金补贴。有好几年，村里没啥收入，连她一年七十二元钱的补贴都难以兑现。不过辛大夫把看病送药当成大事，把个人利益看得很淡，从不计较自己的待遇。

后来，建晖退休回到村里，这才结束了两人几十年的牛郎织女生活。他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活，变着法子把多年对妻子的亏欠补回来，让她有更多时间、更多精力为乡亲们多做点事。

每当村里人念叨辛大夫辛苦时，建晖总是幽默地说，谁让她姓辛，又是个医生，那就让她多多辛苦，好好为乡亲们服务！

李顺午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建功秦东大地》《高原履痕》《与岁月握手》。供职于陕西渭南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罗甸城

廖毅

巍巍王乃山下，悠悠坝王河边，崛起一座美丽的海滨小城。

王乃山是英雄山，因纪念元末明初农民起义领袖王乃而得名；坝王河是生命之河，顺着城外流过，滋养沿途生灵，也便利了周遭居民生活。

小城的名字更有趣。她原本不在这儿，而在城西一公里外的地方，名曰“罗斛”。罗斛的建城史要从元朝算起，历经元、明、清三代，虽有值得骄傲的过去，却因地处偏僻，交通闭塞，比起周边县城，发展掣肘良多，到了民国时期，越发凸显颓势。1930年，上过军校、见过世面的平越籍（今福泉）布依族诗人刘泽民就任罗斛县长。他怎么看都觉得这地方空间狭小，施展不开；怎么想都觉得这名字很不大气，“斛”字拆开来就是一“角”一“斗”，身处“斗角之地”，如何承载起他的雄心壮志？

有一天，刘泽民带着随从策马来到当今县府所在地，远眺山边田畴，近观眼前情势，颇像一个躺着的“甸”字，于是灵光乍现，脱口吟道：“天边云气拥山来，大好城基甸字台。纵马寻春何处去，胸怀到此回天开。”

一行人连声附和：“罗甸！罗甸！”

于是，老城迁新城，“罗斛”变“罗甸”，一方新气象由此开了篇。

这位县长在任期间，大力倡导破除迷信，鼓励开办新式教育，支持兴建群众文旅设施等，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中考体检，首次到了罗甸县城，来回两三天的时间，并未留下多少记忆。1987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罗甸工作，开始了与这座城长达十年的亲密接触。在那里，我当过高中语文教师，做过教育局办公室秘书，干过县委机关报编辑记者。在那里，我做学生家访，搞教学调研，采访机关和农村，闲时也常与三五好友走街串巷，体验风土人情，感受一城烟火。对整个县城不敢说了如指掌，也算是熟门熟路。总的印象是县城很小，小到只有一条南北走向、全长1.2公里的主街解放路，沿街两旁以砖混结构建筑为主，间或有些木质材料与土墙构成的瓦房，其中不少可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留下的老房子。沿解放路分出几条岔道向外延伸，通向县内几家单位。水泥路面已然不错，常见的是泥巴路面。罗甸属亚热带气候，又地处低洼地带，



夏季酷热难耐。加之没有严格限制，货车、拖拉机乃至马车皆可浩荡入城，留下一路烟尘，“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那时最真实的写照。小城在经济上则属典型的农业县，最引以为豪的产业是早熟蔬菜。工业除了县属水泥厂、硅厂，以及零星的一些小厂外，几乎没有叫得响的品牌。

离开家乡后，由于工作繁忙，有那么几年我没有回去，或只到老家所在的镇上逗留几日便回，没有时间回县城，但从媒体上时时感受着故乡前进的脉动。比如，火遍全国的“大关精神”，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建设，不时开工的各类工业园区等等。

终于有一天，我再次踏进罗甸县城，竟然有些找不着北。城区向四方铺展开来，面积不知扩大了多少倍。当年的主街依然在，但比原来拓宽了许多，路面要比原来平整、光滑一万倍。主街之外，许多新的街道开辟出来，“政府路”“斛兴路”“大关路”“环城路”“湖滨大道”等纵横交织，四通八达。这些街道也都宽阔整洁，沿街两旁是琳琅满目的超市和各类门店，也都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外来人绝对分不清哪是主街，哪是支路。我临时想去曾经工作过的中学看看，却东南西北辨不清方向。好在城中有了来回穿梭的出租车，有了随叫随到的摩的、三轮车。我上了一辆三轮车，来到校门口，大门变了，校园外观也变了。陌生的值班人员问我找谁，我七七八八解释半天，对方还将信将疑，颇有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感。

后来我曾几次受邀参加县里举办的旅游文化节，每一次都有新观感。国家重点工程龙滩电站落成，库区延伸至罗甸县城边上，高峡出平湖。这里成为贵州南下广西的重要水上通道，也给闷热无比的县城吹来了丝丝凉风，整个气候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当地政府因势利导，致力建设“阳光罗甸、康养湖城”，沿湖建起各种设施，大力发展水上航运，推行水上养殖，开展特色旅游等。城区功能得到有效拓展，除基本设施外，罗甸还建起了大城市才有的湿地公园、文化活动中心等，

许多路段还种上了颇具南国风情的绿色植物。在家乡朋友津津乐道的故事中，除了经久不衰的早熟蔬菜外，这里还有媲美新疆和田的“罗甸玉”、美誉四方的“奇石”、香飘海内外的“火龙果”、宜居宜养的“长寿之乡”，更有影响深远的全国性钓鱼大赛、自行车拉力赛、布依族风情歌舞表演等。

“贵州的小三亚”“黔南的西双版纳”，成为贵州南部这座边陲县城闻名远近的“金名片”。

昔日小城，旧貌换了新颜。但淳朴民风不变，热情好客的传统不变。每次回去，亲戚朋友总会热情地端上家乡的特色菜“黄豆鸡”，还有产自库区深水中的优质鱼“芝麻剑”。有一次，县作家协会主席、奇石收藏家陆继宏执意要送我一顆奇石，他称“发财石”。我本怕重，不愿携带，但老朋友一片心意，却之不恭，只得笑纳。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上海，这颗“发财石”一路相伴，和它的重量一样，其中情意是沉甸甸的。

最近一次回罗甸，应该是在2020年之前。我们一家人从上海远道还乡，去往县城的亲戚家过春节，闲暇驱车沿坝王河一路观览，但见河水清清，沿岸山坡上有羊群在悠闲地吃草。缓坡地带散落着一些蒙古包似的设施，不知是牧羊人临时搭建的住所，还是精明的商家别出心裁开发的特色民宿。距城两里左右，忽见一座崭新桥梁横空而立，恰似一道彩虹横卧两山之间。滔滔河水被驯服于脚下，这是多少代人的梦想啊！

我自知没有当年那位县长大人的诗才，但面对眼前这般景象，也禁不住思绪如潮，心中涌出两句话：

忆往昔，竹筏舢板送君行，
看今朝，坝王河上彩虹飞。

廖毅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随笔、报告文学、财经观察等作品16部。供职于浙江电力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五味

司空

咸

百味咸为首。一道菜里，其他味道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可以是点缀、是提升、是画龙点睛、是脱胎换骨，但根本所在只能是咸味。少了咸味，其他味道再怎样堆叠调和，都有如缺少根基的大楼，注定要轰然坍塌，让人咂嘴皱眉撂筷了事。

咸味主要由盐提供。盐里面的钠离子、氯离子从味觉上提供了咸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还能维持着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行。原始人类茹毛饮血，从动物血液中获取盐类成分，在维持自身生命体征的同时，也把混杂着血腥滋味的咸味深深刻进了基因里。古人虽然不清楚其中的原理，但并不妨碍他们对咸味重要性的认知。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说道：“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岂非‘天一生水’，而此味为生人生气之源哉？”

咸味，是关乎生命存亡、血脉延续的味道，所以提供这一味道的盐自然成了战略资源。你看，咸的繁体字——鹹，从卤从咸，卤即为盐，咸本义有杀伐之意。因而从“鹹”

字就可以看出来，盐总是与暴力杀伐联系在一起。从统治者角度讲，盐历来都是属于依靠国家武装力量保护的专营产业。而一旦有人胆敢将手伸到这个产业里，成为私盐贩子，那基本上就是提着脑袋讨生活，跟造反也差不多了。

生存的需要决定了我们对于咸味的追求。我们常说淡而无味，咸味是我们饮食的基础和底味，不可或缺。

除了提供基本的底味，咸味还能调和激发其他味道。“要想甜，放点盐。”潮汕、闽南等地吃水果都习惯配碟酱油蘸着吃，虽然乍一看很有黑暗料理的感觉，但尝试过就知道，咸鲜的酱油能有效中和水果里酸涩等不适口的味道，更好地突出水果的甜味。而菠萝削好后泡盐水，不但能去除酸涩，还能中和对人体有刺激作用的酶等物质，从而获得更好的口感。在电影里看到的一种喝酒方式，是先将撒在虎口上的盐舔掉，然后一口闷下一杯龙舌兰酒，最后还要塞片柠檬在嘴里嚼。这还真不是为了耍酷，柠檬的酸可以消减龙舌兰酒本身的涩，盐的咸又可以中和柠檬的酸，平衡口感提升香气。



在菜品里，咸味不但能激发其他味道，更能起到提鲜的作用。老母鸡汤、鲫鱼炖豆腐、清水羊肉……咕嘟咕嘟几个小时下来，最后加进去的那两小勺盐，才是让鲜味在口腔里爆炸的关键。这是因为盐里面的钠离子与食材中的氨基酸结合形成了谷氨酸钠，而谷氨酸钠正是让我们感觉到鲜的重要物质。咸味还能压制酸味，而酸味本身会影响人体对鲜味的感受。提鲜抑酸，无怪乎这两小勺盐能让鲜味喷薄而出。

人们常用“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来自诩见多识广。不过见多识广是好事，但盐吃多了就不见得了。我们现在都知道吃得过咸有害健康，其实古人早就知道了。《黄帝内经》里就有“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的说法。只是很多时候口重嗜咸是出于无奈，正所谓“富淡穷咸”。以盐或极咸的腌菜下饭，成本低，是贫苦人家不得已的选择。这又符合重体力劳动者在劳作过程中出汗多、需补充盐分的实际情况。

我的家乡台州就是曾经的“穷咸”地区。汪曾祺就说过：“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倒酱油。”这是很形象的写照。我的老家天台县地处山区，山民终年劳作却限于客观因素所获不丰，除了当季自家的蔬菜，腌咸菜、豆腐乳是长年不断的餐桌常客，因而口味养得极重。往包子里倒酱油不一定，但是倒碟酱油蘸着吃是极有可能的。

往东，是同属台州的三门县。三门沿海，但是渔民的日子不见得比山民好多少，唯一有的优势可能就是因为靠海，盐可以敞开供应。盐加上海产品便成就了盐腌海味。从三门运过来的鲞——也就是咸鱼，给小时候的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产妇坐月子才能享用的高级食材竟是如此臭且咸，以至于让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海鲜都兴致缺缺。

往北的绍兴市，属于汪曾祺说的“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的浙东区域。按理说绍兴已属平原地带，物产不能说不丰裕。但是绍兴人依然喜欢将一切以咸盐腌起来——咸鸡、腌肉、梅干菜，以及外人极少能欣赏的霉千张。

我倒是很喜欢霉千张的味道。大概是因为同属浙东籍，我与绍兴人在对咸的欣赏上是有极多共同语言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来的“穷咸”地区，穷已经为小康乃至富裕所替代，咸却依然在饮食中留存着时代印迹。过年返乡，各种小吃大餐不断。某日早餐，桌上赫然摆着一碟浅绿晶莹微泛臭味的物事。这不是冬瓜酱么！冬瓜便宜但不耐保存，小时候家里常拿来腌成冬瓜酱。将白皮冬瓜带皮切大块，用浓盐水泡在罐子里，过上两三个月，等果肉软烂即可食用。冬瓜酱卖相极佳，不过入口只有一个感觉——齁咸，因此极为下饭。叔叔、大哥等人都很好这一口，尤其喜欢用冬瓜酱就粥。我盛了一碗粥，拿筷子头挑了一点冬瓜酱入口。伴随着微微的冬瓜清香，一股绵密而浓烈的咸味迅速在口中蔓延开来，唤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苦

苦，是我们身体的防御机制借助味觉在拉响警报。有毒！危险！

所有的一切都源于古老而漫长的进化之旅。

植物在亿万年的衡量后，选择了固定一处生长的生命模式，这就导致了无法用常规的物理移动手段来避免伤害。默默承受的植物最后拿起了生化武器来保护自己。植物合成分泌无数种毒素，并精心控制毒素的含量和分布，以确保危害自己生存和繁衍的动物在吃了叶子或种子之后会受到毒素的惩罚，而帮助自己授粉播撒的动物则会得到甜美的花蜜和果肉的奖赏。

面对植物的惩罚，以植物为食的动物也有应对之道。它们将有毒或者可能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在味觉系统中体现为苦味，并辅之以难以下咽甚至催吐的效果，通过身体本能来尽可能避免中毒保证生存。

人类作为动物的一员，类属杂食，也在进化中获得基于苦味的警戒防御机制。并且作为生物进化竞争的胜出者，人类对于苦味



的感受极为敏感，能从复合的味道中分辨出非常细微的苦味。相较而言，中国人对于苦味有着更高的警惕性，这是因为古中国地区的人类更早更集中地向农耕模式转变。由于人口增长，粮食已很难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有可以吃的植物都被古中国地区的人类列入了临时食谱，而那些对苦味敏感的超级味觉者则能够更好地避开有毒植物，存活下来。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的学者研究证实，中国人群与世界其他人群相比，在“TAS2R16”基因上出现了明显变化，因此对苦味有了更为敏感的体验。

出于警戒和防御功能的苦味，给人的是不怎么友好、不太舒适的体验，因此苦味在五味中的位置就比较尴尬。《吕氏春秋》谈五味，“甘而不浓，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就是没说苦要怎样。汉语中与苦有关的词语，虽然很多并不是贬义词，却总少不了带些负面的情绪，只能让人苦着脸，无法使人笑开颜。在日常饮食中，苦也不是人们主动追求的味道。如果出现苦味，基本上就是操作失误——食材处理不到位的苦涩味、盐加多了的苦咸味、炒糊菜的焦苦味……

不过人是最善于适应环境懂得变通的生物，所以人们在不断探索如何在保证人体防御机制顺畅运作的同时，让苦味也能与味觉达成某种妥协，让人们可以主动去品尝苦味。

在中国，茶或许是第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苦味饮品，并且取得了超乎想象的巨大成功。茶，无论如何制作——生茶、团茶还是后来的绿茶、红茶、乌龙、普洱，无论如何饮用——最初的加调料煮成粥茶还是后来的点茶、直接冲泡，都脱不了或浓或淡的苦味。人们最初饮茶，或许是为了解毒，或许是为了提神，但很快却被这或浓或淡的苦味所征服。茶因为不同的制法，再配合各色用水，施以不同火候，在种种饮法中生出了万般变化，以至于千百年来让无数人人为之神动心服。一缕苦味，使得茶成为国饮，成为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符号。

当我们将目光向外转，源自非洲的咖啡和两河流域的啤酒同样古老悠久而长盛不衰，

完全可以和茶并称苦味逆袭的三大优秀代表。和茶类似，咖啡豆酸、甜、苦多味兼备，辅之以各种烘焙方式、冲泡手法，滋味丰富，一言难尽。啤酒的苦味主要来自啤酒花，这个苦是构成啤酒风味和口感最重要的一环。它中和了大麦芽发酵过程中的甜味，提供了微带刺激的爽口，形成了复杂有趣的风味。

茶、咖啡和啤酒，都是以苦为特点却又杂糅多重味道，从而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复合味道，让人为之倾倒。苦瓜却是极少以苦之本味行走饮食江湖的食材。苦瓜如若放置一段时间，待其外皮变黄成熟，味道就不再是苦，反而变甜。但是人们偏就要在苦瓜还幼嫩时吃，就是为的这个苦味。汪曾祺对于北京人吃苦瓜要用凉水连“拔”三次颇为不屑，“基本上不苦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就是嘛，不苦了还吃啥苦瓜，不如吃黄瓜，同样脆嫩还能省了“拔”三次的麻烦劲儿。

吃苦毕竟不是件愉悦的事情。国人吃苦，最为常见的原因就是“去火”。在中医五行理论中，食入五味，酸苦甘辛咸，各有所属，各有所用。《黄帝内经》中就说“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又认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苦味能泄能燥能坚，有清泄火热、泄降逆气、通泄大便、燥湿坚阴（泻火存阴）等作用。在百姓的普通认知中，苦味能清热解毒降火。这对于讲究食疗又动不动自诊为“上火”的国人而言，无异于指路明灯。

那些没被纳入蔬菜行列的野菜，往往就





是因为太过苦涩而口感不佳，但如今却又因为这个苦而风行。北方常吃的蒲公英、苜蓿菜，苦味都挺重；江浙一带则多见马兰头，食用前也要滚水里面过一遭才能去除部分苦涩味。但是逢着早春野菜出，大家还是喜欢在田间地头采点或者到菜场买点，大多凉拌或者蘸酱生吃，自讨苦吃为个清新爽口，也为还能清热下火。

吃野菜的自讨苦吃在牛瘪面前完全就是小儿科了。曾经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牛瘪，又被称为“百草汤”，是黔东南地区独特的一种食品，味道清苦，也有清热解表的功效。当地人在杀牛时，把牛胃和小肠里还没完全消化的东西拿出来，挤出液体加入牛胆汁及作料，小火煮开后过滤掉杂质和泡沫，可以拿来作火锅，也可以用来烧牛肉。汪曾祺曾说：“傣族人爱吃苦肠，即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粪汁，蘸肉吃。”这苦肠大体就是指的牛瘪。如此一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就是典型的“黑暗料理”，若是尝上一口，得是生理加心理的双重自讨苦吃了。

甜

在人类漫长的成长岁月中，甜始终是人类向往追寻的美好味道。

和咸味一样，人类对甜的追求首先来自生存的需要。甜味主要源于糖分，而糖分对应着高热量，高热量意味着身体获取更多能量，有更大的生存可能和更多的繁衍机会。于是在生存和繁衍这两大最优先级的本能驱使下，人类对甜味孜孜以求，并且通过漫长的进化，在身体感受上形成了对甜味的正向反馈，以生理和心理上的愉悦感来奖赏对甜味的获取。

对早期的古人类而言，美好的甜味体验主要依靠成熟的植物果实。不过各种果实往往还混杂有酸、涩、苦等其他味道，虽然构成了多样的风味，但就甜味而言，显得淡且轻。因此，浓稠甜美的蜂蜜对古人类味蕾是一个极为重磅的冲击。被高纯度的甜轰炸得晕乎乎的人类长久以来都将蜂蜜奉为圣物，

蜂蜜在全世界各个文化里也都是美好的象征。晋人郭璞写《蜜赋》称赞：“繁布金房，叠构玉室，咀嚼滋味，酿以为蜜。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鲜玉润，髓滑兰香。穷味之美，极甘之长。百果须以谐和，灵娥御以艳颜。”古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也说：“吃蜂蜜吧，它是多么地甜美！蜂蜜是你智慧的源泉，是你未来的希望！有了它你就不会失去理想。”

然而，蜂蜜美好，获取却不容易，尽管人类很早就想方设法去驯养蜜蜂，但一直以来蜂蜜都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的轻奢品。人们仍在寻觅更为广泛、稳定且量大而廉价的甜味来源。

是偶然更是必然，饴糖率先承担起了这个重担。或许是收获时没能晒干，或许是仓库漏雨淋湿，又或许是遭遇洪涝水灾……谷物悄然间发了芽，敬天惜物的古人依然将这些发芽的谷物烹煮成饭，却意外发现了甜味的存在。意外的累加就是必然的结果，人类发明了饴糖，洞悉了谷物与糖之间转化的秘密，把甜蜜的来源握在自己手中，从此不再仰赖自然的恩施。

在官方记载中，麦芽糖被称为饴糖、饴糖，而人们更愿意根据由来称呼它。因为来自最为常见最可信赖的谷物，麦芽糖在人们心中有着可亲可信的面貌。即便后来甜度更高的蔗糖出现，也没能撼动麦芽糖的地位。

孩童味觉敏锐，最喜甜食。儿时记忆零星琐碎，关于麦芽糖的却有不少。担子筐箩里有白色大饼状的硬糖、焦黄的蜂窝糖、沾满芝麻擦成堆的葱管糖，还有为了防粘撒的面粉。敲糖的声响似乎也还在耳边回荡，只是敲糖的手后面那位老人的样子却如同不存在一般。孩子的眼里，除了甜美的糖，哪还容得下其他呢。在糖画摊，留下的也是油光锃亮的白色石头面板、热气腾腾香甜诱人的糖浆、画满各色图案的转盘，以及每一次都错过的又大又复杂的龙凤、拿着简陋的金鱼苹果的些许不甘心和小心翼翼舔一口的喜滋滋……

麦芽糖也是家乡点心小吃的重要材料，譬如油枣。把糯米面团揪成小块，再搓成手指粗细的小条，入油锅炸至金黄，再倒入熬



到黏稠的糖浆中裹上厚厚一层糖浆，放凉后那层白生生半透明的糖浆让小孩儿最为垂涎。又譬如冻米糖，蓬松的米花拌入糖浆，入口满是香、脆、甜、黏。

我从小习惯从糖果、点心、瓜果中品尝甜的滋味。家乡菜素来以咸见长，极少有甜口菜品，对于从菜里吃到明显的甜，譬如糖醋排骨、咕咾肉之类，会有突兀之感。

后来到杭州上学工作，我发现其实杭帮菜还是以咸为主，最多略带甜头或以提鲜为目的。真正能与北方人甜腻印象相契合的应该是发源于苏州和无锡地区的苏锡菜。记得那年去南京游玩，酒店对面是一家苏锡口味的老字号饭店——四鹤春面馆。我点了招牌小排面。面条整齐地卧在酱油色汤中，酱色小排散落其上。只是这一入口，酱色的小排是甜口的，酱油色面汤也是甜口的，心理上对于酱色咸的预期与入口甜之间的落差冲击，让我愣神了好几秒。后来知道了无锡酱排骨“十斤肉一斤糖”的配比，我才算明白这甜从何而来。不仅是排骨，周庄古镇上肥嘟嘟诱人的万三蹄，酱红色的外表也是上的糖色，实际上走的还是甜口的路线。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老菜谱《家常点心》里，记载了普通版的鲜肉小笼和无锡小笼的最大区别。二者都是四斤面粉，其他配料差异不大，唯独白糖，鲜肉小笼用“一两二钱”，无锡小笼则是“白糖一斤”。无怪乎苏锡菜能让北方人留下“甜腻”的深刻印象。

苏州无锡是饮食甜，广东则是糖水甜，广式糖水天下闻名。糖水是广东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托当年港片港剧的福，内地人民对剧中无处不在的糖水甜品有了极为清晰的认知。刚刚开放香港自由行时，内地游客来到香港，必须要去“许留山”吃份甜品。而内地各个甜品店也往往号称正宗广式甜品，以此招揽生意。广式糖水出名自有原因。广东地处亚热带地区，是甘蔗适宜生长的区域。早在宋朝，广东就已经是全国有名的产糖区，以糖入饌本就平常，加之广东温补养生的食疗文化，催生出滋养的糖水也是自然之事。

甜一直以来都是美好希望的象征、是世人追逐的对象。它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风头不再，还成了罪过。生活条件好了，物质供应丰富，曾经来之不易的甜如今唾手可得。人们普遍变胖，随之而来也多了不少健康上的苦恼。糖从生命的维系者变身健康的破坏者，甜成了不健康的代名词。人们谈糖色变，见甜停手，各色食品纷纷以少糖、无糖为卖点，挖空心思发明各种代糖。然而，进化已经将对甜的渴望写入基因，生命的本能势不可挡，人们只能在理性认知的纠结中，每每臣服于甜蜜的负担。

酸

当写下“酸”这个字的时候，我的嘴巴里就开始分泌口水，似乎已然品尝到了酸的滋味。

虽然到19世纪，俄国的巴甫洛夫才对人体的这种条件反射进行系统研究，但并不妨碍三国时期的曹操利用军士们对于酸的条件反射以解行军困顿，并留下著名的“望梅止渴”一词。曹操能想到利用青梅的酸，一点都不奇怪。青梅在很早的时候就作为酸味调味品被纳入了中国人的食谱。《尚书》中“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已经用盐和梅在烹饪中的作用来比喻臣子之于帝王的重要性。这说明梅子在中国古人的厨房中存在了很久，人们已经对它的作用有了充分认知。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安阳殷墟的铜鼎内，就曾发现过梅子果核，由此可见至少在商代，人们就已经开始在烹饪中利用梅子了。

《尚书》中梅与盐的并列，也说明酸味是和咸味一样重要且较早被有意识使用的味道。酸无疑是人类最早感知到的味道之一。当饥肠辘辘的人类对着青青果实下嘴时，龇牙咧嘴的表情说明，他们感受到了一种虽然无害但肯定不友好的味道——酸。急于果腹的人类在尝过足够的酸果子后发现，这个让人口水流不停没有太多愉悦体验的酸味，有能去除肉的腥膻味、让肉更软烂的功效。

酸味在果实中的广泛存在，让其获取几乎没有难度。人们有足够的酸果子来进行各种尝试，从而不断解锁酸味在饮食中的应用。酸味虽然不像咸味一样事关生存，却是人类在解决生存的同时向着美好生活迈进的重要一步。因此酸味也成为人类在早期就熟练掌握使用的又一味道。《周礼》有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周王室饮食中，酱极为重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酱大体可分为醢和醢两大类，而作为酸味重要来源的梅子被制成梅子酱后，甚至还拥有一个专门称呼——醢。

和其他味道一样，酸味最初来自自然。它更像是一种提醒，关于时机的提醒，或者是“不要那么心急，我还没成熟呢”，又或者是“你咋才来，我都放太久开始发酵了”。总之，就是时机不对，不合时宜。写到此，我忽然明白，为什么长久以来国人都以酸来形容读书人，以寒酸形容读书人的潦倒落魄，恐怕取的就是酸这个不合时宜之意吧。

且说回酸味本身。酸若单独成味，除了有生津开胃的效用，并不能给人味觉体验上带来愉悦感。这一点，唐太宗肯定知之甚详。唐太宗以醋伴装毒酒，让房玄龄的夫人在饮毒自尽和丈夫纳妾之间做选择，虽然没有毒死人的想法，但用恶作剧小惩一番出个气的心思估计是有的。否则来碗真正的美酒岂不更好，毕竟一大碗酸醋咕咚咕咚灌下去，真不是那么好受。人们之所以使用酸味、重视酸味，并依靠酸味获取更多的美味，在于酸味最大的特点是能和各种味道交相融合，从而产生更为丰富复杂的复合味道，形成迷人的风味。

善于观察发现总结提炼的人类很快就根据自然变化之道，掌握了两条通往酸味的路径：腌和酿。虽然都是依靠微生物的作用，但是腌和酿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

将果蔬用盐腌制，是延长果蔬保存期限的良方。而在腌制过程中，乳酸菌分解果蔬的糖分，产生乳酸，成了酸味的来源。腌酸，也是人类对食物腐坏变酸进行有意识地学习改良和控制的结果。经过漫长的发展变化，

不同的取材、腌制的时间、选用的调味品，一点点细节上的差异都能带来形态各异的最终成品。腌酸因而成为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家族体系。

但论及其中翘楚，莫过于酸菜。在东北，酸菜曾经是可以纳入战略储备的物资。漫长的冬季，蔬菜的来源很大程度上仰赖酸菜。因此，东北几乎家家都有一手腌酸菜的好手艺，整治酸菜的能耐自然也不差。一个是做馅儿，酸菜馅的饺子几乎是东北的代名词。再一个就是炖，酸菜炖粉条、炖豆腐、炖白肉、炖小鸡、炖大鹅……荤的素的都能炖。火炕上大盆的炖酸菜一摆上，热气腾腾、酸香满屋，不管是来点小烧酒还是大米饭，都是十分美味的。

现如今，风靡全国的老坛酸菜却不是东北酸菜，而是四川酸菜。老坛酸菜讲的是卤要老，是加盐不换卤，并且加的盐也有讲究，要用四川井盐。如此这般才能成就正宗老坛酸菜的诱人酸香。老坛酸菜面能力压多年顶流红烧牛肉面，在方便面的红海中杀出一条血路，足可见老坛酸菜之魅力。

旧时腌菜是家中重要物资，因此腌制需要郑重对待，各个步骤都要一丝不苟，甚至连最后压在上方的石头也不能马虎，往往是多年传承下来的老物件。腌制过程中有不少地方还有脚踩的程序，入缸码好的菜要人站上去反复踩踏，以便腌制更加入味，甚至有传言“汗脚越臭，踩出来的腌菜越香”，这就纯属瞎扯了。倒是在我家乡，多让半大小子踩腌菜。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件事，扶着墙在腌菜缸里深一脚浅一脚卖力，浑然不觉得冷更不觉得累。

相比于腌酸的丰富，酿造的酸就简单多了。醋是历史极为悠久的调味品。有传说“杜康酿酒儿造醋”，是杜康的儿子帝子首先酿成了醋。这当然只能当传说听听，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醋肯定出现在让人神魂颠倒的美酒以后，并且醋的产生与酿酒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很大概率是在酿酒失误的情况下阴差阳错得到了醋。因此在古代，醋也被称为苦酒。这个过程应该很早就已经发生，所以



人们才会将其附会到杜康儿子身上去。

醋早早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国人嗜醋以山西为最，这点大家都无异议。汪曾祺都感慨：“山西人真能吃醋！别处过春节，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应该是早年间的事，还要限量供应。如今虽不再限量供应，太原人过腊八买醋依然能排出长队，大家伙都是提着桶、拎着壶去。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家乡台州，居然也是一个对醋无比迷恋的城市。美食作家王寒是这么描述台州的：“台州还是座酸溜溜的城市，台州人太爱吃醋了，台州人无醋不动筷。除了山西人，全中国就数台州人爱吃醋了。”台州北依山南靠海，以往山民渔民饮食都咸，蘸蘸醋，能去咸，能提鲜。台州饮食多面食多海鲜，面食加醋能中和面食的碱味，海鲜蘸醋则可去腥提鲜还能杀菌消毒。慢慢地，台州人吃啥，边上都要摆碟醋了。

台州人爱吃醋到啥程度呢？杭州某老字号销往台州的醋瓶子上专门印有“为台州人定制”的字样，这可算是个小小的旁证了。

辣

虽然现在辣风靡全国，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并没有辣这个说法。《说文解字》里甚至没有收录辣这个字。不过这不妨碍先民们享受辣的滋味，在当时的味觉体系和语言体系中，辣及具有特殊刺激性的滋味被统称为辛。酸苦甘辛咸，辛早早就被先民们认知、享用，并列五味。

辛辣刺激、温阳、生发，在先民药食不分的年代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产于中国本土的姜是先民们最初体验到辛味的物质之一。传说神农尝百草得遇此物，大爱其味和功效，于是以自己的本姓“姜”为之命名。姜能驱寒祛湿、温中解毒。《本草纲目》说：“姜辛而不荤，去邪辟恶，生啖熟食，醋酱糟盐，蜜煎调和，无不宜之。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博矣。”《论语》记载孔子“不撤姜食，

不多食”，朱熹将之归为姜能“通神明，去秽恶，故不撤”。这提神醒脑“通神明”，靠的正是姜的辛辣滋味。

姜和葱、芥、花椒、茱萸等本土产物构成了先民们最初对于辛的丰富体验。随着时间的变换，姜、葱依然是我们熟悉的辛辣调味品，花椒则已经转司麻之一味。因日料而仍为众人所熟悉的芥末，却已不是远在周朝就已进入王室食谱的芥菜种子研磨成的黄芥末，而是欧洲作物辣根所制的绿芥末。至于茱萸，除了在王维的诗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能被念及之外，已经没有人还记得曾经被称为“辣子”的它，在历史上是多么重要的辣味来源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中西交通，为中国带来了众多的新物种。大蒜就是其中之一，并很快成为辛辣家族的一员大将。至迟在晋朝已经形成的立春吃五辛盘的习俗中，大蒜已经位列五辛之一。周处《风土记》有载：“元日造五辛盘。”而五辛即大蒜、小蒜、韭菜、芸薹、胡荽，以此五种辛香之物拼成一盘，取其温阳生发之用。胡椒也是由西域而来，国人很快从浓郁的辛辣芳香中发现了温中下气的作用。药王孙思邈《千金翼方》记载，胡椒能“下气温中、祛痰、除脏腑中风冷”。当然，人们更没忘记，胡椒的辛辣滋味除了在京制肉食时能用来去腥除味，还能制成调料五辣醋（“酱一匙、醋一盞、砂糖少许，花椒、胡椒各五十粒，生姜、干姜各一分，砂盆内研烂。”元《易牙遗意》）。

而真正的辣味扛把子辣椒，则要迟至明朝后期才登陆中国。虽然在它的家乡美洲大陆，人们七千年前就已经食用，五千年前就开始人工繁育。大航海时代促进了整个世界的物种大交流，玉米、番薯、番茄等一大批现在常见的作物就是在那之后传入中国的，辣椒也是如此。它的第一个名字——番椒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明朝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中第一次提到了番椒，“番椒丛生，白花，子俨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子种”。刚登陆中国的辣椒，是以颜值动人，高濂也是将“色红，甚可观”的辣椒与海棠、玉兰、



杜鹃并列作为观赏植物介绍。直到清康熙年间，绍兴《山阴县志》第一次提到辣椒可代替胡椒以作调味的记载：“辣茄，红色，状如菱，可以代椒。”

辣椒的进入，对于国人的味觉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原本包含性更广、滋味更为丰富的辛，逐渐被更突出刺激性、感受更为单一且强烈的辣所替代。五味由“酸苦甘辛咸”演变为“酸甜苦辣咸”。而辣椒也在国人的饮食中不断攻城略地。

辣椒由东南亚经东部沿海登陆中国，沿长江水系向湖南等内陆扩散。但把辣椒大规模用于日常食用的却是贵州地区，究其原因，和地理因素及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贵州经济不发达，远离产盐区，买盐是下层民众日常不轻的负担，“椒之性辛，辛以代咸”，以辣代盐是无奈的选择。贵州又多山区，农田多用于种植粮食作物，蔬菜产出就少，且山地多粗粮，辣椒富含维生素C和微量元素，能很好补充营养，还能开胃下饭，便于粗粮下肚。再者，贵州雨水多，多吃点辣，还能去湿除寒、温阳暖身。

多重因素作用下，辣椒迅速在贵州底层百姓中打开局面，并风行至全体民众。吃辣习俗还逆着辣椒的传播路线很快回传湖南等地。到了清朝中后期，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及邻近的湖南、江西等地，吃辣已经成为明显的饮食特征。

说到吃辣，四川是避不开的一个地方。四川吃辣并非自古就有，主要是在明末。因

战乱，四川十户九空，清初实行湖广填四川，大量湖南、湖北人迁移至四川，将湘鄂一带吃辣习俗带了过去。当然，四川吃辣也多少有受邻近的贵州吃辣习惯的影响。毕竟四川盆地自古富庶，虽不靠海却自产井盐，基本没有吃辣的刚性需求。四川吃辣，更像是改善型需求，所以吃的并不是单纯的辣，而是将辣与各种味道交融，形成了麻辣、糟辣、糊辣、香辣、鲜辣、酸辣等各种辣味，也吃出了各种花头、各种讲究。尽管湖南、贵州等地号称“辣不怕、怕不辣”，在吃辣上对四川一万个不服气，但四川依然稳坐吃辣头把交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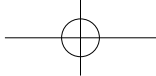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江浙沿海一带，至今仍是最不能吃辣的地区，尤其是浙东南沿海一带。浙东海盐供应充沛无须以辣代盐，而且辣味过于霸道，浙东日常的海鲜山鲜都容易被其味掩盖而失去本味，以海鲜见长的粤菜极少用辣也与此有关。不过浙江省内也并非全不吃辣，衢州就是温婉江南里的例外，号称“长三角唯一一座吃辣的城市”。衢州饮食的辣以鲜辣为特色，衢州美食代表“三头一掌”都是让你辣得合不上嘴却又鲜得停不下来。

辣本身也能让你停不下来。辣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味觉，而是痛觉，是辛辣物质在口腔、舌头上灼烧刺激形成的刺痛，人体基于防御补偿机制分泌内啡肽以缓解疼痛，并让人感到愉悦。此外，辣的刺激还能引起心跳加快、血管扩张、大量出汗，这与运动的效果相类似，也能有效缓解压力，舒缓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这样的过程几经重复，就会固化形成吃辣能起到增加快乐、舒缓情绪的作用。

所以，不开心么？来顿火锅吧，红彤彤、辣乎乎，能让你在大汗淋漓中心情不觉好转，从此爱上吃辣。

司空 本名陆勇锋。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报刊。供职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散文三题

林权宏

城墙下的“伍尔夫”

“在这里，遇到了某部长篇小说的某个章节。”这是我在参加完创作培训后，与几位文友在咖啡店小坐时，为咖啡店题赠的一句话。我之所要将这句话写在开头，也许是因为它既不能代表我当时最真实的感受，也没能表达出我最想表达的东西。然而在之后的几天，我却沿着这个思路联想了许多。

临近黄昏的时候，作家协会举办的创作培训活动结束了。文友们聚在学术大厅，意犹未尽地聊着文学话题。就在我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一位报社总编兴冲冲地进来，对大家说：“附近有一家咖啡店，我们到那里坐坐。”他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就在我犹豫之间，他又介绍：“这家咖啡店是一名文学青年创办的，有一个非常文艺且别出心裁的名字——伍尔夫咖啡。”

我不禁眼前一亮，脑海里几乎同时浮现出《查令十字街84号》和博尔赫斯书店来。几天后，当我再次回想这个细节时，我觉得当时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不足为奇。因为既是文学青年创办的咖啡店，那么店名也一定与读书有关。《查

令十字街84号》早在20世纪就被人们誉为读书人的《圣经》。位于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据说几年前因为无以为继倒闭了。但对于在博尔赫斯书店购买过书籍的人来说，在那里，他们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于是，不甚喜欢随大流的我，便随着文友们朝城墙下走去。

伍尔夫咖啡店位于建国门内一条名叫菜市场的巷子里。巷子不算宽敞，路面高低不平，倒是开着几家小商店、小餐馆，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大概是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有人告知了店主。我们刚拐进小巷，便看到店主从路左的二楼上，扶着防护栏探出半个身子，向我们挥手打着招呼，并示意楼梯的位置。

在她的指点下，我们蜂拥着上了二楼。而她早站在门口，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店内。经过主编的介绍，我知道这位身材高挑、略显消瘦的女店主，小名叫静静，二十六七岁的年纪。这是一家不大的咖啡店，突然来了这么多的客人，空间马上显得有点狭促。这与我印象中的咖啡店大相径庭。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在我们身后，紧贴墙壁的是一墙到顶的书架。罗列在书架格挡中的，有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也有当下作家的作品。一阵寒暄后，我们纷纷落座，



静静一边麻利地为我们添上水，一边招呼着：“先喝点水，我这就给大家做咖啡。”不容我们客气，她便开始娴熟地磨咖啡豆。听到有人夸她的咖啡机不错，她解释道：“这台咖啡机并不是很好。开店时，我只有8万块钱的启动资金，房租、家具、咖啡原材料等所有费用都要从这里支出。因此，我不得不精打细算，想方设法节约开支。”

看到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大家开始互相传阅。那位主编向我们介绍：“这是静静出版的两本散文集。《爱，原来是孤独的》既有她个人遭遇爱情的切身感受，还有其他人的爱情故事。《遇见青春》包括了她近年来有关亲情、往事、青春、影评的全部作品。”有人插了句：“封面不错啊，有水准，风格独特。”主编停顿了一下，有意提高了嗓音：“不仅是她写的，从封面设计到插图、装帧全部出自她一人之手。”

突然，桌角的一份《女报》吸引了我的眼球。封面上那位弹钢琴的姑娘，怎么和静静如此相像？同时，别的文友也注意到了封面上的照片，大家纷纷问道：“这里面有介绍你的文章？”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大家又问：“你会弹钢琴？一定弹得不错吧？”

“还行吧。”她自谦地笑了笑，接着说，“大学时，我读的是幼师专业。音乐和美术是我们的主科。毕业后，我并没有成为幼儿园老师，而是做了一名安全巡检员，有着稳定可靠的收入。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后，我放弃了这份工作，开了这家咖啡店。我从小就热爱文学，我想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

听到这里，一位文友竖起大拇指：“这是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我想到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的一句名言：“如果一个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除了要有钱之外，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里所说的金钱象征着没有现实羁绊的自由思想，而一间自己的房间则可以引申为超脱物质局限的自己的空间。

接着我便产生了一个疑问：静静的家人支持吗？她之前毕竟有着一份较为稳定的职业，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抿嘴一笑说：“一开始母亲极力反对，抱怨说放着安稳的工作不干，非要去折腾。可是，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母亲不仅不再反对，甚至主动提出帮我照看孩子，做好我的帮手。”

她从手机中调出了和母亲的对话，和我们一起分享。虽然只是一些母女之间日常的谈话记录，但从流畅细腻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她的母亲有着不错的文字功底。不知是谁夸奖道：“你母亲的文学素养相当不错啊。”

“那当然啦。”她一甩长发，自豪地说，“自打我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喜欢看书。家里的立柜里、书桌上到处都是书，连床头柜上都是她没看完的书。她还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年轻时就开始写日记，直到现在还在坚持。她几十年来写下的日记，装满了几个大抽屉。我粗略地估算过，少说也有50万字吧。”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原来，她有这样的文学情怀，是因为有榜样的力量。

在我们刚进咖啡屋的时候，有人就在书架上看到一本空白的签名册。静静介绍，这是为来这里的客人写留言准备的，遗憾的是，直到如今还没有人留下只语片言。于是，主编提议：“雁过留影，既然大家来了，就不能啥都没留下又走了。每人在留言簿上写一句话，也不算白来，有朝一日哪位成了大家，也是咖啡店的荣耀。”静静激动地鼓着掌说：“太好了。真没想到，今天还有这样的收获。”接着，她便转身取来笔墨。

众文友纷纷摩拳擦掌，欣然命笔。我自觉天生愚钝，技不如人。看到众位才华横溢的朋友妙语连珠，我更是谨小慎微，一再推让其他人先写。同时，在记忆的海洋里，我搜肠刮肚地搜索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语句，希望为我的留言添上翅膀。

大家很快写完了留言。我一边接过笔，一边思索着。这时，身边的文友小声说：“你不是写过长篇小说吗？长篇小说都不在话下，随便题几句话，还能难倒你不成？”受他的启发，我落笔写道：“在这里，遇到了某部长篇小说的某个章节。”

写毕，我将册子递给总编。他用不同



的腔调，将留言逐一念给大家，并且一一做点评。直到念过我的这段留言，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叫了一声好，周围也响起了叫好声。我终于感到了些许心安，暗暗想：也许我真的会以这个咖啡店作为某部长篇小说某个章节的重要场景……

走出店门时，四周已是万家灯火。我们向静静道别，她希望我们再来。挥别时，我念叨着：“我会再来的，为了写好某部长篇小说的某个场景……”

卖藕粉的老人

每一次去回民坊，我都免不了要去尝一碗那诱人的藕粉。

在坊上，卖藕粉的人家不在少数。这些店大多在繁华的街面，不仅卫生，味道也不差。可是，我却只对那位老人做的藕粉感兴趣。为了吃到他做的藕粉，我宁愿多走十多分钟路到他的小摊去，也不肯就近找一家藕粉店将就。谈不上照顾他的生意，我们仅仅是食客与摊主的关系。况且，他也不需要谁的照顾。他曾自信地对我坦言，他是凭手艺吃饭的，只要藕粉做得好，你不来别人也会来，不愁卖不出去。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在别处感受不到的清净和超然。

他戴一顶圆顶礼拜帽，清瘦的脸上布满皱纹，花白的胡须长及胸前，乌黑的眼睛在昏暗的路灯下尤其显得清亮。也许是经年劳碌的原因，他虽然身材瘦小，但身板十分硬朗。我说不准他的年纪。因为第一次来喝藕粉，他就给我一种饱经沧桑的感觉。时隔多年，我发现他丝毫不比之前显老，仿佛流逝的岁月并没有为他增添更多皱纹。他时常在夜幕降临时出摊，将他的小三轮停在巷子拐角处。三轮上的货架里，红色的玫瑰、绿色的葡萄干、粉色的花生粉、白色的核桃粉、黑色的芝麻等，色彩鲜艳，琳琅满目。货架的顶端挂一盏灯光柔和的汽灯，紧挨货架的小火炉上放着一个又高又大的铜壶，长长的壶嘴几乎高过了汽灯。小火炉的火不是很旺，但足以保证冲熟藕粉的水温。三轮停稳后，他慌不忙地取下挂在车头的小马扎，

在食摊旁坐下来，静等食客来临。若是有人对他说：“来碗藕粉！”他会先往碗底舀些许藕粉原料，将铜壶轻轻倾斜，倒出一股冒着热气的清流，再将铜壶缓缓放平，接着撒上不同量的葡萄干、花生粉、核桃仁等。这样，一碗藕粉便做成了。我每次带儿子去，他总是会额外多放些核桃粉。他说：“核桃最养脑子了，给娃娃吃了，会变聪明的。”

他的生意不算很好。因为这条小巷算是一条背巷，他卖藕粉的位置又较为偏僻，所以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又不喜欢吆喝，没有客人时，总是静静地坐在小马扎上，看上去气定神怡、悠然自得。不过，要说他的生意不好，似乎也有些过头。大多时候，总会有三三两两的客人，围坐在摊前。一拨前脚刚走不久，一拨后脚就来了。用他的话说，都是回头客，不是老吃家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里。酒香不怕巷子深，毕竟他家的味道很有特色，包括制作的每一个环节，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到摊前时，还没有什么客人。就在我们每人要了一碗，准备坐下来开吃时，一大拨路过的游人便被吸引过来。看着他应接不暇地招呼客人，我开玩笑道：“我们刚一坐下，就把生意招来了。”他说：“是啊是啊，还真得感谢你。”说着，他就要给我们加藕粉，我忙用手遮住碗表示谢绝。

口碑是最好的广告。我因为自己喜欢老人的藕粉，也时常推荐给喜欢坊上饮食的朋友。有外地来的朋友，我少不了带他们去尝一碗老人的藕粉。有一次在坊上，碰到几名外地人问哪家藕粉好吃，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老人卖藕粉的位置，又比画着路线。没承想，他们是第一次来西安，尽管我自觉已经描述得十分详尽，可是他们仍然一脸茫然，不明白该怎么走。情急之下，我干脆带着他们去了藕粉摊。

在陌生人眼里，老人平时很少说话。大多数时候，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你不问他，他从不多言。一旦和他熟络起来，你会发现他很爱说话，对坊上的事情也懂得不少，尤其是坊上的美食。比如：刘纪孝腊牛肉好在哪里，乌家小炒和别处的小炒有什么不同，



还有古色古香的地名，辇止坡的来历，榜眼阁的典故等，他都会一一道来，令人眼界大开。

作为多年的回头客，我和他自然也算得上老熟人。在闲聊中，我知道，他的老伴和他同岁，身体还算硬朗。两人无儿无女，常觉膝下荒凉，不过也正因为没有任何负担，日子过得倒也舒坦自在。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钱是身上的垢甲，花了再挣，短短一辈子，花不完，也挣不完。

他幼年的时候，家里也是宽宅大院，称得上富庶人家。20世纪40年代，日军轰炸西安城，一枚炮弹落在院子里，将老宅炸毁了一角。后来，老宅作为纪念抗日战争的旧址被政府保护了起来，即便是院子的主人，也不允许动一砖一土。我为他多少感到惋惜，问道：“对你来说，损失岂不有点大？”他知足常乐地笑了笑，道：“这有啥呢，政府不是每年还给补助吗？”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觉得，似乎好久没到过坊上了。于是趁着黄昏，携妻带子专程去了趟坊上。到了坊上，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朝那条小巷走去。然而，当我们到了卖藕粉的地方，却没看见那位老人。那里已换上一位卖蜂蜜凉糕的中年汉子。我忙问汉子，他说，他在这里摆摊几个月，没听说有个卖藕粉的老人。我又问别的摊主，卖藕粉的搬到哪儿去了？别的摊主都摇头表示不清楚。我心里担忧，难道他的胃病发作了？以前听他说过胃不太好，一直服用胃药，但是吃药归吃药，并不影响出摊……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们的情绪一下变得低落。回去的时候，我们不经意间走进一条从没走过的幽静小巷。不远处的路灯下，一群孩子正在沙堆上嬉戏打闹。我们绕开沙堆继续往前走，突然耳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似乎用商量的语气对那群孩子说：“你们别在这儿玩了行不？爷爷有病，身上正难受着，本想睡上一觉能舒服点，可是你们在这里又打又闹的，吵得我根本睡不着……”

孩子们听话地去了别处。我听这声音耳熟，忙寻声望去。一名身材瘦小的老人头戴礼拜帽，蓄着花白的胡须，倚着门框朝着孩

子们离开的方向张望。

他正是卖藕粉的老人。我又惊又喜，三步并作两步到了他的面前。我说：“你还认识我吗？特意来吃你的藕粉，没想到你没出摊。”

他有气无力地说：“几个月前死了老伴，我心里跟天塌下来似的，难受得要命。一直不思茶饭，就诱发了胃病，中药一服接着一服，都吃了快仟月了，一点也不见好转。”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又说：“估计往后卖不动藕粉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乌黑的眼睛不再似以前那样清亮，甚至变得有些浑浊，原本就瘦小的身材似乎显得更加瘦小。

这样下去，他的生活怎么办呢？他看出了我的担忧，坦然一笑说：“不要为我操心，有政府补助，加上平时的积蓄，足够我颐养天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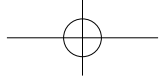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回去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愿这位乐观的老人晚年安康。

记忆中的土门

多年前，凡是外地朋友来西安，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土门为什么叫土门？土门的门又在哪儿？”

我常常被问得张口结舌，半晌回答不上来。关于这样的问题，不但我回答不上来，相信大多数像我一样生于土门长于土门的人也回答不上来。不过，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过了土门，便是被称作大西郊的绵延不断的田野，和坐落在田野中彼此相望的村村寨寨。于是，童年的我总是偏执地以为，所谓土门，就是通向皇天后土的大门。但是，因为始终找不到有力的佐证，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也吃不准到底对不对。

直到后来，在贾平凹长篇小说《土门》的后记中，看到一段话：“西安市里有一片街市叫土门。我给人炫耀，只有西安城里，才有这样的地名。这地名多好！”一下就引起了我的



兴致，我也仿佛觉得，土门这个地名确实起得好，但是到底好在哪里，不但我说不清楚，这篇后记也没有做出更多诠释。这篇后记接下来写道：“土门为什么叫土门？历史的沿革里是当年的城乡接合部。”这句话不禁令我眼前一亮，似乎暗合了我最初的理解。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并不算是真正的土门人。我们村在土门的南边，再往南走还是农村。当时的西安地图，是没有标注出这些村落的。可以说，周围一带唯一能成为标志性的地名就是土门。诸如我这样的，对外介绍只能说自己是土门人，实际上从我们村到土门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出了村口，经过一条曲曲弯弯的乡间小路，直到看见一条被称作“泮惠渠”的小河，才算走完了一半大路程。泮惠渠自西向东，在这里划过一个弧度很大的弯，缓缓地向北而去。记得课堂上老师讲，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就是以这条泮惠渠为例证的。在这里转过弯后，原来的南北两岸，就自然变为东西两岸。东岸没有路，只有一望无际的菜地，因此要沿着西岸继续向北步行10分钟左右，方可抵达土门。至于泮惠渠穿过土门最终流向何方，我们自然无从知晓。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土门，比土门还远的地方，我们没有去过，也超出了想象。在我们眼里，那是成人的世界，或者大孩子们才有资格去的地方。如果某位小伙伴从比土门还远的地方回来，简直就像凯旋的英雄。

上中学后，那条乡间小路，变成了炉渣铺就的大路。道路两旁已经不再是田野，而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厂房、车间。从我们村到土门，路程比以前近了三分之一。考上军校后，因为军事化管理，我有半年时间没有回家。寒假时从土门车站下了公交车，我发呆似的站在土门十字，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原来泮惠渠已经被掩藏到了地下，一条宽阔的大路紧贴着土门东侧，向南方延伸直抵村口。我坐在发小的自行车后，不到10分钟就到了自家小院。第一次从部队回来探亲时，二环路已全线开通。晚上和几位发小散步，不经意间，土门已近在眼前。感慨世事变迁的同时，我忽然明白土门正在和周围的乡村连为一体。

虽然路不算近，但是对于土门，我们毫

不陌生。因为那时，我们经常结伴去那里，乐此不疲。土门街道有一家国营商场，叫土门商场，不仅货物齐全，规模也很壮观。我们去土门，主要是买柴米油盐等。土门商场有两个大门，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一律为灰色，砖砌的围墙也为土灰色，总给人灰头土脸的感觉。村里很多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孩童都以为，这两个大门就是土门的门。商场内有若干个专卖区，分别售卖布匹、日用百货、柴米油盐、糕点糖果、文具纸张。在南大门的拐角处，还有一家新华书店，我们通常对这里是视而不见的。我们最喜欢去的是布料专区。因为我们觉得，看售货员卖布，带来的乐趣不亚于文艺演出。售货员把单子开好后，夹到头顶上方的金属线上，再使劲一甩，那张售货单便沿着金属线滑向了收银台。收银台收过款，再把账单原路甩回来，售货员就开始扯布。售货员卖布料不用剪刀裁剪，而是沿着画好的线用双手扯开。看到这里，我们就窃窃私语：“原来买布叫扯布，是这么来的。”

作为农村孩子，既然不能帮家长种庄稼，就只能干别的事。但是，太大的事，家长也不放心，唯一能给家里跑跑腿的，就是买盐打醋打酱油之类。打醋的时候，我们看到售货员用一个叫提子的容器，把醋打出来，倒进醋瓶里。提子上边没有刻度，但是大家都清楚，一提子为一斤，买几斤就打几提子。买完调料如果还有零钱的话，我们便可以到旁边的糖果专区里，买几个水果糖来慰劳自己。当然，这得在家长允许的前提下。农村人向来勤俭，花钱也讲究好钢用在刀刃上。

商场里最大的专卖区，是一家国营食堂，叫“土门食堂”。作为小学生，能有机会到这里，也多亏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老师在教学之余，还要批改作业，带孩子，时常会忙不过来。于是买馒头的任务，老师就会委托学生代劳。对于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能得到这份差事，无疑是荣耀的。这足以证明老师对你能力的认可，也说明老师对你喜欢和信任的。上小学二年级时，替老师买馒头几乎一度成了我的专利。买馒头的任务并不复杂，一个星期买一次，一次买十个，需



花费二斤粮票、五毛钱现金。对于这样的任务，我无疑是乐于接受的，而且乐此不疲。每一次从老师手里接过钱和粮票，便一路唱着歌小跑着朝土门而去。然而好景不长，有一次，我把钱和粮票弄丢了。在我发现的时候，食堂的师傅已经把馒头打包好了。我站在那里，吓得不知所措。我知道自己一定闯祸了，不知道老师会怎样惩罚我。没想到当我空手而归，羞愧地站在老师对面时，老师既没批评我也没责备我，而是安慰道：“没事没事，丢了就丢了，看把你吓的？把这件事交给学生，老师也是有责任的。”但从此，老师再也没有让我买过馒头。

有时候，因为商场缺货，我们会沿着土门街道往北，到最北边的小卖部买。街道两边住着土门街道的居民，还有一些杂货铺和五金铺。其中能让我们留恋的，是一家出借小人书的店铺。那家店铺又窄又深，由外向里大约有三四个套间，四周紧贴墙壁的书架上分门别类塞满了各类小人书。最吸引人的要数苏联的书籍，比如《童年》《母亲》《在人间》《我的大学》《青年近卫军》等，其次是我国的《红旗谱》《大刀记》《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也许是经历过无数读者的翻阅，这些小人书品相并不好，大多数都破破烂烂的，书角打了卷，甚至有些残缺不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这些小读者阅读的兴致。店铺中央的条凳、马扎、小板凳，甚至墙角、门后，到处都是埋头看书的学生。他们大都和我差不多年龄。买完酱醋油盐，我们便可以用剩下的钱，在这里借小人

书看。5分钱能借到好几本书，随便找一个杵见拐角坐下，一头扎进书堆里，半下午的时光就过去了。

小卖部位于街道的最北头，再往北就是土门十字，过了十字再往北，有一个叫大土门的村子。土门十字东边和西边，还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和公司。不过，在我们的印象中，它们是不包括在土门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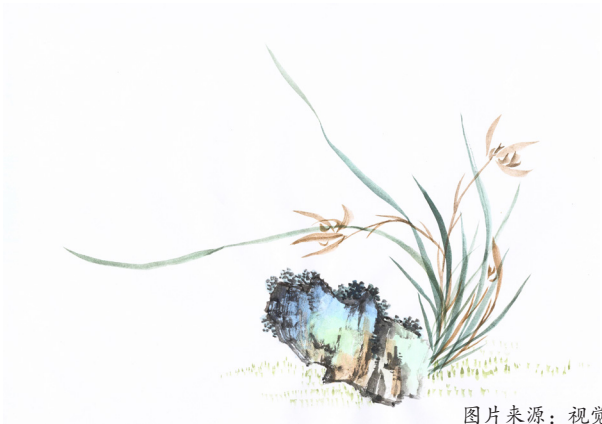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在土门十字北边的大路两旁，开始贩卖蔬菜、水果。随着小摊小贩的日渐增多，大路两旁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自由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那里发展为西郊最大的农贸集市。在我们的心目中，土门的范围也逐渐向周围扩张。我们再到土门时，已经不是为了去商场。这时的土门商场也变得门可罗雀，在无息无声中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

如今，土门一带，商厦林立，热闹非凡。那个被我们当作土门代名词的商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找不到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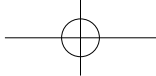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儿时的土门，只能留在记忆中。

林权宏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出版有长篇小说两部，在《红岩》《朔方》《文学港》《延河》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供职于陕西西安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最美的遇见

王承军

按惯例，每年秋季开学前，我们都要带队协助供区内学校、幼儿园开展供电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尽管8月初就已立秋，但夏季的炎热并没有退去。走在烈日下，大地像蒸笼一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汗水早已把全身都浸透了。

我负责的这所学校，是当地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朴实无华的青砖黛瓦，闪烁着时光淬炼的文化底蕴。屋顶那原本苍翠的青苔经过一季的高温蒸烤，渐成一片大小不一的黑褐色地毯，更显学校的古拙与厚重。

路过一栋教室楼，不经意间，我看见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在上英语课。同我一起参与隐患排查的学校领导告诉我，这是今年新入职的老师。这些老师大部分来自全国重点大学，研究生占了三分之一。对偏安一隅的小城来说，能吸引这么多优秀的新生力量，确实可喜可贺。我啧啧赞叹，并由衷羡慕现在的孩子们能享受如此优质的教学资源。这时，一阵微风吹过，几枚淡绿色的银杏叶翩然落在我的身上。这清澈如水的缘，恰似我时光深处最美的遇见。

在我初三的那年9月，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火辣辣的阳光下，我们和班主任站在炉渣铺设的操场上。孙校长站在主席台上给我们介绍新来的4位老师。其中，有一位姓王的女老师是省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中学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英语老师非常紧缺，初一初二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就是高中毕业的。所以王老师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位科班出身的专业英语老师。另外3位则是县中等师范学院毕业的，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乡镇中学师资的主要来源。

当孙校长介绍完王老师，操场上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王老师上前一步挥手向大家示意，突然间，站在前排的同学开始窃窃私语。孙校长打手势要同学们保持安静，但同学们都无动于衷。孙校长以为同学们很兴奋，就没有说什么，只是笑咪咪地静待大家平息。其实，引起我们“骚动”的是王老师穿的那件天青色“的确良”衬衣。王老师



长得高挑漂亮，再配上当时属于高级稀有品的“的确良”衬衣，更加明艳光鲜。尽管“的确良”穿在身上轻薄顺滑，但也有缺点，就是不吸汗，遇水后便显透明。那天太阳很大，气温也高，孙校长的长时间训话，让台上台下的师生听得汗水直流。王老师也不例外，遇汗的“的确良”紧紧贴在她那纤瘦的身上，“走光”便不可避免。此情此景，令台下的同学不淡定了。王老师警觉起来，赶忙用双掌形成人字形遮在额头上遮挡太阳，双臂自然挡在胸前。自那以后，王老师便成了我们心中的女神。她走到哪儿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王老师直接带3个毕业班的英语，还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甭提多高兴了。据说这是孙校长力排众议决定的。

孙校长是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的师范生。在师资缺乏的年代，除了英语，他还教过化学、物理，有时还“客串”一下生物和历史老师。化学是他最拿手的科目。每次期末考试，他教的班化学成绩基本稳在全区一二名。县内几所重点中学都想要他，但均被他婉拒了。因此他在学校非常受尊重，说话也有分量。他之所以要初上讲坛的王老师接手毕业班，理由很简单。王老师是英语专业科班出身，尽管没有带过毕业班，但以她的专业知识和学习方法足以帮助同学们应对中考，何况英语还是我们学校的短板，所以他相信王老师。

诚然，孙校长说得没错。每次期末区内举行统考，我们学校在内的12所中学中，英语成绩总在后五名徘徊，而其他科目都能进前四，有的科甚至还能冲到前二。如果英语成绩好些，我们学校的高分段人数会不亚于城里的个别重点学校。因此，英语成绩成了孙校长心中的痛。他多次向区教学办公室要英语老师，但都无果。后来他想出一个“偏方”，就是请他在县财政局计财科当科长的

外侄儿帮忙，要他与县文教局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开个“后门”。事成，必定是外侄儿为振兴家乡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在科长的斡旋下，县文教局直接特批了一个英语老师名额给我们学校。在征求当年大学毕业生的意见后，王老师愿意到我们学校工作。孙校长获悉这一消息后，高兴得骑着那辆破永久牌自行车急匆匆赶回30里外的农村老家，取了一块又肥又大的老腊肉和黄瓜、豇豆等食材回到学校，请食堂师傅做了一桌农家菜，邀请在校老师及家属庆祝一番。据说，那晚孙校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学校未来是可期的”。

三

第一天晚自习，王老师让我们3个班做了一套英语试卷，算摸底吧。她用了一个通宵把试卷改出来。第二天上课，她既没有发试卷，也没有公布成绩，只是鼓励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只要按节奏把我每天所讲的知识点完全掌握并熟练运用，你们的英语成绩肯定会有很大的提升。”为此，她主动请求教导主任每周给她安排3个晚上的英语自习课，她要把我们初一初二落下的知识点补起来。

紧张而又忙碌的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12月下旬。一天下午放学后，王老师把刻满英文和简谱的蜡板交给我，让我印150份，并告诉我圣诞节时她要教大家唱这首《Jingle Bells》（《铃儿响叮当》）的歌。我一脸疑惑，在我国传统节日中没听说有“圣诞节”呀。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全班同学时，大家都觉得神秘，也充满了期待，扳着手指盼圣诞节的到来。

尽管川北的冬天干燥寒冷，但挡不住同学们高涨的热情。我们带上散发着油墨香的歌单早早齐聚操场，那晚的灯光也格外闪亮。在我们的掌声中，王老师戴着一顶白边红面的圆锥形帽子款款来到主席台中央，后面跟着3个扮演圣诞老人的老师。他们的奇特穿着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致。



王老师作了简单的背景介绍后，就开始教我们唱这首欢快活泼的《Jingle Bells》。让我高兴的是，我第一次学会打节拍，第一次知道了合唱要分高音部和低音部，而不是靠嗓子吼，比哪个声音大。热烈的气氛把全校老师和其他班级的同学都吸引过来。孙校长默默站在一盏路灯下，表情严肃，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后来我们才得知，王老师向校长请示时，校长是不同意的。他说初三了，兄弟学校都在憋着一股气你追我赶，哪有时间搞这玩意。王老师不甘心，转而请求教导主任出面协调。经过教导主任一番理论说教，孙校长勉强同意，但要求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那晚，大家都处在极度兴奋中，毕竟第一次唱英文歌，“洋盘”了一回（川北方言，洋气之意），所以远远超过校长规定的时间。第二天下午，数学老师告诉我们，上午孙校长找王老师谈话了，让她今后不准再教我们唱洋歌、过洋节，当务之急是让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备战中考。

四

翻过年，万物复苏，春暖花开。这也意味着离中考的时间越来越近，孙校长似乎比我们更紧张。中午或下午放学后，他只要发现我们在走廊或校园里游逛，就会追上来说训我们几句。为了满足那些喜欢挑灯夜战的同学的需求，他特意指示教导主任，晚自习再延长半个小时。不仅如此，孙校长特别喜欢那些晚自习走得最晚和早自习来得最早的同学。他会把这些同学的名字和班级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在周一全校集会上掏出笔记本大肆表扬某某班学风好，某某同学时间抓得紧。

对于这种过度熬夜、打疲劳战的学习习惯，王老师是反对的。她要的是事半功倍的学习效率。她要求我们中午无论如何都要休息半个小时以上，晚上最多把延长的半个小时用完就上床睡觉，不允许我们早上起床铃声响之前到教室，要充分保证第二天精力充沛。因此，我们班成为校长眼里“学风不正、

松散懒惰”的“问题”班。为这，孙校长以“如何带好毕业班”的名义把王老师找去进行“交流”。其实王老师心里清楚，表面上是传帮带，实则批评她是个不合格的班主任。当然，孙校长又不好中途撤换王老师，这样就会证明他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所以他只能忍着，直到有一天完全爆发。

五

5月的栀子花随着日渐煦暖的春风香遍校园。我们也进入了中考前的最后冲刺阶段。不知何时，校园里弥漫着一种淡淡的离愁别绪。毕竟大家同窗3年，即将在这个夏季各奔东西。

于是，在一个阳光慵懒的下午，王老师叫我们关好窗户，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只有歌词没有曲谱的《粉红色的回忆》歌单，特别嘱咐我们小声学唱。其实进入初二下半期后，音乐和体育课就停止了。此前，我们的音乐课老师就是孙校长担任的。他时常教我们唱《社会主义好》《我的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带有时代烙印的歌曲。如《粉红色的回忆》这类抒情歌曲，他绝不涉猎。

随着王老师的哼唱，我们立刻被这优美的旋律和似曾相识的情感所打动。那舒缓轻快中的热情奔放，那情窦初开的含蓄流露，以及告别夏季后的淡淡相思，体现得真真切切、淋漓尽致。这粉色，难道不是我们一段美好的时光年华吗？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青春不懵懂？

尽管我们把哼唱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但终究还是没有逃过老校长的“顺风耳”。他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怒气冲冲地推开门，厉声责问王老师：“谁批准你上音乐课的，啥子叫‘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些靡靡之音适合孩子们唱吗？你简直在胡闹，乱弹琴，马上停止！”校长连珠炮似的质问，把王老师和我们惊呆了。我们可从来没有见过校长发这么大的脾气。



此时空气似乎凝固了，教室静得只剩下老校长急促的呼吸声。未了，校长用力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以示长期以来对王老师和我们班的愤怒与不满。见校长走远，王老师耸耸肩，做了一个鬼脸，显得云淡风轻。

六

中考前夕填报志愿的时间到了。孙校长把3个班的同学和班主任集中到操场上，主张大家填报志愿的先后顺序为中等师范、中等专科、高中，并谈了自己20年多来屡试屡验的成功之道——对农村孩子来说，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最便捷的路径就是考中师或中专，而城里的孩子一般不会选择这两个，这就给了农村孩子机会。中师和中专相比，中师又比中专容易得多。中师不仅可以报考本县的师范，还可报考邻近县的师范，况且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区来说还是有优势的。中专竞争更激烈些。如果选择高中，3年后能否考上大学不好说，所以农村孩子想跳出农门最好的选择就是报中师。孙校长的志愿填报理论也是当时大多数农村孩子和家长的一致想法。

待我们回到班里后，王老师并不完全认同校长的看法。她鼓励我们上高中考大学，要志存高远，敢于挑战自我，走向更大更广的舞台，实现自己的理想。她畅谈自己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和外面精彩的世界，让我们既羡慕又憧憬。在此影响下，我们班大部分同学从中师改填为高中。孙校长获悉后气得骂我们“不听话，会后悔一辈子的”。不仅如此，他还把我们的家长请来开“小会”，会后有6个同学改报了中师。而我父亲很开明，因为哥哥当时已在省属一所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所以父亲告诉孙校长“还是尊重孩子的意愿”。孙校长什么也没说，转身背着手气冲冲地走了。

七

中考放榜那天，我们学校中师中专上线

居全区第三，英语平均成绩全区第二。我们班在学校3个毕业班中成绩最好。全班52名同学上省属重点高中线的有27人，普通高中线的有11人，中师中专线的有8人。全区中考的最高分也在我们班上。王老师顿时成了学校和区内的教学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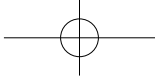
面对如此骄人的成绩，孙校长尽管脸上堆满笑意，但眉宇间还是略显惆怅和遗憾。他说如果我们班考上重点高中的27人全报中师或中专，那么我们学校上线率不仅是区内第一，而且在全县也能排上号。3年过后，当孙校长获悉我们上高中的38人中有31人考上大学，他还是非常高兴，称赞我们有骨气。

8月，校园里一团团米黄色的桂花如繁星点缀满枝头，香气宜人。在区教学办公室举办的庆功晚宴上，孙校长举着一杯酒当着领导和毕业班老师的面，深深地向王老师鞠躬致歉，检讨自己太保守，跟不上形势需要，希望王老师能原谅他简单粗暴的沟通方式，并发誓今后一定支持王老师的任何决定。他也担心王老师出名了会离开学校，诚恳地希望王老师带出一批能够挑大梁堪大任的优秀徒弟后再考虑走的事情。王老师答应了孙校长的恳求。后来我们听说，她在我们那所中学工作了近10年才调走。

风过疏竹，雁渡寒潭。一路上的遇见，让我收藏了时光的温暖。尽管岁月染满了风霜，但感恩遇见赐予我的力量，让我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看到光芒。犹如那青瓦上的苍苔，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只要拥有一缕微光，就会在不起眼的犄角旮旯里给你一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绿色沃土。

王承军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鸭绿江》《散文百家》《脊梁》《华西都市报》《重庆晚报》等报刊，出版散文随笔集《揽一怀尘香敬流年》。供职于重庆彭水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老木

潘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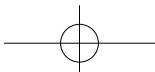
老木是个木匠，是我家的老邻居。他本姓牟，上了年纪后，村里人都叫他“老牟”。因为和“老木”谐音，他又是个木匠，大家叫来叫去就叫成了“老木”。后来，他自己也习惯了。在乡村，木匠和瓦匠是最受欢迎的。谁家盖房子、打家具都少不了他们。有门手艺，农闲时出门给别人干活挣钱，村里人都羡慕得很。从我记事起，老木就没闲着的时候。他常在嘴边挂着一句话：“活到老干到老，咱就是干这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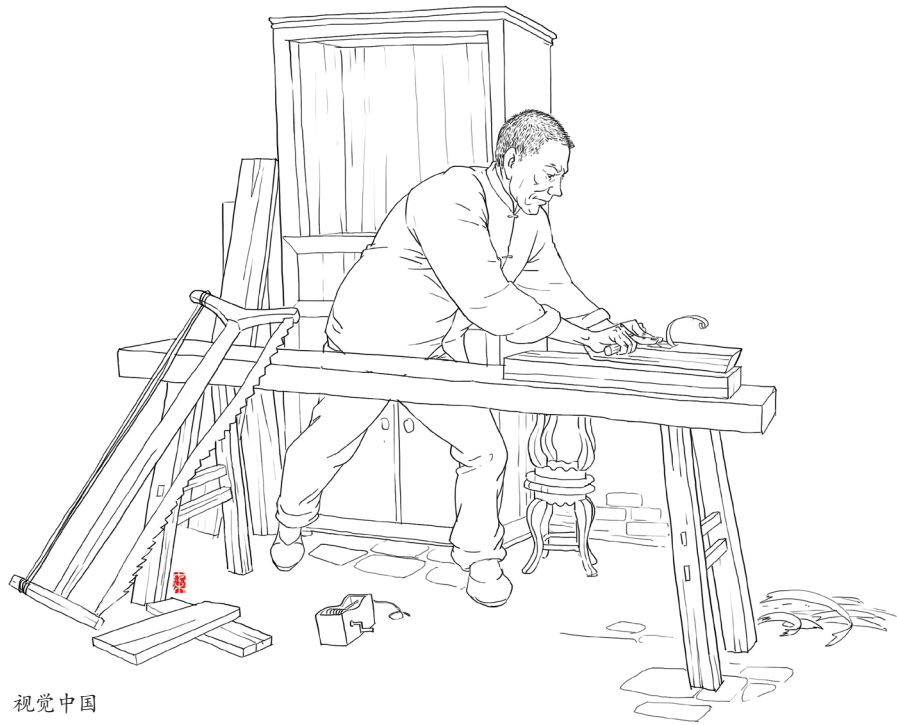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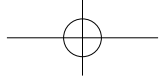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我记得附近的几个村都有木匠。没有他们，生产、生活都会受影响。比方说，一些木制的生产工具坏了，必须要木匠修理。谁家盖房子更是少不了木匠。做门窗就不说了，盖房子上梁架椽一定要有木匠才行。自己村里没木匠就得到其他村去请，还时不时被人窝囊一句：“你们村怎么连个木匠都没有。”我们村人家少，原来没有木匠。老木的大伯盖房子时到外村请木匠，被人窝囊了几句，回来就和自己弟弟——老木的父亲商议，一定要培养个木匠。大伯没有儿子，鼓动老木的父亲把儿子送出去学木匠。

就这样，老木被送到一个木匠铺当学徒。开始是做简单的木头器物，干些粗活，后来干木工细活。很多木匠手艺都是他偷着学的。据说，有一次他师父病了，有人到木匠铺定制一个雕花大衣柜，木匠铺掌柜说：“不行，大木匠没在，干不了。”老木在旁边开腔：“我做！”掌柜的眼睛瞪得像牛眼似的，看看眼前的少年木匠：“你胡说什么啊！”老木回答：“不是胡说，我能干这个活。做不好扣罚我一年工钱还不行吗？”就这样，他第一次接了一个“大活”。

谁都不信一个少年木匠能做雕花大衣柜。衣柜门要求雕花，不是一般木匠能干的。他师父听说这件事便道：“这孩子是疯了。”令人想不到的是，老木不光做好了大衣柜，柜门上的雕花也不比他师父做得差。想看笑话的人都傻眼了，心里纳闷这孩子是什么时候学会雕花的呢？

只有他大伯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老木大伯家的仓库里有很多木板，都是大伯给老木准备的。只要老木回家，他就干一件事，练习雕花。不少木板上都有点点血痕，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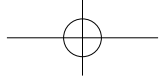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那是老木练习雕花的时候手被雕刀割破了，把血滴到了木板上。他大伯心里有数，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大木匠。

木匠铺掌柜一看老木能把他师父替代了，直接要把他师父辞退。老木不干了。他坚决辞工，回村里用自己的手艺讨生活。木匠手艺好不好主要看做家具的手艺怎么样，俗称细作木匠。我们村里后来倒是有几个木匠，但没一个比得过老木。家具是村里家家户户的重要摆设，没有精良的木匠手艺干不了这个活儿。

开始的时候，老木还干盖房子这样的“粗活”。后来找他做家具的人多了，他就只打家具，不光式样新，手艺也好。找老木做家具的人得排号。我结婚时想买现成的家具，我父亲非要请老木打件家具不可。我问为什么，父亲说老木打的家具货真价实耐用。我拗不过父亲，答应让老木

做一个角柜。过去这么多年，老木给我做的角柜还在使用。真材实料，做工也好。尤其是漆面不比工厂流水线喷漆效果差。我一直很纳闷，一个乡村木匠是怎么把自己的手艺练得如此炉火纯青的？

小时候，我最好奇的就是木匠，对木匠用的斧子、刨子、凿子、锯子都喜欢得不行。我妈常说，你以后跟老木学做木匠算了。长大以后，我细细品味，小时候为什么喜欢木匠，大概是因为喜欢老木的缘故。他真是一个勤快人。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没有闲着的时候。他锯木头的时候，我和几个孩子就在旁边看。老木刨出的刨花从刨子里跳跃着出来，有着淡淡香味，特别好闻。有时候，我甚至会抓起来一把刨花放到鼻子下面闻。老木是个吃香的手艺人，不仅村里人离不了他，外村人也都请他做家具。他走路喜欢背着手。只有乡



政府的干部走路才背手。在乡村孩子心里，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最让我佩服老木的不是他的手艺，是他的人品。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乡镇都建起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手艺人成了香饽饽。老木手艺好，名声大，来请他的木器企业和私人作坊像走马灯似的。挑来选去，老木相中了一家木器厂，老板是他的中学同学。两个人交情不错，老木愿意帮忙。

在老木的帮助下，这家木器厂的生意十分红火。有的客户直言不讳地说：“我就是冲着老木来的。”后来，木器厂的老板让老木当股东，老木投了点钱，做了小股东。令人没想到的是，当股东没多久，老木就和老板闹翻了，回到村里当他的自由木匠。

原来，木器厂揽到一笔生意，给县城里的中小学做课桌椅。虽然利润不高，但还是有赚钱的空间，很多木器企业都盯着。最后是老木所在的这家木器厂揽下了这个活儿。教育局领导看中了老木，信得过他，觉得以老木的手艺指导木器厂木工做课桌椅不是问题。老木没想到，在做课桌椅这件事上，他和老板闹翻了。

有几天老木生病在家。病好后，回到木器厂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车间看看课桌椅做得怎么样了。到了车间，他感觉不对劲。做课桌椅的木料不是和教育局签合同指定的木料，而是另一种价钱更便宜的木料，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他忙问木工怎么回事，木工说，是老板让换木料的。

老木找到老板询问。老板也不隐瞒，说觉得使用合同里指定的木料利润太低，更换木料可以提高利润。这不是偷工减料吗？老木不干了，要求老板必须改正重新做。老板也不干了，返工的话就不挣钱了。老板利诱老木说：“课桌椅刷上油漆，谁知道用的是什么木料啊？再说，你也是木器厂的股东，多挣钱，你也有分红啊？有钱不挣，傻瓜啊？”老木说：“我就当这样的傻瓜了。宁可不要分红，退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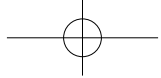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两个人闹翻了，老木到教育局举报这家木器厂偷工减料。木器厂没办法，只能把已经做好的课桌返工。木器厂老板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老木砸了大家的饭碗，是内奸。闹得那些想聘请老木的木器厂纷纷打退堂鼓。老木回到村里，心情很郁闷，关在家里半个月不出屋，后来想开了，重新操起老行当，给村民做家具。有人问他：“你股东不当，红利不分，图什么啊？钱还咬手啊？”老木严肃地说，“钱不咬手，良心被咬就完了！那是给孩子们做的课桌椅啊，怎么可以偷工减料？要是你孩子用的就是偷工减料的课桌椅，你怎么想？”问话的村民竖起大拇指，佩服老木坐得端行得正。

岁月流逝，老木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可他勤勤恳恳的品质一点都没变。这些年，乡村做家具的人家越来越少。老木常常问村民：“家里有没有需要做的木工活儿，我白给你们做……”他是害怕自己的手艺荒废了。但老木毕竟年纪大了，干不动力气活儿了，村里人就拿点小活儿给他。做只马扎啦，修理小板凳啦……这些对老木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但他还是认真地做好，就像年轻时一样一丝不苟。母亲和我说起老木的这些事，我不由得想到4个字：“工匠精神”。做一事，终一生，工匠精神的精髓在老木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木工活儿基本都实现工业化了，做门窗过去非得木匠不可，现在都在工厂流水线作业。在乡村，木匠手艺用得也越来越少，木匠不吃香了。但老木兢兢业业守住优良传统的品格十分令人敬佩。哪怕有一天他的木匠手艺失传了，他那颗朴素的匠心和恪守职业道德的品质，也是永远不会失传的……

潘雪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山东乳山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第四届“星星点灯” 全国电力诗歌大赛 获奖作品选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展现新时代以来电力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电力工人的精神面貌，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主办、四川省电力工会和《星星诗刊》杂志社承办的第四届“星星点灯”全国电力诗歌大赛举行。

本刊特刊登获得一、二等奖的诗作。

电力物语（组诗）

温勇智

低语者与灯盏的手语（组诗）

李甜甜

电流狂想曲（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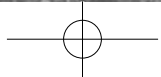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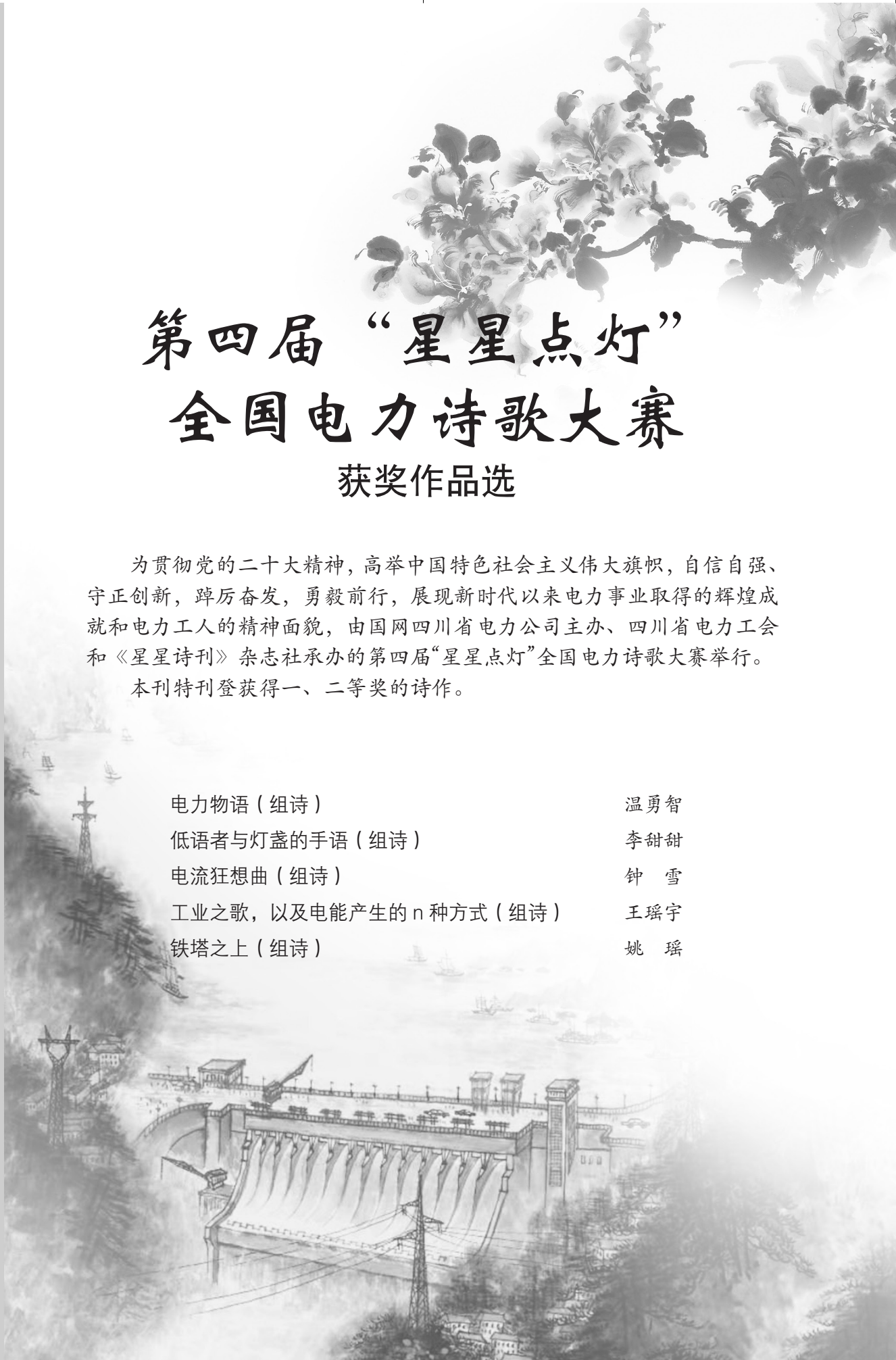
钟雪

工业之歌，以及电能产生的n种方式（组诗）

王瑶宇

铁塔之上（组诗）

姚瑶





电力物语（组诗）

温勇智

电力塔

有一刻，我突然觉得，我生命里最美的意象
全都是高耸云天的电力塔

塔找到了家，电力人在悬空的梯子上
给云朵涂颜色，冷色堆积的画面
在电力人的想象里缓缓流淌

哦，一架架电力塔，钤印下电力人盎然的诗意
一个光明的梦，就交给了它
角铁坚硬，导线中的电流
是时间的回响，是美学意义上的重构

像一只鸟在高空回旋
电力人的影子从塔尖下来，大片大片光明
把他放在油画中，和好多飞过来的虚拟时光
组成万家灯火的祥和
——似乎可以反复构造彼此了

像电力塔一样，托举岁月和光明的重量
就是电力人全部的主题
塔尖那么尖，尖的程度刚好
——一颗淬炼的心，静默

蜀地灯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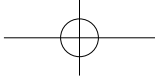
蜀地和灯火，在双向同时进行
那些草木，那些飞鸟，那些星辰
那些城市、乡村、林海、高原
无论从哪个角度抒情都最动情
曾经的阴霾、寒冷和混沌，在纯净的光晕中
慢慢萎缩，让它绝无可能另起一行

沿着四川电网纤指挑开一层层素颜的锦书
蜀地灯火次第，让所有的语言都黯淡失色
一首诗中，我接受了阳平调的邀请
学会了比喻和通感，学会了排比和对仗

把你的光明给我，多少美景都通过你学会了跳跃
多少时尚之人通过你学会了吟诗作对

把你的光明给我，我也要用同样的一片光美
颜自己
把你的光明给我，手执光明，我就是与你共
枕夕阳的人

光明的语言，传递到了蜀地的每一寸山水
时间。花朵。流水。鸟鸣。琴马支起



少女的纤手，弹起蜀地，不，是整个中国的声音

星星点灯

夜幕低垂，起于山那边微辛微甘的远火
参与一场对黑暗的指控，棱角分明的思想
渐渐延绵到天上，回荡成感天动地的绝恋

城市也变成波光粼粼，高楼、高速、霓虹
在灯火中折射不同的色彩，让饮茶的父亲
感到饮下一口幸福之光，浑身充满力量

似乎，没有尽头
光芒挽着光芒，吹过来的一匹风
也藏着一颗星星
——直到风和光芒融为一体

星光，抑或灯光，已将人间填满
黑暗遁形，灵魂脱胎换骨
好多虚拟的光也飞过来，星光里的中国
清冽，明亮，辽阔，占据了我所有的心灵

在光明的侧面

万物躬身，像故事的某个引线
抽象具象，衍出无穷，似梦似真

是柔美的，也是阳刚的，高悬的火焰
能烧化天空
——这确是一个时代情歌的主流

以电光，以琴弦，以舞蹈，谁露出真身
谁引的导线，噼啪作响
分娩的火焰，冲破时间的声响
抵达背篓里的夕阳

撷取几个不为人知的片段
譬如龙池山洪泥石流，譬如雅安芦山地震
譬如抢险救灾
——需要找到恰当的诗句
带来灵感和熨帖的词汇，照亮我们回家的路

城市和乡村，迎着光明拔节孕穗
我必须以加速度的方式，将自己打造成一枚
星星
抑或带电的人，然后绕着光明的民族旋转
(该作品获大赛一等奖，刊出时有删节)

温勇智 作品散见《星星》《清明》《中国校园文学》《上海诗人》《诗刊》《文学港》《脊梁》等。

责任编辑：周玉娴



低语者与灯盖的手语（组诗）

李甜甜

电工素描

反复推敲，迟疑
仰望天空的局部而获得灵感。
被搁置的语言拧紧动词
他们一向沉默，在
聆听电力的裸露与黑夜的囊肿。
拉，扯，电线的纵深
沿光明的隐喻斩钉截铁
与宁静的呼吸黏合，相拥。
走向夜空的内部
他们成为铁钳、扳手，和升高的悬梯
而忘记符号的引用
逐渐拥有高危的姓氏
处处可见低语者与灯盖的手语。
拼接。更换古旧的词汇
一截破损的电线与空悬释怀
像低迷得到充分的饱和
他们取出火镰，和紧绷的神经
与身后的人间灯火，有序接衔

抢修手记

九江村陷入黑夜的合围
集体失语
背负黑色的沉重与感知。

空气沉凝，易燃
燥热从山冈袭来，蒸腾
虫鸣拉低下划线
暗喻今夜无眠。
灯火成为白昼的出口
他们摩擦金属的敏感
与不合时宜的停歇
夜空的空显得松弛，无序
北斗七星成为问号
或折弯的尺子测量身影的疲软。
车队从县城往返，像电光石火
擦亮可能的瞬间
一次次，抖落体内的失措
与哑痛
车灯湮灭的地方
电，正复活久淤的关节

去村北所想

从炊烟开始倒叙
回到炉火的炽热与暗黄。
落日掉下的方向有余热，漏洞
以及海水的深蓝。
不再预料一些情景会莫名突发
群山肃穆，为灯火敞开怀抱
会觉察脚下的公路成为电线

或，挪用一粒发光的质子
 许给星星和更多低矮的事物
 释放灼热烹饪心中的怅然。
 一路上与村落的名词缓慢接近
 成为词组捆绑塌缩的结构
 而，吐出失真的句子
 一切的缥缈有了指纹的实感
 酥麻，或通电时的惊呼传给耳朵
 捧起那团燃起的星火
 黑夜有了明亮的果核

电力辞

与黑色的语感张裂开来
 高原有了电力而充斥屋脊的光明
 戈壁有了电力而拥有完整的黄昏。
 一直在往更细致的节点打磨粒子
 越通畅的枢纽越让人想起
 曾经煤油灯和火把撑起的夜晚
 我们数星星和祖母的蒲扇
 在过去泛白
 成为旧日历而被我们珍视，琢磨。
 无数次的提起加强嘴部的记忆
 我们透过光的现象发现我们需要的
 并不是空空的光线下虚妄的徒劳
 开，关，已成为简单的劳作
 而丰收的果实被我们用影子覆盖
 叠加我们与生俱来的黑
 烙成印章，或块状的胎记。
 我们轻易得到的光，和堂而皇之
 他们以加倍的幅度愈合

与二舅书

绝缘的人终日与电流互换身份
 忙碌，奔跑，看上去更像电流
 按需要的方向传输，用力。
 凌空的技术让天空更近
 他努力纠正四肢像一副钩子
 挂住灯火的不安
 此时的空气玻璃状
 透明而让彼此的距离拉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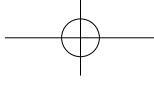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白云是神明的空格键，语义不明
 成为一张白纸或空白的契约
 而雨，不知是泪还是汗
 点滴的模糊堆积更大的累卵
 延迟，扩大，向更高处凝固。
 他紧握割裂的接头
 像挽回早已构筑鸿沟的事实
 按相反的力度缝合天空的伤口。
 他退了回来，悬空的语境走向封闭
 一场惊心的潜行
 再次回到原点

电力修辞学

原始的力走向退化，被理解
 包容，解剖势能的转换
 得到一部分磁场供养
 水，和煤炭发出的低鸣。
 暗物质迟钝，圈养可观的剂量
 囤积，以学科的名字标识
 言语的魅力会散发触须
 等待正负极的循环，和消解
 涌向没有曲解的闸阀
 点亮城市的细节与乡村的轮廓
 以电的学名繁衍、粘贴
 成为可种植的作物
 脱掉漫长的周期迎接断裂，连接。
 新的生长在物质内部传输
 反复触摸已收获引力的群体。
 低压的流体属于人类的语法
 高压的力学呈现给天空答疑

十字路口

电线，在这里做出让步
 与我们一样曾以陌生的方式和解
 不再言说其他的可能。
 我们在过去守口如瓶
 捂紧悬疑和会回头的决心
 像天山发生雪崩掩藏脚本
 而急于迁徙牧场
 目睹整体的碰撞，撕裂



一些肉眼可见的力度传染
直至小镇的瘫痪。
倒叙我们的年轻，追回月光
和被磨损的意外
抬高的记忆险失遗忘
我们找回笔记替换水里的鱼
摆动的尾鳍划回小舟和渔具
洄游，产卵，河水铺叙
如我们握住电力的脉搏逆流
在这里安置，轮回

电工谣

电塔是遗失的琴键
攀登的人修理线性的音符。
慢慢地，电塔成了站在高山的人
瞻仰的人捡拾祝福，和众生。
又慢慢地，他们成了口琴
整齐排列，等呼唤和祈祷

以及我们剩余的年轻
写谱子，弹奏，热情白描
记录我们成为找回光明的人
会与时间，和聚合的粒子畅言
再一次验明正身
我们是通往天空的人。
在水里，和岸上，悬崖挡住危险
我们学会顺从并及时勒马
让电翻越唐古拉山和高原
抵达绿洲与荒芜
跳出火花，我们是拥有星空的人。
他们最后变得集体抽象
找曲子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该作品获大赛一等奖)

李甜甜 作品散见《诗刊》《中国校园文学》《青春》等。

责任编辑：周玉娴

电流狂想曲 (组诗)

钟 雪

电流狂想

我站在群山之间，感受电流
正从一座山向另一座山致意
银线划破风的喊声
它们并肩前行，互相阅读
互相鼓舞，再各奔东西

阳光从头顶照下来
我的影子重叠了电网的影子
我们相互依靠，听彼此的呼吸

汗水抵达的远方，电流就会抵达

万物因它聚拢，万物因它出发
电流依旧流动，不会在某个铁塔逗留
我愿乘它而去，也乘它而归

银线上的意难平
下雨天，也有理由外出
在山野巡线时
我开始写信给你
写给远去的电流

我把这些文字和标点
放到铁塔顶端
让旧时过往，在银线上



重构、消失，再重构

我隐去电流要经过的乡野和村落，和
要到达的街道和门牌号码
任由它把我的信带给每一盏灯

你猜，当灯点亮时
谁会读到这封信，谁会
拆开被雨浸湿的意难平
那夜的点点微光，是否
会成为一种缘分
一种意外之外的巧合

变电站的浪漫

看似复杂的变电站实则最是规范
按照标准化的流程
在接班中开启
在调控的命令下执行
在下一个交班中结束

变电站里的设备一一立正站好
值班员的汗水滴到设备的金属外壳

设备的世界
只有值班员最懂
他们小心翼翼守护每一台设备
它们也竭尽所能不去添乱
他们让它们，在这
无声且冷清的世界活出了尊严

夜间，班长带我去执行操作票
110千伏刀闸断开时，打响了电火花
“滋滋”声成为站里的最美的旋律
蓝紫色火花为夜晚化上淡妆
今夜的浪漫，由此开始

她本来想写一首诗

她本来是想写山顶的云
但爬上铁塔那一刻
云偏离了轨迹

她本来想写夜空的流星
但爬上山顶那一刻
流星只剩一条弧线

她本来想写传递过的每一盏灯
点亮过的每一束光
和红马甲上的一枚党员徽章

她本来想写被银线割裂的风
被晚霞映红的脸
和被她深深浅浅踩过的山城小巷

她本来想写黑夜的黑，白昼的白
高处的闪电，低处的骤雨
头上的汗珠，和
怀里的一支老电笔

她本来想写一个老故事
故事有多年前奶奶家的年夜饭
黑白电视放着春晚
跨年倒计时钟声响起
黑色的夜闪着烟花
白色的灯点亮全家人的笑脸

她本来想写一支曲
每一秒，都来不及目送上一秒
每一刻，都是高八度的修辞
她用逗号分隔了年夜饭，然后
静静回到变电站值守

她本来想写一首诗
这么多年
这首诗，依旧没被时间所熄灭

她说，一束光不会孤独地点亮

头上的天，很小
脚下的地，无限大
大到她翻越了一座山
还未到达那个拨打95598的客户家



若不是电力工人
她断不会在低调的山城
高调地翻山越岭

她喜欢孤独地坚持一件事
譬如，从一座山峰到另一座山峰
去把大山深处的一盏灯点亮

山涧的水和山底的煤
储藏了几亿年的光芒
是否到了夜晚
那些光
会照亮看不见的黑暗
并让孤独的人不再绝望

她收到很多年前
母亲给自己写来的信
母亲说
她与电流约好
要在那个灰白色的年代
点亮一盏灯

多年后，她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在变电站、开关场、主控室寻找
母亲的气息
与她淋同一片雨
望同一个日落
点亮同一盏灯

电力工人的梦是否就像那一盏灯
需要每天剪掉自己的一些色彩
为远方点亮一些光
直到变作一张白纸
化成山的初心、江的使命
和值班日志上工工整整写下的“平安”

万家灯火之上
她用天告诉她，一束光
不会孤独地点亮
(该作品获大赛二等奖)

钟雪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星星》《脊梁》《青年作家》《红岩》等文学期刊。供职于重庆市北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徐国东摄影作品



工业之歌， 以及电能产生的n种方式（组诗）

王瑶宇

水力发电

当宽容被堤岸一再地捍卫
当地平线与天际线培养了新的清晰度，水
突然变得有形起来。但我明白
一座水电站为一个村庄
所创造的爱，埋藏着哲学的尖刺：
“大雨的喜悦之下，是河水的愤怒；
既要保持源头的不绝
又要提防下游的洼地，过于袖珍……”

欲让涡轮永恒地、自觉地转动
就必须让天气修习《中庸》。
云层的厚度决定，水冲刷石头时
带来的是轻音乐还是摇滚乐。而阳光的穿透力
可以刺探鱼的游弋属不属于次要移动。

将云端送来的流水，通过机器、电流
引入角落，需要有比阅读更强大的
耐心。正如饥渴之际
我们总得等待善良的邻居
精心地熬制完一碗浓汤。
这温暖的迹象表明，只要学会烹制与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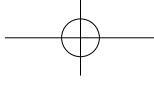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再怎么柔软的东西也会变成天使。
这使我的童年记忆被垂钓——

一个没有一群动物经过的清晨
堤坝很安静，我的内心随着流水涌动
但始终有那么一份莫名的灼热和感念
难以被带走。

火力发电

火焰，跳动着原始的脸蛋
比钢铁更倔强。但经过力学的训导，将它那
尚未安装弹簧的身躯
盛放在宗教的器皿内
这刀削的脸、峭壁的脸、战马的脸
就立即变得和煦如慈母，温柔如伴侣。

于是房屋即使被挪入北方的冬天
被大雪侵蚀血液的住户
仍可以在室内下棋、踱步。
且不必穿深色的衣服，笨重如黑熊。于是
戴着镣铐的舞蹈，往往
有着与风中的野花野草迥异的节律：



像苦吟诗人淬炼的唐诗
工整而艰涩，但足以将读者的心境
打磨得如镜、如星、如灯。

现代化的玻璃，也曾经过高温的煅烧。
是火焰的绝佳舞伴。涅槃
怀揣更多的湖泊，只是为了
将更多的光明吸附和拷贝。这一点
在子夜里对月沉吟的人都会懂：
“不能只有一个我
我必须复制我，点亮我。”
正如那积压在发动机胸腔内的火焰
追逐着火焰，终将以蒸汽的方式
喷发。

风力发电

墙上的风，远没有高山之巅的风自由。
肆无忌惮、无拘无束地吹拂
仿佛道路熟悉，而归宿简单。

安装在山顶上的扇叶，高耸巨大：
迅速转动的时候正是风力最大的时候。
此情此景，像极了在钟表里发疯的指针
跟随易逝的时间起舞，同时指向
我的虚无，和你的虚无。

也有静止的片刻。来自我的亲历——
车窗外，有远山；远山上
有疏朗一致的风力发电机。没有转动。
雨后，没有转动。即使有，也不易
被彩虹、小鸟、树叶察觉。但我知道

所有的缄默不过是蓄能。
世界的进程才刚刚开始。

核能发电

唯物主义的深度并不比苍穹浅薄。
一个作为母亲的原子核，可以抚养
两个作为儿子的原子核，这样分裂
既具有血缘的坡度

又具有哲学的宽度。

在链式反应中，能量源源不断地
释放出来，像源头喷涌。
途经的地方，冰雪、世俗皆不能抵达。
但物理学家的眼球和著作
仍然愿意将这份神秘展览——

“1 千克铀-235 全部裂变放出的能量
相当于 2700 吨标准煤燃烧放出的能量。”
“一束控制棒，可以控制着链式反应的
强度和反应的开始与终止。”
“压水堆以水作为冷却剂在主泵的推动下
流过燃料组件，吸收了核裂变产生的热能
以后，流出反应堆……”

这些实践常伴随着生命的战栗。
这些实践常缠住一个人的晚餐。
但人类最终还是很好地释放并匿藏了它：
一种新的温度，既没有火焰的参与
又拒绝了捅破蓝天的烟囱。

太阳能发电

太阳，我的朋友、目标，我的情人。
浪漫主义的黄昏和现实主义的黎明
皆是有力实证。

天色很晚了，但没有穿鞋的太阳
仍在高山与高山夹缝中忙碌
挖掘矿产和黄金。窗户坏了
我开始明白我喜欢的是什么。

太阳喷射的火焰，总是在草木与河流之间
缓慢移动；被照亮的事物
不仅得到了时间的涂抹，还得到了
雨天所没有的姓名和身份。

我爱太阳，它可以对着敌人微笑。
在悲凉的底色里，散发着唯一的
温暖和馨香。我想拥有一个太阳



永久地悬挂在我出发的地方。
——现在，它被称为太阳能，伫立于
我人生的高点、孤独的房顶。
我们的关系因为知冷知热而被
世人熟知。
(该作品获大赛二等奖)

王瑶宇 作品见于《诗刊》《星星》《天津文学》《台港文学选刊》《星火》等。作品曾荣获《星星》“乡村中国”诗歌大赛一等奖，《诗刊》社“巴山夜雨诗歌奖”三等奖等。

责任编辑：周玉娴

铁塔之上 (组诗)

姚 瑶

铁塔之上

他的毛巾可以挤出水来
擦汗的瞬间，细心的他发现
在百米高的铁塔之上，有一窝蚂蚁
细小的生命，在铁塔之上
不经意间，他已惊扰了它们

在铁塔之上，鸟瞰山川大地
一条河流绕村庄缓缓流淌
倒映的炊烟比水还柔软
遥远的鸡鸣犬吠隐隐传来
他停下手上的工作，小心翼翼拿出手机
将祥和的图景拍入照片
“咔嚓”的声音暖化他一身疲惫
这高空检修的一天就结束了

一只蚂蚁，一缕炊烟
以及鸡鸣犬吠成了那个下午
最是诗意的部分

一瓶水给了整个夏天的透凉

整整抢修了十二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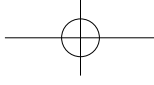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尽管他们加快了速度
围观的老乡也加入抬变压器的队伍
他们已忽略流了多少汗
作为监护人的班长脸色铁青
滚烫的汗湿了工作服

喉咙冒烟，仿佛全身被抽干
他举起一瓶矿泉水往头上浇去
远远望去，姿势有些悲壮
就像刚才给变压器更换变压器油一样
都经受了无数的煎熬
一瓶水给了整个夏天的透凉

一瓶水和变压器油一样
在这个夏天，达到了
绝缘、散热、灭弧的功效
抢修结束，熄灭的灯火重新点亮
我看见乡亲掌声雷动
仿佛感受了整个夏天的清凉

空中行走遇到雷

天空绝对是一个庞大的容器
装下了天地间的辽阔



我在空中踩着手腕粗的导线
寻找导线被雷击伤的缺陷

我像觅食的蚂蚁那样专注
寻找故障点，生怕错过蛛丝马迹
速度比夕阳移动影子还要慢
我一辈子也没有想过
在导线上吃饭和悬空睡觉的样子

当我扶着导线从峡谷穿越而过
一声响雷似乎等我很久了
它的到来，让我措手不及
导线发生高频微幅的振动
我周身颤抖，天地晕眩
一种无形的力对我反复锤打

那一刻，我感觉通体透亮
无数金属般的汉字
贴在我身上，组成一枚导电的晶体
一个人大声歌唱

人近中年，很少谈及孤独
而大部分时间，他的大声歌唱
有着充盈的孤独

一个人大声歌唱的样子
恰恰被写诗的他偷拍
他是一名无人机飞手
绝缘子破裂、导线断股，快速长高的树木
已危及输电线路运行
他的歌唱带着野性的美

老师傅从一个山头翻到另一个山头
仿佛从一个时代走到另一个时代
高科技巡检线路已替代传统
此刻，他正面对着电脑
分析无人机拍下的图，找到缺陷
他的操作颠覆了师傅的认知
他的诗从师傅的少年写起
写到中年、晚年，也在一张白纸上
写下输电史

大部分时间，他的歌唱来自一个梦想
老师傅学徒工招进单位
算是第二代电力工人
他爱做梦，爱唱歌
老师傅是他参加工作的导师
他说诗是一条条银线，壮美了山河
他说诗是一盏盏灯，照亮了城市和乡村

他更乐意将所有的酸甜苦辣
写进一部电力诗歌的特辑
一基基铁塔，在风中挺直腰板
一条条输电线路，成就巨龙在野
在强大的电磁场里，他的歌唱
“电”字唱得最热腾
无限的抒情充满了温暖
那个午后，他在山谷放飞无人机
大声的歌唱成为一首诗最隆重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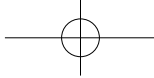
在铁塔上喊出春天

他端坐在铁塔上，用扳手的倔强
把螺丝一一拧紧，把最后的冷
用力拧出来

时间仿佛停滞，只听见
螺丝吃进螺帽的“吱吱”声响
那是钢与铁之间的战争，或妥协
一块钢铁与另一块钢铁
带着前世的怀想，殊途同归
在某一个春天
它们走在了一起

这是2022年的春天
我在电网铁塔组装现场
遭遇大面积米黄色的阳光
不远处，油菜花已经开满田野

旷野响起角钢互相碰撞的声音
电工在金属的声音里
回望家乡，那个小小的村庄
油菜花也一定开满了田野



何伟摄影作品

他还在高高的铁塔上
扳手指向太阳，抬高一寸
就可以把春天拉进一寸
他用扳手拍打钢铁
在沉默的钢铁里，仿佛要把春天
喊出来

悬崖上

第一次在悬崖上抢修
他悬于五百米深谷上空
撤除被雪凝压垮的铁塔构件
2008年的春天，在祖国的南方
他遇到史上最强的冷

他不断敲打铁塔，飞溅的冰花
纷纷而下。握槌的手近乎麻木
工作服绷得太紧了，他想换下左手
紧握的绝缘手套死死凝在铁塔上
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抽出手套

天底之下一片白茫茫
头发霜白，眉毛已结冰
他除了一颗心是热的
其他部位已麻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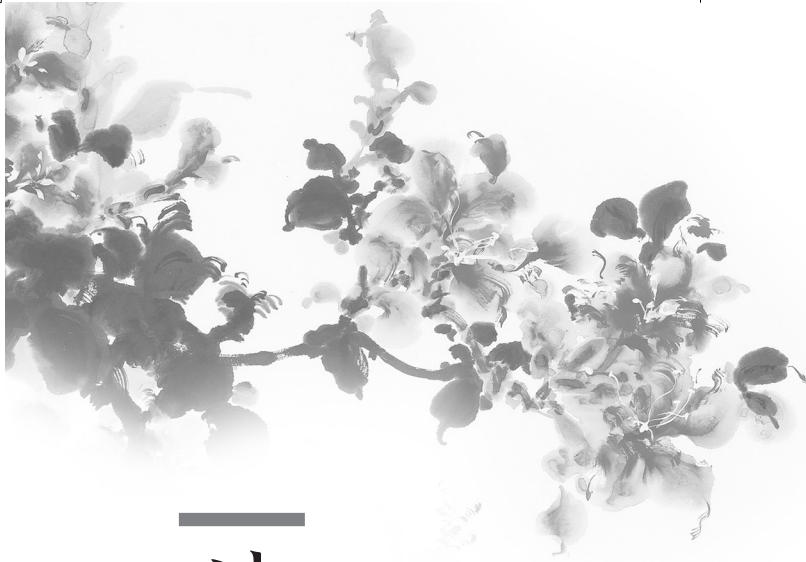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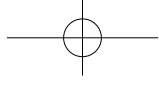
弓着身子小心翼翼爬行
在接近45度倾斜面上抢修
这绝不是一件诗意的事
我担心笨拙的铁件和他一起
一不小心就坠落

对光明和温暖的怀想
此刻演绎成一种形而上的行为艺术
悬崖边上，红旗猎猎
有后勤的队伍送来热乎的饭菜
他们在雪地里升起一缕炊烟
悬崖深谷、冰天雪地、人间烟火
还有红旗飘扬和抢修的剪影
构成一帧最美照片

（该作品获大赛二等奖，刊出时有删节）

姚瑶 本名姚友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歌集《疼痛》《芦笙吹响的地方》《烛照苗乡》《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侗箫与笙歌：一个侗族人的诗意生活》等多部。《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供职于南方电网贵州凯里供电局。

责任编辑：周玉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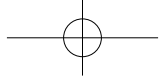


诗歌

照亮中国
关于电的七个比喻
奉献光明（组诗）
秋
心说

周启垠
吴伟华
管永生
邱 澎
刘艳芹





照亮中国

周启垠

1

那个铜片，意大利
那个铜片，在伏特的手上
转来转去
伏特把它放到盐水中
盐水泛出了泡泡
那个铜片，用他自己的紫红
给世界一种微笑

色彩，色彩，色彩
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斑斓
伏特把锌片也放到盐水中
铜片和锌片开始心心相印
这个时候，谁能够看到山
谁能够看到地
谁能够看到岩石，看到土丘
看到房屋，包括那些窗户里的剪影
窗户里的光亮……

是的，光亮是关键
人类的窗户开始亮了

那个铜和锌
用自己蓄积的山水
给人间眼睛一亮的机会
那个电池就诞生了

2

从意大利到法国
到德国，整个欧洲
开始有了电的光

一八七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这一天
中国上海，一个小小的灯泡
发出丝丝的光
一位叫毕晓浦的工程师
满怀欣喜地宣布——
这是电灯，这是中国的第一盏电灯
照亮中国
照亮每一个人的眼睛

是的，每一个人的眼睛都亮了
可是，有的人的眼睛却黯淡下去



他轻轻“哼”了一下
命令手下写出“电灯有患”的禁令
他诏告天下
“电灯有患，如有不测，将焚屋伤人，无法可
救。”
于是，这一盏电灯的光
慢慢熄灭

那个人，就是上海的官员道台
他用自己的行动
给历史留下嘲笑他的话柄
而一八七九，被称为一盏电灯的元年

3

奇异的“自来月”
是的，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夜晚
又一盏电灯
在上海南京路江西路的西北角
亮了起来，那是一个英国人
建起的一座电厂
上海电气公司出世

那纵横交错的电线
点亮的，不过是十五盏电灯
人们从那还很昏暗的光里
看到了一些苍凉
他们说这是奇异的“自来月”

这哪里是月亮
月亮里有嫦娥
有桂花树
还有吴刚，还有桂花酒
这些灯里，只有暗幽幽的光
让一个夜又一个夜
有了一丝丝说人话的思想
火把，松枝，油灯把持的夜
就在那种光里暗幽幽地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慢慢明亮

那些在灯下的剪影
读书，写字，唱歌，或者奔跑

把大地都涂出了更多阴影
学堂里的孩子们睁着眼睛
睁着油亮油亮的眼睛也仿佛电灯
报馆里，那些忙碌的人呕心沥血
睁大了的眼睛
把眼镜架轻轻提了一提
然后，按下那个开关
灭了

4

一九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夕阳西下，夜晚拉开大幕
北京宣武门东一间西式厂房里
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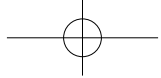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所有的人，不仅仅是脚步吓了一跳
浑身都吓了一跳
那大地上竖起来高大的烟囱
吐出了白烟
那个发电厂就这么诞生了

输电线过大街穿胡同
进入了附近的家家户户
那窗口映出七彩光芒

呵，中国的夜晚，原来如此明亮
呵，沉寂的生活，开始变得多彩

周启垠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散见《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出版有诗集《鸽子飞过》《红藤》《激情年代》、散文集《心灵贵族》《平步山水》等多部。供职于国家能源集团。

责任编辑：周玉娟



关于电的七个比喻

吴伟华

1

水，流水。或水流
润物细无声的水。上善若水的水
大江大河般奔腾的水
向下漫延、向上攀登的水

它的流动，是一首宁静的诗
是一支嘹亮的歌
更多时候，它回归到
水的永恒的属性
——持续不断地滋润万物

2

是火。如可以燎原的
星星之火
或是春风吹又生、顽强又勇敢的火
是火种、火苗、火把
焰火、火山
是热火朝天。是浴火重生

电是另一种火
带来能量
带来动力，带来速度，带来希望

3

电是光。它制造光
成为光
成为光明和温暖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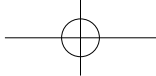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它照耀前方，抵达遥远的未来
它照亮梦想
成为辽阔大地上的丰美现实

“恩泽万物，因光明故”
电，有光的明亮，有光的速度
也有光的多彩
它直抵人心，送上属于电的祝福

电说——
“我为祖国点亮万家灯火”

4

是音符。缠绵，或跳跃；低沉
或高亢
像是一粒粒圆润饱满的种子
孕育出无数不同风格
不同节奏的曲子



无论是 50 毫安的催眠曲、安魂曲
10 千伏的进行曲
还是 500 千伏的协奏曲、交响乐
它永远是忠诚的陪伴
和守护

5

是拥有神奇魔法的画笔
给大地画上五彩，给大海画上辽阔
给浩瀚的夜空
画上月亮，和闪耀的星辰

给城市画上活力，给乡村画上生机
给劳动者画上热忱
给流淌的汗水画上钢铁的光芒
给用户的期待画上温暖
画上信任，画上美好
画上和谐

给追赶时间的人画上一盏灯
——持久的，明亮的

6

电是春天，或秋天。它深谙
开启四季的密码
能在瞬间准确破译廿四节气的秘密
让神州十二时辰如此真实
如此盛大

春华。秋实。这两个动人的词
就像是电的姓氏
血液里的基因

是电，让这世界变得如此绚丽
和迷人

7

是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一部分

它以电的方式，给中国梦
照亮诗和远方
给老百姓的期待涂上鲜艳的
红色的坚实底色

为绿水青山成为真正的
金山银山
安装上新时代的加速器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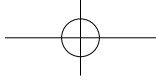
电就是电！它是水，是风
是太阳能
是煤。是核子反应
有时，它是巍峨的铁塔、逶迤的银钱
是 95598 这组数字
是手机上一条温馨的叮咛

有时，它是抢修现场
汗流浃背的运维工
是营业厅春风化雨的营业员
有时，它是悄悄经过你家门口的
电网规划员、客户经理
有时，它是你有求必应的“电保姆”
是你最信赖的一位邻居

是的，这就是电
——“人民电业为人民”的电
它牢记宗旨
总是以最朴素的姿态
安全、稳定地来到你面前

吴伟华 中国作家协会协会，中国电力
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三届高研
班学员。出版有诗集《无法隐瞒》《不再重来》
《关灯》。有作品获第七届中国长诗奖·最
佳新锐奖。供职于南方电网广东梅州平远供
电局。

责任编辑：周玉娟



奉献光明（组诗）

管永生

跳动的音符

以朝圣的心态
以虔诚的姿态
向上 向上
攀爬
市井喧嚣渐渐远去
蛙鸣虫吟渐渐远去

风乍起

骤然翻动线路工的日历
身体后的背景切入闪进
一瞬间
霞光映红脸庞
星辉洒落衣裳
流岚穿过指尖
冰霜凝成长睫

日子慢慢过去
步子慢慢抬升
此时的你仿佛定格
任凭岁月的刻刀在额头雕刻
任凭风霜雨雪一遍遍冲刷

向上攀爬

看风景人眼中的你
伟岸的身躯渐渐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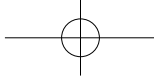
缩小成一个个音符
钻进银色五线谱
上下跳动 前俯后仰
在哆来咪发唆拉西间
转换
空中的你聆听着电晕定的调
地上的人抬头识读你谱的曲
一首奉献光明的歌
在各自心中流淌

电厂夜班运行工

总是在子夜醒来
朦胧中巡睨床头闹钟
总怀疑睡过时辰
直到确认时针位置方才定神
然后
坐定静等
等待分针
引爆闹铃

几分钟等待
为了赴一次
亿万年之约

每次坐在控制台前
都有一段穿越时空的故事



徐徐铺开
亿万年前森林古木
化为黑色精灵
炉膛中
燃烧的火焰
分明是远古太阳的魂魄
让人感受到史前炽热

亿万年雪山冰水
升华成无形之气
穿过汽轮机叶片丛林
挥洒奔放激情
归于平静
凝结成水
是巫山神女的泪
还是瑶池里的琼浆

让人浮想联翩
亿万年前水火
亿万年后邂逅
亿万年奇缘
汇聚成强大电流
点亮人世间万家灯火

你是这场旷世之约的月老
见证了水与火碰撞的激烈
当黎明前不再黑暗
你已将夜与昼牢牢焊接

管永生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
散见各报刊。供职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责任编辑：苏亚静

秋

邱 澎

总有风 在每一片花瓣上
留有痕迹
秋的季节
风里有雨 雨里是风
凋落铺满记忆
每次走近你 从艳阳到暗夜
从乌云密布到红霞满天
从不可直视的隐痛
到打开心窗
光阴的故事里
纷繁与平静
在一寸一寸撕扯

秋后是冬
我却在金色的稻田里
捡拾到了童年的盼望
那香醇的气息
来自风雨的历练

相遇
是季节留给我的生命烙印
那些在凋零中的叹息
被我收起
秋天
满目的金色
是生命中最暖的



光影

二

叶的凋落
总把离别演绎得
依依不舍
风的无情
没有故意
这是前世的轮回

叶儿 四处飘零
落满小径
杂乱的脚步里
听不见低吟

每一场秋雨
在狂风大作里倾吐所有的痛
刹那间 整个世界都被放在水上
那漂浮在水面上的喧嚣
让夏的炽热
消失得悄无声息

落叶和路旁的小草
相互致意 它们
保持着最初自己
还把羡慕的目光给了
在风雨中一直站立的树

雨后天晴
清晨的第一缕霞光
让那些相拥时的生疼
被过滤
有一种清澈
是回眸时的
深情

三

雨夜
雨水把写在玻璃上的字迹
淋得 七零八落

心跳的声音
合着雨的节律

昨天的春光明媚
在一场雨里
变得迷离

陷入泥泞的步子
想起曾经高举过的旗帜
曾经挥舞手臂的呼唤
以及那份守候
深情如混杂在雨水中的泪
流向岁月的深处

苦苦的挣扎中
攥紧的是
坚强的站立
脸上的泪 用手擦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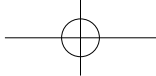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站起身
才看清岁月
不可拥有

捧起一把泥土
证明生命的存在
保持站立的姿势
告诉自己生命坚强
活着就应该充满眷恋
如果能看到一朵花开
请相信春漫四季……

那些没有雨的季节
给予我的温情
一直绵延着
眷恋
也一直绵延

四

秋天的雨一来
云贵高原就会降温
在冷与热中



就像爱和不爱
纠结的结果
就成了岁月的沧桑

这个秋天
那片红叶从凝望的山坡
一直伸到窗前
日子让它红得发亮
那里的故事
带着一丝忧伤
在风的摇曳里
成了记忆

想起那首歌
“又是一个秋天的季节
我独自一人看红叶
满山红叶依旧

相思绵延不绝
在爱的枫林里
相思的泪
浸透了红叶……”
情不自禁哼唱起来
不知道是唱给自己
还是唱给岁月
那些美妙的旋律
就这样缠绵了整个季节

邱澎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滇池》《云南政协报》《云南画报》《大理文化》《大理日报》等报刊。出版有诗集《在洱海边等你》。供职于南方电网大理供电局。

责任编辑：苏亚静

心 说

刘艳芹

孩子，这空白如此盛大

如果非要说出一个名字
作为给你的十八岁成人礼
孩子，我想我会选一只纸鸢送你

你要学会仰视。这个世界
有些事物并不一定比天空低
比如孤独和欲望
比如一朵花开时的慌张
你尚未发芽，孩子，但要知道
幸福和悲伤一律高过我们的头顶

一直没对你说不出的话
还是不能说。给你写在信里吧
就像我年少时写过的日记
你看，纸张已备放多时
除了中间一道浅浅的折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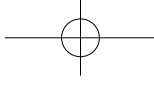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原谅我，最终留给你的只有空白
它如此盛大，远远超出你我的预想

父亲，人间已灯火通明

父亲，您走的时候
屋里只有一盏老式的油灯
照着您枯黄干瘦的脸
也照着全家人的惶恐与不安

您走得那么安详
定是习惯了黑灯瞎火的日子
认下了您不该认的命
那天没有风
却有着冬月里从没有过的冷

哦，这么多年过去了
父亲，您在那里还好吗



母亲还好吗
我们一起放牧的马儿还好吗
六岁的我也还好吗

父亲，天亮由不得您等，天黑也是
您来过的人间
已灯火通明

春天

千山鸟飞绝
留下来的人，以一座空山
敲击另一座空山。错过的依然错过
迷失的将不再迷失

空山之外，始终没有一场雪
携北风与我相认
这多少让人失望和难为情
以至于，这个冬天因为过于安静
而难辨真伪

以至于，我一想到春天
就有了再生之心
一季的桃花太短，梨花带雨
最先打开的杏花白——
再多的绽放
也不及迎面遇见你

我们都是头顶钟声的人

许多棘手的问题
在白天找不到答案
黑夜里也不会有
灯火退去，万物重陷新的深渊

有时，这深渊也横过来
甚至有些崎岖
而它们最终会形成一个
共同的走势，供钟声辨认

星辰之下
我们都是头顶钟声的人

有时顺势而为
更多的时候背道而驰

一个人不能长时间走夜路
走得多了，会对阳光产生怀疑
钟声也是：久了
会忽视万物的流逝

雨，还在下

下了一天一夜的雨
依然没有停下来

停不下来的，还有我
在白昼和黑夜的轮回里
抒写与被抒写
修行与被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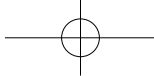
雨不停歇
出于对夏天的亏欠
我一路行走
除了对远方的礼赞

还有一只永不熄灭的灯盏
在生命必经的滩涂
照着我的赤足
和泥泞的人间

拾荒者

冬在四面埋伏里
越陷越深，迟暮者依然对春天
怀有不轨之心
小雪的雪还在路上
阶前没有送信的人

该落下的都已落下
不该回落的，追着时间的尾巴
写不朽，风声更紧了
告密者的嘴巴不肯交出转世的桃花
谁在遥望？众山皆空
途中没有送信的人



拾荒者一手捡拾影子
一手捂住铃声。万径踪寂
远方没有送信的人

借雪

借一片雪花飘飞
向远山和候鸟交出心事
借用洁白，漂洗尘世的罪恶
让绿色回到草原
风，回归泄密者的琴孔

让菩萨回到内心
祈祷回到香火
诵经者重拾木鱼
花儿粉饰太平，神和人各司其职

哦，白也掩饰不住一颗贪心
实话告诉你吧
我只想借一瓣儿雪聪
对残缺的人间施以救赎——
失语的人，有权对天空
大声喊出：不！

月亮之上

月亮之上
如果真的月有月宫
月宫之外，永远是那个寂寞的
守城人。我宁愿相信
夜空上每一颗闪亮的星星
都是他的眼睛
俯瞰人间，万花盛放

万家灯火里
我愿是那轩窗下最柔软的一朵
在不经意打开的瞬间
与一束迟来的清辉相遇
交汇又错过

人们在意的，多是

他身边的金碧辉煌
歌舞升平。而我独爱他孤单的样子
像极了秋夜的未名湖畔
倚风而立的吹箫人

时光碎片

美人迟暮。茶未尽就露出了杯底
我也是被秋风扫落的一部分

这些年几易新居，弃旧物如掷敝履
唯有那些泛黄的锦书
一直被保留至今

不忍看，原装的箱体已满目疮痍
一把小锁锈迹斑斑
这一小块儿尘世
多像黑白色的底片
躺在自己的草木春秋，再无风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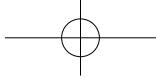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我无法说出它们存在的意义
如同无法告诉你流逝，肉身和庙宇
就是这样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我还是会无端欢喜或泪涌——

那些字依然清晰，泾渭分明
时间是一个大词，它赐予你又掏空
你我都无能为力

走出半生
我依旧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女子
爱独处，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小洁癖

刘艳芹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作家文摘》《北京文学》《诗选刊》《诗歌月刊》等文学期刊。出版有诗集《陌上春几行》《忽如故人来》、散文集《一剪风烟》等。

责任编辑：苏亚静



文艺评论



史料中透出诗情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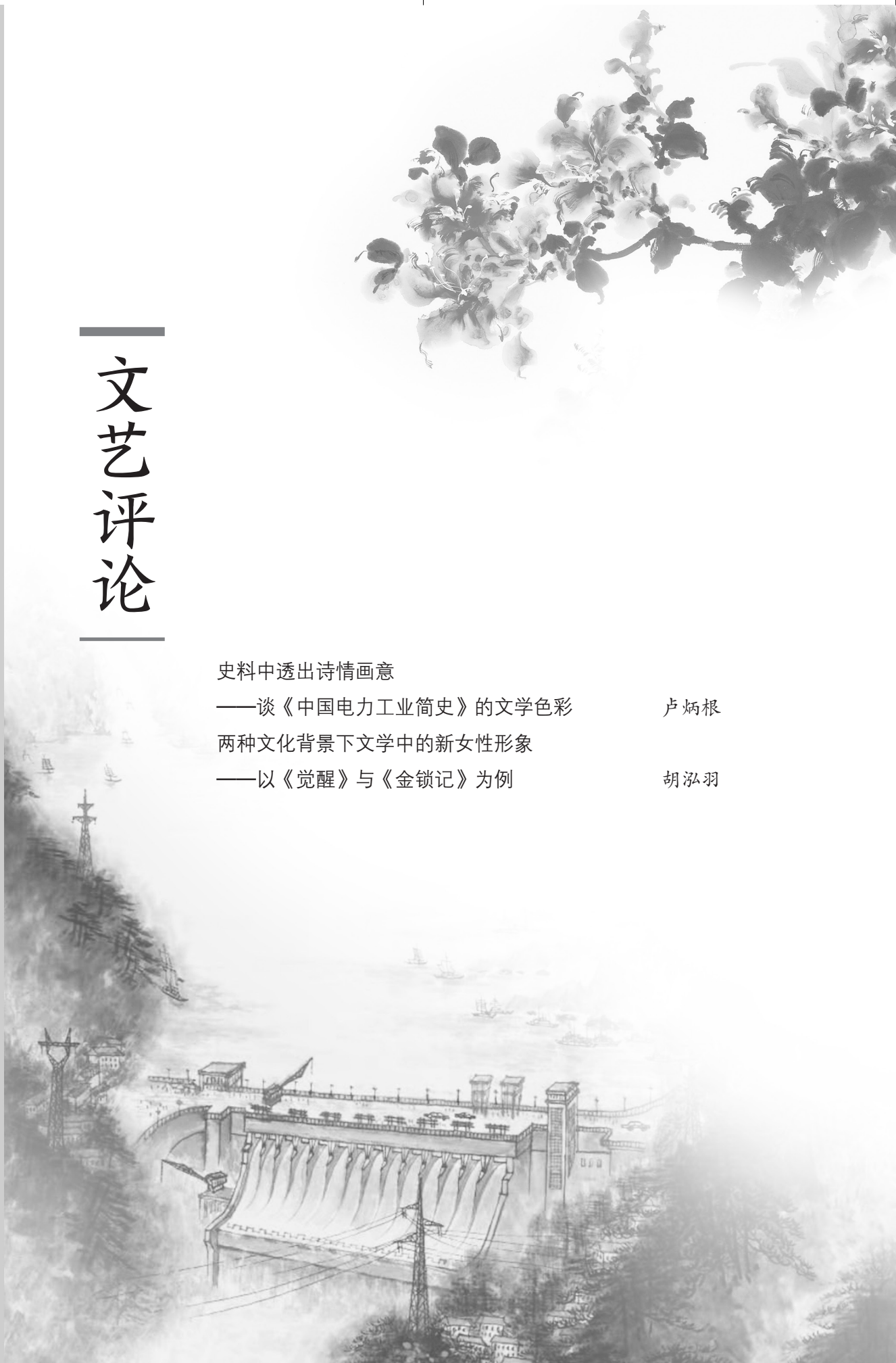
——谈《中国电力工业简史》的文学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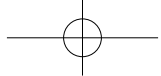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卢炳根

两种文化背景下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

——以《觉醒》与《金锁记》为例

胡泓羽





史料中透出诗情画意

——谈《中国电力工业简史》的文学色彩

卢炳根

电力作家陈富强编著的《中国电力工业简史》（以下称《简史》），16开本，近42万字，有着沉甸甸的手感。一部承载140年电力岁月的书，在我的双手中，让我爱不释手。

我在电力院校求学5年，又在电力行业深耕40年，退休后在电力行业协会服务8年，有着先后在水电、火电和供电企业的从业经历。如今，我还在浙江湖州市老年科协的岗位上服务，做着与能源电力相关的课题调研工作，十分关注与电力相关的信息，并为政府相关工作建言献策。

我对电力企业和电力人充满了情感。在阅读《简史》时，我从书中品味到了浓浓的文学色彩。《简史》应该是一部写电力史的报告文学作品。循此而言，我的这篇读后感也可以划入文艺评论的范畴了。

翻开《简史》，目随字移，心随情走，书中呈现的所有画面和镜头时而清晰，因为我曾经参与其中；时而陌生，因为我与其所述距离遥远；时而愉悦，那是因为我曾身临其境，付出过辛劳……总之，随着我读《简史》的一页页一行行，过往的岁月就在我的眼前重新涌现。读到情辞优美之处，我击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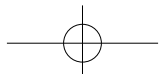
感叹——文字中透出的诗情画意让我动容。

结构框架宏大而简洁

140年的时间跨越，书的结构要如一座结构浩繁的大厦，梁柱墙檐缺一不可，这样才能让读者在走进这座大厦时不会眼花缭乱。陈富强犹如工匠一般，轻车熟路，舍去繁冗，取之简洁明了，构筑起电力史料的大厦。

全书仅以六章的篇幅就将中国的百余年来电力工业史高度浓缩于其中。第一章“东方启明”中，作者以五个小节内容叙述了晚清曙光的熄灭，上海第一盏灯光的闪耀，电力工业“啼声初响”。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引领中国的电力工人走向光明之路。文中说道：中国的电力工业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一章内容实质上也为全书指明了思考方向。

再看第二章“筚路蓝缕”，作者亦用五个小节的篇幅对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我国经济建设的五个时期：“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恢复性整顿转折时期”。这个时期，





电力工业发展时而顺利而行，时而磕磕绊绊，时而蓄势待发。这个部分将那段时期的历史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部分尽管篇幅不长，但所述内容时间跨度长达30年，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为电力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

如此这般的结构模式在全书其他章节中，亦得到充分展示。

书中各章节段落循时渐进

编著者陈富强牵时代红线，落重要节点之墨，展史料本来面貌。如《简史》第三章“凤凰涅槃”的第三节“电力体制改革路径探索”，作者写的内容让我感到很亲切。

凡经历者皆有体会——改革走什么路，怎么样改革？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用了几年时间，在各个层面上进行探索，最终形成了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的“二十字方针”，即“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方针。这个“二十字方针”，是20世纪80年代电力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同时亦为今后电力工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各项改革，提供了创新的基础，指明了方向。

我对这“二十字方针”非常熟悉，它为当时电力建设资金短缺找到了“金钥匙”，如出售用电权、集资办电建电网、发行电力建设债券、利用外资办电等。电力人用这把“金钥匙”，打开了各地缺电少电的“瓶颈之锁”，为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和繁荣国民经济注入了动力。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于浙江某电厂任职，也曾从事过与地方政府部门集资办电“来煤加工”、下达用电量计划指标的分支业务。也就是政府与电厂方签订合同，组织运送煤炭送到就近电厂，由电厂按矿发煤炭指标重新检测并核定煤价，确保煤炭指标在可安全发电的前提下，与库存煤混合掺烧，然后按煤耗指标核定供煤方应有的供电量（按每发1千瓦时的电所耗用的煤炭量核定供煤方可以获得的用电量）。最后，由省电力公司“戴

帽下达”（当时由政府管理电力的部门下达用电量指标，其中指定给某个用户的用电指标，习称“戴帽下达”）用电量指标给所在地区。这样既缓解当时电煤紧缺情况，又解决了地方用电紧张的情况。这种模式，在当时曾经流行了一段时间。

书籍目录的版式设计鲜明新颖

打开《简史》目录，我顿感醒目，新奇的是目录标题栏采用三重文字竖横结合的版式。这在我所见图书中极为鲜见，让读者有一种站在高处、统窥全书内容结构之感。

全书的“电气时代的中国之光、新中国电力工业风雨兼程、体制释放的巨大能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电力工业的历史转折点、电力央企的新使命”六个板块标题，对应于“东方启明、筚路蓝缕”等六个章节标题。这六个板块涵盖了各章节一共113个小标题。目录层层递进，让读者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目录的这种排版布局，做到了与《简史》内容脉络高度吻合。编著者与出版社编辑匠心独具，有巧思妙想。

全书叙述细节典型生动

我看到第四章第二节之六“水电奥运”，其中有机组国际招标与国产化的内容，印象深刻。三峡电站水电设备采购项目因单机容量最大、直径最大、质量最重而被全球著名水电制造厂商冠之为“水电奥运”。陈富强在文中翔实展示了该电站左岸机组的外商供应设备的过程，笔墨重点留在了右岸部分机组如何加快国产化改造的进程上。终于，中国国产水电单机进入了70万千瓦的时代。这个细节的取材，典型而生动。更为可喜的是，直至后来“2017年8月开工建设的白鹤滩水电站，更是以国产单机100万千瓦的雄姿，屹立在世界水电之巅峰”，这样精彩的细节叙述，在全书各章节中比比皆是。

我进入电力行业先是作为电站建设者，



于1970年先后到富春江水电站和乌溪江水电站建设工地工作。两站均在“大跃进”时期开工建设，因各种原因经历了停工缓建、复工和建成投产的阶段。富春江水电站首台机组1968年年底发电，1977年，全部机组成投产；而乌溪江水电站是1979年9月首台机组发电，全部投产是在1980年。两者的共同特点就是单机容量小，从2.6万千瓦到12万千瓦不等，总装机也只在30至37万千瓦之间（其中富春江水电站总装机29.72万千瓦，乌溪江水电站为37.2万千瓦）。我在浙江水电建设的从业经历与《简史》中所述的“水主火辅”和电源项目的大干快上内容相吻合。

弹指一挥间，我国水电站的单机容量从几万千瓦起步跃升至如今的百万千瓦。抚今追昔，这是非常值得书写的一笔。

全书文字语言形象流畅

纵观《简史》全文，文字简练，形象生动，虽为史料而文字没有丁点枯燥乏味，反而是文字语言形象流畅。章节冠名栩栩如生，如“凤凰涅槃”等。小节用词充满诗意，如“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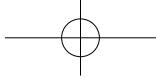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火阑珊，城市依然温暖”等。字里行间充满诗情画意，如谈到风电光电中的“风光，大自然的馈赠”“风力发电唱响‘大风歌’”“不尽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等。通读全文，我发现，全书几乎每个章节、每个页面中都有如此生动形象的字句，值得读者慢慢咀嚼体味。

全书的文学色彩浓厚。

电力文学界的人和浙江电力行业内的人都知晓，编著者陈富强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多重身份，且在文学创作领域尤其是报告文学、史传文学等方面多有建树。他有《中国亮了》《铁塔简史》等多部文史兼备的著作和《一盏灯的光荣史》等多部报告文学著作。能将枯燥的电力史，演绎成一部既有史料又有可读性的文学作品，恰似一盘荤素搭配、色香味形俱佳的美食被端到了读者面前。

读者开卷有益也掩卷而有思

正如陈富强在本书前言中所说：“……力求做到结构简洁，叙事准确……史料翔实，考证



陈军摄影作品

严密，细节生动，叙述流畅，让读者能在相对较短的篇幅内，手握一卷，读懂中国百年电力史……”我以为，陈富强做到了，且做得很圆满。任何一位初入电力行业者，只要手握此卷，便能从中受益。

开卷有益，纵览《简史》，你会对中国电力工业140年的历程有所了解，对其中的发展过程也会有较为全面的把握。

掩卷而思，一个个问题跃然纸上，那就是走什么路、什么是航向、动力是什么、保障又是什么等，书中皆有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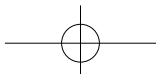
掩卷有思，答案就在《简史》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中。在这里，陈富强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电力人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与时俱进，共创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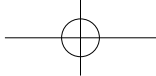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从文学的基本原理出发，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从诞生起就具有三大功能，即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读者受到作品的启迪，辨别真理与伪识，这是教育功能所在；读者从作品中感知美的存在，接受美学熏陶，这就是审美功能所在；而读者了解了作品所展示的历史阶段，并为某一个历史事件所启发，那么这就是作品的社会价值了。我以为，《简史》已体现了这三大功能。

如今，我国正由世界电力大国向世界电力强国迈进，电源电网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卢炳根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散文作品散见《脊梁》《新民晚报》《国家电网报》《亮报》等报刊。供职于浙江湖州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两种文化背景下文学中的 新女性形象

——以《觉醒》与《金锁记》为例

胡泓羽

美国作家凯特·肖邦和中国作家张爱玲都是她们各自文化背景下的杰出女性作家。凯特·肖邦的长篇小说《觉醒》和张爱玲的长篇小说《金锁记》，是各自文化背景下女权主义思想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女性物化、性别规范和双重标准，以及女性的性压抑——相互呼应，共同描绘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东方和西方女性面临的系统性困境。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读者可以通过文学视角更好地了解当时女性的困境，同时了解中美在社会文化上的异同。

对女性婚姻困境真实而准确的反思

凯特·肖邦的《觉醒》是美国文学界无可争议的女权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这部小说一出版就引发剧烈争议和质疑，直至1960年才获得广泛的认可。美国女权主义学者伊莱恩·肖沃尔特和珀尔·西尔斯特德都高度肯定这部小说对于女权主义文学的意义。

《觉醒》中的女主角埃德娜·庞特利埃是具有标志性的文学女性人物之一。英美文学中女性人物的传统形象通常被“天使-魔鬼”的

二分法所限制，她们要么是诱惑和灾难的化身，要么是顺从和纯洁的形象。凯特·肖邦在《觉醒》中创造了埃德娜。她身为已婚妇女和孩子的母亲，却发现自己并不能在婚姻和家庭中得到认可，而是希望活出自我。在努力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中，埃德娜与女钢琴家交流，去了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发生了婚外恋。这给她带来了痛苦，也带来了更加广阔的认识人生的视角。这样一个忠于自己、忠于欲望的“新女人”的形象在当时的美国文学中是稀缺的。

通过《觉醒》，凯特·肖邦写出了作为妻子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困境，她们必须服从于丈夫和生育等无形的规则。虽然《觉醒》在1899年发表后受到了严厉的攻击和批评，使凯特·肖邦的文学声誉受到了损害，但它后来作为女权主义文学的关键作品获得了重要的认可，也证明了肖邦的女性主义思想超越了她所在的时代。

张爱玲作品中的大多数新女性形象都带着旧文化的沉重束缚。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封建思想的启蒙运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倡新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中国古典文化遭到激烈的批判。在那个时期，反传统作家和非墨守成规者在文



学领域兴起。“反传统、反儒家、反古典中国”在1917年的《新青年》杂志中出现，八股文文体被抛弃。这一时期，更多的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女性作家出现，如庐隐、萧红和丁玲。张爱玲作为第一批完全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国女性作家之一，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女性主义思想开创了那个时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天地。她的作品《金锁记》被当时的翻译家、作家傅雷描述成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1944年出版的《金锁记》讲述了曹七巧的故事。曹七巧继承了东方女性特有的忍耐性格，骨子里又有反抗精神。她在痛苦中挣扎，试图与当时的社会规则斗争，但最终陷入物质欲望的漩涡并成为“家庭的工具”。可以说，曹七巧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影响，却还是被牢牢地囚禁在旧思想的笼子里，饱受撕裂的生活之苦。

比较《觉醒》中的埃德娜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我们发现，她们与一些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形象一脉相承。她们的新女性形象源自模特“娜拉”。娜拉是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可以说，娜拉是19世纪下半叶女性主观意识的文学体现。在娜拉的“领导”下，那个时代小说中女性逃离家庭的故事盛行：在胡适的话剧《终身大事》中，知识女青年田亚梅为了追求婚姻自由而离家出走；在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中，冷清秋看透丈夫的本性离家出走等。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许多作者开始想象娜拉离开家庭后的生活。鲁迅在他的《伤逝》中写出了这种可能性。女主人公子君在被爱人涓生抛弃后回到了封建家庭，最后在绝望中死去。这些小说中的故事有可能演变成对现实的真实描绘。作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被丈夫抛弃、在社会上没有收入的女性会发生什么？她们要得到幸福似乎是不可能的。

文本中的文化背景差异

“新女性时代”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894年。当时的英国小说家莎拉·格兰德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群有着觉醒的思想和新的自我意识

的女性。24年后，也就是1918年，中国文化学者胡适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到了“新人”这个词。在当时的背景下，“新女性”通常是指那些在爱情和婚姻中获得教育和自主权的城市自由女性，特别是摆脱包办婚姻束缚的女性，如五四时期的女知识分子。

凯特·肖邦和张爱玲创造的女性角色埃德娜、曹七巧，是女作家在各自文化中创造出的女性的代表。两位女作家都经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洗礼，并遭遇了作品面世后被诽谤和排斥所带来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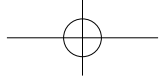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比较研究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父权社会中性别规范的压迫有相似之处，但小说中人物的反抗方式完全不同：埃德娜的反抗是理想主义的、无情的，而曹七巧的反抗是有限的和适应性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我想应该是中美两国之间文化背景的差异：埃德娜和曹七巧都深陷不幸婚姻的困境，但两种婚姻的稳健性和破坏性明显不同。在《觉醒》中，作者描述的社会有让女性成为完美的妻子和母亲的无声规则，这些无声规则由女性自己强加，本质上是不合法的。有婚外情和离婚的女性将承受社会上的道德压力，但对女性身体不会有明显的惩罚。

在《金锁记》中，作者描述的社会背景是严格禁止女性发生婚外情的，一旦被发现有婚外情会遭受严酷的惩罚甚至失去生命。在曹七巧所在的封建家族中，这些规则从未消失。例如，一个女人只能通过自己的忠诚——无论是否生下男婴——以及她对丈夫和家庭的服从来获得自己相应的地位。

因此，尽管当时没有被公众接受，凯特·肖邦仍然认为埃德娜打破了传统的藩篱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而张爱玲则把曹七巧塑造成一个不幸的女人。两位女作家承担的风险同样严重，她们已经通过小说来揭示那个时代女性生活的现实面目。

文学中的新女性和她们的影响力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新女性的诞生本身就是个巨大的争议。在激进派看来，新女性摆脱了父权秩序的压迫，在新兴的女权主义运



动下能够寻求个人自由；然而，在保守派看来，这些新女性通过颠覆家庭幸福，对公共秩序和良好习俗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新女性的形象在当时的一些女性眼中是有两面性的：她们是先进的，但仍然被旧世界束缚，同时又无法受控制，因此很离谱。简而言之，观众接受新女性，虽然不是完整的，但他们是接受那些被赋予罕见的非传统思想和礼仪的女性。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代表了一群新女性。

在《觉醒》和《金锁记》中，两位作家都创造了“完美女性”。在《觉醒》中，作为埃德娜的密友，阿黛尔·拉提格诺勒无法与埃德娜的痛苦产生共鸣。她是一尊完美的“美德雕像”，喜欢把自己交给丈夫和孩子，她认为这样的女性正是社会需要的，所以心满意足地生活。个人愿望与社会强加的母亲责任的不匹配，是埃德娜所有的痛苦和反抗的根源。

在《金锁记》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不匹配。曹七巧的妯娌是一名完美的妻子。她对丈夫的风流成性从容接受，对曹七巧的刻薄言辞充耳不闻，也对来自其他男性的挑逗置之不理。相比之下，曹七巧是被社会排斥的疯女，对家庭规则和生活抱怨不断，对其他男性的诱惑持矛盾态度。

尽管埃德娜和曹七巧的“生活时间”相距半个世纪，却面对着同样的苦难。埃德娜经历了来自丈夫的严格控制，丈夫看着她就像盯着“宝贵的个人财产”。《金锁记》所描绘的时代，社会动荡和文化冲突加速了新女性的觉醒，但也加剧了新女性的痛苦。一方面，限制女性自由的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大部分女性仍被困在儒家思想所倡导的道德准则中，困于痛苦的婚姻和无法逃避的家庭；另一方面，随着婚姻自由观念等的兴起，女性部分地获得了自主权，但她们没有得到与男子同样的保护。在这个时代，女性受到旧制度的“监禁”和新制度的“伤害”的双重折磨。旧封建家庭的衰落导致了女性的精神扭曲和灵魂残疾，传统的父权社会给女性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

更重要的是，尽管自我意识已经被唤醒，但大多数新女性最终还是别无选择，只能意识到自己真正渴望和追求的自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中城堡。曹七巧获得真正自由和大量的财产后，和家人分离独立居住，但她发现自己仍然不能得到期待的爱，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她给自己戴上了“黄金的枷锁”，并使用她所有的能量来折磨周围的亲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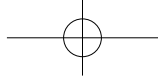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女性只有获得独立的经济自由，才能获得真正的婚姻自由。在这一点上，凯特·肖邦和张爱玲两位女作家无疑看得更透彻：在数千年父权社会的训练下，如果整个社会没有进步，女性的独立只会造成一个接一个的悲剧结果。

也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埃德娜和曹七巧的结局也不同。面对“监禁”和痛苦，埃德娜和曹七巧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寻求解放和自由。埃德娜认为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可能会得到自由。来自底层社会的曹七巧认为，在痛苦的婚姻中唯一的收获是财富。让人遗憾的是，虽然不同阶层的女性努力的路径不同，但她们的最终的结局都是悲剧的。埃德娜选择走进大海结束生命。这“抗议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道德枷锁强加于人类的欲望”是典型的美国悲剧精神的结局。她不愿意放弃自由，选择牺牲生命。她选择的方式——进入海洋，进入未知——是美国精神的另一种表现。

曹七巧只能在混乱中度过余生。东方儒家文化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伦理道德规范。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这是道地的东方精神：明哲与解脱，可同时是卓犷、懦弱、懒惰、虚无。”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位女主人公以不同的态度进行同样的反抗，以不同的方式导致同样的悲剧结局。那个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刚刚开始，自由和平等的环境尚未建立，新生的新女性不仅没有独立和自由的身份，甚至缺乏独立和自由的想象力，都还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独立、自主和自由。

责任编辑：周玉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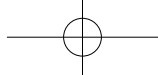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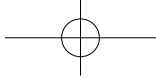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新人新作



归 (小说)
检修经历 (小说)
姥娘家印象 (散文)
夜幕里的身影 (诗歌)
铁塔汉子 (外一首) (诗歌)
山海路灯 (诗歌)

王维敏
朱晓超
王永福
冯惠新
邵信彰
余继乾





小说

归

王维敏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于故乡的感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因为故乡承载着童年，那是一个人梦想开始的地方。对于根叔来说，故乡更是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根叔大名刘根，从水电学校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他的故乡——万源市大竹河镇的一个变电站。随着工作内容的不断变化和电力行业的不断发展，他的生活圈也从大竹河镇到了万源市，再到达州市，在不断放大改变。

2015年，作为一名即将退休又熟悉农村情况的老党员，组织决定派根叔去村里当扶贫干部。根叔知道这个决定后，愉快地接受了。2016年8月，他被选派到万源市大竹河镇贺家湾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贺家湾村距离万源城区四十几公里，距离达州城区一百多公里，地处偏僻，山高陡坡，自然条件恶劣，是省脱贫攻坚重点帮扶村。被选派去这里驻村扶贫，根叔的家人很不理解。他们认为那里太辛苦了。根叔常年奋战在生产一线，现在要退休了，

组织应该考虑一下多给他点时间陪伴家人。面对亲人的质疑，根叔斩钉截铁地说：“组织选我去，就是对我的信任，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必须无条件服从安排！”

贺家湾村有一户独居老人，子女常年在外打工无法回家，根叔便主动担当，为她排忧解难。2017年夏天，天气炎热，大娘家的猪刚下了小崽儿，猪圈高温，小猪奄奄一息，大娘急得直抹眼泪。

根叔听说了这事后，立马赶了过去。当他得知一些大型养猪场会在夏日给猪吹空调降温时，灵机一动：“咱没有那个条件，但咱可以给猪吹风扇啊。”说罢，他立马从摩托车后座取下一圈电线，在猪圈里忙活了起来。不一会儿，小猪在电风扇吹出的风的安抚下，逐渐精神起来。大娘对着根叔直竖拇指。

贺家湾村是地方电力公司的供区，供电设施相对落后。2018年遭遇一次局部洪灾后，村里的电线杆倒了，电力公司又不能及时派人来修。根叔就组织村民去抢修，自己带队。由于工作太晚了，天黑路滑，他骑摩托一不小心，滑到了悬崖下的一方



水田里。夜晚，他怕打扰村民休息，就没有呼喊，一个人忍着疼痛爬上悬崖，悄悄回到了村委会。第二天早上，当村里人发现他还留在田里的摩托车时，才知道了一晚上发生的一切。

从2016年被派驻到贺家湾村到2019年退休，根叔一直在贺家湾村做驻村干部。在贺家湾村做驻村工作几年中，他直面困难，不畏挑战，带领工作组爬山路、钻山沟、察民情、访民意，走遍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编制完成了《贺家湾村5年工作规划》，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贺家湾村的村民，每次提起他的名字，都赞不绝口。

二

退休后，根叔在城里生活了两年。2021年2月25日，当看到电视新闻里提到“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时，根叔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决定回乡下老家去住。他总觉得一年365天，天天都围着孙子、儿子、老婆子的日子实在无聊。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的时候，他们认为根叔疯了。一个在农村生活惯了不习惯城市环境的老头回乡下去还算正常，但是根叔是读书从农村出来又在城里生活了半辈子的人，现在要去乡下农村生活，这实在是让人不能理解，也让他们不能接受。

“爸，你为什么要回去呀？是我惹你生气了，还是和我妈吵架了？”儿子没好气地问。

“都没有。”根叔语气很平和。

“那为什么？”儿子追问。

“和你说了你也不懂，我和你妈说……”根叔说。

“老太婆，我想回乡下老家生活几年，我想念老家，想念那泥土房子，山间薄雾，布谷声声，淙淙溪水……还有那山那人那习俗。听说老家现在脱贫摘帽了，我要回去看看，看能不能再为家乡出一些力。你看行不行？”根叔问妻子。

“我看不行！你这个老头子犟得很，我没文化，这辈子我也当不了你的家，是你把我从大山里领出来的，但是你也别想让我和你再一起回去了，我就在这里看孙子，要回你一个人回。另外记得按时吃药，别让高血压拖累了你还有我。”妻子回答得干脆。

“好的，我也没打算让你和我一起回去！”根叔说。

就这样，根叔这个倔老头，大包小包地回老家去生活了，一路相伴的，就是头顶上故乡的太阳，还有太阳下面吹着的一缕清风。

“等着看吧，过不了几天，你老汉就会回来了。”根叔走后两天，妻子对儿子这样说。

小区里的邻居也都议论纷纷，刘根抛下孙子、儿子、老婆子回乡下农村去生活了，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渐渐地，人们习惯了根叔不在小区的生活。每个人都是别人生活里的过客，你我也一样。除了根叔的老婆、儿子记得他，其他人都忘记了，连他经常接送的孙子也很少说起了。

三

根叔终于回来了，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土。欢迎他的有山间薄雾，有布谷声声，有淙淙溪水……但是没有几个人。

根叔回到自己家的老房子里，看到了一地的青苔，满屋的蛛网，还有房顶上破瓦片缝隙间透下来一缕阳光。“这屋子是没办法住了。”根叔想。

他想看一下左邻右里的房子是怎么样的，才注意到自己家的房子还是很好的，别人家的更不像样，有些只剩破墙烂瓦了。

留得住的是记忆，留不住的是乡村原来的样子。原来记忆中的那个家，已经不在了。

“根叔、根叔！”正在根叔惆怅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喊，原来是村主任谢德强领着



弟弟谢德福来了，旁边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

“这是根叔，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文化人，第一个吃到商品粮的人，也是第一个农转非的人。”谢德强说，“这是小刘，大学生，现在我们村的第一书记。”

“不要扯什么老黄历了，我一个退休的老头子，不能和现在的年轻人比，已经是被拍在沙滩上的一代了。”根叔自嘲。

“根叔，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有什么事吗？刚刚听二娃子说，和他一起下车的是个城里人，我猜可能就是，马上就和小刘一起来看看，结果真的就是你。我们村已经建了新农村了，就在谢家坪那边，我们过去看看吧。你家的房子也不能住了，你就去村委会值班室住吧，那里有空调、电话、电视机，虽然赶不上城里的居住条件，不过你还是能够睡个好觉。”谢德福高兴地说。

四

就这样，根叔就暂时在村委会住下了。

根叔的老家万源市大竹河镇，地处大巴山腹地，地理位置处于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上。山脚下的溪流叫作白杨溪。白杨溪的溪水随着山势弯弯曲绕，流进任河，后又流经陕西紫阳，在安康汇入汉江。

山那边的万源市市区里的后河却奔去另外一个方向。它弯弯曲绕的方向是达州市宣汉县，在宣汉县普光镇与中河、前河交汇，形成州河，州河与巴河交汇形成渠江，最后汇入嘉陵江。

因此，从流域上讲，大竹河镇属于汉江流域，而万源市则是在嘉陵江流域。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流域，而不同流域里的人却同属一个地区管理。

过去，根叔的家庭条件极差，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才终于走出了大山。没有想到，等他老了却又回到这山中来了。

第二天早上，山间的鸟鸣声和村里的

鸡叫声把根叔吵醒了。根叔大口地呼吸着山里的新鲜空气，在山里兜兜转转。他看到曾经种过庄稼的土地现在种着一片一片的茶树、花椒树、核桃树等。村委会旁边农业合作社里的茶香时不时地飘来。在通往溪边的路上，那是自己家曾经的自留地。父母去世后，他们没有回来耕种过，里面也种了花椒树，大的都有碗口粗了。再往下面走，他看到了村里成片的鸡舍。鸡舍里的鸡都有半斤大小了，守护着鸡舍的中华田园犬看见根叔这个陌生人，疯狂地叫了起来。狗的主人被吵醒了，站在门口看了一下根叔，打招呼，问候一声：“大爷你找谁呀，还是要去哪呀？”

“我谁也不找，我就想在这里转转看看。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呀？”根叔问。

“我叫谭家清，那请问你是谁？”那人问。

“我叫刘根，也是这里的人呀！”根叔说。

“哦，你是根公呀？你是我们村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村里人都知道你，我爸是谭松雁，我爸说你为我们村村树立了一面旗帜。”谭家清说。

“我知道了，你爹比我矮一辈，我读书的时候，你都还没出生呢。一转眼都已经接近40年了，你现在多大了？”根叔问。

“我今年35了。”谭家清回答。

“没有出去打工？”根叔问。

“没有，村里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大部分都出去了，我父母身体不好，再加上两个孩子也小，我觉得没有必要出去打工，就待在家里面养鸡，勉强糊口。”谭家清回答。

“哦，挺好，挺好，挺好！”根叔连连说。

正当根叔准备继续往溪边走的时候，谢家兄弟和小刘追了上来，他们非要拉着根叔回家吃饭。

谢家兄弟的房子就在村里建设的新农村房子的顶层。他们说乡亲们就怕顶楼漏水，都不愿意住，所以他们两兄弟和村委会的其他成员就只好选择了顶楼住。

房子住了几年了，也没见漏水，倒是房



顶上的天台，成了一个天然的观景平台，有事无事，他们都可以在这里看日出日落，看白云绕山，看山间林海。

“根叔，你这次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呀？”谢德强问。

“我想回来，看能不能给乡亲们做点事。少年时读书，家里穷，是乡亲们一把豆子一把米凑在一起，把我从山里送出来的。我一走就是几十年，除了偶尔回来探望一下，也没办法为乡亲 and 村里做些什么，心里一直都过不去。现在，我退休了，也应该回来做点实事了。”根叔说。

“根叔，你走出大山，就是给咱山里人树了一面旗帜。你出去以后，我们村很多孩子都以你为榜样，认真读书，村里先后出去了十几名大学生。你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这村里的变化吧。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后，村里一天一个变化，路修宽了，变成水泥路面了。经济林成规模地种植，收获的核桃、花椒还有其他山果，有多少就可以销售出去多少。村里茶叶厂生产的茶叶，村民养的鸡鸭，有帮扶单位帮助，有多少别人要多少。我们已经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乡村振兴的曙光就在眼前了。说到这里，我还要骄傲地告诉你，你侄儿我，还是万源市委评出来的‘十大杰出青年’呢。所以你也不用愧疚，你呀，是我们村的一面旗帜，当年正是你刻苦努力走了出去，才让我们山里的人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听到了外面的声音，后来的我们一个个都认真读书，渴望走出大山，只是我们几个又回来了而已。”谢德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德强，那么你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根叔问。

“把产业做大、做好、做强，多种经济林，多养鸡鸭鹅。”谢德强回答。

“那万一哪天你的这些东西卖不出去了，或者亏本了呢？”根叔问。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不过脱贫不脱帮，我想应该不会的，党和政府不会丢下老百姓不管的。”谢德强嘴上说着，心里却犯了嘀咕。他一直以来顺风顺水，从

未想过“失败”两个字，根叔的“万一”给他浇了瓢冷水。于是，他问根叔：“那你有什么想法？”

“我也没什么好的想法，退休前，我在贺家湾村当驻村干部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在种植那些经济林木，而且品种也都大致相同，都是茶叶、核桃、花椒、桃李树等，我就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出现供过于求，卖不出去的问题。我们几个也都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根叔说。

根叔的一席话，让四个人都沉默了，得之不易的扶贫成果如何才能巩固好，成了扶贫工作的一个共同问题。

“初级产品深加工和开发乡村旅游项目，也是国家重点帮扶的产业项目，要不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深加工。把花椒打成粉，或者磨成花椒油，把核桃做成核桃露，茶叶上包装。”谢德强不愧是村主任，一会儿就和国家政策联系上了。

“我完全同意主任的意见。”小刘书记也附和着说。

“可我觉得还是开发乡村旅游好。”根叔说，“留得住绿水青山，留得住乡愁。如果我们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兴建企业，我们村的发展也不一定会长久。我去过巴山大峡谷和八台山、龙潭河那边。我们这里离那边也不远，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发展自己的旅游业，比如建设一个茶文化小镇之类的。这样既可以和他们形成联动，也可以做到资源共享，为地方经济发展作贡献。”

“旅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们这里比较偏僻，没有企业来投资，一切都是空谈，再说旅游投资周期长，回收慢，我们觉得还是搞产品深加工好些。”谢德强说。

“我们这穷乡僻壤的，怎么会有企业来投资呢？！”谢德福说。

“没人来投资，我们可以自己慢慢改变嘛，保留乡村乡情乡土，才能留得住乡愁。我小时候，我们村里到了春天，杜鹃花满山遍野开放，到了秋天，山上则是层峦叠嶂、



色彩纷呈。如今，春天花儿满山，但是没有以前那样的味道，秋天虽然收获满满，但是秋意不浓。”根叔说。

“我不懂，叔！”谢德强说。

“我也不懂，叔！”谢德福说。

“我们都不懂，叔！”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五

面对三个“都不懂”的后辈，根叔沉默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告诉他们自己想重修老房子，并在那里栽些树。

谢德强本来想说根叔户口在读书的时候已经转走了，那些老房子的宅基地不再属于他了，但是又没好意思说。反正那些地闲着也是闲着，根叔愿意折腾就折腾去吧，他这样想。

接下来的日子，根叔开始忙起来了。他先请来挖土机，把房子附近的那些破砖烂瓦全部挖走了，把整个场区平整好了，又请来木匠泥匠将老房子该修的修、该补的补。

一缕炊烟从根叔家的烟囱中冒出来，村里面能来的人都来了。他们都在为根叔重返故居而庆祝。谢德强兄弟和驻村书记小刘也来了，他们总觉得根叔做得不妥，觉得根叔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不过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吃饭的时候，根叔说话了：“乡亲们，我刘根从这里走出去，是乡亲们一把豆子一把米送我出去的。我本来想回乡帮大家做点事情，但是回来这几天，我看到村里的变化，从刘书记和德强主任那里我也看到了我们村的希望。我老了，所以只能把遗憾带走了。不过，在城里的这么多年，我常常想起小时候村子的样子。春天满山的杜鹃花，秋天满眼的红叶，梯田、耕牛、炊烟以及天黑时大人漫山遍野吼孩子回家的声音。我知道，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了，如果再回到过去，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今天我在这里翻修老宅，似乎不符合国家政策，不过德强和刘书记也没说什么。我表

示感谢。在此，我恳请刘书记和德强能够把我家房子附近的土地承包给我，让我在还能折腾的时候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接下来的日子，村里人看到根叔天天都在房子四周忙碌，他家每天都有细微的变化。

六

秋天来了，一辆城市越野车停在了根叔家的老房子前，车上下来两大一小3个人。

“爷爷、爷爷……”原来是根叔的孙子、儿子、老婆子回来了。虽然在电话和视频里常和他们联系，但当根叔听到孙子叫“爷爷”的那一瞬间，他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

“老头子，离开家这么久了，也不知道回去，天冷了，至少也要准备一下过冬衣物吧。”妻子看到根叔嗔怪道。

“爸爸，你了不起，这半年没见，你把老房子收拾成这样，周围还种了这么多花草树木，有点像民宿了，真的了不起哦！”儿子的态度和他离家时相比似乎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根叔一时无言。

根叔儿子对着德强兄弟和小刘书记说，根叔好久没回城了，他应该回城去了。德强兄弟和刘书记说这是你们家的事，你们自己安排就是了。

虽然离开城里有段时间了，根叔还是不想回去，但是架不住孙子、儿子、老婆子一阵劝，就答应暂时回去，过段时间再回来。

德强兄弟和小刘书记将根叔一家送到村口。德强回头和他俩说：“根叔都退休了，还想回村里给村里服务，现在有这种精神的人太少了。”

他们几人都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根叔家的老屋，就好像看到了八台山下的茶文化小镇。

王维敏 供职于四川达州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检修经历

朱晓超

“勇哥，还不想下班啊，我先走了哦，再见。”

“哦，马上就走，明天见。”章勇向同事挥挥手，继续翻阅眼前厚厚的文件材料。他剑眉紧锁，感觉头昏沉沉的，顺手拿起桌边的水杯喝了几口。凉凉的水让头脑清醒了许多。

章勇深深吸了口气，脑海里还回荡着领导交代的话：“小勇啊，延庆换流站的年度检修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它是张北柔直的唯一受端换流站。那边还因为这个世界第一套国产柔直阀体工程而荣耀，我们不能落后啊，也必须辉煌一把。这回，前期人员调配、谈判，还有编制业主需求、制订‘三措一案’没有能人不行啊。你有丰富的现场检修经验，这活计非你不可，当仁不让。”

章勇叹了口气，说了一个字：“哎！”这他回带队出去，不仅能增加个人工作资历，还能为部门争取大额创收，的确是好事。可是，今年他的情形有点不一样。女儿正在上高一。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可这小棉袄到了叛逆期，时不时耍点小脾气。前段时间在家上网课，父女关系紧张。这不，暑假快到了，

章勇为了和女儿缓和关系，说好了要带女儿去北京环球影城好好玩几天。如果他要去现场带队检修的话，算上前期准备工作，陪女儿去玩的时间就没了！而且，儿子也正是调皮的时候，妻子工作也忙得很。章勇心里有些纠结，但是按照习惯，他还是瞬间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去。

章勇回家打开大门，看到客厅里的电视正放着《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动画片，小儿子一本正经地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屏幕，不时发出憨憨的笑声。听到开门的声音，儿子一回头看到了章勇，连忙招手说：“爸爸，爸爸，快来看大头。”

章勇走过去摸了摸儿子的头，说：“小宝，你自己好好看，一会儿讲给爸爸听，好不好？”儿子眼睛一直盯着屏幕，用力地点点头。章勇看着儿子，笑着摇摇头，就听到一阵锅碗瓢盆的声音，然后向厨房走去。妻子上下班都比较准时，下班时间也早，每天负责去幼儿园接送儿子，还要准备全家的吃穿，着实辛苦。

章勇定了定神，慢慢走到厨房门口，静静靠在门边，看妻子正忙碌着。窗外的夕阳



映照过来，让妻子的侧颜熠熠发光。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让他忘却了一切烦恼。

那灼热的视线似乎影响到了妻子，她稍稍偏过头，一下子就发现了站在门边的章勇，不禁嗔道：“呀，你这人，回来了也不出声，吓了我一跳。”

章勇讪讪一笑，走到妻子身边：“谁让我刚才看到女神了呢，蓉儿，你真美。”

“就你嘴甜，站着发什么呆，说吧，是不是今天有什么烦心的事？”妻子笑着说。

“没事、没事，你的身材太好了，这不寻思给你买条新裙子嘛。”章勇说。

“找打是吗？我最近都胖了好多啦，不说就算了。”妻子瞥了他一眼说。

章勇咧嘴一笑：“蓉儿，啥事都瞒不过你啊，你真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别，你的小棉袄还没回来呢，快说快说，有啥事不能说的？”妻子催道。

“这个，最近我可能要出差去延庆那边，有个检修项目需要我过去带队。”章勇鼓起勇气说。

“哦，那离家不远啊，可以开车过去吧。”妻子一边炒着菜一边说。

阵阵饭菜的香味令人食欲大开，章勇咽了咽口水，走到妻子身边，接着说：“离家倒是不远，但是这次项目很重要，估计这个暑假都会待在那边，只是答应两个小家伙的事恐怕做不到了。”

万蓉关掉灶火，快速盛好锅中的菜，然后放下锅铲，回身盯着丈夫，目光灼灼地说：“勇哥，你应该去，人家都说成家立业，你已经成家，是该好好立业了，这种大项目千万不要错过了。家里你完全不用担心，嘉嘉已经是大姑娘了，小宝又很听话的，你只要完成好工作就是对我们好。”

“嘉嘉最近一直都说她同学们去过环球影城了，这次再不去，能行吗？”章勇担心地说。

“哎呀，你放心吧，她就是和你撒娇呢。工作要紧，她会理解的，你好好在那边工作，千万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让我们担心。”万蓉关切地叮嘱。

听着爱人亲切的话语，章勇心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感动。他缓缓抱住妻子，闻着她的发香，坚定地说：“蓉儿，我一定会努力的，为了你们。”

万蓉轻轻拍了拍丈夫的后背，温柔地说：“好勇哥，我们一起努力。”

正当夫妻俩温情脉脉时，客厅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个清脆的童音传来：“爸爸，快来帮我啊，姐姐又在欺负我。”

万蓉用手轻轻拍了拍章勇的背，章勇无奈松开手。妻子捂嘴一笑：“快去看看吧，要他们快洗手，马上就开饭啦。”

他转身朝客厅走去，客厅那边又传来一声大吼：“小宝，你敢打我，看我不收拾你。”

夫妻俩相视一笑，只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已经扑到了他俩近前。小儿子正准备朝章勇扑过来，突然又站住了，叉着腰，指着章勇哈哈大笑。章勇有些莫名其妙：“小宝啊小宝，爸爸真是白疼你了，竟然还笑话爸爸，一会儿姐姐打你我可不管了哦！”

“爸爸，你是爱哭鬼，眼睛红红的像兔子，你不是男子汉，羞羞。”说着，小宝还拿手指刮起自己的小脸蛋，做着鬼脸。

章勇猛然想起刚才因为激动的确红了眼圈，没想到被眼尖的小儿子发现了。他走过去摸摸儿子圆溜溜的小脑袋，说：“爸爸那是开心的，男子汉也有感动的时候哇。谁让今天你妈妈做的菜太香了，跟你的小脸蛋一样香。”说着，他亲了一下儿子的脸。

“爸爸过几天要出差了，你在家可要好听话啊，一定要做个乖孩子，等我回来给你买个大皮卡丘，好不好？”章勇说。

“噢，太棒了！”小儿子欢呼。

这时，大女儿走了过来，说：“爸爸，出门在外一定要万事小心，你不要担心家里，我也会帮忙照顾小宝的。”

“嘉嘉，这个暑假可能没法带你去环球影城了，你不生气吗？”章勇惊讶地问。

“嘿，爸爸，我才没那么小心眼呢，小宝才是个小气鬼，看招。”说着，嘉嘉准备绕过章勇来抓弟弟。

万蓉连忙喝止了他们：“你们几个，给

我赶紧洗手去。”一时间，小小的厨房充满了欢声和笑语。

一个星期后，章勇起了个早，带着准备好的工作资料，悄悄和妻子告了别，开车前往延庆换流站。正值6月下旬，他明显感觉天气火热，就打开车窗。到了换流站，章勇把车停在换流站门口的路边，发了条微信，翻看着手头的资料，一边等着任彬的电话。

任彬是章勇读大学时的同学，他们当时是同宿舍的上下铺，关系一直都很好。任彬本科毕业后考取了本校研究生，而章勇留京工作。两人毕业后一直联系不断。去年，任彬还说他调到了延庆换流站工作，说能为北京冬奥会保电出力而感到自豪。这次听说章勇要来站上，他高兴得不得了，说要让章勇再次感受上铺兄弟的热情。

“咚、咚、咚”，章勇看资料正起劲时，有人敲他的车门。他抬头一看，是一位戴着蓝色口罩、穿着保安制服的大哥，边敲还边挥手示意章勇开车窗：“你好，这里不让停车，没事的话请尽快把车开走吧。”

“好的，大哥，我等站里的人来接我，我马上就走。”章勇说。

“那你可得快点啊，我们这边有监控，你可得注意点。”保安大哥一边说着，一边站在车旁盯着。

章勇感觉浑身不自在，资料也没心情看了，心里正想着再打一个电话的时候，换流站大门里闪出一个人来。这人大耳朵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戴着黄色安全帽和白色口罩，穿着蓝色工作服。他正是章勇的同学任彬。章勇赶紧下了车。任彬笑着说：“勇哥，你这身材保持得真好啊。”

“咳，天天东奔西走的，劳碌命，胖不起来啦。小彬，你其他都还好，就是黑了好多。”任彬说。

“唉，这一年多忙得很啊，这站里，去哪里都得走路，瞧我今早的步数，已经过万步了。”说着，任彬晃了晃手里的手机数据，对着保安大哥点点头：“保安大哥，最近检修要开始了，辛苦你了。”

保安大哥严肃地说：“任值长，你兄弟

的车还停在门口呢，这个不符合规定，请尽快挪走吧。”

任彬连连点头：“咳，保安大哥，瞧我忙糊涂了，对不住，对不住。勇哥，你今天需要办入场手续，车子也不能例外，所以一会儿我开车跟着你的车，你先把车停到就近的宾馆，然后我再带你回来办手续。”

保安大哥咧嘴笑了笑，对任彬竖起了拇指，也没再多说话，冲章勇点点头，转身就往保安室走去。

等两人重新开车回到站里，已经到了午饭时间。停好自己的车，任彬拉着章勇的手诚恳地说：“本来我们也有两三年没见面了，我今天应该尽尽地主之谊，但是中午还有好几个工作票需要审核，你就陪兄弟吃点工作餐。走，先跟我去主控室凉快凉快。”

两人来到主控室，一个高大的身影匆匆走过来，说道：“值长，进阀水温上升得有些快，我要下去看看，您审核一下我的工作票。”

任彬拍了拍这个粗壮的小伙，安抚道：“小刘，别着急，我马上就看，你带好测温枪，先做好防护再说。哦，对了，这是我同学章勇，先帮我多拿一份餐到会议室。章勇，你去隔壁的会议室休息会儿，那边有矿泉水随便喝，一会儿吃饭，就别等我了。”说着任彬便坐到前排控制台边，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章勇看着任彬伏案认真工作的样子，点了点头，心想：同学多年，小彬一直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

旁边的高大小伙子说道：“走，章哥，我带你去会议室坐会儿，再去给你拿盒饭。”说着两人便转身离开了主控室。

一路上，通过闲谈，章勇知道了小刘叫刘吉昀，身高1米84，有着6年的换流站运行工作经验。小刘除了给章勇拿来了盒饭，还硬塞给他一瓶冰凉的可乐。

吃过饭，章勇在会议室里又看了一遍手头的资料，心想，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料备齐，审核一次就得过。今天早上起得很早，他靠在会议室柔软的厚背椅上，感觉有些犯困，

手中的资料也慢慢滑到了桌上……

迷糊间，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章勇眯缝着眼，看到任彬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他连忙坐起身，看了看会议室的大石英钟，说：“嘿，都一点了啊。”

“可不，你睡得倒是香，我还没吃饭呢。”任彬手里捧着盒饭，边吃边说，“趁这会儿有时间，把你手头的人员资料给我看看，一会儿还有个碰头会要参加。如果没什么问题，下午就可以办进场手续了。对了，你们的人都齐了吗？”

“哦，我是打头站的，还有些检修的工器具需要跟车，他们应该也快到宾馆了。”章勇说。

“这两天人员最好都就位，这次是阀体的头回检修，你们的安全员和技术员可一定要是精兵强将。柔性直流是个宝贝，这回故障研判和分析的方法可得给我们交实底啊。”任彬说。

“你还不放心我？这回的安全生产措施等是我写的，人也是我找的，你放心吧。”章勇说。

任彬放下饭盒，一边吃饭一边用手翻看着文件材料：“没问题，我看资质这些都OK。资料我一会儿拿走，手里有备份？回头我再给你多打印一份吧。”

章勇说：“有好几份备份，看你已经够忙了，也是太操心，快吃饭。我现在联系他们，一会儿就带队去办进场手续。”

打完电话，任彬又提醒：“这次检修时间比较紧张，还有不少消缺和技改，准备一定要充分些。”

章勇点点头：“都没问题的，这回的检修工作一定要做成标杆。”

“好，我信你。”任彬郑重地说。

任彬吃完饭又去忙他的工作去了。章勇一下午也没闲着，和检修组的十多位成员当了回“跑男”，跑前跑后，终于把入场手续跑了个七七八八。他也着实松了口气。和忙碌的任彬好不容易打过照面，章勇他们便乘坐自家公司的工程车回到了宾馆。

他们入住的宾馆离换流站也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幸好他们的工程车已经办理了入场手续，每天能节省不少时间和人力。大家在宾馆附近

找了个饭馆吃饭。章勇正要说话的时候，饭馆老板高兴地走了过来，说道：“老板，来几箱乌苏还是雪花啊？”

大家哄堂大笑，饭馆老板看着大家，有些搞不清楚状况。章勇笑着说：“老板，要上就上白开水和饮料吧，饭估计会经常过来你这里吃，但是这个酒估计只能庆功的时候喝了。你看看我们是干什么的？”

饭馆老板疑惑地看了看章勇他们，突然也会心一笑：“好、好、好，我明白了，自从这边修了换流站，周边的饭馆和宾馆生意都越来越好了，我是真格儿感谢你们啊。我这边铁锅炖鱼是特色，今儿炖鱼的贴饼子就给你们敞开了吃，管饱。”

“那就谢谢老板了，这生意做得地道。”章勇拱手道谢。

有了这个插曲，大家的精神也高涨了，趁着上菜的工夫，章勇说起了检修的事：“这次的检修工作的重要性不用再说了，我相信大家也是鼓足了劲过来的。明天就要进场了，大家都是很有现场经验和工作能力的，这次我们一定要做成售后检修的标杆。下面我来简单说一下人员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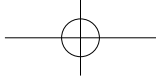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从17号到29号，整整13个日夜，章勇带领他的检修团队恪尽职守，攻坚克难，排查风险隐患，凭借杰出精湛的业务能力圆满完成了年度检修任务。检修期间，公司杨总工程师特意到检修现场调研，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

检修一结束，大家也不提喝酒庆功的事了，都归心似箭。章勇归家的心更加迫切。回来后，他请好了年假，带上妻子和孩子终于完成了北京环球影城之旅。

几天后，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到了单位。

正如大家读到的上面的文字，章勇的检修经历还在继续。每一次检修，都是充满了责任和使命的过程，每一次都是对电力事业的无私奉献。

朱晓超 供职于中电普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姥娘家印象

王永福

母亲老家在河北邯郸永年区广府镇莲花口村，莲花口村位于永年老城广平府的东南方，距老城不足3公里，因盛产莲花而得名。村里有座著名的泄洪闸——莲花口泄洪闸，主要担负着釜阳河的泄洪任务。

母亲的娘家在广平府城内。这座古城始建于隋末，经元、明两代增修而成现在的规模，是中国平原地区城墙、护城河保存较好的一座古城。古城城墙雄伟坚固，护城河宽广，周围环水，有“北国小江南”和“水城”的美称。

广平府历史悠久，距今有2600多年历史。1950年，县政府由广府镇迁至临洺关镇，恢复历史上用过的名字“永年”。2016年，永年县撤县设区，现为邯郸市永年区。

永年区位于河北省南部，邯郸市区北部，其他资源匮乏，但水资源丰富，盛产小麦和棉花。后来，当地发展蔬菜种植产业，被称为“中国蔬菜之乡”，尤其以种植大蒜、蒜薹和蒜苗最出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华北地区许多城市的大街上、闹市区，经常会出现一些肩上披着一辫一辫大蒜在叫卖的人。他们逢人就迎上前去，推销大蒜，根本不管人家是赶路的还是买菜的，也不问人家需不需要，使劲介绍自己的大蒜，黏着人家不让走。这些人都是永年人，而且多半是我姥娘家村里或者周边村里的农民。

因此，人们戏称永年的大蒜是黏的。当然，永年的大蒜质量非常好，并不黏，黏的是永年人。

广平府古城地势低洼，水资源丰富，盛产水产。虽说古城距邯郸市只有20公里，但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交通不便，县政府搬迁到临洺关镇后几乎没有发展。也许正因为如此，广平府这座古城才避免了被拆除。现在，古城被开发成为国家级景区，游客多了起来，也繁荣起来。

由于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广平府的人们一直以来都保留着比较淳朴和原始的生活方式。为了过上好生活，家家户户都把家搬进了菜园子和蔬菜大棚里。男人们几乎都在大棚里吃住，家里留着女人照顾老人和孩子。大一点的孩子也大都不好好上学，住在大棚里帮助照顾家里的菜园子。

我姥爷家世代务农。姥爷是个没念过书的老实本分的农民。而姥娘是城里人，没种过地，却能做各种特色小食品，做好后上街卖。姥娘生了三个孩子，舅舅是老大，我妈是老二，还有一个姨姨。我的表哥表弟们这一代人如今仍在过着地里刨食、自给自足的日子。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种植的品种和种植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前，广平府的人吃不饱、穿不暖，以种小麦和棉花为主。后来，人们提高



种植经济效益，改种蔬菜等经济作物。过去，他们全靠人工种植作物，靠天吃饭。而现在，家家户户都架起了大棚安装了电力灌溉系统，种植时令蔬菜。每个大棚，里面都四季常青。至于一年种了几季蔬菜，当地人也说不清，只能说清楚一个大棚一年挣了多少钱。

在我的印象中，那里的家家户户都在不停地种，不停忙碌，至于种什么，往哪里销，价格多少，他们从来不关心，也关心不了。在离村不远的镇上有个城市蔬菜批发市场，它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蔬菜集散地。

他们白天都忙着种菜、拉肥、拾掇着蔬菜大棚，到了晚上又忙着浇水。凌晨两三点钟，他们就得起床摘蔬菜，然后开着农用车往市场送。凌晨四五点钟是菜市场最热闹繁华的时候，整个菜市场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市场里一半是附近村民送菜的农用车，一半是天南海北拉菜的大卡车。叫卖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天一亮，整个菜市场反倒安静了下来，只有附近城镇来批发蔬菜的几辆农用车，有的是批发后回去零售的，有的是为大饭店采购。

姑娘家的人们对土地的热爱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命。土地也是他们家庭的全部。因为这块土地，他们得以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当地没什么资源，世世代代只能用秸秆或树枝生火做饭。2000年以后，当地有一些家庭用液化气或电做饭。这里的人淳朴、厚道，像他们的土地一样。

不停地劳作，换来了他们今天的好日子。这里的人们大部分都富了起来，家家户户都盖起新房子，有儿子的人家盖的房子更大，有女儿的人家也早早准备了丰厚的嫁妆。

到了我的表哥表弟们的孩子这一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年轻人不再喜欢种菜园子了，都梦想着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些孩子早早辍学，去城市打工，到北京、上海、苏州、郑州等城市落脚。有一些靠卖苦力，有一些开始学手艺，慢慢地，他们在城市打下基础，眼界开阔了，胆子也大了。于是，他们开始买地建厂，搞批发，挣了不

少钱，然后买车、买房，再结婚。表哥们年纪大了，就把菜园子承包出去，去大城市跟着孩子们一起生活。

我的这些侄子没念多少书，文化程度都不高，却能在大城市立足，靠的是勤劳、诚实、善良，还有年轻、能吃苦和胆子大。他们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我在他们的身上能看到我母亲和舅舅的影子。

广平府自古商贾云集，名人辈出，有许多名吃流传于世。姑娘也学了不少做菜的手艺，她最拿手的是广府酥鱼和广府南糖。后来，姑娘教会母亲，再后来，母亲又将广府酥鱼做法传给我们兄弟姐妹。这不仅仅是母亲教我做菜的一种技法，更是让我有了对老家的味觉记忆。

姥爷去世得早，我没有见过。我小时候，母亲也偶尔说起姥爷，但在我的生命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姑娘去世时是70多岁，那时的我才六七岁。姑娘病危时，表哥打电报，母亲带着我一起回老家见了姑娘最后一面。

多年后，我对姑娘的印象已经模糊不清，但随着母亲渐渐老去，姑娘的样子又逐渐在记忆中清晰起来。母亲的样子不正是印象中姑娘的样子吗？所不同的是，母亲比姑娘稍胖点，姑娘裹了脚。

小时候，母亲带我到姑娘家。我记得姑娘家的大门又大又高，院子也大，房子也多。长大后听母亲说，那是土改分的地主家的房子。院子外面是一条大街，很宽很长，两边种有槐树和柳树，还有一些梧桐树。离院子不远处有一个比篮球场大的打谷场，到处堆放着麦秆和玉米秸秆，有一群孩子在秸秆上跳来跳去、翻筋斗。打谷场旁边有一个池塘，里面长满了莲花，池塘里面还有各色大大小小的鱼。

小时候，我跟母亲回姑娘家，火车一过石家庄就进入了广阔无边的华北大平原。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如果是春天，那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麦子。要是临近夏天，火车越往南走，麦子就越黄。如果是秋天，那地里到处都是玉米，零星也能看到散落着种的一些向日葵。



在庄稼地里，一些树林星罗棋布，有的林子大一些，有的则小一些。平原上的村子，大部分被这些大大小小的林子包裹着，有时能看到一缕缕青烟从林子里冒出来。

我小时候其实不太愿意去姥娘家，吃住都不太习惯，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是听不懂当地人的话。我说的虽然不是普通话，但基本接近普通话，但永年当地方言我根本听不懂，有时只能让母亲为我翻译。母亲14岁嫁到山西，在山西就说山西话，可到了姥娘家，一进门就是满口的永年话，真是乡音难改。

1940年夏，永年县发生了大水灾，山洪暴

发，沙河、洛河、支漳河、釜阳河、牛尾河等5条河同时泛滥，淹没永年县东部百余村的农田，并冲倒房屋。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受灾群众有20多万。1942年春，永年县又遇到大旱灾，一直延续到1943年。1944年，冀南一带发生蝗灾，永年县的部分村庄发生了蝗灾。1949年之前，永年县常年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灾民成群结队出逃，颠沛流离。年仅14岁的母亲就是从那时离开养育她的故乡和亲人的。

王永福 供职于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诗歌

夜幕里的身影

——致敬杭州亚运会保电工作者

冯惠新

雨后的一阵风吹醒了南宋遗梦
是谁迈着轻快的步子从桥那端走来
她身后绿云浮动，蝉鸣聒噪
远处南屏晚钟一响
拥挤的人群换了新颜
夜幕降临，人们步入闪烁的星河

沿着江畔一路前行
这里早已变成造梦者的天堂
曾经的荒野大厦林立
明珠般璀璨的巨莲悄然绽放
街头巷尾的“亚运妆”为城市添彩
酷炫的列车直达心之所向
一条轻盈的抛物线
整个世界为之沸腾

她跨越时空，惊叹亿人的浪漫

却更好奇亚运盛会的奥秘
她寻寻觅觅直到看见
被汗水浸透的工装
危急时刻飞奔现场的身影
和守护万家灯火的一双双眼睛
原来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无不依托坚强的电力保障

天慢慢亮了
远山上的银线在阳光下闪耀
——那是电力人为梦想编织而成的
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
我庆幸，我是一名电力工人

冯惠新 供职于浙江缙云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诗歌

铁塔汉子（外一首）

邵信彰

千里万里的电力大动脉
一座座银白色的铁塔
宛如士兵列队
平原，峻岭，丘陵，刀片山，泥沼地
挺拔了你的身姿
随物赋形，迤邐而行
狂风，暴雨，雷电，沙尘暴，大冰雪
锤炼了你的脊梁
扎稳马步，行稳致远
四季轮回，万物更替
你默默地一如既往地
铁肩担电业，妙手牵银线
一头连接着深山的光电效应
一头连接着城市的万家灯火
送电工人
你就是铁塔般的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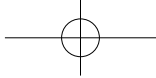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铁马

我是一匹普通的马，主人是一名农民工
我们搭档，为电力建设驮运塔材、水泥、砂石
领教过瀚海的漫天飞沙
领略过大西北的寥廓苍劲

欣赏过岭南大地的嵯峨高山
陡坡，壁立千仞
负重千斤，两脚一滑头拱地
主人失声惊呼，大力扶起，轻语抚慰
也抚不平我的伤心
悬崖绝壁，我凝视着深渊
深渊诡异地说：“跳吧。”
恍惚间，主人的山里娃，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多可爱的小主人，每次都用他粉嫩的小手
喂我草料，一同在牧场歌唱
冷风吹来，一个寒颤，我不能跳
我要把山里娃驮到大城市
祖先的热血在我身上流淌
奋起四蹄，驮过春夏秋冬
驮着岁月沿着铁塔的轨迹呼啸而来
主人对我说：“兄弟，对不住你哟。”
我们是铁哥们
山谷空旷
远处传来阵阵长鸣

邵信彰 供职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山海路灯

余继乾

没有月光
厂房路面被一盏盏路灯照得通亮
仰望远处漆黑的大山
仍是一种熟悉的神秘感
晃动的灌木丛间
总感觉随时可能会出现某种野生小动物
但在路灯的加持下
我大胆走夜路

工作在这深寂的深山
熬的是夜，发的是电
谁知家中电，度度皆辛苦

时光回溯到小学读书时
教室偶尔会停电
老师们便点了许多蜡烛
它们像极了眼前的这一盏盏路灯
蜡烛发出的微弱光芒
照亮了我们书本的路
而坚持继续上课的老师们
确也像极了这一盏盏路灯
引领我们在知识的山海里前行

微风吹面
我仰望厂房天空中的一盏盏灯
它们是如此清晰而美好
让我有一种深山观星灯展的幻觉

这一盏盏交替闪烁的星灯
正在以自己微弱的光
点缀这深不见底的天空之海
在给人带来无限遐想的同时
给山海深处的我们带来温暖

人生短暂
恍如流星，眨眼即逝
在这有限的际遇中
我们都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盏盏路灯
不是人照我，就是我照人
在这你照我、我照他的友谊中
你努力照亮我前方的路
我努力照亮你周边的路

余继乾 供职于中国华电集团云南梨园发电分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